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十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二十五

典志之属二

汉书·地理志节抄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正史中第一篇地理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开创了我国疆域地理的新体例。全篇包括三个部分：卷首全部录入《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两文。两篇之外，又略加数语连缀，用来交代前代的地理沿革。第二部分叙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前2年）汉代的疆域政区，计有103个郡、国，1587个县、道、邑、侯国，是本志的正文部分。第三部分是班固将刘向的“分域”和汉成帝时（公元前33～前8年在位），丞相张禹派他的部属朱赣对全国风俗进行调查所写的报告加以整理，附于篇后。这部分性质近似全志的附录，但却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各地风俗民情和物质文化关系的重要史料。后世历代的史书地理志或不提或少提到各地民情风俗，或仅以此篇充数。本书只选录《地理志》的第三部分。篇中将全国划分为秦、魏、周、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等

十三个地域，对每一地域先指出天文分野和汉时的地理位置，然后叙述该地的政治沿革，再叙述物产和风俗。可作为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来读。

【原文】

本秦京师为内史①，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②，又立诸侯王国③，武帝开广三边④。故自高祖增二十六⑤，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⑥，县邑千三百一十四⑦，道三十二⑧，侯国二百四十一⑨。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⑩，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⑪，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⑫。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凡民函五常之性⑬，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⑭，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⑮。此混同天下⑯，一之虖中和⑰，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人民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⑱，犹未宣究⑲。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注释】

①京师：国都。京，大。师，众。国都为众人聚居，故称京师。此处京师是指京畿地区。 内史：秦代将周朝的京师地区改名为内史，以与其外的三十六郡相区别。

②开置：开辟疆土，设置新郡。

③立诸侯王国：建立诸侯王的国家。汉时皇帝的儿子封为王，拥有封地，实为诸侯。

④三边：指北边匈奴，南边越南，东边朝鲜。

⑤增二十六：增设二十六郡。下各帝后的数字义同。

⑥郡国：郡及国。国指皇帝之子诸王所封的领地。其建制与郡相当，其下辖有若干县，故同郡相连的国，是郡级建制的国。

⑦邑：《汉书·百官公卿表》："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邑的级别与县等。

⑧道：有少数民族的县称道。

⑨侯国：《汉书·百官表》"列侯所食县曰国。"是县级建制。

⑩提封：都凡，总共。

⑪群：都，全。

⑫定垦：完全可以耕种。

⑬函：包函、具有。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

⑭亡：无。以下亡字均作"无"解。

⑮孔子曰：以下语引自《孝经》。 本：指风气。 末：指习俗。

⑯混同：统一，一统。

⑰虖：同"乎"。 中和：中正平和。

⑱丞相：官名，即宰相，总理全国军政大事。 张禹（？～公元前5年）：西汉河内职（今河南济源东南）人，字子文。通经学，为博士。汉元帝时授太子《论语》，汉成帝任为丞相，封安昌侯。 属：下属，属吏。 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 朱赣：人名。事迹未详。

⑲宣究：公布毕。

【译文】

秦朝以周时京师地区作为内史，除内史所辖地外，划分全国

为三十六个郡。汉朝建立后，认为秦时的郡太大，就略为增设一些新的郡，又建立诸侯王的国家。汉武帝时期，在北边的匈奴、南边的南越、东边的朝鲜地区开拓领土。因此，从高祖时就增设了二十六个郡，文帝、景帝时各增设六个郡，武帝时增设二十八个郡，昭帝时增设一个郡，到汉平帝时，郡和郡一级的国有一百零三个，县和邑共一千三百一十四个，道有三十二个，与县同级的侯国有二百四十一个。全国疆域东西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宽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总计田亩数为一亿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零五顷，其中一亿零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为城市、房屋、道路和山河树林沼泽地区，是都不能垦种的地；其中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土地，土质贫瘠，在可以耕种与不可以耕种之间；完全能耕种的土地为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六顷。全国的户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人口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这是汉代已到达顶盛的时代了。

大凡一个人都具有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本性，然而，其中有的人刚毅，有的人柔和，有的人舒缓，有的人急切；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这是由于水土所产生的风气，故称作风；爱好和憎恶，索取和摒弃，行动和停止没有一定的常规，都是随着国君的喜好，故称为习俗。孔子说："转移风气，改变俗习，最好的手段莫过于音乐。"是说在上位的君王，实施治理人的伦理道德，一定要转移他们的风气而改变他们的习俗。这是在统一的天下里，使人人趋于中正平和，如此，圣王的政教就算成功了。汉成帝时，刘向大略地讲到将全国所划分的地域，丞相张禹派他的部属颍川人朱赣，记录各地的风俗，至今这些记录还没有完全公开。所以收集在这里加以论述，说明它的始末详情而记载于此篇之中。

【原文】

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1]。其界自宏农故关以西[2]，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3]；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4]；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5]；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6]。皆宜属焉。

秦之先曰柏益[7]，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8]，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历夏、殷为诸侯，至周有造父，善驭习马[9]，得华骝、绿耳之乘[10]，幸于穆王，封于赵城[11]，故更为赵氏。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12]，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13]，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14]，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15]。至玄孙，氏为庄公[16]，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时[17]，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雒邑[18]。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郊、酆之地[19]，列为诸侯。后八世，穆公称伯[20]，以河为竟[21]。十余世，孝公用商君[22]，制辕田[23]，开仟伯，东雄诸侯。子惠公初称王[24]，得上郡、西河。孙昭王开巴、蜀[25]，灭周，取九鼎。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26]，燔书坑儒，自任私智[27]。至子胡亥，天下畔之[28]。（以上秦国始末）

【注释】

①天官：天上星宿的排列位置。天，天文。官，星官，即星座。星座有大小，像人在官位有尊卑，故称天官。 东井：即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因在天河以东故称东井。 舆鬼：即二十八宿中的鬼宿。 分野：分野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的一种概念，它认为地上各州郡封国和天上一定的天区相对应，该

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上的吉凶。这种观念大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是以十二次为准（把黄道分成十二个部分，以量度日、月、行星运动的位置），战国以后又有用二十八宿来划分分野的。班固在本志中所用的就是二十八宿分野法。新版《辞海》中将《晋书·天文志》中"十二次度数"与"州郡躔次"所载，列成一表，现录于下，以供参考：

十二次	寿星	大火	析木	星纪	玄枵	娵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二十八宿	角亢氐	房心	尾箕	斗牛女	虚危	室壁	奎娄胃	昴毕	觜参	井鬼	柳星张	翼轸
分野	郑	宋	燕	吴越	齐	卫	鲁	赵	魏	秦	周	楚
	兖州	豫州	幽州	扬州	青州	并州	徐州	冀州	益州	雍州	三河	荆州

②宏农故关：宏农即弘农。弘农故关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境，西与潼关相连，为进入关中的要塞。

③京兆：即京兆尹，与扶风、冯翊合称"三辅"，治所均在国都长安（今西安市），是长安及附近的三个地方行政建制，相当于郡，因在国都，故不称郡，以示尊崇。　北地：郡名。治所在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郡治所指西汉时，下同）。　上郡：郡名。治所在肤施（今山西省榆林东南）。　西河：郡名。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县）。　安定：郡名。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　天水：郡名。治所在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北）。　陇西：郡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④巴：郡名。治所在江川（今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　蜀：郡名。治所在成都（今成都市）。　广汉：郡名。治所在乘乡（今四川金堂东）。　犍（qián）为：郡名。治所在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南）。　武都：郡名。治所在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南）。武都郡辖地在今甘肃，不应在秦地南，而应在西，是班固在汇编时未加细考的失误。

⑤金城：郡名。治所在允吾（今甘肃永靖西）。 武威：郡名。治所在姑藏（今甘肃民勤东北）。 张掖：郡名。治所在觻（lù 禄）得（今张掖西北）。酒泉：郡名。治所在禄福（今甘肃酒泉）。 敦煌：郡名。治所在敦煌（今甘肃敦煌西）。

⑥牂（zāng 脏）柯：郡名。治所在故且兰（今贵阳附近。一说在今贵州凯里西北）。 越巂（xī 西）：郡名。治所在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 益州：郡名。治所在滇池（今云南晋宁东）。

⑦柏益：又作伯益。

⑧朕虞：舜的虞官。朕，舜的自称。虞，官名，掌山泽。

⑨善驭：善驾车。 习马：熟悉马性。

⑩华骝、绿耳：良马名。

⑪赵城：地名，在今山西省洪洞县北赵城镇东北。

⑫汧、渭之间：今陕西省汧水和渭水之间。汧水出甘肃华亭县南，经陇县，东南至宝鸡入渭水。渭，即今渭水。

⑬知禽兽：了解禽兽的语言。

⑭附庸：地不足方五十里的小国，不能列于诸侯 。

⑮秦亭秦谷：地名。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

⑯庄公（公元前821～前778年在位）。秦国君，名甲子 。长期同西戎作战，取得胜利。

⑰襄公（公元前777～前766年在位）：秦国国君。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平王赐给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以西地。后在与犬戎交战中，死于岐地。

⑱雒邑：雒即“洛”字。洛邑，今河南洛阳市。

⑲郊：即岐。岐山。 酆：地名。周文王所迁的都城，在今陕西长安西南。

⑳穆公：即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在位），春秋时秦国君，名任好。他任用客卿，国家强盛，灭西戎十二国，称霸西戎。 称伯：即称霸。

㉑河：指黄河。黄河从内蒙古经山西陕西两省间由北而南流，为两省的界河。 竟：即“境”。

㉒孝公：即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君，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名渠梁。他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国家由此富强。

㉓辕田：易田法。商鞅制辕田是按休耕制一次分配土地，以后不再重分。仟伯：即阡陌。指田间道路，也是旧田制的田界。商鞅开阡陌，是破坏旧的土地田界，设立新的田界。

㉔惠公：即惠文君，公元前337年即位。即位后十三年改称王（公元前324年更元称王）。

㉕昭王：即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秦灭巴、蜀在惠王后元9年（公元前316年），不在昭王时。秦灭西周在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

㉖负力：依仗武力。　怙威：凭借威势。

㉗私智：个人的智慧。

㉘畔：即"叛"。

【译文】

秦国的地域，与天上的井宿和鬼宿星的分域相对应。在地上的疆界是自弘农郡内函谷关以西，包括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等郡；南边包括有巴郡、蜀郡、广汉、犍为、武都等郡；西边包括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还有更西南的牂柯、越巂、益州等郡，都是应属于秦地的范围。

秦人的先祖名叫伯益，是颛顼帝的后代。尧时他协助禹治理洪水，舜时担任主管山泽的虞人官职，能使草木丰茂，鸟兽繁殖，因此被赐姓嬴氏。秦人经历夏、殷两代都是诸侯，到周时有一位叫造父的首领，善于驾车控制马匹、得到良马华骝、绿耳驾车，事奉周穆王，得到宠幸，被封于赵城，因此更姓为赵氏。这以后又出了一位叫非子的首领，替周孝王在汧水和渭水之间养马，他养的马很肥壮，周孝王说："从前伯益能听懂鸟兽的声音，他的子孙不应该断绝。"于是封非子为附庸国，建国都于秦，今天陇西郡内的秦亭秦谷就是当时秦人建都的地方。到非子的玄孙，谥号为庄公，他攻破西戎，占有了他们的地盘。庄公子秦襄公时，周幽王被犬戎打败杀死，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率领军队救援周王朝有

功劳，周平王赐给他岐山和酆邑的土地，并将秦国封为诸侯。襄公后的第八世，国君秦穆公称霸诸侯，领土东到黄河边上。秦穆公后的十余世，有国君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实行辕田制，毁弃旧的田界建立新的田界，使国家富强，称雄诸侯。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君开始了称王，他又夺取了上郡、西河郡的土地。秦惠王的孙子秦昭王，开辟巴、蜀地区，灭亡了周王室，夺取到传国重宝九鼎。秦昭王的曾孙嬴政，兼并了东方六国，称为皇帝。他依仗武力、凭借威势，焚烧图书、坑杀儒生，只用个人的智识。到他的儿子胡亥时，天下就全都起来反叛了他。

【原文】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1]，《诗·风》兼秦、豳两国[2]。昔后稷封斄[3]，公刘处豳[4]，大王徙郊[5]，文王作酆[6]，武王治镐[7]，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8]。有鄠、杜竹林[9]，南山檀、柘[10]，号称陆海[11]，为九州膏腴[12]。始皇之初，郑国穿渠[13]，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14]，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15]。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16]。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17]。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18]，多险阻。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19]，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20]，众庶放效[21]，羞不相及，嫁娶龙崇侈靡，送死过度。（以上三辅、宏农等郡之俗）

【注释】

①《禹贡》时跨雍、梁二州：《禹贡》书中所指的梁州在"华阳黑水"以南，即今陕西华山以南，陕西城固县北黑水以南的地区。"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河即今陕西、山西两省交界的黄河。黄河从内蒙古托克托折而南流，至陕西华阳县折而东流的一段，正在冀州的西部，故称西河。

②《诗·风》兼秦、豳两国：兼有《诗经》中的秦风和豳(bīn 宾)风两国的诗。《诗经》中有《秦风》十首，《豳风》七首。《诗经》中的"风"体诗，"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朱熹语)，真实地反映当地的民情风俗。

③后稷：人名。名弃，传说是周人的始祖。善于农业，为尧的农官。　斄(tái 台)：古邑名，即邰。地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

④公刘：人名。周人的先祖，后稷的曾孙。夏朝末年率领周族人迁到豳地，即今陕西省彬县东北。公刘迁豳，恢复后稷重视农业的作风。

⑤大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戎狄人侵犯豳地，他率领周人迁于岐山地区以回避。豳地人扶老携幼跟随。古公亶父到岐山后，脱去戎狄的习俗，筑城建屋而居，设立各种官职，初具国家规模。　郊：即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

⑥文王作酆：周文王将都城迁到酆邑，地在今西安市西南的12公里沣河西岸。

⑦武王治镐(hào 号)：周武王又把国都定在镐地。镐在今西安市西南12公里的沣河东岸镐村附近。

⑧"故《豳诗》"句：指《豳风·七月》诗。《七月》篇是周代的农事诗。

⑨鄠(hù 户)：古邑名，在今陕西户县北。　杜：古国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⑩南山：秦岭终南山。　檀、柘：两种树木名。

⑪陆海：陆上的海洋。指物产丰富，似大海无所不包容。

⑫九州：泛指全国。　膏腴：土地肥沃。

⑬郑国穿渠：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采纳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的建议，开凿自中山西瓠口(今陕西泾阳)引泾水东流，经今三原北，富平、蒲城南，入于洛水。全长三百多里，灌溉田"四万余顷(约合今二百八十万亩)，使关中成为沃野。秦始皇依靠它而战胜东方六国。

⑭长安：即今西安市。

⑮徙：迁移。 齐诸田：齐国的田氏贵族。 昭、屈、景：楚国的大贵族。长陵：古县名。西汉五陵之一。汉高祖十二年(公元195年)筑陵置县，死后即葬于此。治所在今咸阳市东北。

⑯吏二千石：年俸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吏。 高訾(zi资)：訾与“赀”通，钱财。高赀即钱财多。 豪桀：豪强。 诸陵：诸位皇帝的陵园。西汉元帝以前皇帝每建一陵，就要在陵侧置县，令民供奉园陵，称为陵县。这些陵园都在今咸阳附近的渭水南北岸。

⑰山园：即陵园。

⑱夏阳：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韩城县。

⑲辐凑：亦作辐辏，比喻人或物聚集一处，像车辐凑集于毂上。

⑳僭上：私自超越等级。

㉑放效：仿效，效法。

【译文】

旧时秦人的地域在《禹贡》成书时跨有雍州和梁州的范围，《诗经·风》诗兼有秦、豳两国的诗。从前后稷被封在釐地，公刘从釐迁移到豳地，太王古公亶父从豳地迁移到岐地，周文王在酆地建立都城，周武王修建了镐地的宫殿。这一地区的人民有先王淳朴的风气，喜欢耕种收获，致力于农业，因此《豳诗》中讲务农种桑穿衣吃饭这类的事十分详尽。还有鄠地、杜地的竹林，终南山上的檀木、柘木，物产丰富，号称为陆上的大海，是九州中最肥沃的地方。秦始皇初年，采纳郑国的建议修水渠，引泾水灌溉农田，致使关中沃野千里，百姓因此而富足。汉朝建立后，定都在长安，迁徙齐国的贵族田氏，楚国的贵族昭氏、屈氏、景氏以及汉朝各功臣的家人到长陵。以后历代都迁移二千石以上官吏、有钱的大富以及豪强人家到诸位皇帝的陵园。这是为了达到国家强干弱支的目的，并不是专门为事奉陵园的。因此这里五方的人错杂相处，风俗不纯朴：其中的官宦人家则喜好礼节文明，富人则从

事经商获利，豪杰则游历仗义行侠，甚至作奸犯科；临近秦岭终南山和靠近夏阳县内一带地区，地势险要蔽塞，这里的人行为轻薄，容易成为盗贼，经常是天下盗贼活动最猖狂的地方；这里又是各郡国的人聚集之地，吃闲饭的人很多，人们抛弃农业这个根本而去追逐末利，诸侯、贵人们乘坐的车子，穿戴的衣帽私自超越规定，一般人就仿效他们，并羞愧财力薄弱比不上，嫁女娶妻尤其崇尚奢侈靡费，大讲排场，办丧事，埋葬死者的规模超过限度。

【原文】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①，以射猎先②。故《秦诗》曰："在其板屋③"，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④"，及《车辚》、《四戴》、《小戎》之篇⑤，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⑥，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⑦："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⑧。"故此数郡，民俗质木⑨，不耻寇盗。（以上言天水、陇西六郡之俗）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⑩，武帝时攘之⑪，初置四郡⑫，以通西域⑬，鬲绝南羌、匈奴⑭。其民或以关东下贫⑮，或以报怨过当⑯，或以诗逆亡道⑰，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⑱，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⑲，谷籴常贱⑳，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

不苛刻之所致也。(以上武威等四郡之俗)

【注释】

①高上:崇高,尊崇。

②先:第一,为首。

③在其板屋:《诗经·秦风·小戎》中的句子。

④"王于兴师"三句:引自《诗经·秦风·无衣》。

⑤《车辚》:美秦仲拥有车马,诗中云"有车辚辚,有马曰颠"。《四戴(dié迭)》:赞美秦襄公田猎的诗。《小戎》:赞秦襄公备战,讨伐西戎。以上三诗,都是《秦风》中的诗篇。

⑥六郡: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良家子:指做官和务农人家的子弟。医、商贾、百工的子弟不在其内。 羽林:汉武帝选六郡良家子守卫建章宫,后名羽林骑,取"为国羽翼,如林之盛"的意思,作为皇帝的侍卫队。 期门:汉武帝时组建的一支卫队。武帝微行时,执兵器护卫,平时在宫殿门期待着,故称"期门"。

⑦孔子曰:以下孔子所讲的话见《论语·阳货》。

⑧亡谊:即无义,没有道义。

⑨质木:质朴无华,若木石。

⑩昆邪王:汉代匈奴昆邪部族的首领。与休屠部同居匈奴的西方,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取焉支山,祁连山后,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人降汉。

⑪攘:击退。

⑫四郡:指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

⑬西域:指玉门关以西的地域。有广狭二义。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地域。

⑭鬲:即"隔"。 南羌:羌人所居在今甘肃青海南部,四川北部地区,对居于北方的匈奴言,故称南羌。

⑮关东下贫:关东贫苦的人。 关东,指函谷关以东。

⑯报怨过当:报仇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

⑰诖逆:即"悖逆",狂悖忤逆。

⑱凉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州刺史部之一。治所在武威。辖境约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陕西定边、吴旗、风县、略阳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

⑲风雨时节：风调雨顺的年代。

⑳籴（di 笛）：买进粮食。

【译文】

天水、陇西郡地方，山中有很多树木，百姓用木板建房屋。至于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地区，都逼近戎狄，这里的百姓练习作战，崇尚武力，主要是从事射箭打猎活动。因此《秦诗》中说："住在那木板屋中"。又说："大王起兵出征，修理好我的甲兵，和你同去打敌人"，以及《车辚》、《四戴》、《小戎》等诗篇中，都讲到车马打猎的事。汉代建立后，这六郡中的良家子弟被选拔提供作为皇帝的卫队羽林、期门中的成员，他们以勇力被封为官，因此名将多出于这一地区。孔子说："君子有勇力而没有道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力而没有道义就会成为强盗。"所以这数郡中，百姓的风俗质朴得像木头石块，不以抢劫钱财为耻辱。

自武威郡以西，本是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控制的地区，汉武帝时将他们赶走，第一次建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使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将匈奴和南部羌人隔开。这里的百姓有的是关东地区的贫苦人，有的是因报仇超过限度的人，有的是狂悖忤逆无道的人，他们的家属也一起被迁徙到此地。人们的习惯风俗很不相同。这里的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水和草丰富茂盛，适宜于放牧牲畜。因此凉州的牲畜，是天下最多的。保卫边塞的职责，朝廷派有二千石这样的高级官吏来负责，他们都是以注重军事为主要的任务；饮酒行礼的聚会，上下级一起参加，官吏和百姓互相亲近。因此这里的风俗是：风调雨顺的年代，粮价常常较便宜，偷盗抢劫的事也少。具有平和的气氛，优于内地各郡。这是

由于为政的人宽厚，官吏不苛刻所形成的。

【原文】

巴、蜀、广汉本南夷[1]，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2]。南贾滇、僰僮[3]，西近邛、莋马旄牛[4]。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厄[5]。景、武间，文翁为蜀守[6]，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7]，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8]。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9]，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10]。"（以上巴、蜀、广汉之俗）

武都地杂氐、羌[11]，及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以上武都、犍为、牂柯、越巂）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豳[12]。吴札观乐[13]，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14]，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15]，谓之鹑首之次，秦之分也。

【注释】

①南夷：南方的少数民族。古时把居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或蛮、戎、狄）。

②疏食：蔬菜。

③滇、僰（bó 勃）僮：滇地和僰地的僮仆。今云南滇池附近居有滇族人，今四川南部和云南东部是僰人所居的地区，汉设僰道，治所在今四川宜

宾西南安边镇。滇人和僰人常被转卖作奴隶。僮，僮仆，汉时奴隶的名称。

④邛：地名。在今四川西昌地区，有邛山而得名。　莋：地名，在今四川汉源县境。

⑤褊（biǎn 扁）：心气狭小困厄。褊，衣服狭小。

⑥文翁：西汉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曾以小吏到长安从学于博士。又在成都市设学校，入学可免除徭役，成绩优良者为郡县吏。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

⑦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去梁，从枚乘等交游。武帝时任为郎，曾奉使西南，后为孝文园令。工辞赋，作有《子虚赋》、《上林赋》等，文辞华丽，寄寓讥谏。　游宦：游历做官。

⑧乡党：乡里的朋友，同乡的人。

⑨王褒：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以辞赋著称。明人辑有《王谏议集》。　严遵：人名。字君平。西汉蜀人。善卜筮，研习老子，著有《老子指归》。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西汉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汉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为大夫。

⑩有教无类：无论哪一种人都可以教育的。此句出自《论语·卫灵公》。

⑪氐、羌：氐族和羌族。我国古代西北的两个少数民族。

⑫秦豳：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说，此二字涉上文而衍，说当是。

⑬吴札：吴国的季札。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到鲁国聘问，请求观赏周代的音乐。鲁国让乐队为他演唱各国的歌曲，季札每听一国歌，都加以评论。

⑭夏声：夏代的音乐。

⑮自井十度至柳三度：从井宿的十度到柳宿的三度。井、柳，是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和柳宿。度，是二十八宿每一星宿间的距离。古代天文学家将周天分作$365\frac{1}{4}$度。二十八宿之间的距离不同，所占的度数也不相等。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各星的分度是：角，12。亢，9。氐，15。房，5。心，5。尾，18。

箕，$11\frac{1}{4}$。斗，28。牵牛，8。须女，12。虚，10。危，17。营室，16。东壁，9。奎，16。娄，12。胃，14。昴，11。毕，16。觜巂，2。参，9。东井，33。舆鬼，4。柳，15。星，17。张，8。翼，8。轸，17。共计$365\frac{1}{4}$度。太阳每日行一度，故一年为365又四分之一日。

【译文】

巴郡、蜀郡、广汉郡本是南方夷人聚居地，秦时兼并设立郡。这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灌溉，土质沃野，山林竹木蔬菜瓜果富饶。南边买卖滇地、僰地的奴隶，西边靠近邛地、莋地有良马和旄牛。百姓吃的是稻米和鱼，没有灾荒凶年的忧虑，没有愁苦的性情，但是行为轻狂简易，过分地追求享乐，体质柔弱，气量狭小。汉景帝、武帝时，文翁担任蜀郡守，他引导民众读书，学习国家法令，但是没有能使这里人坚信道德，反而因喜好文学讥刺时政，十分羡慕权势。至司马相如出游在朝廷和诸侯国中作官，因文章辞藻著名于全国，他的乡亲羡慕他，顺着这一出名的道路。后有王褒、严遵、扬雄等人，他们的文章为天下之冠，这都是由于文翁倡导教育，司马相如树立榜样的结果。因此孔子说："无论哪一类人，都是可以教育的。"

武都地区杂居着氐人和羌族人，以及犍为、牂柯、越巂郡内，都是西南地区以外的夷人居住地，汉武帝时才开辟设郡县。这里百姓的风俗大致与巴郡、蜀郡相近，而武都郡地近天水，两地的风俗颇为相似。

从前秦人拥有的地方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占全国的十分之三，然而计量它的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吴国的季札到鲁国观赏音乐，鲁国人为他歌唱秦国歌曲时，季札说："这就叫做夏代的音乐，能夏就能大，大到极点了，恐怕是周时旧乐吧？"

从井宿的十度到柳宿的三度，称作鹑首次，这就是秦地在天上对应的分域。

【原文】

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1]。其界自高陵以东[2]，尽河东、河内[3]，南有陈留[4]，及汝南之召陵、潕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傿陵[5]，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6]，皆魏分也。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7]。邶[8]，以封纣子武庚；庸[9]，管叔尹之[10]；卫[11]，蔡叔尹之[12]。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13]："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14]。《邶诗》曰[15]："在浚之下[16]"，《庸》曰[17]："在浚之郊"；《邶》又曰[18]："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19]："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20]："瞻彼淇奥[21]"，"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22]！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23]，为狄所灭。齐桓公帅诸侯伐狄，而更封卫于河南曹、楚丘[24]，是为文公[25]。而河内殷虚[26]，更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27]，而纣之化犹存[28]，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29]。（以上河内之俗）

【注释】

①觜觿(zi xi 资希):二十八宿之一。后世仅称觜。 参:二十八宿之一。

②高陵:县名。秦时设置,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③河东:郡名。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 河内:郡名。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

④陈留:西汉郡名。治所在陈留(今开封市东南)。

⑤汝南:郡名。汉高祖四年(前203年)置。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召陵:县名。西汉时置。属汝南郡,在今河南郾城东。 瀵(yin因)强:县名。属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临颍县东南。 新汲: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扶沟县西南。 西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西华南。 长平:县名。治所在今西华县南。 颍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置。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县)。 舞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舞阳县西。 郾: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郾城县南。 许: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县东。 僞陵:县名。治所在今鄢陵县西北。

⑥河南:郡名。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秦三川郡置,治所在雒阳(今洛阳市东北)。 开封:县名。属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西南。 中牟: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中牟县东。 阳武: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原阳东南。 酸枣: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 卷: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原阳县西。

⑦邶(bèi 贝)、庸、卫:《诗经》中有《邶风》十九首,《鄘风》十首,《卫风》十首。庸,即"鄘"。

⑧邶:古国名。周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此。故城在今河南汤阴东南邶城镇(安阳东和汲县东北亦有邶城)。郑玄说因在纣城之北,故称为邶。

⑨庸:与"鄘"通。古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设立三监,使管叔居其地。一说蔡叔居鄘,地在今河南新乡西北。

⑩管叔:周文王子,周武弟。

⑪卫:古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设立的三监之一,使蔡叔居此。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后以邶、鄘、卫三国封周武王弟康叔。地在今河南淇县。

⑫蔡叔:周文王子,周武王弟。

⑬《书》序：指《尚书》每篇前的序，相传是孔子所作。

⑭相与同风：风格相同。

⑮《邶诗》曰：以下所引出自《凯风》。

⑯浚：卫国邑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

⑰《庸》曰：以下引诗出自《干旄》。

⑱《邶》又曰：以下引诗出自《泉水》。今诗中无“河水洋洋”句。洋洋，盛大貌。

⑲《庸》曰：以下引诗出自《桑中》及《柏舟》。

⑳《卫》曰：以下引诗出自《淇奥》及《硕人》。

㉑奥：水弯曲的地方。

㉒渊：深厚。

㉓懿公亡道：卫懿公（公元前668～前661年在位）喜欢养鹤而不顾官民生计。狄侵卫，国人不愿出战，卫懿公战死，国都攻破，卫人大批被杀被俘，逃出的仅730人。

㉔曹：古邑名。在今河南滑县旧城。　楚丘：古邑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㉕文公：卫文公，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659～前635年）。

㉖殷虚：即殷墟。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小屯村。

㉗歇：停止，竭尽。

㉘化：风化，影响。

㉙生分：颜师古注：“谓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

【译文】

魏国的地域，同天上的觜觿宿星和参宿星的分域相应。在地上的疆界是从高陵县以东，包括河东郡与河内郡，南边到陈留郡和汝南郡的召陵、澺强、新汲、西华、长平等县，颍川郡的舞阳、郾、许、傿陵等县，河南郡的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县等县，都是魏地的范围。

河内郡本是殷代旧时的王都所在地，周人灭殷后，将殷朝的王畿内分为三个国家，即是《诗经·国风》中的邶、庸、卫三国。邶国，是用来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的；庸国由管叔治理；卫国由蔡叔

治理。用他们来监督殷朝的人民，称为“三监”。因此《尚书》序中说：“周武王死后，三监反叛。”周公诛杀了三监后，将三国土地全部用来封给他的弟弟康叔，康叔号称为诸侯之长，用来辅佐周王室；周公又迁徙邶国、庸国的人民于洛邑。所以邶、庸、卫三国的诗，风格是相同的。例如《邶》诗中说：“在浚邑之下”，《庸》诗中却说：“在浚邑的郊外”，《邶》诗中又说：“水也流入淇河中”，“河水浩浩荡荡”。《庸》诗中说：“把我送到淇水旁”，“在那河水之中”，《卫》诗中说：“望那淇水岸边”，“河水滚滚向前”。所以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观赏周朝的音乐时，听到邶、庸、卫三国歌后说：“多么美好啊，多么深厚！我听到康叔是这样的品德，所唱的是卫国的《卫风》吧？”到康叔的十六代，卫懿公荒淫无道，被狄人灭掉。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狄人，而重新将卫国封在曹邑和楚丘，国君是卫文公。而河内郡的殷墟地区，就改为归属了晋国。康叔造就的良好风气终止，而殷纣王的影响却还存在，因此风俗好刚毅，豪强时常侵夺他人财物，恩义礼节淡薄，男子喜欢同父母兄弟分家独居。

【原文】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1]，《诗·风》唐、魏之国也[2]。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3]，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4]，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5]”；“宛其死矣，它人是媮[6]”；“百岁之后，归于其居[7]”。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

也，在晋之南河曲⑧。故其诗曰："彼汾一曲⑨"，"置诸河之侧⑩"。（以上河东之俗）

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⑪，灭魏以封大夫毕万⑫，灭耿以封大夫赵夙⑬，及大夫韩武子食采邑于韩原⑭，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⑮。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⑯！以德辅此⑰，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侯，是为三晋⑱。赵与秦同祖，韩、魏皆姬姓也⑲。自毕万后十世称侯⑳，至孙称王，徙都大梁㉑，故魏一号为梁。七世为秦所灭㉒。（以上魏与晋分合之略）

【注释】

①唐尧：一般称为尧，姓陶唐氏。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首领，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②《诗·风》唐、魏国：《诗经》中有《唐风》十二首，《魏风》七首。

③唐：古国名，祁姓，为尧的后裔，地在今山西翼城县西。

④晋侯：唐叔虞子燮将国都迁到晋水旁，改国号为晋。

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此两句引自《蟋蟀》。意谓不及时行乐，日光将白白消逝。　乐：行乐。　迈：逝去。

⑥宛其死矣，它人是媮（tōu 偷）：此两句引自《山有枢》。意为：一旦死去，别人就会占取。是在劝人及时行乐。宛，宛然。死去的样子。媮，又作偷，取的意思，又可训乐。

⑦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此两句引自《葛生》。　居：指墓穴，坟墓。

⑧河曲：古地区名。指今山西省芮城县西风陵渡一带。黄河自北流来由此折向东成一曲形，故名。

⑨彼汾一曲：此句引自《魏风·汾沮如》。曲，弯曲。

⑩置诸河之侧：此句引自《魏风·伐檀》。侧，河边上。

⑪献公：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君，公元前676年～前651年在位。

⑫魏：古国名。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地在今山西省芮城县北，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灭后封给大夫毕万。 毕万：毕公高的后裔。晋献公灭魏，以其地封为大夫，后为晋国卿，战国时为魏国。

⑬耿：古国名。地在今山西河津县南汾水南岸。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灭后，封给赵夙。 赵夙：周穆王以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封造父为赵氏，后七世叔带去周跟随晋文侯，叔带五世公明生赵夙，为晋献公驾车。

⑭韩武子：名万。曲沃桓叔之子，因封于韩原（在今山西河津东北）而称为韩万，死后谥为武子。

⑮始有河内之土：晋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周襄王赐给文公阳樊、温、原、欑茅诸邑，晋国领域于是越过太行山，拥有今淇县、济源一带黄河以北的地区，故称“南阳”，汉时为河内郡。

⑯沨沨（fēng 风，又读féng 冯）：形容乐声宛转抑扬，为中庸平和乐调。

⑰德：此指用中庸平和的品德。

⑱三晋：战国时韩、魏、赵三国。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它们为诸侯。

⑲韩、魏皆姬姓：韩万是曲沃桓叔子，是周武王的后裔。毕万始祖毕公高，是姬姓，因封于毕而称毕公。故韩、魏姬姓。

⑳毕万后十世称侯：魏文侯始称侯。魏文侯四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赐命韩、魏、赵为诸侯。魏文侯孙魏惠王在公元前334年同齐威王在徐州互相承认王号，称为“徐州相王”。

㉑徙都大梁：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大梁（今开封市）。

㉒七世为秦所灭：魏王假三年（公元前225年），秦灭魏。王假为魏文侯七世孙。

【译文】

河东郡的土地平坦，富有盐、铁资源，原本是尧建都的地方，即是《诗经·国风》中的唐、魏国。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还怀孕在母腹中未生时，武王梦见天帝对他说：“我给你的儿子取名为虞，将来把唐国给他，此地属于参宿星的分域。”待到生下后就取名叫虞。到周成王时灭掉唐国，就将这里封给叔虞。唐国内有一条河

名晋水，据说到叔虞儿子燮时就改称为晋侯，因此参宿星属于晋地的分星。这里的人民保有先王的教训，上层人善于思考，一般人却流于鄙陋。因此《唐诗·蟋蟀》、《山有枢》、《葛生》篇中说："现在我不及时行乐，岁月将会迅速流逝"；"你一旦死去，他人就将你的一切夺取"；"百岁到老死后，都归于墓穴同居"。都想着奢侈与俭朴的事，顾念着死与生的忧虑。吴季札听罢唐国的歌后说："思虑得多么深啊！这里居住有陶唐氏的遗民吧？"魏国，也是姬姓国家，在晋国南边黄河转弯的地方。因此《诗经·魏风》中说："那弯弯曲曲的汾水"，"把它放在河的旁边。"

从唐叔开始到第十六世孙晋献公时，灭掉魏国，用来封给他的大夫毕万，灭掉耿国，用来封给他的大夫赵夙，等到韩武子以韩原作为采邑时，晋国就开始强大起来。到晋文公时，称霸诸侯，尊崇周王室，晋国就越出太行山而开始拥有河内郡的地域。吴季札听到魏国的歌后说："多么美妙啊，中正平和呀！如果再用德行来辅助他，就是贤明的君主了。"晋文公后的十六世孙时，晋国被韩、魏、赵灭亡，三家都自己称为诸侯，这就是所讲的"三晋"。赵国与秦国是同一个祖先，韩国、魏国都是姬姓。魏国从毕万以后的十世孙文侯时，称为诸侯，文侯的孙子惠王时称王。魏惠王将都城迁到大梁，所以魏国也称作梁国。魏文侯的七世孙魏王假时被秦国灭掉。

【原文】

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①。今之河南洛阳、谷成、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②。

昔周公营雒邑③，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④，故立京师。至幽王淫褒姒⑤，以灭宗周⑥，子平王东居雒邑。其后五伯更帅诸侯以尊周室⑦，故周于三代最为长

久。八百余年至于王赧[8]，乃为秦所兼。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9]，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10]。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11]，又为诸侯所侵[12]，故其分地小。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13]，不好仕宦。

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

【注释】

①七星：即二十八宿中的“星”宿，因有七颗星，故称“七星”。

②谷成：西汉河南郡下县名，治所在今洛阳市西北。 平阴：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孟津县北。 偃师：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偃师县城。 巩：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巩县西。 缑氏：县名。治所在今偃师县东南。

③周公营雒邑：雒，即“洛”字。周公营建洛邑事，见《尚书·雒诰》及《召诰》。1965年在陕西宝鸡县出土《何尊》，铭中有“初迁宅于成周”，铭末记“五祀”，据考证是周成王五年所造，证实周成王时确营建洛邑为王都。

④蕃屏：蕃篱屏卫。

⑤幽王：周幽王。西周最末一位国王。因荒淫残暴，宠幸褒姒，被犬戎攻杀。 褒姒：为褒国女，因美丽被周幽王宠幸。

⑥宗周：指西周。又指周都镐京，因有周王祖先宗庙所在，故称“宗周”。

⑦五伯：即五霸。春秋时五位霸主。说法有两种：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或说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一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更：更迭，互相。

⑧王赧：即周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赧王死，秦灭西周国。七年后（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周武王建立的周朝，最终灭亡。

⑨封畿：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

⑩覆：折合。 千里：指方千里，即长宽各千里。

⑪以河内赐晋文公：事在周襄王十八年。

⑫为诸侯所侵：指楚国、郑国等国。

⑬憙：喜悦。

【译文】

周王室的地域，与天上的柳、七星、张星宿的分域相对应。现今河南郡内的洛阳、谷成、平阴、偃师、巩县、缑氏等县，是周人的范围。

从前周公营建洛邑的时候，认为它的位置在全国的中央，四方有诸侯作为屏障，因此建立王都。到周幽王宠幸褒姒，镐京被丢失，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将王都东迁到洛邑。这以后诸侯中出现五位霸主，先后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因此周朝在三代中历时最长久。从周武王灭商，历八百多年到周王赧时，就被秦国灭掉。最初，洛邑与镐京的王畿地是相连的，王畿的形状东西长而南北短，长短相折合有方千里的面积。到周襄王时，将河内郡赐给了晋文公，同时又被诸侯国侵夺，因此周王室的范围变得很小。

周人的毛病是，虚伪不实而趋利，看重财货鄙薄道义，崇敬富人卑贱贫穷者，喜欢经商，不爱好作官。

从柳宿的三度至张宿的七度，称为鹑火次，是周地在天上相应的分域。

【原文】

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①，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②，东接汝南③，西接弘农④，得新安、宜阳⑤，皆韩分也。及《诗·风》陈、郑之国⑥，与韩同星分焉。

郑国，今河南之新郑⑦，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⑧。及成皋、荥阳⑨，颍川之崇高、阳城⑩，皆郑分也。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⑪，是为郑⑫。郑

桓公问于史伯曰[13]："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14]？子男之国[15]，虢、会为大[16]，恃势与险，崇侈贪冒[17]。君若寄孥与贿[18]，周乱而敝[19]，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20]，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对曰："夫楚，重黎之后也[21]。黎为高辛氏火正，昭显天地，以生柔嘉之材[22]。姜、嬴、荆、芈[23]，实与诸姬代相干也[24]。姜，伯夷之后也[25]；嬴，伯益之后也[26]。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伯益能仪百物以佐舜[27]。其后皆不失祠[28]，而未有兴者。周衰将起，不可逼也！"桓公从其言，乃东寄孥与贿，虢、会受之。后三年[29]，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地，右雒左洧[30]，食溱[31]、洧焉[32]。

土狭而险，山居谷汲[33]，男女亟聚会[34]，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35]"。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36]"。"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37]。"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38]，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39]。（以上郑国之俗）

【注释】

①南阳郡：战国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置，以在嵩山之南，汉水之北得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

②父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 定陵：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舞阳县北。 襄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襄城县治。 颍

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南。　颍阴：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　长社：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长葛东。　阳翟：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　郏：古县名。治所在河南郏县。

③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

④弘农：郡名。治所在今弘农（今河南灵宝北）。

⑤新安：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渑池东。　宜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宜阳西。

⑥《诗经》中，《郑风》有二十一首，《陈风》有十首。

⑦新郑：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新郑。

⑧高辛氏：即“帝喾”。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　火正：主火的官。祝融：传说楚人 的祖先之一。《史记·楚世家》说是帝喾的火官，后世尊为火神。

⑨成皋：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荥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⑩崇高：即嵩高，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登封县城。　阳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

⑪采：即采邑。采邑主只收取邑内的租税，不治理该邑人民。

⑫郑：古邑名。在今陕西华县。

⑬郑桓公（？～公元前771年）：春秋时郑国的建立者。名友，周宣王弟。在位36年（公元前806～前771年）。周幽王时任司徒，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时被杀死。　史伯：西周末年时人。任周王朝太史职。

⑭济、洛、河、颍之间：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的地区。济水源出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汉时从今武陟县南入黄河，是为北济水。在今荥阳北的黄河处分出一支水东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北，至山东定陶入巨野泽，再东入海，是为南济水。因北济水的入黄河口恰与南济水出黄河口相对，古人遂以为是济水的下游。洛水，即今洛阳市南的洛河。颍水，源出于今河南登封县嵩山南，经登封阳城、禹县、襄城北、临颍、商水、项城、沈丘，入安徽注入长江。

⑮子男之国：西周封诸侯国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子男是小国家。

⑯虢：古国名。此指东虢，为周文王弟所受封国。地在今河南荥阳县东

北。公元前767年被郑灭。 会：即郐。古国名。西周时分封小国，妘姓。地在今河南密县东南。公元前769年被郑国灭掉。

⑰崇：崇侈，崇尚奢侈。 贪冒：贪图财利。

⑱孥：指妻子。 贿：财物。

⑲敝：破，此指灭亡。

⑳奉辞：奉王室天子的言辞，即奉王命。

㉑重黎：《史记·楚世家》说重黎即祝融。

㉒柔嘉：柔顺美好。

㉓姜、嬴、荆、芈：姜，姓。嬴，姓。荆，楚国的别称，因建国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县）而得名。芈，楚国的姓。

㉔代相干：交替着争夺天下。

㉕伯夷：传说中的人物。舜时为秩宗，主管礼仪事务，见《尚书·舜典》。

㉖伯益：传说中的人物。"益"又作"翳"，亦称大费。善畜牧狩猎，舜任为虞官。后作为禹的继承人，禹死后被禹子启杀。

㉗仪百物：使事事顺适。仪，即宜，适宜，相称。百物，百事。

㉘祠：祭祀。不失祠，即未断绝后代。

㉙后三年：即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

㉚泲（jǐ 挤）：即济水。

㉛溱（zhēn 真）：水名。源出河南密县东北的圣水峪，东南会洧水为双洎河，东流入贾鲁河。

㉜洧：水名。即今河南省双洎河。自长葛县以下，故道经鄢陵、扶沟两县南，至西华县入颍水。

㉝山居谷汲：住在山上到山谷中汲水而饮。

㉞亟：极。经常。

㉟"出其东门"二句：引自《诗经·郑风·出其东门》。 东门：指郑国都的东城门。

㊱"溱与洧"四句：四句引自《溱洧》。 灌灌：今本《诗经》作"涣涣"，《韩诗》作"洹"，《说文》作"泛"。水波荡漾的样子。 士：男子。 秉：拿，捧。 菅（jiān 坚）：植物名，禾木科，高可达3米，夏秋抽出许多点状花序组成的大型花序。此字今本《诗经》作"蒹"，兰花的一种。

㊲“恂盱”三句：诗出《溱洧》。　恂盱：开心欢乐。恂，诚然，真正的。盱，欢乐，愉快。　惟、伊：发语词。　相谑（xuè 血）：互相说笑逗乐。

㊳细已甚：声音过于纤细柔弱。

㊴为韩所灭：公元前375年，韩灭郑。故战国时韩国有时也称为郑。

【译文】

韩国的地域，与天上的角、亢、氐星的天区相应。韩国在瓜分晋国时，分得南阳郡，以及颍川郡的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县等县，东边与汝南郡相接，西边与弘农郡为邻，得到新安和宜阳两县，在这一地域内都是韩国的领土。至于《诗经·国风》中的陈国、郑国两国，在天上的星域与韩国相同。

郑国，在今河南的新郑县，这里原是高辛氏时代掌管火政的祝融旧居地。河南郡的成皋、荥阳县，颍川郡的崇高、阳城县，都属于郑国的土地。郑本是周宣王的弟弟友，因担任王朝司徒官职，在西部畿内有他的采邑地，就是郑邑。郑桓公向周王朝的史官史伯问道：“周王室常出事故不安宁，什么地方可以避免遭到覆灭？”史伯说：“四边的国家，不是周王的亲弟弟舅父外侄，就是被夷人狄人所占领，是不能去的；可以避祸的将在济水、洛水、黄河与颍水之间的地区吧？周所封子男等级的国家中，虢国、郐国是大国，它们依仗国势和险要地形，崇尚奢侈又贪财。你若将妻子与财货寄放在这两国内，到周王朝发生乱子而衰败了，它们一定会背叛你。那时你再以周王朝的军队，奉着周王的命令讨伐背叛的罪行，没有不能达到目的的！”郑桓公说：“南方不可以去吗？”史伯回答说：“那楚国，是重黎的后代。黎是高辛氏的火官，火能大大地光显于天地之间，由此生出柔顺美好的人才。姜姓、嬴姓、荆地的芈姓，实际上是与姬姓交替争夺天下。姜姓，是伯夷的后代；嬴姓，是伯益的后代。伯夷能够同神交往来辅佐尧，伯益能使诸事顺适来辅佐舜。他们的后世子孙都没有断绝过祭祀，却

还没有人能兴起发达过。周朝衰落后，它们将要兴起，是不可以靠近它们的！”郑桓公听从史伯的建议，就把妻子财物寄放在东边，虢、郐两国都接受下来。这以后的第三年，周幽王被犬戎打败，郑桓公也与幽王一同被杀死。桓公的儿子郑武公跟随周平王东迁，终于夺取虢、郐两国的土地。这一地域，右边是洛水，左边是济水，中间有溱水和洧水。

郑国的土地狭窄而险要，百姓住在山上而下到山谷中去打水，男女时常聚会在一起，因此这里的风俗好淫。《郑诗》中说："走出东城门，美女成群似彩云。"又说："溱水和洧水，正在微波荡漾；小伙子与俏姑娘，手捧着鲜花满怀香。""开心欢笑喜洋洋，小伙子与俏姑娘，相互调笑乐得狂。"就是这种风气。吴季札听到郑国的歌后，说："美妙啊！它的音调过于纤弱，百姓将不堪忍受，这个国家会最先亡掉吧？"从郑武公以后，传了二十三位国君，就被韩国灭掉了。

【原文】

陈国，今淮阳之地①。陈本太昊之虚②，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③。妻以元女太姬④。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⑤，故其俗巫鬼⑥。《陈诗》曰⑦："坎其击鼓⑧，宛丘之下⑨，亡冬亡夏，值其鹭羽⑩。"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⑪。"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⑫，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⑬。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⑭。（以上陈国之俗）

【注释】

①淮阳：郡国名。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置淮阳国，都陈（今河南淮阳县）。惠帝后曾一度改为郡。

②太昊：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即伏羲氏，风姓，蛇身人首。

③妫满：人名。相传是舜的后裔。周武王灭商后，为尊崇古代先王，封舜、夏、商的后裔，称为“三恪”。　胡公：妫满的谥号。

④元女：长女。

⑤史巫：占卜巫术。史主占卜，又称“卜史”。巫即巫术。

⑥巫鬼：巫术鬼神。

⑦《陈诗》曰：以下所引四句诗出自《陈风·宛丘》。

⑧坎：击鼓声。

⑨宛丘：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区。又陈地也称宛丘。

⑩值：即“植”，立，插植。　鹭：鸟名。即白鹭。毛洁白，跳舞时将白鹭羽毛插立在头上，以增加舞姿的优美。

⑪“东门之枌”四句：引诗出自《陈风·东门·东门之枌》。　枌：树木名，即白榆。　栩：树木名，即柞树。　子仲之子：子仲家的姑娘。子仲，陈国大夫的族氏名。子仲之子的“子”，指年轻姑娘。　婆娑（pó suō 鄱梭）：舞姿优美。

⑫国亡主：国家没有主人。指陈国政由后宫妇人出。

⑬为楚所灭：公元前479年楚灭陈。

⑭天文自若其故：在天文上与陈地对应的星还与从前一样未变更。

【译文】

陈国，在今天的淮阳郡地方。陈地原来是太昊的都城所在地，周武王灭商后，封舜的后代妫满于陈地，这就是胡公。周武王将他的长女嫁给胡公为妻，称为太姬。陈国的妇女地位高贵，喜欢祭祀，作决定借占卜和巫术，因此陈地的风俗喜用巫术装神弄鬼。《陈诗》中说：“咚咚地击鼓，在宛丘下歌舞。不分冬与夏，洁白鹭毛头上插。”又说“东门有榆树，宛丘有柞木，子仲家的俏姑娘，婆娑起舞在树下。”这就是陈地的风俗。吴季札听到《陈》国的歌后，说：“国家没有主人，还能够维持得长久吗？”从胡公以后的二十三世时，就被楚国灭掉。陈地后来虽然归属了楚国，在天文上与陈地对应的星域还与从前一样，没有变更。

【原文】

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1]。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2]，六世称王[3]，五世而为秦所灭[4]。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5]。宛，西通武关[6]，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7]，治皆见纪[8]。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9]。士有申子、韩非[10]，刻害馀烈[11]，高仕宦，好文法[12]。民以贪遴[13]，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14]，先之以敬让[15]。黄霸继之[16]，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17]。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18]，黄、韩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19]。”信矣！（以上颍川南阳、韩国本俗）

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郑之分野，与韩同分。

【注释】

①鄙朴：鄙陋质朴。

②武子：此武子指韩万，韩的始封者。 七世称侯：韩分晋称侯是公元前403年，韩景侯称侯。据陈厚耀《春秋世族谱》，从韩万到韩景侯中经十一世，非七世。

③六世称王：公元前323年（韩惠王十年），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韩侯始称王。从景侯至韩惠王，历六世。

④为秦所灭：公元前230年（韩安王九年）秦灭韩。

⑤制御：控制驾御。

⑥宛：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北。 武关：古关塞名。地在今陕西商洛县西南。

⑦郑弘：人名。字稚卿。通法律政事，曾任西汉南阳郡太守、淮阳国相，后升为御史大夫。因与京房议论获罪免归。《汉书》有传。　召信臣：人名。西汉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人；字翁卿。曾任零陵、南阳郡太守。好为民兴利、务在富民，民间号称他为“召父”。汉成帝时升为九卿之一。

⑧纪：通“记”，记载。

⑨颍川、韩都：韩国都宜阳，后徙阳翟（今河南禹县）。阳翟为西汉颍川郡治地。

⑩申子：即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前337年），战国时法家。郑国人。曾任韩昭侯相十五年。主张法治，特别强调“术”，即统治的权术、手段。《汉书·艺文志》中有《申子》六篇，现仅辑录有《大体》一篇。

⑪刻害馀烈：刻毒的遗风。

⑫好文法：喜好修饰法令。

⑬遴：即吝。　贪吝：贪财吝啬。

⑭韩延寿（？～公元前57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字长公。少为郡文学。后任颍川、东郡太守，甚有治绩。继为左冯翊。后遭诬劾，被汉宣帝所杀。

⑮先之以敬让：首先开导人们要讲究尊敬礼让。

⑯黄霸（？～公元前51年）：西汉大臣，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宣帝时任扬州刺史、颍川太守。为政外宽内明。后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建成侯。

⑰狱：监狱，囚牢。

⑱分异：分离。

⑲“君子之德”四句：语出《论语·颜渊》。

【译文】

颍川郡和南阳郡，本是夏朝的领土。夏人崇尚忠厚，然而它的毛病是过于鄙陋质朴。从韩万以后的第七世孙立国为诸侯，建国称侯后的六代韩侯称王，称王后又过五代就被秦国灭掉。秦国灭掉韩国后，迁徙全国那些不遵守法制的人到南阳，因此这里的风俗喜欢浮夸奢侈，崇尚气力，爱好经商、捕鱼打猎，犯罪善于隐

藏，故很难控制驾御他们。宛城，向西通武关而进入京城长安，东边可以接受从长江和淮河水路来的客商，是当时一个物资集散的地方。汉宣帝时，郑弘、召信臣先后任南阳郡太守，他们良好的政绩都见于记载。召信臣劝导百姓务农种桑，抛弃追逐末利的商业而归于农耕，郡中百姓由此十分富足。颍川郡，本是韩国的都城所在地。学士有申不害、韩非子，他们刻毒残酷的遗风尤存。这里的人们以作官为高尚，喜欢学习法令。民众中贪财吝啬，好打官司，相互成为仇人，是这一地区的缺陷。韩延寿任太守时，首先注意诱导人们讲求尊敬谦让的礼节。黄霸任太守时，继续推行这一作法。因此，教导的效果显著，监狱里有时连续八年没有重罪的囚犯。南阳郡的人喜好经商，召信臣使他们种田致富；颍川郡的人喜好打官司互相仇恨，黄霸、韩延寿用忠厚去教化他们。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是风；小人的德行像是草。"确实如此啊！

从井星六度至亢星六度，称为寿星次，是郑地的星分域，而郑地与韩地的星分域是相同的。

【原文】

赵地，昴、毕之分野①。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②，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③；东有广平、钜鹿、清河、河间④，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⑤，河以北也⑥；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⑦；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⑧。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⑨。皆赵分也。自赵夙后九世称侯⑩，四世敬侯徙都邯郸⑪，至曾孙武灵王称王⑫，五世为秦所灭。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馀民⑬。丈夫相

聚游戏，悲歌忼慨[14]，起则椎剽掘冢[15]，作奸巧，多弄物[16]，为倡优[17]；女子弹弦跕蹁[18]，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19]，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20]，高气势[21]，轻为奸。（以上赵中山之俗）

【注释】

①昴（mǎo 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昴星团，俗称"七姐妹星团"。

②信都：郡、国名。治所在信都县（今河北冀县）。 真定：郡、国名。治所在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南）。 常山：郡、国名。治所在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中山：郡、国名。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

③涿郡：郡名。治所在涿县（今河北涿县）。 高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高阳县东。 鄚（mò 莫）：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鄚州镇。 州乡：古县名。治所在河北河间东北。

④广平：郡、国名。治所在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 钜鹿：郡、国名。治所在钜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清河：郡、国名。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 河间：郡、国名。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

⑤渤海：郡名。治所在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 东平舒：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文安县东南。 中邑：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南。 文安：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文安县北。 束州：古县名。治所在今文安县南。 成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西南。 章武：古县名。治所在今天津市黄骅县东南。

⑥河以北：黄河以北。

⑦浮水：水名。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水经·河水注》"大河之北，即东阳武县也。左会浮水故渎。故渎上承大河于顿邱县而北出。" 繁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内黄西北。 内黄：古县名。治所在今内黄县西北，汉繁阳县西。 斥丘：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魏县西北。

⑧太原：郡名。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定襄：郡名。治所在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旗西北）。 云中：郡名。治所在云中（今内蒙古

托克托东北)。 五原:郡名。治所在九原(今包头市西北)。 上党:郡名。治所在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⑨降赵:赵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秦攻韩太行山地区,上党与韩联系隔断,郡守冯亭以郡地归赵。

⑩赵夙:人名。春秋初年晋国大夫。赵烈侯六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韩、赵、魏三国为诸侯。《史记·赵世家》以赵衰是赵夙子,从赵衰至烈侯为九世。但《左传》、《国语》皆以赵衰是赵夙弟,与《史记》不同。班固采《史记》说。

⑪敬侯:赵烈侯子。在位十二年(公元前386～前375年)。敬侯元年将国都从中牟(今鹤壁市西)迁至邯郸(今邯郸市)。敬侯是烈侯子,此文说"四世敬侯",当从赵襄子起。赵襄子时与韩、魏灭知氏,三家分晋的形势确立。此句或有错落简。"四世敬侯"上当有"襄子"二字。或"四"为"十"字之误,从赵衰到敬侯正十世。

⑫武灵王:赵国国君,赵肃侯子。在位二十七年(公元前325～前299年)。公元前222年秦灭代,赵国灭亡。从武灵王至代王喜,历五王。

⑬ 沙丘:地名。在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商纣王曾在此建离宫别馆。

⑭忼慨:即慷慨,急愤。

⑮椎剽:杀人抢劫。 掘冢:盗墓。

⑯弄物:供玩弄的物品。

⑰倡优:古代的歌舞艺人。

⑱跕蹀(tiè xí 贴洗):拖着鞋。跕,拖着。蹀,鞋。

⑲燕:燕国,西周召公的封国。国都西周春秋时在蓟(在今北京市),战国时迁至今河北易县,称为"下都"。 涿:即涿郡。

⑳精急:性情急迫。

㉑高气势:崇高节操。

【译文】

赵国的地域,与天上的昴星和毕星的分域相对应。赵氏瓜分晋国,得到赵国。赵国的领土北部有今信都、真定、常山、中山郡,向东北方又得到涿郡的高阳、鄚县、州乡三县地;东边拥有广平、

巨鹿、清河、河间郡，还拥有渤海郡的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等县。这些地区都在黄河以北。南境到达浮水河流域的繁阳、内黄、斥丘等县；西边拥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等郡地。上党郡本来是属于韩国的，这一郡距韩国本土远而靠近赵国，后来终于归降了赵国。上述范围内都是赵国的地域。赵氏自赵夙被晋献公封为大夫后的第九代，就正式成为诸侯国，到第四代赵敬侯时，将国都从中牟迁到邯郸。到赵敬侯的曾孙武灵王时称王，武灵王后的第五代就被秦国灭掉了。

赵国和中山国地区土地瘠薄，人口众多，还有沙丘地区受殷纣王淫乱影响的馀民。因此这里的男子常聚集游玩嬉戏，慷慨悲歌，行动就是杀人抢劫，盗掘坟墓，作奸巧诈。这些人多是一些供人玩耍的物品，成为唱歌打浑的艺人；女子则拖着鞋弹着琴，出入富贵人家献媚，各诸侯国后宫中都有这里的人。邯郸向北与燕国和涿郡相通，南边有郑、卫两国，是漳水与黄河之间的一大都会。赵国的土地宽阔，习俗驳杂不纯，大体上讲，人们性情急迫，崇尚节气，不轻易去做非法的事。

【原文】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①，嫁取送死奢靡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③，或报杀其亲属。（以上太原、上党之俗）

钟、代、石、北④，迫近胡寇，民俗懻忮⑤，好气为奸⑥，不事农商。自全晋时⑦，已患其剽悍⑧，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⑨。于天文别属燕。（以上钟、代及定襄、云

中、五原之俗）

【注释】

①直：当。过直即超过限度。

②取：即“娶”。

③告讦：告发别人的阴私。 刺史：官名。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置刺史。以六条察问郡县，本为监察官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汉成帝时改称州牧，哀帝又称刺史，灵帝时，为军事上的需要，再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握一州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亦多置刺史，一般以都督兼任，并加将军之号，权力很大。隋代以后撤消郡，地方只州、县两级，除雍州称州牧外，其他州长皆称刺史，而权却渐轻。宋以后只是一个头衔性质的虚称。

④钟：钟山，又称阴山，在今内蒙古中部。西起狼山、乌拉山，中为大青山、灰嘴梁山，南为凉城山、桦山，东为大马群山，长约1200公里，海拔为1500～2000米，属古老断块山，山间垭口为自古南北重要通道。 代：郡名。治所在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南）。 石：即石城，又称石邑，战国时赵邑名，在今河北获鹿县东南。 北：即北平县，西汉时设置，治所在今河北满城县北。

⑤懥忮（jì zhì 冀至）：十分忌恨。

⑥好气为奸：好讲义气结伙干坏事。

⑦全晋时：指战国三家分晋前的时期。

⑧剽悍：矫捷勇猛。

⑨雁门：郡名。汉时治所在善无县（今山西右玉县东南）。

【译文】

太原、上党郡地区，又有不少晋国国君的后代子孙，他们以欺诈武力相互倾轧，夸耀自己的地位，报仇常超过限度，嫁女娶妻办丧事都爱铺张排场。汉朝建立后，这一地区号称难于治理，常选择威严勇猛的将军，或者任命具有刑杀威名的官吏为郡守。若有父兄遭到诛杀，他们的儿子或弟弟心中异常怨恨气愤，以至告发刺史二千石这样高级官员的阴私，或者杀死他们的亲属

以报仇。

钟山、代郡、石城县、北平县等地，逼近专事寇掠的胡人，百姓的风俗喜欢忌恨，崇尚义气，结伙犯科作奸，不从事种田经商的劳动。从三家分晋以前的时期，就已忧虑他们轻捷凶悍的性格，而赵武灵王又更加鼓励这种风气。因此，冀州地方，盗贼常常比其他郡县严重。定襄、云中、五原郡，本来是狄人的地盘，这里有不少从赵国、齐国、魏国、楚国来的人，民风鄙陋质朴，缺少礼节文明，喜欢射箭打猎。雁门郡的风俗也与这一地区相同，而天文上的星分则属于燕地的分域。

【原文】

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①。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②。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③，西有上谷、代郡、雁门④。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⑤，及勃海之安次⑥，皆燕分也。乐浪、玄菟⑦，亦宜属焉。

燕称王十世，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⑧，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⑨。蓟⑩，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⑪。初，太子丹宾养勇士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以上燕蓟之俗）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⑬，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馀⑭，东贾真番之利⑮。（以上上谷、辽东之俗）

【注释】

①召公：一作“邵公”、“召康公”，名奭，西周燕国的始祖。因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而称为召公或召伯。姬姓。佐周武王灭殷有功，而封于燕。成王时为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以东为周公所治，陕以西为召公所治。

②称王：公元前323年由魏国犀首发起五国相王运动，燕国君易王也在五国内，是年为燕易王十年。

③渔阳：郡名。治所在渔阳县（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 右北平：郡名。西汉时治所在平刚县（今辽宁凌源县西南）。 辽西：郡名。治所在阳乐县（今辽宁义县西）。 辽东：郡名。治所在襄平县（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区）。

④上谷：郡名。治所在沮阳县（今河北怀来东南）。

⑤易：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雄县西北古贤镇。 容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容城县北。 范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兴县西南固城镇。 北新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南。 故安：古县名。即固安，治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的西固安。 涿县：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涿县。 良乡：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房山县良乡。 新昌：古县名，地望不详。西汉时设有新昌县，治所在今辽宁海城东北向阳寨，当不是此燕国南境的“新昌”。

⑥安次：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廊坊市西北。

⑦乐浪：郡名。西汉元封三年置（公元前108年），治所在乐浪县（今朝鲜平壤市）。 玄菟：郡名。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治所在沃沮县（今朝鲜咸境南道咸兴）。

⑧燕王太子丹：燕王喜的太子，名丹。曾作为人质送往秦国，后逃归。因患秦军灭燕，于 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派荆轲刺杀秦王政，未中。次年秦大军攻燕，他逃往辽东，燕王喜被迫斩首献给秦国。

⑨秦灭燕：公元前222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秦灭燕。

⑩蓟：城名。今北京城西南。

⑪勃：即渤海。 碣：碣石山。即今河北昌黎西北的仙台山 。

⑫宾养：敬养。

⑬希：即“稀”字。

⑭隙：如淳云：“或曰，隙，际也。” 隙乌丸：即连接乌丸。 乌丸：又作

乌桓。部族名。本为东胡部族，后为匈奴冒顿所灭，余部聚于乌桓山（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因以为号。　夫馀：又作扶馀、凫臾。古国名。东汉时秽貊别族所建，后被高句丽灭。国都在今辽宁昌图县的扶馀城。

⑮真番：郡名。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治所在昭明县（今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西湖里）。

【译文】

燕国的地域，与天上尾星、箕星的分域相对应。周武王灭殷，封召公于燕地。召公后的第三十六代国君，同战国时其他六国一起称王。燕国东边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西边有上谷、代郡、雁门郡。南边有涿郡的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等县，以及勃海郡的安次县，都是燕人的范围。乐浪、玄菟两郡，也应属于燕地星分的范围。

燕国君称王后的第十代国王喜时，秦国要灭掉东方六国，燕王喜的太子丹，派勇士荆轲西往秦国刺杀秦王政，没有成功荆轲被杀，秦国于是起兵将燕国灭掉。蓟城，向南与齐国、赵国相通，是渤海、碣石间的一大都会。当初，，燕太子丹敬重收养的武士，不惜赐与他们后宫的美女，民众受到影响变成这一地区的风俗，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凡有客人到来，主人就让妇女陪他过夜。成婚的当晚，男女淫乱没有区别，不以为羞却反以为荣。以后稍微有禁止，然而始终没有改变。这里的风俗愚昧凶悍，很少考虑后果，行为轻薄没有威望；但是也有长处，就是急于帮助他人，这是燕太子丹的遗风。

从上谷郡到辽东郡，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多次遭到胡人寇掠。这里的风俗与赵国、代郡相类似。有丰富的鱼、盐、枣、栗等资源，北边与乌桓、夫馀人相邻，向东有同真番郡经商的便利条件。

【原文】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涉貉、句骊蛮夷[1]。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2]，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3]：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4]。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5]。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6]，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7]。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8]，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9]。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10]，有以也夫。（以上乐浪、玄菟之俗）

乐浪海中有倭人[11]，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注释】

①朝鲜：居于我国东北吉林及朝鲜的一种民族。 涉貉（wèi mò 畏陌）：古族名。又作秽貊、蔊貊、蔊貊。在今朝鲜北境。 句骊：又作高骊、高句骊，古国名。地在今辽宁新宾东境，后为卫氏朝鲜吞并。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以其地设高句骊县，属玄菟郡。

②箕子：商朝贵族。纣王的叔父，官为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曾劝谏纣王，被纣囚禁。周武王灭商后，将他释放。《尚书·洪范》记载他对答武王的询问。相传周灭商后，他远走到朝鲜。

③民犯禁八条：只规定八条法律，以示简约。八条内容不详。

④人五十万：赎一人缴纳五十万钱。

⑤雠：匹配。

⑥笾豆：用竹木制成的盛食器。笾是用竹编制的豆形器，用以盛放果脯类食物。豆是用木制的，用以盛放切碎的菜及酱。

⑦杯器：金属或陶瓷制的食器及饮器。

⑧闭臧：指收藏财物。臧，即“藏”。

⑨三方：指东方以外的南、西、北三方。玄菟、乐浪郡在东方。

⑩欲居九夷：孔子欲居九夷语见《论语·公冶长》。九夷，古时对东夷的泛称。

⑪倭（wō 窝）人：古代对日本人的称呼。

【译文】

玄菟、乐浪郡，是汉武帝时设置的，这些地方都是朝鲜、涉貉、高句骊等民族的聚居地。商朝衰落后，箕子出走到达朝鲜，教导那里的百姓学习礼义，种田养蚕织布技术。乐浪、朝鲜地区百姓所触犯的刑罚只有八条：杀人的当即偿命，伤人的赔偿稻谷粮食，盗窃他人财物的，男子充作被盗家的奴隶，女子充作被盗家的奴婢，想要自己赎身的，一个人须缴五十万钱方可。被赎身虽然免除奴隶地位成为自由的人，俗习还是鄙视他们，没有人愿意同他们结成儿女亲家。因此这里的百姓始终没有盗窃事发生，没有可供关闭的门户，妇女忠贞诚信不淫乱。这里的种田农民用竹木制的笾和豆进餐饮水，在城市里多有仿效作官的和内地的商人，他们常常用金属或陶瓷制的杯盘器用餐。郡中最初从辽东郡派去官吏，这些官吏还看见百姓没有收藏财物的习惯，待到内地商人前去以后，夜晚就出现了盗窃行为，淳朴的风俗稍为变得淡薄起来。到现今犯法的人渐渐增多，刑罚条文也增至六十余条。多么可贵呀，仁德贤惠人的教化啊！然而东夷各族的人，天性柔顺，与其他三方的少数部族不同。所以孔子哀悼他的主张若不能实行，就打算坐着木筏子浮于海上，居住于九夷之中，是很有道理的呀！

乐浪的海中有一种称作倭人的民族，相传他们分作百多个

国家，每年都前来进贡朝见。

从危星的四度至斗星的六度，称作析木次，是燕地在天上相应的分域。

【原文】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菑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1]，南有泰山、城阳[2]、北有千乘[3]、清河以南[4]、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5]，西有济南、平原[6]。皆齐分也。

少昊之世有爽鸠氏[7]，虞夏时有季崱[8]，汤时有逢公柏陵[9]，殷末有薄姑氏[10]，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11]，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12]，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13]。临菑名营丘[14]，故《齐诗》曰：[15]"子之营兮[16]，遭我虖峨之间兮[17]。"又曰："俟我于著乎尔[18]。"此亦其舒缓之体也[19]。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20]，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注释】

①菑，即"甾"。甾川：西汉侯国名。汉文帝分齐国设置，治所在剧县（今山东寿光南）。 东莱：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掖县（今山东黄县东）。为莱夷人聚居地。 琅邪：郡名。西汉时治所在东武（今山东诸城县）。 高密：西汉侯国名。治所在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 胶东：郡国名。治所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②泰山：山名。地在今山东泰安县北。为古五岳之一的东岳。 城阳：郡、国名。治所在莒县（今山东莒县）。

③千乘：郡名。治所在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南高苑城北）。

④清河：郡名。治所在青阳（今河北清河东南）。

⑤高乐：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南皮县东南。　高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盐山县东南。　重合：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乐陵县西北。　阳信：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无棣县北。

⑥济南：郡、国名。治所在东陵（今山东章丘西北）。　平原：郡名。治所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⑦爽鸠氏：相传为少昊时掌刑狱的司寇。爽鸠为鹰类猛禽，少昊帝用鸟作官名。古时因官以为族氏，而有封地。

⑧虞：舜。　季崱（zè 侧）：舜禹时诸侯。

⑨逢公柏陵：即逢伯陵。殷初诸侯，姜姓。有逢陵城，在今山东临淄西南四十里。

⑩薄姑：又作“蒲姑”。商末诸侯国。故城在今山东临淄西北五十里。

⑪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周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摄政，三监反叛，东方商时诸侯国群起响应。参加反叛的国家此说是五国，《吕氏春秋·察微篇》说是“东夷八国”，《逸周书·作雒》说是“熊、盈族十有七国”。各说不同，可确指的薄姑氏外，还有奄、徐、淮夷等国。

⑫师尚父：即姜太公，名尚，姓姜。佐周武王灭商。为齐国的始封君。

⑬《诗·风》齐国：指《诗经》中的齐风，共十一首。

⑭临菑：即临淄，因在淄水旁而得名。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地又名营丘。姜太公初封于此，齐胡公迁于蒲姑，齐献又迁回，后一直为齐国都城。

⑮《齐诗》：指《诗经·齐风·营》。

⑯营：《毛诗》作“还”，班固引的是《齐诗》，故与《毛诗》有异。营，即营丘。

⑰遭：相遇。　峣（náo 挠）：山名。在齐地。具体所指不详。

⑱俟我于著乎尔：引自《齐诗·著》。　俟（sì 四）：等待。　著：地名。济南郡有著县。或说著是门与屏风间。以全诗观之，当以或说为是。　乎尔：语词，无义。

⑲舒缓之体：舒缓的格调。

⑳泱泱：弘大。

【译文】

齐国的地域，与天上的虚星、危星的分域相对应。齐国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郡地，南有泰山山脉以及城阳郡地，北边有千乘郡、清河郡以南的地区，勃海郡的高乐、高城、重合、阳信县地区，西边有济南、平原郡地区。这些都是齐国的范围。

齐国的地区，在少昊时代是爽鸠氏的领地，在舜时和夏朝，季崱占领了这里，成汤时是逢公伯陵代替了季崱，商朝末年又成为薄姑氏的封地，他们都是诸侯国君，在此地建立国家。到周成王时，薄姑氏与东方四个国家一起反叛，被周成王灭掉，将这一地区用来封给师尚父，这就是姜太公。《诗经·齐风》就是齐国的诗歌。临淄又名营丘，因此《齐诗》中说："您去到那营丘啊，我们相遇在峄山之间。"又说："等我等在屏风前。"这也是一种舒缓的格调。吴公子季札听到齐国的歌后，说："多么弘大呀，这是大国的诗歌吧！恐怕是太公的国家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原文】

古有分土①，亡分民②。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③，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④，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⑤，合诸侯成伯功⑥，身在陪臣而取三归⑦。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⑧，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⑨。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⑩，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士多好经术⑪，矜功名⑫，舒缓阔达而足智⑬。其失夸奢朋党⑭，言与行缪，虚诈不情⑮，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⑯，姑姊妹不嫁⑰，于是令国中民家

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18]。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19]，可不慎哉！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20]。”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其后二十九世为强臣田和所灭[21]，而和自立为齐侯。初，和之先陈公子完有罪来奔齐[22]，齐桓公以为大夫，更称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齐，至孙威王称王[23]，五世为秦所灭[24]。

临菑，海、岱之间一都会也[25]，其中具五民云[26]。

【注释】

①有分土：诸侯封地有固定。

②亡分民：即无分民。百姓可在诸侯国间往来定居，有迁徙自由。这是班固时的情况，春秋以前的奴隶社会中，迁徙是极不自由的。迁徙自由是战国以后才出现的。

③舄卤：盐碱地。

④女工：即纺织刺绣。

⑤轻重：关于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的理论和措施。

⑥成伯功：即“成霸功”。管仲辅佐齐桓公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作内政以寄军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对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第一位霸主。

⑦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的自称。或大夫的家臣对诸侯的自称。陪，义为重。隔一层的意思。　三归：三姓之女。取三归，谓管仲娶三姓之女。三归之说有多种，如归市租于公；台名；采邑名；府库名；三处家庭等。

⑧冰纨（wán 丸）：洁白如冰的薄绸。绮：织有花纹的丝织品。　绣：刺绣。　纯丽：十分华丽。

⑨冠带衣履天下：天下的帽子、带子、衣裳、鞋履都出自齐国。

⑩道术：治道的方法。

⑪经术：经学，儒术。

⑫矜：夸耀。

⑬阔达：豁达，通达。 足智：富于智慧。

⑭朋党：小团体。

⑮不情：不可得到真实打算。

⑯襄公：齐国国君，名诸儿，齐僖公子，在位十二年（公元前697年～前686年），被无知等杀死。

⑰姑：父之姐妹。 姊妹：指己之姐妹。襄公姑姐妹不让外嫁，与之通淫。

⑱主祠：主持祭祀。

⑲道民：即“导民”，教导百姓。

⑳上功：崇尚武功。

㉑田和（？～公元前384年）：即齐太公。齐康公元年（前404年）立为齐相。十四年（公元前391年）迁齐康公海上，给一城地供食。十九年（公元前386年）通过魏文侯请求周天子立为诸侯，周安王赐田和册命为诸侯。正式代替姜齐占有齐国。

㉒陈公子完：人名。谥为敬仲，故称田敬仲完。陈厉公（公元前706～前700年在位）子。他与陈宣公（公元前692～前648年在位）太子御寇相友好，陈宣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2年）杀太子御寇，陈完惧遭到牵连，乃逃奔齐国。

㉓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名婴齐，田和孙。在位三十七年（公元前356～前320年）。齐威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34年）同魏惠王在徐州互相承认王号，魏、齐两国国君开始称王。

㉔五世为秦所灭：齐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从威王到王建为五世。

㉕海、岱：渤海、泰山。泰山又称作岱山。

㉖五民：五方之民。五方，指东、南、西、北、中。

【译文】

古时分封建国只对土地疆界有具体划定，百姓却可以随意流动。太公因齐国土地靠海多盐碱，不大生长粮食作物，人口又

少，于是引导百姓从事纺织刺绣的事业，开辟经营鱼和盐的商业利益，因此各地的人物都集聚到这里来。太公以后的第十四世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管仲设置调节市场的政策来使国家富裕，会合诸侯使齐桓公的霸业获得成功，他处在陪臣的地位却能娶三姓之女为妻妾。因此，使这里的风俗更加奢侈，纺织业中能织出洁白如冰的薄绸、带有花纹的绮、各种刺绣等十分华丽的制品，当时号称齐国制的冠带衣履遍布天下。

开始，太公治理齐国时，注重治道的方法，尊敬品德贤良有智慧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因此至今这里的学士多喜好经学儒术，夸耀地位，舒缓通达而多智慧。不足的是好浮夸奢侈并互相勾结成小团体，说的与作的不一致，虚伪奸诈没有实情，急迫的时候就如鸟兽散，各顾各，宽松时就放纵不拘礼节。开始时，齐桓公的兄齐襄公好淫乱伦，他将姑母及姐妹留作充后宫不出嫁，于是下令国中百姓家的长女不得出嫁，称她们为“巫儿”，在家中主持祭祀。并宣称，长女出嫁将对全家产生不利，百姓直到今天还保存这一风俗。多么悲哀呀，引导百姓走的道路，不可不慎重啊！

从前姜太公开始被封在齐时，周公问他：“用什么方针治理齐国？”太公说：“选拔贤才而崇尚功劳。”周公说：“用这种方针，齐国后世一定会出现篡位杀君的臣子。”太公以后的第二十九位国君，齐国就被强大起来的臣下田和灭掉，而田和自立为齐国的国君。当初，田和的祖先陈国的公子名完，因在国内有罪来投奔齐国，齐桓公任命他为大夫，改称为田氏。陈完的九世孙田和篡夺了齐国政权，至田和的孙子威王时称王，威王后第五世田氏的齐国就被秦国灭掉。

临淄城，是渤海和泰山之间的一大都会，城中居住着从四面八方来的人物。

【原文】

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1]，南有泗水[2]，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3]，皆鲁分也。

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4]，以为周公主[5]。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6]："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7]。濒洙、泗之水[8]，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9]。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10]，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断断如也[11]。"

孔子闵王道将废[12]，乃修六经[13]，以述唐、虞、三代之道[14]，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15]。"太公曰："后世寖弱矣。"故鲁自文公以后[16]，禄去公室[17]，政在大夫[18]，季氏逐昭公[19]，陵夷微弱[20]，三十四世而为楚所灭[21]。然本大国，故自为分野。

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22]，孔氏庠序衰坏[23]。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24]，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25]。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东平、须昌、寿张[26]，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

【注释】

①东海：郡名。秦、汉之际也称郯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

②泗水：郡名。治所在沛（今江苏沛县）。

③临淮：郡名。治所在徐县（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下相：古县名。治

所在今江苏宿迁西南。　睢陵：古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洪泽湖中。　僮：古县名。治所在今安徽泗县东北。　取虑：古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灵壁东北。

④伯禽：西周鲁国的始封君。周公长子，姬姓，字伯禽，又称禽父。

⑤为周公主：代周公主治。

⑥孔子曰：下引文出自《论语·雍也》。

⑦正：正道。

⑧濒：临。　洙：古水名。据《水经注》源出自今山东新泰县东北，西南流至泰安县东南，折西南至泗水县北与泗水合流，西至曲阜城东北复与泗水分流，西经兖州县至济宁市东，折南注入泗水。后多次变迁，上源为今小汶河上游，中游古道堙塞已久，下游为今府河、大运河所取代。　泗水：水名。源出今山东蒙山南麓，由四条水汇成，故名。西流经泗水、曲阜、兖州等县，折南经济宁市及鱼台县东，转东南经江苏沛县及徐州市，循故黄河道至清江市西南入淮河。

⑨代其任：帮助提拿行李。

⑩相让：相互推让，即不让青少年帮助提拿行李。

⑪断断：诚实笃厚的样子。

⑫闵：忧虑。

⑬六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古代典籍。

⑭唐、虞、三代：指尧、舜及夏商周时期。《尚书》中，最早的称为《尧典》。从尧开始。

⑮尊尊：尊敬高贵的人。　亲亲：亲近家族中人。

⑯文公：鲁国国君。名兴，在位十八年(公元前626～前609年)。

⑰禄去公室：爵禄的封赏权离开了国君。禄，即爵禄。去，离开，离去。公室，指国君。

⑱政在大夫：政权在大夫手里。此大夫指三桓，即季孙氏、孟孙氏、仲孙氏三大贵族。

⑲季氏逐昭公：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昭公想灭掉季孙氏以加强权力，结果被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武装打败，于是出走到齐国的阳州(今山东平阴县境)，后死于晋鲁边界上的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东南)。

⑳陵夷：衰败。

㉑为楚所灭：公元前256年，楚国灭鲁。

㉒销微：即衰微。销，通“消”。

㉓庠序：学校。

㉔訾毁：毁谤，攻击。

㉕文备实寡：表面热闹，而实际的东西少。

㉖东平：郡国名。治所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东）。 须昌：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东须城镇西北。 寿张：西汉名寿良县，东汉改称寿张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译文】

鲁国的地域，与天上的奎星、娄星的分域相对应。鲁国东边到东海郡，南边据有泗水郡，并到达淮河流域，占有临淮郡的下相、睢陵、僮县、取虑等县，这一地区都属鲁地星分的范围。

周朝兴起后，以少昊的旧都废墟曲阜，封给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称为鲁侯，代替周公旦治理鲁国。这一地区的人民曾受到圣人的教导感化，所以孔子说：“把齐国的政教改变一下，就达到现在鲁国的政教，把鲁国的政教改变一下，就达到先王的大道了。”这是说接近于正道了。曲阜靠近洙水、泗水，鲁国人涉水渡河时，年轻的扶着年老的并帮助他们提拿行李。世道风俗已经很淡薄后，年长的老人自觉心中不安，同年青晚辈相谦让，因此说：“鲁国的道德衰败了，洙水和泗水之间还是那样诚实笃厚的样子。”

孔子忧虑先王的道义将要被丢弃，于是整理六种古代典籍，用来论述尧、舜及夏、商、周时代的道义，弟子中能通晓孔子学说的有七十七人。所以鲁地的人民好学习，崇尚礼义，注重廉耻。周公开始接受封地时，姜太公问道：“你打算用什么方针治理鲁国？”周公说：“尊敬有地位的人而亲近同姓家族。”太公说：“到后世将逐渐衰弱了。”因此，鲁国从鲁文公以后，爵禄的封赏权就离开了国君，政权控制在大夫手里，季孙氏把鲁昭公驱逐出国外，国君的权力衰败微弱，到伯禽后的第三十四代国君时，就被楚国

灭掉。然而鲁国本来是一个大国，所以独自成为分域。

现在离开圣人的时代已很遥远，周公遗留的教化已消失微弱，孔子的学校也衰落毁坏。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有相当发达的养蚕织布业，却没有什么山林水泽资源。风俗节俭，吝啬爱财，争着去从事经商贸易，喜欢毁谤他人，善于奸巧虚伪，丧葬祭祀的礼节表面讲得热闹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然而人们喜欢学习，还是胜过其它地区的习俗。汉朝建立后，鲁国东海地区有不少的人官至卿相的地位。

东平、须昌、寿张等地，都在济水以东，是属于鲁国，不是宋国的土地，应当考察一下。

【原文】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山阳、济阴、东平①，及东郡之须昌、寿张②，皆宋分也。

周封微子于宋③，今之睢阳是也④，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⑤。济阴、定陶⑥，《诗·风》曹国也⑦。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⑧，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⑨，二十余世为宋所灭⑩。

昔尧作游成阳⑪，舜渔雷泽⑫，汤止于亳⑬，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厚重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⑭，以致畜藏⑮。

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⑯，参分其地⑰。魏得其梁、陈留⑱，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⑲，本宋地也。《春秋经》曰⑳："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

沛楚之失[21]，急疾颛己[22]，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注释】

①沛：郡名。治所在相县（今安徽睢溪西北）。 梁：郡国名。治所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 山阳：郡国名。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济阴：郡名。治所在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

②东郡：郡名。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

③微子：周代宋国的始祖。名启。商纣王庶兄，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谏纣荒淫，不听而出走。周灭商后请降，武庚叛乱平定后，被封于宋（今河南商丘）。

④睢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⑤阏伯：传说中的人物。相传为尧时掌火的官。

⑥定陶：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北。

⑦《诗·风》曹国：《诗经》中保存有《曹风》四首。

⑧曹：地名。今山东定陶西北。

⑨陈留：郡名。治所在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

⑩宋灭曹：宋景公三十年（公元前487年）灭曹。

⑪作游：兴建游乐宫室。作，兴建。游，游玩宫室。 成阳：地名，在今山东定陶县境内。春秋时属宋国。

⑫渔：动词，打鱼。 雷泽：泽名，一名雷夏泽，在今山东菏泽县东北。春秋时亦属宋国疆域。

⑬亳：地名，在今河南商丘的地区。商丘是春秋时宋国国都所在地。

⑭恶：动词，不喜好，不追求之意。

⑮畜：即“蓄”，蓄藏，有储藏，有积蓄。

⑯齐、楚、魏灭宋：《史记·宋世家》载宋偃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86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宋偃王，灭宋国，三国瓜分其领土。

⑰参：即“三”字。

⑱梁：即梁郡。

⑲楚：郡国名。汉置，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改为彭城。治所在彭

城县(今江苏徐州市)。

⑳《春秋经》:即《春秋》一书的经文,传为孔子所手定。下文语出《春秋·襄公元年》。

㉑沛楚:即沛郡地区,因后属楚国,故称。

㉒颛己:偏狭自用。颛,与"专"通。

【译文】

宋国的地域,与天上的房星、心星的分域相对应。现在的沛郡、梁国、山阳郡、济阴郡、东平郡,以及东郡的须昌县、寿张县,都是宋国的范围。

西周初年封微子于宋地,即是今天的睢阳郡,这里本来是尧的主管火政职官阏伯都城的废墟。济阴郡的定陶,是《诗经·曹风》中的曹国。周武王封他的弟弟振铎在曹邑,以后曹地稍有扩大,占有山阳和陈留两郡,二十几代后被宋国灭掉。

从前尧建造游观的宫殿于成阳,舜曾在雷泽中打鱼,汤迁居于亳地,所以宋地的人还有先王时代遗留下来的风尚,稳重忠厚具有不少君子风格的人。人们喜欢从事农业生产,不喜欢追求穿戴吃喝,所以这里的人们多有财物积藏。

宋国从微子以后的二十多代,到宋景公时灭掉曹国。宋灭曹国后的第五代国君宋偃王时,也被齐国、楚国、魏国所灭,疆土被三国瓜分。魏国得到梁和陈留,齐国得到济阴、东平,楚国得到沛地。所以今天的楚地彭城郡,本来是宋国的领土。《春秋经》中说:"包围宋国的彭城。"宋国虽然灭亡了,但它本是大国,因此自成一个分域。

沛地楚人的不足是,性情偏急狭隘自用,土地瘠薄百姓贫困,而山阳地区的人喜欢作奸盗窃。

【原文】

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也。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①，皆卫分也。

卫本国既为狄所灭②，文公徙封楚丘③。三十余年，子成公徙于帝丘④。故《春秋经》曰⑤："卫迁于帝丘，"今之濮阳是也。本颛顼之虚⑥，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⑦。成公后十馀世，为韩、魏所侵，尽亡其旁邑，独有濮阳。后秦灭濮阳⑧，置东郡，徙之于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犹独置卫君，二世时乃废为庶人⑨。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后绝，故独为分野。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⑩，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⑪，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⑫。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⑬，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其失颇奢靡，嫁取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注释】

①黎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 野王：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 魏郡：郡名。治所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 朝歌：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淇县。

②卫为狄所灭：卫懿公十一年（公元前661年），狄侵卫。卫懿公不理国政，专好鹤，国人不愿战。懿公战死，国都攻占。

③楚丘：古邑名。地在今河南滑县境。 文公：卫国君。公元前659年～前629年在位。

④成公：卫国君。文公子，名郑。在位三十五年（公元前634～前600

年)。卫成公六年(公元前629年),迁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⑤《春秋经》曰:引自《春秋·僖公三十一年》。

⑥颛顼(zhuān xū 专虚):传说中的古帝王。号高阳氏。生于若水,居于帝丘,曾任命重为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命黎为火正,掌管民事。

⑦昆吾:夏的同姓诸侯。巳姓。先居帝丘,后居许。

⑧秦灭濮阳: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并濮阳为东郡"。而迁卫国君元君于野王。

⑨废为庶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废卫国君为庶人。

⑩桑间:古卫国地名。在濮水旁。故称桑间濮上。　阻:隐蔽幽暗之地。颜师古注云:"阻者,言其隐厄得肆淫僻之情也。"

⑪子路:孔子弟子,字仲由。卫国人。　夏育:卫国勇士。

⑫上:通"尚"。

⑬承圣恩:秉承皇帝的恩德。圣,指当时汉宣帝。

【译文】

卫国的地域,与天上的营室星和东壁星的分域相对应。今天的东郡和魏郡的黎阳县,河内郡的野王县、朝歌县,都是卫国的范围。

卫国的本国已被狄人灭掉,卫文公迁徙到楚丘。三十余年后文公子卫成公迁都于帝丘。所以《春秋经》中说:"卫国迁都于帝丘",就是现在的濮阳。濮阳本是颛顼都城的废墟,因此称为帝丘。夏朝的时候,诸侯昆吾居住在这里。卫成公后的十余世,国土被韩国、魏国侵夺,其他的都邑都丧失了,只剩下国都濮阳。后来秦国灭掉濮阳,设置东郡,将卫国国君迁徙到野王县。秦始皇并天下后,还保留了卫国国君,到秦二世时才将他废为庶人。卫国从始封到灭,历四十位国君,九百年,在诸侯中最后被灭亡,因此独自成为一个分域。

卫国地区有桑间濮水上的幽隐环境,也是青年男女经常聚会的地方,由是产生轻曼的歌舞和追求女色的风气,因此俗语称

为“郑、卫的音乐。”周朝末年出有子路、夏育这样的勇士，民众仰慕他们，因此这里的风俗刚强勇武、崇尚气力。汉朝建立后，二千石的郡守治理此地也是采用杀戮的手段来加以镇慑。汉宣帝时，韩延寿任东郡太守，他秉承皇帝的恩宠，推崇礼义，尊重敢于直言相谏的行为。到今天东郡的人还号称善于从事吏的工作，这是由于韩延寿的教化。这一地区的毛病是较奢侈浪费，婚丧事好过分讲排场。而野王地区的民风好讲义气打抱不平，具有濮水上的风气。

【原文】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①，尽楚分也。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②，为楚子，居丹阳③。后十余世至熊达④，是为武王，浸以强大。后五世至严王⑤，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世，顷襄王东徙于陈⑥。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⑦，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⑧，果蓏蠃蛤⑨，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⑩，而亡积聚，饮食还给⑪，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⑫。而汉中淫失枝柱⑬，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⑭。江陵⑮，故郢都，西通巫、巴⑯，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注释】

①南郡：郡名。治所在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 江夏：郡名。治所在西陵（今湖北新洲西）。 零陵：郡名。治所在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 桂阳：郡名。治所在郴县（今湖南郴县）。 武陵：郡名。治所在义陵（今湖

南溆浦南)。　长沙:郡国名。治所在临湘(今湖南长沙市)。　汉中:郡名。治所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县西)。　汝南:郡名。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②鬻(yù 玉)熊:人名。周初时楚人的先祖,相传为周文王的老师。熊绎:周代楚国的始封君。芈姓。　荆蛮:荆山蛮人所居的地方。荆山在湖北南漳县境。蛮,是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贱称。

③丹阳:城名。今湖北秭归东南。

④熊达:一作"熊通"。春秋时楚国国君,即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公元前740～前690年)。

⑤严王:严为"庄"字之误。庄王,即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613～前591年)。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率军伐地处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的陆浑之戎时,将军队开到洛水旁陈列,向周王室显示武力,并问周朝鼎的轻重,受到王孙满的申斥后回师南下。

⑥顷襄王:战国后期楚国国君,名横,楚怀王子,在位三十五年(公元前298～前266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楚国都郢城,楚军溃散,于是走保陈城(今河南淮阳)。

⑦火耕:用火烧去地面草木即播种的一种原始耕作方法。　水耨:一种利用灌水除草的方法。或说苗比野草生长快,苗高草低,用水灌田,草死苗无伤。或说将苗间草拔去,再用水灌田,草死苗长。

⑧山伐:砍伐山上的木材。

⑨蓏(luǒ 裸):瓜类植物的果实。在树称果,在地称蓏。　蠃(luó 罗):螺类动物的总称。　蛤(gé 格):蛤蜊,能食用的一种蚌类动物。

⑩呰窳(zǐ yǔ 子羽):懒惰,不肯力作,萎靡不振。　偷:苟且。

⑪还给:旋给。容易获得而不缺少。

⑫淫祀: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

⑬淫失:即"淫泆"。纵欲放荡。　枝柱:不顺从。颜师古注:"枝柱,言意节邵,不顺从也。"

⑭急疾:性情急迫。

⑮江陵:古县名。治所在湖北江陵县。县西北有纪南城,是楚国都郢。

⑯巫:指巫山地区,在今四川东巫山县境。战国有巫邑,秦置巫县,长江中有巫峡,西起巫山县,东至湖北巴东县,是三峡之中最长的一个峡谷地

带。是西通四川的水上要道。 巴：指今四川东南部。战国前有巴国，都城在今重庆市北。秦灭巴蜀，设巴郡，治所在江州（今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

【译文】

楚国的地域，与天上的翼星、轸星的分域相对应。今天的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以及汉中郡、汝南郡，都属楚国的范围。

周成王时候，封周文王、周武王以前的老师鬻熊的曾孙熊绎于荆山蛮人所居的地方，称为楚子，都城在丹阳。熊绎后十余世到熊达，就是楚武王，楚国逐渐强大起来。楚武王后的第五世到楚庄王，他统一率领诸侯，把军队陈列在周王室土地上，显示武力。楚国并吞了长江和汉水之间的所有国家，向中原内地灭掉陈国和鲁国。楚庄王后十余世，到楚顷襄王时，将国都向东迁徙到陈国。

楚地富有长江、汉水河湖山林资源，江南地方土地广阔，百姓或使用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吃的是鱼和稻米，以捕鱼打猎上山砍柴为职业，瓜果螺蚌所在皆有，食物经常是充足的。因此人们懒散苟且偷生，家中没有什么积蓄，饮食总是能很快得到，虽不担心受冻挨饿，也没有千金的富裕人家。人们相信鬼神，注重对礼制规定以外的神进行祭祀。而汉中地区的人放纵淫荡不顺从，与巴、蜀地方的风俗相同。汝南郡与楚地不同的是，人们的性子都很急迫而具有威武的气势。江陵城，是以前楚国的都城郢，此地向西可通往巫山、巴蜀地区，它的东边有富饶的云梦泽，也是当今一大都会。

【原文】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①，尽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兴郊、梁之地[2]，长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3]。公季有圣子昌[4]，太王欲传国焉。太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5]。故孔子美而称曰[6]："太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7]，民无得而称焉[8]！"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9]。"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10]。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11]，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12]。后世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13]。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太伯寿梦称王六世，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14]，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15]。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16]，为粤王句践所灭[17]。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8]。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19]。后秦又击楚，徙寿春[20]，至子为秦所灭[21]。（以上吴始末）

【注释】

①会稽：郡名。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九江：郡名。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丹阳：郡名。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豫章：郡名。治所在南昌（今江西南昌市）。　庐江：郡名。治所在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　广陵：郡国名。治所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　六安：国名。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改衡山郡置。治所在六县（今安徽六安县北）。

②周太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　郊：即"岐"，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县。　梁：山名，在今陕西乾县西北，西南迤逦至今扶风县北。

③公季：古公亶父少子，周文王的父，又称季历、王季。

④昌：周文王名。商纣王封为西伯，又称西北昌。曾被纣王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在担任周族首领期间，解决虞、芮两国争端，两国向慕归附，又灭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崇（今河南嵩县北）等国，在丰邑（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沣水西岸）建城，作为国都。在位五十年，使商的诸侯有三分之二归顺周人。

⑤受命而王：周文王受天命而称王。

⑥孔子曰：下文语出《论语·太伯》。

⑦三以天下让：多次让天下。古书中的三、九往往是虚指，不可作实数看。

⑧民无得而称：百姓找不到恰当的话来称赞。

⑨"虞仲夷逸"四句：语出《论语·微子》。 夷逸：人名。隐者。 放言：放弃说话，不说话。 身中清：自身纯洁。 废中权：放弃功名合于权变。

⑩句吴：句（gōu 勾），发语词无义，如越国被读作"于越"同。

⑪周章：仲雍曾孙。武王灭商后被封于吴。

⑫北吴：即虞国。地在今山西平陆北。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借道攻虢。虢灭后，回师将虞国灭掉。

⑬后二世：当指晋灭虢虞时，南方吴国国君的后二代国君。寿梦元年，为公元前585年，虞灭后八十年。 寿梦：春秋时吴国国君。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585～前561年）。寿梦期间，在从楚逃往晋国的楚臣巫臣的诱引下，同楚为敌。寿梦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馀祭，三子馀昧，少子季札。季札有才且贤，寿梦欲传位，乃行兄终弟及传位。至季札时，不受。于是引起阖庐与王僚争位斗争。

⑭阖庐：诸樊子，名光。杀馀昧子王僚，夺取君位。在位十九年（公元前514～前496年）。他任用伍子胥、孙武治国治军，南败越，东破楚，成为春秋晚期霸主。

⑮伯名：即霸名。春秋五霸中，有说阖庐为其一者。

⑯宰嚭：即太宰伯嚭。

⑰粤王：即越王。句践灭吴，在公元前473年，夫差二十三年。

⑱易发：容易发怒。

⑲楚灭越：公元前306年楚灭越。

⑳徙寿春：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秦王政即位以后，大举东进。楚于是将国都从陈（今河南淮阳），南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以避秦。仍称寿春为郢。

㉑秦灭楚：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蒙武攻下楚都寿春，俘虏负刍。楚灭。

【译文】

吴国的地域，与天上的斗星分域相对应。今天的会稽郡、九江郡、丹阳郡、豫章郡、庐江郡、广陵郡、六安国、临淮郡，都是吴国的范围。

殷代衰落以后，周人的祖先太王亶父，在岐山和梁山地区兴盛起来，太王的长子叫太伯，次子叫仲雍，小儿子叫公季，公季有一位能干的儿子名昌，太王打算把国家传给他。太伯、仲雍理解父亲的意图，于是借口出去采药，两人就跑到荆蛮地方去了。公季于是继承君位，到昌时，殷纣王就封他为西伯，接受上天的命令称王。因此孔子赞美地说道："太伯，可以说称得上有至高道德的人了！多次将天下相让，他的美德百姓都找不到恰当的词来称赞！"又说"虞仲、夷逸这两个人，隐居不讲话，自身纯洁，放弃利禄合于权变。"太伯开始到荆蛮时，荆蛮地区的百姓都归顺他，故号称句吴。太伯死后，仲雍继承了他的地位，到仲雍的曾孙周章时，周武王灭掉商朝，因此封他为诸侯。周武王又封周章的弟弟于黄河以北，这就是北吴。北吴后世称为虞，传位到十二世时，被晋国灭掉。此后的二世时，在荆蛮地区的吴国首领寿梦强大起来，自称为王。寿梦的小儿子季札，有才能且贤良。兄弟们打算把国家传授给他，季札推让不接受。自太伯到寿梦称王，中间有六代国君，寿梦孙阖庐选拔伍子胥、孙武为将，打败敌人夺取了土地，使霸主的名声显赫于诸侯。到阖庐儿子夫差，他诛杀了伍子胥，信用谗人太宰伯嚭，因而被越王句践灭掉。

吴、越的国君都崇尚勇武，因此这里的人民时至今天还喜欢耍弄宝剑，不怕死，容易发怒。越国灭掉吴国后，到句践的六世孙时，被楚国灭掉。后来秦国又进攻楚国，楚考烈王将国都迁到寿春回避秦军攻击，到考烈王的儿子负刍时，也被秦国灭掉。

【原文】

寿春、合肥[1]，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2]，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明。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3]，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4]，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5]，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6]。而吴有严助、朱买臣[7]，显贵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8]，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9]，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10]，三江五湖之利[11]，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12]，取之不足以更费[13]。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14]，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注释】

①合肥：古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西。

②南北湖：所指不详。寿春西南有芍陂，合肥东南有巢湖，不知是否指此二湖泽。 鲍：即鲍鱼。

③濞(bi 闭)：即刘濞(公元前215～前154年)。西汉诸侯王。刘邦侄，封于吴称吴王。在封国内铸钱、煮盐、招纳天下亡人，扩充势力。后景帝用晁错

削藩建议，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反叛。不久失败，逃到东越被杀。

④娱游子弟：娱乐游玩的人。

⑤枚乘（？～公元前140年）：西汉辞赋家。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濞郎中，上书劝阻刘濞反，不听，遂去为梁孝王客。汉武帝即位后，征入京，死于途中。有赋九篇，今存《七发》等三篇。原集已佚，有《枚叔集》辑本。　严夫子：即严忌。西汉辞赋家。会稽吴县（今江苏吴县）人。一称由拳（今浙江嘉兴）人。本姓庄，因避东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为梁孝王门客，与邹阳、枚乘交游。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而作。世称严夫子。

⑥“而淮南王”二句：淮南王刘安好儒学，招宾客著书，即今存的《淮南子》。

⑦严助（？～公元前122年）：西汉辞赋家，严忌之子，或说严忌族人。汉武帝即位，郡中举贤良对策，拔为中大夫。后迁会稽太守，复归长安为侍中。他与淮南王安私交甚好，淮南王反，受牵连被杀。有赋三十五篇，今均亡佚。　朱买臣：西汉会稽人，字翁子。好读书，汉武帝时严助推荐，召对称优，拜为中大夫。后为会稽太守，讨平东越反叛。又为丞相长史，与丞相张汤不合，告发张汤阴事。张汤自杀。汉武帝发怒，被诛。

⑧异：优异，美貌。

⑨接比：接壤毗连。

⑩章山：即今浙江天目山。

⑪三江：三江的说法很多。《汉书·地理志》的三江在吴地，即指今吴淞江和芜湖、宜兴间由长江通太湖一水，并长江下游为南、中、北三江。　五湖：吴地的五湖，应指太湖。太湖有五个湾，似五个独立的湖。

⑫堇堇：很少。

⑬更：偿。此指偿付工值。

⑭东鯷（tí题）人：即今日本人。

【译文】

寿春、合肥两城，受南北湖运输来的皮革、鲍鱼、木材等物资，也是当今一大都会。起初，楚国的贤臣屈原遭受谗言中伤被

放逐，写作出《离骚》等多篇赋，用来表达自我忧伤哀悼。以后有宋玉、唐勒等人，爱慕屈原辞赋也进行写作，都由此而显名当世。汉朝建立后，高祖兄的儿子刘濞被封在吴，他招揽天下善娱乐游玩的人，因此枚乘、邹阳、严夫子等人前往，他们显名于汉文帝、景帝的时期。而淮南王刘安也建都城于寿春，招募宾客著书。吴地出身的严助、朱买臣，在汉朝作大官显耀富贵，他们的文章辞赋都有名，因此后世流传有《楚辞》的书。此地不足的是，为人巧诈而很少守信用。起初，淮南王见国中百姓家有美貌的女子，就让该家女子等待，有游学的士人来时就嫁给他为妻，因此至今这里女子多而男子少。吴越与楚本是土地相毗连的，又多次相互兼并，所以三国的风俗约略相同。

吴城东有海中的盐、章山的铜、三江五湖鱼虾、交通的便利，也是江东的一大都会。豫章郡中出黄金，但仅仅是有这一种物产，开采则不足以抵偿费用。江南地区卑下潮湿，男子因此多夭折。

会稽的海外有东鲲人，据说分为二十多个小国家，每年按时节来向汉朝进贡朝拜。

【原文】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①，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②。封于会稽③，文身断发④，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勾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⑤。夫差立，勾践乘胜复伐吴⑥，吴大破之，栖会稽，臣服请平。后用范蠡、大夫种计⑦，遂伐灭吴⑧，兼并其地。度淮，与齐、晋诸侯会，致贡于周⑨。周元王使使赐命为伯，诸侯毕贺。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

散，君服于楚[10]。后十世[11]，至闽君摇[12]，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粤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13]，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以上粤始末）

【注释】

①苍梧：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市）。　郁林：郡名。西汉置。治所在布山（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　合浦：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治所在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南）。　交趾：郡名。西汉置。治所在羸陵县（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　九真：郡名。西汉置，治所在胥浦县（今越南清化省清化西北东山县阳舍村）。　南海：郡名。秦置，治所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市）。西汉初为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复为郡。　日南：郡名。西汉置，治所在西卷县（今越南广治省甘露河与广治河合流处）。

②帝少康：夏朝国王。姒姓，相之子。寒浞攻杀相时，少康母怀孕逃到有仍氏，生下少康，后为有仍氏牧正，遭寒浞攻杀，又逃到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给他田一成（即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以此聚集力量。又得有鬲氏帮助，攻杀寒浞，恢复了夏朝，史家称为“少康中兴”。

③会稽：地名。即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山，在绍兴县东南。夫差败越，勾践君臣保于此山。

④文身：身上刺花纹。　断发：剪短发。古时华夏男女发皆不剪，留作长发，故以剪短为异。

⑤隽李：地名。《左传》作“檇李”。在今浙江嘉兴县南四十五里，旧有檇李城。此次战争发生在阖庐十九年（勾践元年，即公元前496年）。阖庐在战争中受伤，不久死去。

⑥勾践乘胜复伐吴：此不确。吴败后越未继续进攻吴国。吴王夫差积极准备报仇，到第三年（公元前494年）吴败越于夫椒（在今绍兴县北）。勾践以五千军走保会稽山，通过伯嚭请降称臣，勾践夫妇与范蠡为质于吴。

⑦范蠡（lí离）：春秋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越国大夫，帮助勾践灭吴后辞官远游，以经商致富，居于陶（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　文种：春秋末政治家，字少禽。楚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人。越

王勾践大夫。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吴败越,他献计勾践降吴称臣,并贿赂太宰嚭,到吴为质,免于亡国。勾践到吴为质二年归国后,授以国政,君臣同心,终灭吴。越灭吴后,范蠡劝他弃官远游,不听。后勾践听信谗言,赐剑自杀。

⑧伐灭吴:越王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趁吴王夫差在黄池盟会诸侯争霸主,后方空虚之机,大举攻吴,焚烧吴都姑苏,夫差求和。后越多次伐吴,到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终灭吴,夫差自杀。

⑨致贡于周:向周王室纳贡。勾践灭吴后,在徐州(在今山东滕县东南)与齐、晋等诸侯国盟会,向周王室纳贡。周元王派人赐勾践为伯,即霸主。

⑩君服于楚:以楚为君而服从治理。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越王无疆攻楚。楚大败越,夺取大片土地。越国瓦解,子孙分散,或称王,或称君,相互争夺。

⑪后十世:《史记·勾践世家》作"七世"。

⑫闽君摇:勾践后代。名摇。

⑬尉:官名。主管郡中军事。 赵佗(? ～公元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南越国王。秦时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郡尉。秦末战乱中,他兼并桂林、南海、象三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受封为南越王。吕后时,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景帝时,归附于汉。1983年在广州市越秀公园的象山,发掘出南越王规模宏大的陵墓。

【译文】

越国的地域,与天上的牵牛、婺女星分域相对应。今天的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南海郡、日南郡,都属越国的范围。

越国的国君据说是禹的后代,夏王少康的儿子。被封在会稽时将身上刺满花纹,头发剪短,用来避免虫蛇的侵害。经过了二十位国君,到勾践时开始称王。勾践与吴王阖庐作战,在檇李把吴军打得大败,阖庐受伤,不久死去。吴王阖庐的儿子夫差立为王,勾践乘胜再次进攻吴国,被吴军大败,残部退守会稽山上,于

是向吴国称臣请求讲和。后来采用范蠡、文种的计策，最终进军灭掉了吴国，全部占领吴国土地。然后勾践率军渡过淮水，北上与齐、晋等中原诸侯国相会结盟，向周天子纳贡品，以示拥戴王室。周元王派使臣赐勾践为诸侯长的册命书，所有的诸侯都向勾践祝贺。勾践后的第五代国君时，越国被楚国灭掉，勾践的子孙们分散自立，臣服于楚国。此后的第七代，到闽君摇时，协助诸侯灭掉秦朝。汉朝建立后，又立摇为越王。在此同时，秦国南海郡的郡尉赵佗也自立为南越王，据说南越王子孙传国到汉武帝时，汉朝将它全部灭掉，作为郡县。

【原文】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湊①，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②，得大州③，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④。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⑤。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⑥，山多麈麋⑦。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⑧。元帝时⑨，遂罢弃之。

【注释】

①毒冒（dài mèi 代妹）：与“瑇瑁”、“玳瑁”同。动物名。产于海中，甲可制装饰品。　珠玑（jī 几）：珍珠。圆珠称珠，不圆者称玑。　果：指龙眼、荔枝等。　布：葛布。　凑：聚集。

②徐闻：古县名。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治所在今广东徐闻县南。

③大州：此地即今海南岛。班固说该岛面积方千里，今实测为33000多平方公里。

④元封元年：为公元前110年。 儋耳：郡名。治所在儋耳县（今海南省西北南滩）。 珠崖：郡名。治所在譚（shěn 审）都县（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

⑤穿中央为贯头：师古注曰："著时从头而贯之。"即中间穿一洞，穿时头钻洞即可。

⑥五畜：牛、羊、豕、犬、鸡。

⑦麈（zhǔ 主）：兽名。似鹿而大，尾可掸尘。 麋（jīng 京）：兽名。颜师古说："麋似鹿而小。"

⑧率：大致，大概。

⑨元帝：汉元帝刘奭（shì 试），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

【译文】

越国地处近海，聚集有很多的犀牛、大象、毒冒、珠玑、银、铜、水果、各种布匹等珍稀物资，内地前去进行经商的人，多数都因贩卖这些而致富。番禺城，是其中的一大都会。从合浦郡徐闻县南入海，有一个大的岛，东西南北各有一千里的面积，汉武帝元封元年派军队到达此地，建立了儋耳、珠崖两郡进行管辖。百姓像披单被子一样穿着布，不用剪裁缝制，将布从中间穿一孔，头从孔中穿过即成衣。男子耕种务农，种植水稻纻麻，女子采桑养蚕绩麻织布。没有马和老虎，百姓饲养牛、羊、猪、犬、鸡等五种禽畜，山中多麈麋等鹿类野兽。兵器则只有矛、盾、刀、木制的弓弩机、竹制的箭，或者用骨制的箭头。自从开始设置郡县以来，官吏兵卒、内地去的人常侵扰当地百姓，因此每相隔几年就要反叛一次。所以到汉元帝时，就撤销郡县弃置不管了。

【原文】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①。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②。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③。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④。自夫甘都卢国船

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5]，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6]，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7]，赍黄金杂缯而往[8]，所至国皆禀食为耦[9]，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10]。大珠至围二寸以下[11]。平帝元始中[12]，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13]。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14]。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15]，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注释】

①都元国：或以为即都昆、屈都昆、屈都乾的同名异译。其地有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两说（说见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以下南海地名的地望说，均采自此书，不一一出注）。

②邑卢没国：故地多认为在缅甸的勃生（Bassein）、勃固（Pegu）至萨尔温江下游一带。一说在泰国的曼谷湾附近，或指为华富里（Lopbary），或指为叻丕（Ratburi）。此外还有柬埔寨西岸、马来西亚柔佛（Johore）、印尼爪哇北部、苏门答腊岛北部、加里曼丹岛和印度东北岸等说。

③谌离国：故地或主张在今泰国的西岸，有佛统（Nakhon Pathom）、尖喷（Chumphon）、巴蜀（Prachuab）数说；或主张在缅甸东南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m）；一说在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此外还有印尼爪哇北部、加里曼丹及印度东北岸等说。

④夫甘都卢国：一般认为在今缅甸西南部一带，或在卑谬（Prome）附近，或以为即蒲甘（Pagan）古称Pugandhara的译音；或以为在缅甸西北若干地区。还有多种说法，不录。

⑤黄支国：一般认为即建支、建志补罗，为今印度南部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一说在克里希纳河入海口的维查雅瓦达（Vijayawada）一带，即康泰的横跌国。还有说为今波斯湾的霍木兹（Hormuz）；印尼苏门答腊北的

亚齐附近及马来半岛等。

⑥黄门：官署名。有特殊技艺才干的人聚集处，以供皇帝及国家的差遣。

⑦璧：玉璧。 流离：即琉璃。璧琉璃即琉璃制的璧。

⑧赍(jī 基)：携带。 缯(zēng 增)：丝织品的总称。

⑨禀食：即廪食，供食品。 为耦：派人同行护送。

⑩不者：没有被淹死的人。

⑪围二寸：圆周长二寸。西汉一尺约为23厘米，东汉一尺约为23.5厘米。二寸，为4.6至4.7厘米，则直径约为1.4厘米。

⑫元始：汉平帝年号之一，历五年(公元1～5年)。

⑬皮宗：故地说法有马来半岛西南岸的皮散(Pisang)岛；或泛指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或指今泰国北一带。其他还有多种主张。

⑭象林：古县名。治所在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南荼桥。属日南郡。

⑮已程不国：地望不详。

【译文】

从日南郡关口、徐闻、合浦等地起航，船航行约五个月时间，到达都元国。再航行约四个月时间，到达邑卢没国。再航行二十余天，到达谌离国。从谌离国步行约十多天，达到夫甘都卢国。从夫甘都卢国乘船，航行约二个月，到达黄支国。黄支国百姓的风俗大致与珠崖地方相似。这个岛很大，人口多，拥有不少的珍奇异物，从汉武帝以来，他们一直来进贡朝见。汉朝的船前往海中时，朝廷中有属于黄门中的翻译同往。翻译同招募来的人员、水手一同乘船出海购买明珠、琉璃璧、各种奇怪的宝石、珍稀的物品，他们携带着黄金夹杂着丝织品前往。所到的国家，都供给食物并派人同行护送，用他们做生意的商船，转送到其他地方去。他们也以经商交易获利，并杀人抢劫。出海的人又苦于遇到大风浪淹死，没有被淹死的也要数年才能返回。这些国家中所产的珠

子，大的围长有二寸以下。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辅佐朝政，想显示大汉的威风，于是送给黄支王大量财物，让他派遣使臣向汉朝贡献活的犀牛。据说从黄支国起航，船行约八个月到达皮宗国，再航行约二个月到达日南郡的象林地界。黄支国的南边，有已程不国，汉朝的翻译使者就从这里返回。

朱玲玲　译注

唐书·兵志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唐书·兵志》，宋朝欧阳修等著。兵志重点记载唐代军事制度的创建、变化、衰亡，其次记载与军事制度密切相关的唐代马政，即监牧制度的创建、兴盛、衰败。兵志，在以前的正史中是没有的，是宋朝重修《唐书》时新增加的项目，是一项创新，为宋以后历代正史所沿袭。兵志中心思想是记军事制度废置得失与国家兴亡治乱的关系，作为后代鉴戒。但对于具体史实常常疏忽考订，又要求记述的史事比《旧唐书》多，文字比《旧唐书》少，因而对所依据的资料进行了不适当的删节，以致产生不少错误。

【原文】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①。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利趋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②，颇有足称焉。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③。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④。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⑤，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⑥，皆有节目⑦，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⑧。至其后世，子孙骄弱，不能谨守，屡变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

【注释】

①兵：兵士，军队。

②府兵：属于军府的兵，唐代府兵指属于骠骑府、车骑府的兵（后改称折冲府）。

③井田：井田制度。古代奴隶社会的一种土地制度。什么是井田制度？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说：以方九百亩为九区，中间一区为公田，八家各为一区私田百亩，助耕公田，不税私田。因九区形如井字，故名井田。

④王制：王者的制度，这里指夏、商、周三代的制度。

⑤寓：寄、托、寄居。 全句指：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前，府兵为兵农分离制，即兵户和民户是分籍的，军人家属随营居住，随军队调动而流迁不定，不属州县管辖。开皇十年改为兵农合一制，军户编成民籍，改属州县管辖，军户不再存在。军人从民户中简选，有关军人本身的军籍和军役等事属军府管辖外，军人和军人家属户口均直属州县，授田、租庸调杂徭（除军人本人免除租庸调杂徭）与一般民户相同。

⑥动作：指府兵轮番宿卫、从军出征、随行等。

⑦节目：即条目。

⑧高祖、太宗：高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公元566～635年）的庙号；太宗；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公元598～649年）的庙号。

【译文】

古代占有天下国家的朝代，它的兴起和灭亡，治理和动乱，没有不是因为道德问题；从战国、秦、汉以后，很少不是因为军队。军队岂不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吗？然而军事制度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为了苟且求利，贪图一时方便，到了无所不为的地步。考察它们的制度，虽然可以适用于一时，但多不足以施行于后代。只有唐朝的府兵制度，很值得称道。古代的军事制度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自从周朝衰亡，王者的制度遭到破坏而不能恢复。直到建立府兵制，开始一律寓兵于农。府兵的居地，教育训练，储蓄材物以备战事，动作休息，都有条目规定，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法，但汲取了它的基本精神。这是唐高祖、唐太宗时代所以强盛的原因。到了他们的后代，子孙骄横懦弱，不能谨慎遵守，屡次变更府兵制度。设立军队的目的是用来制止动乱，到了军事制度出现弊端，恰好成为动乱因素，更为严重的，使天下百姓穷困，养兵变成养乱，以至最后灭亡。

【原文】

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①，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犷骑②，犷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③。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④。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⑤。若乃将卒、营阵、车旗、器械、征防、守卫，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记。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以为后世戒云。

【注释】

①这句是概数，唐朝存在二百八十九年。

②矿(kuò 扩)骑：唐玄宗时期设置的禁军名称，由长从宿卫改名。详见下。矿，意为迅速。

③方镇之兵：指节度使的军队。详见下。

④禁军：皇帝的亲兵。唐朝禁军分属南北衙，属南衙者分隶十二卫，叫南衙禁军，属北衙者叫北衙禁军。

⑤措置：处理，措施安排。 势：形势，态势。 然：如此。

【译文】

唐朝有天下二百多年，就军队的大趋势讲有三次变化：唐朝开始强盛时有府兵；府兵后来废除，改为矿骑；矿骑又废除，方镇的军队强大了。到了末年，强臣悍将的军队布满天下，皇帝也在京城设置自己的军队，叫禁军。以后，皇帝力量衰弱，方镇势力强大，唐朝终于灭亡。这是措施安排的形势促成的。如将军、士兵、扎营、布阵、车辆、旗帜、武器装备、出征驻防、守备禁卫等，军队的所有事项不可能都记。只记军事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得当和失误，起源和终止，治理和动乱，兴盛和灭亡的规迹，作为后代鉴戒而已。

【原文】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①，而备于隋②，唐兴因之。隋制十二卫③：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候卫，为左右。皆有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④。府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⑤。又有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⑥。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⑦。

【注释】

①西魏：朝代名（公元535～563年）。　后周：朝代名，又名北周（公元556年～581年）。

②隋：指隋朝（公元581～618年）。

③隋制：指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的十二卫制度。《隋书·百官志》：大业三年定令，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卫，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

④将军：指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隋书·百官志》记载，十二卫各设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统率各鹰扬府。

⑤郎将、副郎将：军府的正、副长官。隋朝初年，一府的长官为骠骑、车骑两将军。大业三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骠骑、车骑两将军改称鹰扬郎将、副郎将。　坊主、团主：指管理府兵家属户口的小吏。隋朝开皇十年前，府兵和家属一同迁徙，集中居住在军坊，或安置在军坊附近的乡团。居住在军坊的设置坊主，负责检察户口；居住在乡团的设置团主，负责检察户口，劝督农桑。

⑥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这是开皇年间的制度，本在府兵系统之内。此处变成府兵直属系统外，另外设置骠骑、车骑将军，明显有误。

⑦折冲、果毅：设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是统领骁果的郎将官，不属府兵系统。

【译文】

府兵制度，起源于西魏、后周，完备于隋朝。唐朝建立，沿袭隋朝的制度。隋朝的府兵制度有十二卫：名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每卫都设有将军，分别统率所属各军府的军队。军府设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进行统治。又有骠骑、车骑二府，都设有将军。以后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副郎将。另外又设置折冲、果毅郎将。

【原文】

自高祖初起，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①，领左三军；燉煌公为右领大都督②，领右三年；元吉统中军③。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人。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④，得兵二十万 。武德初⑤，始置军府⑥，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⑦。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⑧，皆置府。三年⑨，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⑩ ，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⑪ 。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⑫ 。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馀，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⑬ 。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注释】

①建成：李建成（公元589～626年），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李渊建立唐朝，即皇帝位，立建成为太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

②燉煌公：指唐太宗李世民。李渊在太原起兵，封李世民为燉煌公。

③元吉：李元吉（公元603～626年），李渊第四子，玄武门之变时被杀。太原起兵时，元吉为太原留守，并没有统率中军，进军长安。

④起义：指原隋朝贵族领导的反隋武装。 群盗：诬指中小官吏、一般地主的反隋武装与农民起义军。

⑤武德：唐高祖年号（公元618～626年）。

⑥军府：将军府的泛称。隋唐的军府专指府兵制度中的骠骑府或鹰扬府、折冲府，此处应指骠骑府。

⑦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唐高祖武德初年，继承隋开皇制度，骠骑、车骑将军为骠骑府一府的正、副长官，不能说是两将军府，更不能说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所有军府。此处记载有误。

⑧万年、长安：县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内。　富平：今陕西省富平县。　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县。　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　华州：今陕西省华县。　宁州：今陕西省西宁县。　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　豳(bin宾)州：即邠州，今陕西省彬县。　泾州：今陕西省泾川县。

⑨三年：指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唐朝开始设置十二军，在武德二年，“取象天官，定其军名”，就有参旗军等军名。兵志误以为初分十二道，不立军名，至武德三年开始才有参旗等军名。

⑩参旗军：参旗，天星星名，参旗军即用参旗星星名做军名。

⑪“鼓旗军、玄戈军”等十一军，都是用天星星名做军名。

⑫以车骑府统之：唐制，车骑府为军的下属单位。兵志此处以为由车骑府统率十二军中的一军，误。

⑬军置将军一人：应为军置将军一人，副将二人。

【译文】

唐高祖开始起兵，就设立大将军府，任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领导左路三军；燉煌公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领导右路三军；李元吉统率中路军。从太原出发时，有兵三万人。一路上又收编前来投诚归属的各路起义部队和招降的“群盗”，得兵二十万人。武德初年，开始设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导。分关中为十二道：名叫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各道都设军府。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又将万年道改名参旗军，长安道改为鼓旗军，富平道改为玄戈军，醴泉道改为井钺军，同州道改为羽林军，华州道改为骑官军，宁州道改为折威军，岐州道改为平道军，豳州道改为招摇军，西麟州道改为苑游军，泾州道改为

天纪军，宜州道改为天节军。每军设军将、军副将各一人，督导农耕、战斗，由车骑府统率。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因为天下已经平定，就废止十二军，改骠骑将军名称为统军，车骑将军为别将。过了一年多，重新设置十二军，每军设将军一人。军下设坊，每坊设坊主一人，负责检察户口，劝导课督农桑事业。

【原文】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①，别将为果毅都尉②，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③，校尉六人④。士以三百人为团⑤，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⑥；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⑦。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⑧，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⑨，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⑩，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⑪，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⑫，其余为步兵、武骑、排𩰫手、步射⑬。

【注释】

①统军、折冲都尉：军府长官，武职事官，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

②别将、果毅都尉：军府的副长官，武职事官，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从六品下。

③长史：文职事官，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兵曹：文职事官，上府从八品下，中府正九品下，下府从九品下。 别将：武职事官，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

④校尉：卫官，从七品下。

⑤三百人：应为二百人。

⑥队有正：应为队有正、副。队正，卫官正九品下；队副，卫官从九品下。

⑦首羁(jī 基)：马笼头。

⑧胡禄：又名葫芦，装箭的器具，用皮革制成，平时用来装箭，随身携带。空胡禄放在地上，当枕头用，三十里外人马行走，都能听到声响，可以侦察敌人的行踪。 横刀：横挂于掖下的佩刀。 砺石：磨刀石，也可以用来打火。 大觿(xī 西)：古代用骨或角制成的解绳结锥子。 行縢(téng 藤)：即今绑腿。

⑨征行：征指从军征讨；行指从行，即随皇帝出行。

⑩宿卫：留宿宫中担任禁卫。宿，住宿、留宿；卫，侍卫、禁卫。但实际上府兵轮番到京，分为两种，一属南衙禁军，负责京城巡查禁卫，并不入宿宫城；一属北衙禁军，负责保卫宫城，值班时才留宿宫城中担任禁卫。

⑪年二十为兵：唐制，年二十一成为丁男，府兵从丁男中征发。《兵志》说：二十为兵。不妥。

⑫越骑：骑兵名称。

⑬武骑：指团结兵(团结民兵而成)。武骑开始于武则天时，唐初府兵系统中没有武骑。 排攒(zuǎn 纂)手：攒，小矛，唐初府兵系统中并无排攒手。兵志把武骑、排攒手列在唐初府兵系统中，不妥。 步射：步兵中的射手、弓箭手。

【译文】

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将统军改称为折冲都尉，别将改称为果毅都尉，所有军府都称折冲府。天下十道，共设置折冲

府六百三十四个，每一个折冲府都有自己的名称，而关内道有折冲府二百六十一个，分别隶属于各卫。折冲府分为上、中、下三等：有兵士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每一个折冲府设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兵士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一人；五十人为一队，队有队正一人；十人为一火，火有火长一人。一火合备驮马六匹。每一火配黑布帐幕一顶，铁锅一个，布马槽一副，锸、钁、凿、斧、钳、锯各一把，筐一个，杵碓一座，甲床二张，镰刀二把。每一队配备火钻一把，胸马绳一条，马笼头三副，绊马索三条。每一位士兵配备弓一张，箭三十支，胡禄一个，横刀一把，砺石一块，大解结锥一把，毡帽一顶，毡装一套，绑腿一副，麦饭九斗，小米二斗，这些物资，都须自己准备，连同铠甲、兜鍪、长枪、大刀等兵器，收藏于武库。遇有出征讨伐和从行，按照收藏数取出发给士兵。府兵轮番上京宿卫的，只发给弓、箭、横刀。凡是百姓，年满二十当兵，六十岁退伍。能骑马又能射箭的编为骑兵，其余的编为步兵、武骑、排𨍏手、步射。

【原文】

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矟幡①，展刃旗②，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③；二通，偃旗矟④，解幡；三通，旗矟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⑤；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其隶

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6]；其余以隶东宫六率[7]。

【注释】

①矟：兵器名。矛柄长一丈八尺叫矟，用以刺杀。　幡：旗帜。

②刃旗：缚在刀上的旗帜。

③敛（liǎn 脸）：收聚。

④偃（yǎn 眼）：隐蔽。

⑤薄：逼近。

⑥诸卫：唐制，统领折冲府的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诸卫，往往指以上十二卫，此处之诸卫指左、右卫以外的十卫。

⑦东宫：指太子。太子所居在东宫，故称。　六率：指左、右率府，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清道率府。

【译文】

每年冬末，折冲都尉集合五校兵马在军府的，设置左、右二校尉统领列队，两队位置中间相距一百步。每一校尉的兵马，分为步兵十队，骑兵一队。都卷起矟幡，展开刃旗，散开站立，听候讯号。号角手吹大角一遍，各校都集合人马成队；吹大角二遍，隐蔽旗矟，解下幡帜；吹大角三遍，一齐把旗矟举起。左、右校击鼓，二校的兵士一齐呼噪前进。右校击钲，队伍稍稍后退，左校的队伍向前追逐到右校原来站立的地方。左校击钲，队伍稍稍后退，右校的队伍前进追逐到左校原来站立的地方。右校又击钲，队伍退还，左校又逼近作战；二校都击钲，双方的队伍各自退还原地。大角又吹一遍，都卷起旗帜，收箭，松弓，刀入匣中；吹第二遍，一齐举起旗帜长矛，队伍都向前行进。吹第三遍，左、右校尉都带领队伍退还。这一天，因练兵而打猎，谁打获的猎物就归谁所有。府兵隶属于卫，左、右卫各统领六十个折冲府，其他卫各统领五十

至四十个折冲府。其余的折冲府，隶属于东宫六率府。

【原文】

凡发府兵，皆下符契[1]，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2]。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3]，官予其直市之[4]，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

【注释】

①符契：唐代调发兵马的凭证。 符：指铜鱼符，以铜制成，形状像鱼，上刻文字，剖分为二，左半存放宫内，右半在外。使用时，两者符合，以为凭信。 契：指木契，皇帝外出巡查，皇太子在京城留守监国时用，使用方法与铜鱼符相同。

②刺史：州的行政长官。上州刺史，从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 勘契乃发：唐代调发兵马，经常的制度，用铜鱼符；太子监国用木契，是临时制度。《兵志》记载，勘契乃发，只讲契，不妥。应作勘符契或勘符乃发。

③当给马者：马，指战马，唐代府兵中骑兵用的战马，由政府供给。

④直：价值。 市：买卖，购买。

【译文】

凡是调发府兵，都须下达发兵的符契给本州和折冲府，州刺史和折冲府长官勘验符契符合，才能发兵。如果调发全府的军队，就由折冲都尉率领全部兵马出发；如果不是全部，由果毅都尉率领出发；如果数量比较少，就由别将率领出发。应当发给战马的骑兵，由政府发给马价，进行购买，每匹马价给铜钱二万五千文。州刺史、折冲都尉、果毅都尉，每年对战马进行查看，发现不能胜任作战任务的，就卖掉。用卖掉马匹收入的价钱，再买进

合适的马；价钱不足部分，由每一个折冲府共同出钱补足。

【原文】

凡当宿卫者番上[1]，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2]。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3]。

【注释】

①番：轮番，轮流。　上：上值服役，上京城服役。

②“五百里为五番”六句：一月上，一次上值服役一个月。这六句是勋官番上制度，不是府兵　番上直卫制度。《兵志》记载有误。府兵番上制度应为：百里外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

③“若简留直卫者”六句：简留直卫，挑选留下担任值班宿卫。这六句是武散官三品以上宿卫番上制度，不是府兵番上直卫制度。

【译文】

凡是应当轮番上京城担任宿卫的，兵部按照远近规定了不同的轮番次数：距离京城五百里分五组轮流，一千里分七组轮流，一千五百里分八组轮流，二千里分十组轮流，二千里外分十二组轮流，每次服役为期都是一个月。如果被挑选留下来担任值班宿卫的，距离京城五百里分为七组轮流，一千里分为八组轮流，二千里分为十组轮流，二千里外分为十二组轮流，每次值班宿卫也都是为期一个月。

【原文】

先天二年[1]，诏曰[2]："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3]，六十一出军[4]，多惮劳以规避匿[5]。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6]，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开元六年[7]，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8]。自高宗、武后时[9]，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10]，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11]。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12]。

【注释】

①先天：唐玄宗的年号（公元712～713年。）

②诏：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作"诰"，是。因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唐玄宗虽然已经做了皇帝，但大事都听从上皇。这是睿宗（玄宗父亲）用上皇名义发布的，所以称诰。

③幕：应作"募"。

④六十一：应作"六十"。

⑤惮：畏难，惧怕。 规：谋划，设法。

⑥征镇：征，行军征讨；镇，镇守，引申为在军镇防守。

⑦玄宗（公元685～762年）：唐朝第七代皇帝（唐明皇）李隆基的庙号。开元：玄宗的年号（公元713～741年）。

⑧简：挑选，挑选征发。

⑨高宗（公元628～683年）：唐朝第三代皇帝李治的庙号。 武后（公元624～705年）：即武则天，唐高宗的皇后，后来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

⑩浸：渗透，渐渐。 按：高宗、武后时期，唐朝，东面与奚、契丹，西面与吐蕃，连年作战，常遭失败，北面有默啜不时侵入长城以南，战争频繁，使定期轮换服役的府兵制破坏。《兵志》此处所说府兵制破坏的原因，大错。

⑪卫士：指府兵。府兵原来的任务是在宫中侍卫皇帝，故称卫士。

⑫张说（公元667～730年）：祖先为范阳人，世代居住河东，后迁河南

洛阳。武则天时中诏举，历任凤阁舍人，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睿宗时为宰相，支持李隆基，反对太平公主。玄宗时曾多次出任宰相以及任幽州都督、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使等职。

【译文】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诰书说："过去分别建立折冲府和诸卫时，按照户籍征丁当兵，才能满足军事需要。二十一岁入伍，六十一岁才离开军队，大多惧怕劳苦，想方设法逃避躲藏。现在应改为征取年二十五以上入伍，满五十岁免役退伍。多次参加过行军出征、边镇防守的，满十年就可免役退伍。"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并不能执行。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开始下诏书规定，折冲府的兵，每隔六年从民丁中征取一次。从高宗、武则天时起，天下长期不打仗，府兵制渐渐破坏，轮流服役，定期更替，多不遵守规定期限，卫士逐渐逃亡躲避。到这时更加耗散，连宿卫的兵员也不能保证供给，宰相张说就建议全部用募兵来担任宿卫。

【原文】

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①，而益以潞州长从兵②，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③，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④。明年，更号曰矿骑。又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马⑤。"然自是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⑥。

【注释】

①京兆：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　蒲：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同：同州。　岐：岐州。　华：华州。　白丁：没有官职的民户丁男。

②潞州：今山西长治县。 长从兵：兵名，即长期侍从兵。据《册府元龟》卷一七二帝王部记载，设置长从兵在开元二十年（公元730年），此处在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已有潞州长从兵，误。

③长从宿卫：长期侍从宿卫。

④尚书左丞：官名，即尚书省的左丞，官阶正四品上。 萧嵩：唐玄宗时官至宰相，详见《旧唐书·萧嵩传》。

⑤监牧马：官府牧监饲养的马匹。唐代的监牧制度详见下文。

⑥士：士子。 人：即“民”，平民。

【译文】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选取京兆府、蒲州、同州、岐州、华州的府兵和白丁，加上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人，定名号为长从宿卫，每年分二组轮流，命令尚书左丞萧嵩和有关的州官吏共同挑选。明年，将长从宿卫改名为矿骑。又下诏书说：“各州折冲府的马匹缺少，原来规定由官私共同添马补充。现在府兵家庭贫穷，难以办到，改为调拨监牧的官马补充。然而从此以后，各折冲府的兵员，更多不再补充，折冲府的将官又多年得不到迁升，士子和平民都耻于充当府兵。

【原文】

十三年，始以矿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矿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①，晋州千五百②，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③，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④，内弩手六千⑤。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⑥，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⑦，皆免征镇、赋役⑧。为四籍⑨，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

羽林军飞骑[10]，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11]，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12]，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13]，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14]，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堋[15]。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

【注释】

①绛(jiàng 降)州：今山西省新泽县。

②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县。

③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

④陕：即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　虢(guó 国)：即虢州，今陕西省灵宝县。　汝：即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　郑：即郑州，今河南省郑州市。　怀：即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　汴：即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

⑤弩手：弩射手。

⑥下户：户等名。唐朝初年，户分上、中、下三等，开元时三等中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等，成为九等。下户，即下等户，包括七、八、九等户。　宗丁：宗室的丁男。　品子：五品以上职事官的子孙。

⑦户八等：即第八等户，也就是下中户。

⑧赋役：赋税徭役。唐代前期丁男负担的赋役为租、庸、调、杂徭。

⑨籍：簿籍，此处指兵籍。

⑩飞骑：兵士名号。

⑪伏远弩：唐代弩有七种，伏远弩是其中之一，属强弩，用于攻守城垒和装置在兵车上。

⑫擘张弩：唐代七种弩之一，属轻弩，用手臂拉开，步兵所用。

⑬角弓弩：也是唐代七种弩之一，用筋角制成，属轻弩，骑兵所用。

⑭单弓弩：唐代七种弩中有单木弩、大木单弩，未见有单弓弩。疑单弓弩，即单木弩、大木单弩。

⑮堋(péng 朋)：靶场。

【译文】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开始将骁骑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共十二万,分为六组轮流宿卫,每卫一万人。骁骑来源,京兆府六万六千人,华州六千人,同州九千人,蒲州一万二千三百人,绛州三千六百人,晋州一千五百人,岐州六千人,河南府三千人,陕、虢、汝、郑、怀、汴等六州各六百人,其中包括弩手六千人。骁骑制度规定:都选取下等户白丁、宗丁、品子体格强壮,身高五尺七寸以上充当,如果不足数,就再从第八等户身高五尺以上中选取,都免除出征作战、军镇驻防、赋税徭役。造具簿籍一式四本,兵部和州、县、卫各掌一本。十人编为一火,五火编为一团,都有首长。又选择有才能而勇敢的,担任每一次轮番的番头。经常练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也练习弩射。凡是自己能拉开伏远弩,将箭射出三百步,四发,二次中靶;用角弓弩将箭射出二百步,四发,三次中靶;用单弓弩射出一百六十步,四发,二次中靶:都是及格。各部队都在营地附近建立靶场。兵士中有熟悉弩射的,教练可以让他试射,中靶合格的有赏。

【原文】

自天宝以后①,骁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②。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③。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⑤,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⑥,富者贩缯彩⑦,食粱肉⑧,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⑨,皆不能受甲矣。

【注释】

①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742～756年）。

②拊（fǔ府）循：抚慰，引申为训练。拊，通“抚”。

③李林甫（？～公元753年）：唐玄宗时的奸相。详见《旧唐书·李林甫传》。　鱼书：鱼，发兵的铜鱼符；书：皇帝的敕书。调发府兵，须朝廷颁发铜鱼符和敕书，由刺史和折冲都尉会同勘合，才可发兵。

④糗（qiǔ秋上）粮：干粮，引申为军粮。

⑤卫：指诸卫。　佐：指辅助官吏。　假人：借给他人。

⑥六军：应作“四军”，“六”字误。　市人：市民。

⑦贩缯（zēng增）彩：应作“服缯彩”（穿着光彩绚目的丝绸衣服）。贩字误。

⑧粱肉：美食佳肴。

⑨禄山：即安禄山（公元703～757年），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县）杂胡，天宝年间为平卢节度使（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县），兼范阳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市）、河北采访使、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军、政、财大权，起兵叛乱，攻陷洛阳，称大燕皇帝，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为其子安庆绪所杀。

【译文】

从天宝年代以后，犷骑的制度又逐渐败坏，兵士都失去训练。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所有折冲府已到了无兵可供调遣的地步。宰相李林甫就奏请皇上停止朝廷与州府间使用的发兵鱼符和敕书。从此以后，折冲府的兵额和官吏，只是徒有其名，武器、驮马、锅幕、干粮储备等制度都废弃了。原来，折冲府的人员把轮番上京担任宿卫的府兵称为侍官，意思是说侍卫皇帝。到这时，各卫的官吏都将府兵借给人家当家童、奴仆使用。京城里的人鄙视府兵，甚至互相骂人、侮辱，必定叫对方为侍官。六军宿卫的士兵成分，都是市民，家庭富有的，穿着丝绸，美味佳肴；身体强壮的，玩角觝、拔河、高翘、举重游戏。一到安禄山起兵反叛，都

不能拿起武器作战了。

【原文】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①]，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②]，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③]。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④]，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注释】

①居：平时，处于。

②四方：东西南北，泛指天下各地。

③防微渐：防微杜渐的省文，意思是说当事物一出现不良迹象，立即加以抑制，不使扩大发展。

④方面：一个方面，一个地方，此处指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

【译文】

原来，府兵的设立，平时没有战争，就在田野从事农业生产，轮番上调服役的也只是在京城担任禁卫。如果各地有了战事，就任命将帅统率出征，战事结束就罢兵，府兵解散回折冲府，将帅返朝中任职。所以士兵不会耽误农业生产，而将帅也不会有掌握兵权过重的，这是为了限制不良迹象的出现、发展，断绝祸乱产生的萌芽。一到府兵制度破坏，方镇强盛时，虽然没有战争，强悍武将仍然占据险要地区，独揽方面大权，既占有土地，又统治人民，又拥有军队，又有财赋大权的，布满天下。那么，方镇力量不得不强大，中央力量不得不衰弱。所以说措施安排促成的，原因

就在于此。

【原文】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1]。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若卢龙军一[2]，东军等守捉十一，曰平卢道[3]；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远、保定军十六[4]，曰范阳道[5]；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军四[6]，苛岚等守捉五[7]，曰河东道[8]；朔方经略、丰安、定远、新昌、天柱、宥州经略、横塞、天德、天安军九[9]，三受降、丰宁、保宁、乌延等六城[10]，新泉守捉一[11]，曰关内道[12]；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玉门、伊吾、天山军十[13]，乌城等守捉十四[14]，曰河西道[15]；瀚海、清海、静塞军三，沙钵等守捉十，曰北庭道[16]；保大军一，鹰娑都督一，兰城守捉八，曰安西道[17]；镇西、天成、振威、安人、绥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临洮、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军十八[18]，平夷、绥和、合川守捉三[19]，曰陇右道[20]；威戎、安夷、昆明、宁远、洪源、通化、松当、平戎、天保、威远军十[21]，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为等镇三十八，曰剑南道[22]；岭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经略、清海军六[23]，曰岭南道[24]；福州经略军一，曰江南道[25]；平海军一[26]，东牟、东莱守捉二[27]，蓬莱镇一[28]，曰河南道[29]。此自武德至天宝以前

边防之制。

【注释】

①节度使：是差遣职名，不是官名，它的本官是州都督、大都督府长史。任命时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可以军事专诛杀。按照惯例，节度使兼任管内支度使（管调度军需）、营田使（管屯田）、采访使（监督州县），集军、政、财三权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数镇，威权极重。

②卢龙军：在平州（州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城内，管兵一万人，马三百匹。

③平卢道：即平卢军节度使，治所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县），管兵一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平卢道下还有平卢军，兵志漏记。

④横海军：在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北）城内，管兵六千人。 北平军：在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城西，管兵六千人。 高阳军：在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城内，管兵六千人。 经略军：在幽州（治所今北京市）城内，管兵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 安塞军：兵在幽州城西南。 唐兴、渤海二军：在莫州（今河北省安新县）。 怀柔军：在蔚州（今山西省灵丘县）。 威武军：在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 镇远军：在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 静塞军：在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城内，管兵一万六千人，马五百匹。 雄武军：在蓟州。 镇安军：在燕州（今北京市顺义县、怀柔县之间）。 怀远、保定军：都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县）。

⑤范阳道：即范阳道节度使，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

⑥天兵军：在太原府（今山西省太原市）城内，管兵三万人，马五千五百匹。 大同军：在代州（今山西省代县）北，管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天安军：《新唐书兵志笺正》说，天安应为大安，属关内，兵志误列入河东。 横野军：在蔚州（今山西省灵丘县）东北一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

⑦苛岚（kě lán 可兰）等守捉五：据《旧唐书·地理志》应为“岢岚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 岢岚军：在岚州岚谷县（今山西省岢岚县），管兵一千人。

⑧河东道：即河东道节度使，治所在太原府（今山西省太原市），管兵

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

⑨朔方经略军：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城内，管兵二万七百人，马三千匹。 丰安军：在灵州（今宁夏中卫县）西，管兵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 定远军：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管兵七千人，马三千匹。 新昌军：在灵州界内。 天柱军：在夏州（今内蒙白城子）界内。 宥州军：在今内蒙鄂托克旗。 横塞、天德、天安军：《新唐书兵志笺正》说：实是一军的前后改名，《兵志》当成三个军，误。

⑩三受降城：即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今内蒙托克托旗界内），管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中受降城，在今内蒙达拉特旗，管兵六千人，马二千匹；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境内），管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

⑪新泉守捉：在会州（今宁夏靖远县）西北二百多里。

⑫关内道：朔方、丰安、新泉等属朔方节度使领导，兵志此处概括为关内道，不确当。

⑬赤水军：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城内，管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 大斗军：在凉州西二百多里（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管兵七千五百人，马二千四百匹。 白亭：即白亭守捉，在凉州西北五百里，管兵一千七百人。豆卢军：在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城内，管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匹。 墨离军：在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西北，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 建康军：在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西二百里（今甘肃午三湾附近），管兵五千三百人，马五百匹。 宁寇军：在甘州东北。 玉门军：在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西二百里（今甘肃省玉门市境内）。 伊吾军：在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三百里甘露川（今巴里坤湖附近），管兵三千人，马三百匹。 天山军：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城内，管兵五千人，马五百匹。天山军和伊吾军，均属北庭节度使领导，《兵志》列入河西，恐误。

⑭乌城守捉：在今甘肃省金强驿附近。

⑮河西道：即河西道节度使，治所在凉州（今甘肃省张掖市）。

⑯北庭道：即北庭道节度使，治所在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奇台），管兵二万人，管马五千匹。

⑰安西道：即安西道节度使，治所在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城内，管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

⑱镇西军：在河州（今青海省东乡族自治县）城内，管兵一万一千人，马三百匹。 天成军：在河州西八十里。 振威军：在天成军西一百多里雕窠城（今青海省同仁县）。 安人军：在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界星宿海西，管兵一万人，马三百五十匹。 绥戎军：《新唐书兵志笺正》说，绥戎为威戎之误。威戎军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今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管兵一千人，马五十匹。 河源军：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今青海省西宁市内），管兵四千人，马六百五十匹。 白水军：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 天威军：《新唐书兵志笺正》说，天威即振武。振武军在鄯州鄯城县（今西宁市）界的石堡城。 榆林军：在兰州（今甘肃省兰州市）境内。 临洮军：在鄯州城内，管兵一万五千人，马八千匹。 莫门军：在洮州（今青海省临潭县），管兵五千五百人，马二百匹。 神策军：在洮州境内。 宁边军：在积石军西黄河北。 威胜军：在积石军西八十里宛秀城。 金天军：在积石军西南一百四十里洪济桥。 武宁军：在洪济桥东南八十里百谷城。 曜武军：在廓州南二百里黑峡川。 积石军：在廓州西一百八十里（今青海省贵德县境内），管兵七人，马三百匹。

⑲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管兵三千人。 绥和守捉：在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管兵一千人。 合川守捉：在鄯州南一百八十里，管兵一千人。

⑳陇右道：即陇右道节度使，治所在鄯州。

㉑威戎军：在彭州（今四川省彭县）。 昆明军：在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南，管兵五千一百人，马二百匹。 宁远军：在宁运城（嶲州西），管兵三百人。 洪源军：在黎州（今四川省汉源县）。 通化军：在维州（今四川省汶川县）南。 松当：指松州、当州（今四川省黑水县、松潘县）。 平戎军：在恭州南八十里。 天保军：在恭州东南九十里，管兵一千人。 威远军：在荣州（今四川省荣县）城内。

㉒剑南道：即剑南道节度使，治所在成都府（今四川省成都市）城内。

㉓岭南军：指广府经略使，在广州城内，管兵五千四百人。 安南军：指安南经略使，治所在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管兵四千二百人。 桂管军：即桂管经略使，治所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管兵一千人。 邕管军：即邕管经略使，治所邕州（今广西南宁市），管兵七百人。 容管经略：即容管经略使，治所容州（今广西北流县），管兵一千一百人。 清海军：在恩州（今广

东省恩平县)，管兵二千人。

㉔岭南道：即岭南道节度使，治所在广州。

㉕“福州经略军”二句：福州经略军由福州刺史领导，江南道没有节度使。《兵志》说，福州经略军一，曰江南道，不妥。

㉖平海军：在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

㉗东牟守捉：可能是平海军另一名称。　东莱守捉：在莱州(今山东省掖县)。

㉘蓬莱镇：在莱州。

㉙河南道：唐代没有河南道节度使。东牟、东莱守捉，在天宝年代都由刺史领导，《兵志》所记不妥。

【译文】

所谓方镇兵，是指节度使的军队。考察它的起源，开始于边境将领统率的驻防部队。唐朝初年，防守边境的军事组织，大的名称为军，小的为守捉、为城、为镇，而统一领导军、守捉、城、镇的，名为某某道节度使。例如领导卢龙军、东军等十一个守捉的，为平卢道节度使；统率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远、保定等十六个军的，为范阳道节度使；领导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四个军，岢岚等五个守捉的，为河东道节度使；领导朔方经略、丰安、定远、新昌、天柱、宥州经略、横塞、天德、天安等九个军，东受降、中受降、西受降、丰宁、保宁、乌延等六城，新泉守捉的，为关内道节度使；领导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玉门、伊吾、天山等十个军，乌城等十四个守捉的，为河西道节度使；领导瀚海、清海、静塞等三个军，沙钵等十个守捉的，为北庭道节度使；领导保大军，鹰娑都督，兰城等八个守捉的，为安西道节度使；领导镇西、天成、振威、安人、绥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临洮、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等十八个军，平夷、绥和、合川等三个守捉的，为陇右道；领导威戎、安夷、昆明、宁远、

洪源、通化、松当、平戎、天保、威远等十个军，羊灌田等十五个守捉，新安等三十二个城，犍为等三十八个镇的，为剑南道节度使；领导岭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等五个经略使和清海军的，为岭南道节度使；领导福州经略军的，为江南道节度使；领导平海军，东牟、东莱二个守捉，蓬莱镇的，为河南道节度使。这是从武德（公元618～626年）到天宝（公元742～755年）以前的边防制度。

【原文】

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①。自高宗永徽以后②，都督带使持节者③，始谓之节度使④，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⑤，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⑥，皆置节度使。

【注释】

①唐制，大总管或大都督为州的军事长官，设置的只有并、益、荆、扬、潞五州，其他州的军事长官为总管或都督，行军称为某某道行军总管。《兵志》将大总管或大都督作为道的长官，不妥。

②永徽（公元650～655年）：唐高宗年号。

③节：指旌节，用作调度军队，掌管诛杀、赏赐的凭信。

④唐代节度使不一定都兼都督，《兵志》此处记载，似乎只有都督持节者，才是节度使，概括不确。

⑤景云：唐睿宗的年号（公元710～711年）。唐代置节度使在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前，《兵志》记为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开始，不妥。

⑥开元时，共有十个节度使，《兵志》只举四个。

【译文】

军、城、镇、守捉都设有使，道设有大将一人，称大总管，不久改称大都督。到太宗的时候，统率行军征讨，称行军大总管，在本道称大都督。从高宗永徽（公元650～655年）以后，都督兼使持旌节的，开始称为节度使，但还没有用来做官衔。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从此以后，到开元（公元713～741年）时，朔方、陇右、河东、河西各镇，都设置了节度使。

【原文】

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①，肃宗起灵武②，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③，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④，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 。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

【注释】

①两京：唐代长安称西京，洛阳称东京，合称两京。

②肃宗（公元711～762年）：唐朝第八个皇帝（包括武则天）李亨庙号。灵武：今宁夏灵武县。

③庆绪(？～公元759年)：安禄山第二子，安禄山反叛，担任都知兵马使，掌兵权，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杀禄山，自立为王，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为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公元703～761年)：杂胡，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人，与安禄山同乡友好，是支持安禄山叛唐的主要将领之一。安禄山死，史思明杀庆绪，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继续叛乱，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

④李光弼(公元708～764年)：唐朝中期名将。契丹族，营州柳城人，从小擅长骑射，历任朔方、河西节度使将校，在讨伐安史叛乱中，屡立大功，封临淮郡王。

【译文】

到了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进犯京城时，皇帝的军队力量弱小，不能抵抗。安禄山就攻陷洛阳、长安。肃宗在灵武起兵，各节度使的军队都起来响应，参加讨伐叛贼。以后安禄山的儿子庆绪和史思明父子相继起来叛乱，中国大乱，肃宗命令李光弼等率军讨伐，号称九节度使的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窃国大盗安禄山、史思明等消灭了，但武将兵士因战功封为侯、王的，都授予节度使。从此，在内地的节度使多到可以互相望见的地步。大的占有十多个州，连成一片；小的也兼有三、四个州。因此，兵士骄横就驱逐统帅，统帅强大就反叛皇上。或者是父亲死亡，儿子掌握兵权，不肯移交替换，或者由士卒决定谁去谁留，往往自己选择将军、官吏，号称节度留后，要挟朝廷，给予任命。皇帝顾虑到武力不能制服，就忍受耻辱，应允他们的要求，进行安抚，称这样做法为姑息政策。姑息政策起因在军队骄横，军队骄横起因在节度使。姑息政策越多，兵士将领越骄横。从此，各节度使自己发布号令，互相侵犯攻击，虏获将帅，兼并土地，皇帝眼睁睁看着不知道怎么办，反而替他们进行调解，但谁也不肯听从皇命。

【原文】

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①。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②。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③，兵已至于国门④，天子为杀大臣，罪己悔过，然后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诛宦官⑤，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子之兵无复勤王者⑥。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⑦。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灭。语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夫恶危乱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则所谓困天下以养乱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⑧，而末大本小⑨，方区区自为捍卫之计，可不哀哉！

【注释】

①河朔三镇：指卢龙节度使（又名幽州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统治今河北省东北部；成德节度使（又名镇冀节度使、恒冀节度使），治所在恒州（今河北省正定县），统治今河北省中部；魏博节度使，治所在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北），统治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北部、山西省和河南省各一部分。

②朱全忠：即后梁开国皇帝朱晃（公元852～912年），初名朱温，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砀山（今属安徽省）人，佣工出身，是黄巢农民起义军重要将领，后叛变，投降唐朝，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后封梁王，公元907年取代唐朝称帝，改名晃，建都开封，国号梁。　梁兵：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治所在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汴州，古代称大梁、梁州，因此，朱全忠

的军队称梁兵。 李克用(公元850～908年):沙陀部人,唐末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从此割据一方。后封晋王。朱温取代唐朝称帝后,李克用仍用唐朝年号,与朱温争斗,公元908年去世,子李存勖继任。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李克用被尊为太祖武皇帝。晋兵:李克用其地在太原。太原古代又称晋,因此,李克用的军队称晋军。

③李茂贞:唐末为凤翔节度使,治所在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距京城长安三百多里。 韩建:唐末为镇国军节度使,治所在华州郑县(今陕西省华县),距离京城长安一百八十里。

④国门:国都的门,此处指京城长安的门。

⑤昭宗(公元867～904年):唐朝最末第二个皇帝李晔庙号。 崔胤(yin印)(? ～公元904年):清河武城(今河北省武城县)人,进士出身,唐昭宗时任宰相,后为朱全忠所杀。

⑥勤王:为王事尽力,此处指出兵救援王朝。

⑦"南则"四句:这四句是概括唐朝末年割据形势。 吴:指占有江淮地区的淮南节度使杨行密。 浙:指两浙地区(浙西,治所在杭州;浙东,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有镇海节度使钱缪。 荆:指荆南地区先后有荆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市)陈儒、成汭、高季兴。 湖:指湖南地区有武安军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南省长沙市)马殷。 闽:指闽州(今福建省)地区为武威军节度使(治所在今福州市)王潮、王审知。 广:指广州为清海军节度使(即岭南节度使)刘隐。 岐:指岐州李茂贞。 蜀:指西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王建。 燕、晋:指河朔三镇的继承人。 梁:指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在汴州,今开封市)朱全忠。

⑧外柄以授人:柄,指刀柄、剑柄。把刀柄交给人家。比喻把兵权交给人家。等于让人家拿着刀杀自己。

⑨末大本小:末,树梢。本,树根。树梢大,根基小,一定折断,比喻政治局势。

【译文】

开始的时候,成为朝廷忧患的,号称河朔三镇。到了唐朝末年,朱全忠用梁兵,李克用用晋兵,相继侵犯京城。李茂贞、韩建

占据京城附近的岐州、华州，只要一狂乱发怒或一高兴，就发兵到达京城门口，皇帝为此不得不杀掉大臣，承认自己错误，表示悔过，然后退兵而去。到昭宗采用崔胤建议、诏令梁兵进京诛杀宦官，宦官就劫持皇帝逃奔到岐州凤翔城，梁兵包围凤翔一年多。当皇帝被围困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军队，没有再起来救援王朝的了。过去所说河朔三镇，只能开启祸端，并不威胁唐朝生存。现在，还有其他大镇，如南方的吴、浙、荆、湖、闽、广，西面的岐州、蜀，北方的燕、晋，而朱全忠窃取了中原地区。从国门以外，都分割给节度使了。所以，兵力的重心开始从京城转到外地，土地、人民、赋役就不归皇帝所有；以后节度使强盛了，发布号令出征讨伐的指挥权也不归皇帝所有；节度使更强大了，皇帝甚至到了没有尺寸土地，不能庇护自己的妻子宗族，就此灭亡。古话说："兵好像火，不控制，将会焚烧自己。"厌恶危险、动乱，希望安全，平庸的君主所能懂得的。至于措置安排失误，那么就是所说的穷困天下，以至培养动乱了。唐朝设置军队，既然把兵权交给了他人，造成像树那样梢大根小，必然折断的形势，才稍作保卫自己的打算，岂不是悲哀吗！

【原文】

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①。南衙，诸卫兵是也②；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弃腴田分给之③，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④，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⑤，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

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6]，虎皮鞯[7]，为游幸翊卫[8]。

【注释】

①南北衙兵：南北是由禁军在宫城和皇城中的位置而得名。保卫宫城南部和皇城中百官衙门的禁军叫南衙兵，驻扎在宫城北门附近保卫宫城北部的禁军叫北衙兵。

②诸卫：指十二卫。南衙禁军由十二卫将军掌握。

③白渠：西汉赵中大夫白公所开，故名。 子：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应作“民”，“子”字误。

④北门长上：北门，宫城北门。长上，相对于短番说的，指长期上班值勤，它又分每天值班若干时间的，有值一天休息一天的，值五天休息五天的。

⑤玄武门：宫城的北门。

⑥六闲驳马：闲，马厩。唐代六闲，分为左右，又称十二闲。系拴、饲养皇家所需马匹。驳，《新唐书兵志笺正》疑是骏。

⑦鞯（jiān 奸）：马鞍的坐垫。

⑧翊（yi 义）卫：侍卫官、侍卫部队之一，唐代翊卫与亲卫、勋卫称为三卫，属内军。

【译文】

所谓皇帝的禁军，指南衙、北衙的军队。南衙的军队，就是十二卫的军队。北衙的军队，就是禁军。开始，高祖依靠义兵在太原起事，到天下已经平定，都复员遣送回乡。其中自愿留下担任宿卫的有三万人。高祖将渭水北面白渠旁边百姓丢弃的肥沃田地分给他们，号称元从禁军。后来年老不能胜任宿卫任务的，由他们的子弟代替，称为父子军。到贞观初年，太宗选择擅长射箭的一百人，分二班轮流在北门长上宿卫，取名叫百骑，用作侍从打

猎。又设置北衙七个营，挑选材力骁壮的充当，每月用一个营轮流上值禁卫。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开始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由诸卫的将军领导，号称飞骑。它的选择办法：选取二等户以上家庭，身长六尺而且健壮的丁男，考试弓马四次获得上等，能举重五下，背负米五斛能走三十步的。又选择精于骑射的为百骑，身穿五色袍，骑六闲饲养的骏马，坐虎皮做的马鞍垫子，担任皇帝外出游猎的侍从护卫。

【原文】

高宗龙朔二年①，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②。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③。武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又改千骑曰万骑④，分左、右营。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⑤，改为左右龙武军⑥，皆用唐元功臣子弟⑦，制若宿卫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⑧，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开元十二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旧，补北军。至德二载⑨，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⑩，不足则取它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⑪。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乾元元年⑫，李辅国有事⑬，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⑭："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列，以相察伺。

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罢。

【注释】

①龙朔：唐高宗年号，公元661～663年 。

②《新唐书兵志笺正》说：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屯营为左右羽林军，兵士一开始不是从府兵中取的，而是来源于原屯营的军队，以及原屯营所属的飞骑。《兵志》此处记述，不确。

③内仗：仪仗名称，此处指在驰道里层担任仪仗侍卫。

④睿宗：《新唐书兵志笺正》和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作“中宗”，“睿”字误。

⑤韦氏：即中宗韦皇后（？ ～710年）。中宗死，韦后立十四岁的温王重茂为帝，以皇太后临朝摄政，不久，李隆基等搞宫廷政变，韦氏被杀。

⑥龙武军：《新唐书兵志笺正》说，龙武军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立，这以前没有龙武军，《兵志》以为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平韦氏后设置，误。

⑦唐元：即温王李重茂的年号唐隆（公元710年），避玄宗李隆基讳，改隆为元。 唐元功臣：指唐隆元年支持李隆基搞宫廷政变，杀韦氏的禁军将领。

⑧良家：家世清白的，富有的家庭。

⑨至德：唐肃宗年号（公元756～757年）。

⑩元从：即元从禁军。 扈从官：此处指在成都随从玄宗、在灵武随从肃宗的有功官吏。

⑪北衙六军：指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以上为四军），左、右神武军。

⑫乾元：唐肃宗年号，公元758～760年。

⑬李辅国（公元704～762年）：宦官。肃宗、代宗时掌禁军大权，朝政大小都由他参与决定，他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公元762年被罢职、刺死。

⑭李揆（公元711～784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省郭嘉县）人。家住郑州，世代大族。开元末，中进士，肃宗、代宗时曾任宰相。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出使吐蕃，在路上病死。

【译文】

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开始选取府兵中的越骑、步射设置左右羽林军。遇到大朝会,左右羽林军手执仪仗,站立在宫殿的台阶上护卫,皇帝出行,就在驰道两旁担任仪仗护卫。武后将百骑改称千骑,中宗又将千骑改名万骑,分为左营、右营。到玄宗用万骑平定韦氏之乱后,改称左、右龙武军,都选用唐隆年(公元710年)平定韦氏时的功臣子弟充当,制度如同宿卫兵。这时富有家庭的子弟为了逃避出征和防守边境,也都用交纳资课钱办法挂名禁军,分天数轮替上直宿卫制度和羽林军相同。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诏书规定左、右羽林军、飞骑兵额缺少,选取京城附近各州府兵补充,用尚书省户部印印在臂上,编造籍帐一式二本,羽林军卫和兵部各掌管一本。天宝末年,禁兵渐渐耗散,到安禄山反叛,玄宗皇帝西走,禁军侍从的只有一千人。肃宗奔赴灵武,兵士不满一百人。到肃宗登上皇位,才稍稍恢复原来的制度,补充了北衙禁军。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设置左、右神武军,由元从禁军和随从玄宗、肃宗有功官员的子弟充当,不足额部分就选取其他类的人补足,其中带有品级的与四军相同。神武军,又名神武天骑,制度与羽林军相同。左、右神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总称北衙六军。又挑选善于骑射的,设置衙前射生手一千人,也叫供奉射生官,又叫殿前射生手,分为左、右两厢,总叫左、右英武军。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掌握北衙禁军的李辅国,因京城有强盗事件,奏请挑选羽林军骑兵五百人负责京城的警卫巡查。宰相李揆反对说:“汉朝用南、北军互相制约,因此周勃用北军安定了刘姓天下。朝廷设立南、北衙,文武分开,相互监视。现在用北衙的羽林军,代替南衙金吾卫的军队负责京城警备,如果突然发生非常事变,用什么来制止?”李辅国的建议就此作罢。

【原文】

上元中①，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②，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③，监其军④。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⑤，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⑥，其后伯玉罢，以英乂兼神策军节度使。英乂入为仆射⑦，军遂统于观军容使。

【注释】

①上元：年号名，唐代有两个“上元”，此为唐肃宗年号（公元760～762年）。

②卫伯玉（？～公元776年）：天宝中从军，安禄山反叛后，他率兵救援国难，立军功，迁升羽林大将军，转四镇、北庭行营节度、荆南节度使等，大历十一年（公元766年）病死。

③中使：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担任。 鱼朝恩（？～公元770年）：唐代宗时当权宦官，掌握禁军大权，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死。 观军容使：即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名义上是监军，实际是统帅，多由宦官担任。

④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应为“观军容使鱼朝恩监其军”，因为鱼朝恩任观军容使时在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前。

⑤哥舒翰（？～公元757年）：唐玄宗时名将，安西（今新疆库车县）人，出身突厥突骑施哥舒部落，四十多岁从军河西，得到节度使王忠嗣器重，后因屡立军功升迁至陇右节度副使，兼河西节度使。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反，哥舒翰患中风后遗症在京休养，奉命率兵镇守潼关，兵败被俘，不久被杀。 吐蕃：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中期藏族在中国青藏高原建立的边境民族政权名称。 临洮西之磨环川：在今甘肃省临潭县西。

⑥郭英乂（？～公元765年）：瓜州常乐（今甘肃省瓜州）人。父郭知运，

玄宗开元时陇右节度使、左武卫大将军。英乂年少时从军，肃宗时因将门之子，特被任用，历任陇右节度使、羽林军大将军、陕州节度使、神策军节度等，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任剑南节度使，军政苛酷，被兵马使崔旰攻杀。

⑦仆射：官名，从二品，唐代仆射分左、右，是尚书省副长官，也就是左、右丞相，但唐玄宗以后，虚名无实，只是表示官品高下。

【译文】

上元中(公元761年)，任命北衙军使卫伯玉担任神策军节度使，治所设在陕州，命令中使鱼朝恩担任观军容使，监督这支军队。这支军队原来是这样开始的，哥舒翰攻破吐蕃临洮的磨环川，任命成如璆担任神策军使。一到安禄山反叛，成如璆派卫伯玉率兵一千人，进救国难，伯玉与朝恩一起屯兵在陕州。那时边境疆土陷落缩小，神策军原来的驻地已经沦陷，就令伯玉所部军队称神策军，由伯玉担任节度使，和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的治所都设在陕州。以后，伯玉免职，由英乂兼任神策军节度使。英乂入京担任仆射，神策军就完全归观军容使鱼朝恩指挥。

【原文】

代宗即位①，以射生军入禁中靖难②，皆赐名宝应功臣③，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元年④，代宗避吐蕃幸陕⑤，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⑥，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⑦，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⑧。永泰元年⑨，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⑩，势居北军右⑪，遂为天子禁军，非它军比。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⑫。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⑬。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

天兴隶之[14]，朝廷不能遏。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15]，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赀多横死者[16]。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十数岁，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17]。

【注释】

①代宗：唐朝第八个皇帝李豫（公元726～779年）的庙号。

②靖难：平定变乱。

③宝应功臣：宝应，唐肃宗年号。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肃宗病危，张皇后图谋废太子李豫，射生军杀张皇后，拥立李豫登皇帝位，故称射生军为宝应功臣。

④广德：代宗的年号（公元763～764年）。

⑤幸：天子所到称幸。

⑥扈：扈从、随从、侍从。

⑦禁中：天子所居。

⑧齿：即齿列，同等、相等。

⑨永泰：代宗的年号，公元（765～766年）。

⑩分为左、右厢：神策军分为左、右厢，晚在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兵志》说在代宗时，不确。

⑪右：上位。

⑫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应为“天下观军容处置使”，即总监军。 知神策军兵马使：军职名，职掌兵权。

⑬好畤：今陕西省乾县西北。 麟游：今陕西省麟游县。 普润：今陕西省麟游县西北高崖附近。

⑭兴平：今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之间。 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 扶风：今陕西省扶风县。 天兴：今陕西省凤翔县。

⑮刘希暹（？～公元770年）：行伍出身的武将，鱼朝恩用为神策军都虞候，成为朝恩心腹，与王驾鹤一起掌握禁军，鱼朝恩得罪自杀后，希暹也

被诛。　神策虞候：即神策军虞候，军职名，主管军纪。

⑯赀（zi 资）：同“资”，资财，钱财。

⑰白志贞（？～公元787年）：太原人，本名秀珪，原为节度使李光弼的重要幕僚，光弼死后，调入朝中，成为唐德宗的心腹，任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赐名志贞。善于猜度、迎合德宗意图，言听计从。后贬官外地，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死。

【译文】

代宗登上皇帝位，因射生军进入宫中平定变乱有功，都赐名宝应功臣。所以射生军，又名宝应军。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代宗为了逃避吐蕃的侵犯，来到陕州，朝恩率领在陕州的军队和神策军迎接、侍从，都号称神策军，皇帝到了神策军军营。一到京城平定，朝恩就将这支军队带回皇城，由他亲自统率，但兵力较小，还不能和北衙禁军相等。永泰元年（公元756年），吐蕃再次入侵，朝恩又用神策军在禁苑中防守。从此，神策军逐渐强盛，分为左、右两厢，势力在北衙禁军之上，就成为皇帝的禁军，不是其他禁军所能相比了。朝恩就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掌握了军权。大历四年（公元769年），鱼朝恩奏请将京兆府的好畤县、凤翔府的麟游县、普润县都划归神策军。明年（公元770年），又将兴平县、武功县、扶风县、天兴县划归神策军，朝廷不能制止。朝恩又任用自己喜爱的武将刘希暹担任神策军虞候，主管军纪，检察不法，就在北衙禁军中设置监狱，召募坊市中为非作歹的人，诬陷、逮捕大姓人家，没收家产用作奖赏，甚至参加考试借住京城的举人，因带有丰厚资财而多被陷害死去的。朝恩得罪死后，由刘希暹代替担任神策军使。这一年，希暹又得罪，由朝恩旧部将官王驾鹤代为统率。十几年后，德宗登上皇位，由白志贞接任神策军使。

【原文】

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1]，河北盗且起[2]，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建中四年[3]，下诏募兵，以志贞为使，搜补峻切。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4]，殖资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为官其子五品。志贞乃请节度、都团练、观察使与世尝任者家[5]，皆出子弟马奴装铠助征，授官如仲孺子。于是豪富者缘为幸，而贫者苦之。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变[6]，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实见禁兵寡弱[7]，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者，爪牙也。爪牙废，则孤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实言为然。

【注释】

①李希烈（？～公元786年）：燕州辽西（今北京市怀柔县附近）人，年轻时就参加平卢军，后随军到河南，在淮西节度使部下担任将校、左厢都虞候，德宗初，担任淮西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随后叛变，攻占汴州，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自己称帝，国号大楚。贞元二年（公元786年），被部下毒死。

②河北盗：指河朔三镇，即幽州节度使朱滔、恒冀观察使王武俊、魏博节度使田悦。

③建中：德宗年号（公元780～783年）。

④郭子仪（公元697～781年）：华州郑县（今陕西省华县）人，唐朝中期

名将。天宝时担任朔方节度使，平定安史之乱，功居第一。吐蕃、回纥进犯京城，子仪把回纥争取过来，联合大破吐蕃。二十年中时局危难，都是依靠郭子仪才转为平安。官至太尉、中书令，封汾阳王，赐号尚父。　端王：代宗第十六子李遇。傅：师傅。　端王傅：官名，从三品，职掌辅导、训导。

⑤都团练：即都团练使，一州或几州的军事长官。唐代后期团练使多由地方政府的长官兼任，因此成为一州或几州的军政长官，与节度使职掌相同，但地位比节度使低。　观察使：即观察处置使，唐代后期的地方军政长官，地位比节度使低。

⑥泾卒溃变：泾，指泾原节度使，治所在泾州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节度使的军队五千人东调讨伐李希烈，路过长安，没有犒赏，发生哗变，攻入宫中，这就是泾卒溃变，又称泾原兵变。

⑦段秀实（？～公元783年）：陇州汧阳（今甘肃省千阳县）人，代宗时任泾原节度使，德宗初被解职，朱泚利用泾原兵变，占据宫廷，图谋称帝，以为秀实被解除兵权，心怀不满，可以同谋，就召见商议，秀实就乘机谋杀朱泚，没有成功，被杀。

【译文】

这时神策军虽然驻在京城内，但常常由副将率领出征讨伐，往往有功。到李希烈反叛，河北地区的盗贼也跟着起来，多次派出禁军进行征讨，神策军的兵士大量战死。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皇帝下诏招兵，任命白志贞为招募使，搜捕补充，措施严厉，期限急促。郭子仪的女婿端王傅吴仲孺积蓄资财巨万，因国家有急难，不能自安，请求田他的儿子率领家奴战马参军。德宗很高兴，授给吴仲孺儿子五品散官。白志贞就此奏请：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以及曾经担任过这些使职的家庭，都派出子弟、马匹、家奴、武器盔甲，帮助征讨，也像仲孺那样授给儿子五品官。这样，富豪的因此获得幸运，贫穷的受苦。神策军的兵士已经被征发得几乎没有了，白志贞暗地里用市民补充。这些市民虽然名字在兵籍簿上，但人却不在军营而住在市肆中。到泾原军队发生

变乱，神策军都躲藏不出，皇帝就出逃。早在这次变乱以前，段秀实看到禁军兵员少、力量弱，不能防备非常事变，上奏疏说："天子有兵车一万辆，诸侯一千辆，大夫一百辆。这是用大制服小，用十制服一，尊大君主，卑小臣子，强大树干，弱小枝丫的道理。现在，外部有不向王廷朝贡的敌人，内部有不服从王命的臣子，但禁军不精，数量削少，以后如有突然变故，用什么来对待？猛虎之所以为百兽惧怕，因为它有爪牙。一旦爪牙废除，那么一只猪、一匹马、一头牛、一条狗，都能够与猛虎为敌。希望对这个问题稍加注意。"到这时，才认识到秀实的话是正确的。

【原文】

及志贞等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①，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②，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③，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④，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诏射生、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办治，先奏乃移军，勿辄逮捕。京兆尹郑叔则建言⑤："京剧轻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报，将失罪人。请非昏田⑥，皆以时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⑦，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有功者。

【注释】

①李晟（公元727～793年）：字良器，陇右临洮郡（今甘肃省临潭县）人，十八岁参军，德宗时为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平定泾原兵变，收复京城，功居第一，官至司徒，兼中书令，封西平郡王。

②飞狐道：在今河北省蔚县、涞源县境内。

③贞元：德宗年号（公元785～805年）。

④中官：宦官。

⑤京兆尹：官名。唐代京兆尹，为京兆府的民政副长官，从三品，但京兆府的长官为牧，都由亲王兼任，并不到职，因此，尹实际上是长官。

⑥昏田：疑为屯番之误。屯番即上番、值班。郑叔则建议，只要不是在值班禁卫的，都可以及时逮捕。

⑦俄：不久。

【译文】

白志贞等流放贬官，神策军都虞候李晟和其他将领，都从飞孤道西向进兵，援救国难，就任命李晟为神策军行营节度，把军队部署在渭水北面，唐朝的军心就振作起来。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将神策军左、右厢改成左、右神策军，特设监句当左、右神策军军职，用来宠任宦官，并且增设大将军以下军官名额；又将殿前射生左、右厢改名为殿前左、右射生军，也设置大将军以下名额。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诏令规定射生军、神策军、北衙六军的将士，府县地方政府因事要惩办处理，必须先上奏朝廷、移文有关军事机关，不得随意逮捕。京兆府尹郑叔则上奏建议说："京城繁杂，是轻佻奸猾一类聚集的地方，有时隐慝，有时作盗，没有常规，等待奏报以后再逮捕，将会丧失捉拿犯人的时机。请求禁军不是昏田的，都可以及时逮捕。"朝廷认可这一建议。不久，将殿前左、右射生军改名为左、右神威军，设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都增加将军员额二名，左、右龙武军都增加将军员额一人，准备封赏各道大将有功的。

【原文】

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

左右十军矣。其后，京畿之西[1]，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2]，散处甸内[3]，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自德宗幸梁还[4]，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5]，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6]，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7]，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8]，皆为之敛屈。十年，京兆尹杨於陵请置挟名敕[9]，五丁许二丁居军，馀差以条限。由是豪强少畏。

【注释】

①京畿：京城管辖地区。

②军司：禁军的机构。

③甸内：指京城郊外地区。

④梁：即梁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汉中县）。

⑤奉天：奉天县（今陕西省乾县）。泾卒溃变，德宗出逃至奉天县。

⑥中书：指中书省，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权的最高机构之一。 御史府：即御史台，又称宪府，职掌监察。 比：考校，检查。

⑦三辅：指京畿三辅所辖地区。唐代三辅指京城以东的同州、华州，京城以西的凤翔府，泛指京城附近地区。 比：同“庇”，庇护。

⑧京尹：即京兆府尹。 赤令：赤县令。唐代的县分成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等京城所在地的县叫赤县，此处指长安城内万年、长安县。

⑨杨於陵（公元753～830年）：字广达，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人，进士出身，初在鄂岳、江西当幕僚，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入朝。在朝中三十多年，官至户部尚书、左仆射、太子太傅。 挟名：姓名清册。

【译文】

从肃宗以后，北衙禁军增设威武、长兴等军，名类相当多，有时废止，有时增设，不能详知，其中只有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军最强盛，总称左右十军。以后，京畿以西地区，多用神策军镇守，普遍设有驻军营房。禁军机构的人员，分散居住在京城郊外，都仰仗军队势力强暴欺人，百姓受苦。德宗从梁州返京，因神策军将士有功，都赐号称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饶恕死罪。中书省、御史台、兵部就不能够每年检查他们的军籍，京兆府也不敢统管、举报神策军名籍与实际不符之事。三辅地区的人假借军籍求得庇护的很多，一张军人的凭证牒文托庇到十多人。长安奸诈刁猾的人，多挂名在左、右神策军，但不去值班禁卫，用交纳资课钱代替值班，称为纳课户。禁军更加放肆暴虐，官吏只要稍加禁止，总是首先得罪遭受处罚。所以当时的京兆府府尹、赤县县令，都为此退缩、屈服。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京兆府尹杨於陵奏请设置禁军姓名册敕文，规定家有五丁只许二丁当禁军，其他的也按丁口多少分别按条规限制当禁军口数。从此，豪强人家才稍有畏惧。

【原文】

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1]，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2]，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3]，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4]，如六军。时边兵衣饷多不赡[5]，而戍卒屯

防[6]，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7]，其军乃至十五万。故事：京城诸司、诸使、府、县，皆季以御史巡囚。后以北军地密，未尝至。十九年，监察御史崔迲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迲四十，流崖州[8]。

【注释】

①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神策军的实际统帅。句当，即勾当，意为主持。左监门卫大将军：武职事官，正三品。 知内侍省事：意为主持内侍省事务，实际上是长官。 窦文场：宦官，开始在东宫服侍太子（即后来的德宗）。泾卒哗变，白志贞流贬，德宗派文场掌管禁军。德宗返京后，文场与霍仙鸣分掌禁军，权振天下。 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即左神策军的统帅。

②霍仙鸣：宦官。开始在东宫服侍太子，泾卒哗变，他与窦文场率领宦官随从德宗出逃奉天。德宗返京，他与窦文场分掌禁军，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死。

③监右神威军使：右神威军的实际统帅。 内侍：内侍省的长官，由宦官担任，职掌内廷侍奉，宣传诏令，领导内侍省。 内谒者监：内侍下属官员，由宦官担任，主要职掌宣奏，承奉诏令，通报导引。 右神威军中护军：右神威军统帅。

④亲卫：三卫（宫廷禁卫军）之一，是靠近皇帝的禁卫，此指神策军中担任亲卫的禁军。

⑤时边兵衣饷多不赡……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此指唐德宗时军队待遇不公平，一是长镇边兵待遇低，关东戍卒待遇高；二是同为长镇边兵，隶属于神策军的待遇高，不隶属于神策军的待遇低。 边兵：指长镇边兵，即长期驻守西北边境的边防部队。

⑥戍卒：指关东戍卒。每到秋天，吐蕃等游牧民族就会东侵唐境，唐朝就调潼关以东部队到长安以西地区防守，叫防秋兵，即关东戍卒。

⑦中人：宦官。

⑧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云龙。

【译文】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由监勾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担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勾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担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担任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担任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都是古代的官名,皇帝既然把禁卫军交给宦官,又用这三个官名来宠爱宦官。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又下诏左、右神策军设置统军,用来提高亲卫地位,使它和六军相同。那时,边防军衣服粮饷多不足,但关东戍卒防守京西,茶药菜蔬酱等赏赐丰厚。边防军各将领就尽力编造欺骗言辞,请求将自己统率的军队,远远地隶属于神策军,政府的赏赐就比原来的规定增加三倍。从此,边境要塞上的部队处处称为神策军的行营,都接受宦官指挥了,神策军数量就达到十五万人。按照惯例,京城各政府机构、各军使、府、县,按季度由监察御史巡视复查牢狱囚犯,是否有冤。后来,因北衙禁军所在地与皇帝居住地接近,御史就不到那里复查了。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监察御史崔遘不知道近来的事实,仍然依照过去的惯例进入右神策军的监狱。护军中尉就将此事上奏,皇帝发怒,将崔遘罚杖刑四十下,流放崖州。

【原文】

顺宗即位①,王叔文用事②,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③,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二年④,省神武军⑤。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以其

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及僖宗幸蜀[6]，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7]，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

【注释】

①顺宗：唐代第十一位皇帝李诵（公元761～806年）的庙号。

②王叔文（？～公元806年）：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顺宗李诵为太子时，叔文侍值东宫，很得李诵信任，李诵登基当皇帝，叔文为翰林学士，在宫中掌权，企图夺取宦官兵权，宦官俱文珍等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太子李纯登帝位，顺宗退位，叔文被流贬，不久被杀。

③范希朝（？～公元814年）：字致君，河中虞乡（今山西省运城地区虞乡县）人，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右仆射、金吾大将军，宪宗时为司空、朔方灵盐节度使，号称名将。

④元和：宪宗年号（公元806～820年）。

⑤神武军：应作“英武军”。

⑥僖宗：唐朝第十九位皇帝李漼的庙号（公元862～888年）。僖宗幸蜀：指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入长安，僖宗逃往成都。

⑦田令孜（？～公元893年）：字仲则，蜀人，本姓陈。咸通中为宦官，僖宗即皇位，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僖宗年少，政事都由令孜处理。黄巢入长安，令孜拥僖宗到成都。僖宗返长安，令孜为左、右神策十军使，因财政困难，军饷不够，收夺解县、安邑两县盐池，与河中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王重荣发生战争，兵败，后来逃亡成都，大顺四年被杀。 都：军队单位名称，一都一千人。

【译文】

顺宗登上皇位，王叔文在朝中当权，企图夺取神策军的兵权，就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来夺取宦官的兵权，但没有成功。元和二年（公元807年），裁去神

武军。明年(公元808年)，又废除左、右神威军，合并为一军，称天威军。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废除天威军，将它的兵马分割隶属于左、右神策军。到僖宗逃到蜀地，田令孜招募神策新军共为五十四都，分为十军。令孜自己担任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的观军容使，由左、右神策大将军担任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各都又用都将领导，都将又称都头。

【原文】

景福二年[1]，昭宗以藩臣跋扈[2]，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3]。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4]，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铠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谨，乃引去。乾宁元年[5]，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6]，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磎[7]，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骧、刘景宣请天子幸邠州，全骧、景宣及子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扞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8]，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9]。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10]，侍帝出幸莎城、石门[11]。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馀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后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12]，留殿后兵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余悉散之，且列甲围行

宫，于是四军二万余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于大云桥[13]。俄遂杀十一王。

【注释】

①景福：昭宗年号，公元892～893年。

②昭宗：唐朝第二十位（最末第二位）皇帝李晔（公元867～904年）的庙号。 藩臣：此处指节度使。

③宗室：皇族。 典：掌管。

④嗣：即嗣王。唐制，皇帝的亲兄弟、皇帝的儿子，封为亲王；亲王的承袭嫡子，封为嗣王；皇太子的儿子，封为郡王。

⑤乾宁：昭宗年号，公元894～898年。

⑥王行瑜（？～公元895年）：邠州（今陕西省彬县）人，僖宗时为邠州节度使，加官至中书令，昭宗时与韩建、李茂贞联合攻入京城，图谋废掉昭宗，没有成功。后攻河中，兵败，被部下杀死。

⑦韦昭度（？～公元895年）：字正纪，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进士出身，僖宗时为宰相，兼吏部尚书，昭宗时仍为宰相，反对邠州王行瑜要求加官为尚书令，因此被杀。 李磎（？～公元895年）：字景望，号称李书楼，江夏（今武汉市）人，进士出身，昭宗时为翰林学士，授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升宰相，与韦昭度同时被杀。

⑧捧日：都的名称，禁军五十四都之一。

⑨扉（fēi 非）：门扇。

⑩扈跸（bì 闭）：原意为随驾、随从车驾（皇帝），此为都的名称，禁军五十四都之一。

⑪莎城、石门：即莎城镇、石门镇，在长安南郊。

⑫十六宅：唐代诸王的住宅。唐玄宗开元后，在安国寺东附内苑城建大宅，命各王分院居住，取整数，号称十王宅，由宦官押领。王府僚属居在外坊，不和各王接近，只是逢年过节通名问好。后来子孙繁多，在宅外扩建百孙院，改称十六宅。韩建强迫诸王归十六宅，实际是幽禁。

⑬大云桥：在华州大云寺前。

【译文】

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昭宗因藩臣飞扬跋扈,皇帝势孤力弱,商议用皇族掌管禁军。到讨伐李茂贞时,就用嗣覃王李允担任京西招讨使,神策军诸都指挥使李铃担任副招讨使,调发全部五十四军驻扎在兴平。不久军队自行溃散,李茂贞进逼京城,昭宗为此杀了神策军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谨,李茂贞才领兵退走。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王行瑜、韩建和李茂贞联兵进犯宫阙,皇帝又杀了宰相韦昭度、李磎,才退去。太原的李克用以他的部队讨伐王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带兵入京逼迫神策军中尉骆全骧、刘景宣强请皇帝到邠州,全骧、景宣以及儿子继晟和行实纵火焚烧长安东市,皇帝逃登宫城南门承天门门楼上,下诏命各王率领禁军捍卫。捧日都都头李日筠用他手下的军队在承天门门楼下保卫,茂贞的将领阎圭进攻李筠,箭射到楼的门上。皇帝和亲王、公主逃到李筠军中,扈跸都都头李君实也带兵来到,保卫皇帝出逃到沙城、石门镇。下诏命令嗣薛王李知柔进入长安城收集禁军,清理宫室。过了一月多,皇帝还京。又下诏书命令各王检阅皇帝的亲军,收拾神策军逃亡失散的,得到几万人,增设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称殿后四军,由嗣覃王允和嗣延王戒丕指挥。景福三年(公元894年),李茂贞再一次进犯宫阙,嗣贾王战败,昭宗逃到华州。明年(公元895年),韩建惧怕各王拥有军队,奏请各王都归十六宅,留殿后四军的兵士三十人担任控鹤排马官,隶属于飞龙坊,其他的都解散,并且布置军队包围皇帝所在的行宫,这样,殿后四军二万多人全部解散。又奏请杀都头李筠,皇帝害怕,为此将李筠在大云桥处斩。不久就杀了十一位王。

【原文】

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以六千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1],幽

之，季述等诛。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余，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张宏彦等二十余人以解梁兵②，乃还长安。于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③，两军兵皆隶六军④，而以崔胤判六军十二卫事⑤。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及全忠归，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⑥，禁卫皆汴卒。崔胤乃奏："六军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壮京师。军皆置步军四将，骑军一将。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骑将皆百人，总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于市⑦，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胤死，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⑧，独孤损判右三军，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及东迁，唯小黄门打毬供奉十数人、内园小儿五百人从⑨。至谷水⑩，又尽屠之，易以汴人。于是天子无一人卫，昭宗遇弑⑪，唐乃亡。

【注释】

①刘季述（？～公元901年）：宦官，原来地位低微，逐步升为枢密使（两枢密使与两神策军中尉，并称四贵）参与朝政决策。骆全骧等被杀后不久，季述任神策军中尉，因怀疑昭宗与外廷合谋削除宦官势力，就拥立太子为帝，废黜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昭宗复位，诛刘季述。

②韩全诲（？～公元903年）：宦官，初为凤翔节度使监军，入朝为内枢密使，刘季述诛后，为左神策军中尉，与李茂贞勾结，昭宗用宰相崔胤计谋召令朱全忠带兵入京诛除宦官，韩全诲等就劫持昭宗逃到凤翔，天复三年（公元903年），被杀。 张宏彦（？～公元903年）：两唐书宦官传作张彦弘，原来也是凤翔监军，与季述同时为右神策军中尉，同时被杀。

③郎官：此处指尚书省兵部等各司的郎中、员外郎（各司正副长官）。

④两军：指左、右神策军。

⑤崔胤（yin 印）（？～公元904年）：字昌遐，清河武城（今河北省武城县）人，进士出身，初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幕僚，后入朝，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吏部侍郎，宰相，外结朱全忠，权震天下，引梁兵尽诛宦官，胤也被杀。　判：古代官制，高官兼任低职称判。

⑥子友伦：据《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友伦为朱全忠兄朱存之子。

⑦格：唐代的法律文书分为律、令、格、式四种，格是指官吏处事的条规，偏重于禁违防邪。此处指选格（挑选兵士的规则）。

⑧裴枢（公元841～905年）：绛州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字纪圣，进士出身，初为河中节度使杜审权幕僚，昭宗时为户部侍郎、宰相，哀帝时为朱全忠所杀。

⑨黄门：太监。　供奉：在皇帝左右供职。

⑩谷水：今涧水，在洛阳市西。

⑪弑（shi 试）：臣杀君、子杀父母称弑。

【译文】

昭宗回到长安后，左、右神策军又逐渐设置，定员为六千人。这一年，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用神策军一千人废黜昭宗皇帝，将他幽禁，接着季述等被杀。不久，昭宗召朱全忠的军队进入长安诛杀宦官，宦官发觉，就劫持皇帝逃到凤翔。全忠的军队包围凤翔一年多，皇帝杀掉神策军中尉韩全诲、张宏彦等二十多人，才解除了梁兵的包围，返回长安。于是将宦官全部杀掉，神策左、右军从此废除了。各军司都划归尚书省郎 官领导，两军的兵士都改为隶属于六军，由崔胤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指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只是存在名称罢了。从此军司由宰相兼领。全忠回汴州时，留下步兵骑兵一万人驻扎在原两军营地，由他的儿子朱友伦担任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禁卫军都是汴州的兵士。崔胤上奏："六军虽有名称但没有兵士，这样不是壮大京城的

办法。每军都设将官，步军四员、骑兵一员，步军将官都领兵二百五十人，骑兵将官都领兵一百人，总共六千六百人，轮流值班禁卫与旧的规定同。”就命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订立募兵格在市上招募，而朱全忠暗地里派汴州军人去应募。崔胤死后，由宰相裴枢判左三军，独孤损判右三军，过去所召募的兵士全部解散离去。全忠也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到东迁洛阳，只有小太监打毬供奉的十几人，内园小儿五百人陪从。到达谷水，又把他们全部屠杀，换上汴州军人。这样，皇帝没有一个禁卫，昭宗遭杀，唐朝就灭亡了。

【原文】

马者，兵之用也。监牧①，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②，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③，徙之陇右④，监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领以太仆⑤，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⑥，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⑦，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⑧，进排马。又有掌闲⑨，调马习上⑩。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⑪：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骣骜⑫，五曰驮騠⑬，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注释】

①监牧：即牧监，太仆寺下属机构，职掌畜牧。

②突厥：六世纪以来中国北方和西北方操突厥语的民族名称和它在六至八世纪建立的汗国名称。此处指东突厥汗国。

③赤岸泽：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荔县南、渭水北。

④陇右：陇山以西至黄河以东地区。唐有陇右道，辖今陇山以西直至新疆东部。

⑤太仆：指太仆寺，寺的长官为卿一人，从三品；副长官为少卿二人，从四品上。职掌之一为领导监牧。

⑥牧监：分上、中、下，长官为监，品阶为从五品下、正六品下、从六品下，职掌领导群牧。 副监：正六品下、从六品下、正七品下。 监丞：正八品上、从八品上、正九品上。

⑦主簿：正九品下、从九品上、从九品下。 群头：一群的头，群头，疑即牧长。唐制，马一百二十匹为一群。按：此句后，又有群置[牧]长，十五长置[牧]尉，重复。

⑧岁课功：课，考核。功，功效、劳绩。唐制，五至十九岁的母马一百匹，一年须生驹犊六十匹；马一百匹，每年死耗不得超过七匹。按此规定，进行考核功效。

⑨掌闲：色役名，属殿中省尚乘局，共五十名，职掌饲养六闲马匹。

⑩调马习上：不属掌闲职掌。唐制，殿中省尚乘局有习驭五百人，职掌习马。《兵志》此处把训练马匹的职掌归入掌闲，不妥。

⑪闲：马厩。

⑫骠骝（táo tú 陶涂）：良马名。

⑬驮骎（jué tí 决题）：良马名。

【译文】

马，是军用的。监牧是用来管繁殖马匹的，它的制度起源在近代。唐开始起兵时，得到突厥马二千匹，又在赤岸泽得到隋朝的马三千匹，迁移到陇右地区，监牧制度开始在这里建立。它由太仆寺卿管领，下属有牧监、副监；监还有监丞，还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的有副的。每群设牧长一人，十五牧长设牧尉一人。每年考核功效，向朝廷送进排马。又设有掌闲，负责训练马匹上辕驾车。又由尚乘局掌管皇帝用马，有左、右六闲：一名飞龙，二名吉良，三名龙媒，四名骠骝，五名驮骎，六名天苑。共十二闲，分为二厩：一名祥麟，一名凤苑，用来拴系饲

养马匹。以后，宫中又增设飞龙厩。

【原文】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①]，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②]，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③]。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④]。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⑤]。

【注释】

①麟德：唐高宗年号（公元664～665年）。

②八坊：开元时设置，《兵志》此处记载设置年代有误。

③刍（chú 除）秣：喂养牛马的草料、禾谷。

④缣（jiān 兼）：细绢，此处泛指丝纺织品等。

⑤检校陇右牧监：官名。唐代授给非正名的加官，在官名之上加检校。

【译文】

开始，任用太仆寺少卿张万岁领导群牧。从贞观到麟德四十年中，马的数量增加到七十万六千匹，在岐州、豳州、泾州、宁州地区设置八马坊，广阔千里。八马坊，一名保乐坊，二名甘露坊，三名南普闰坊，四名北普闰坊，五名岐阳坊，六名太平坊，七名宜禄坊，八名安定坊。八坊的耕地，共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民户耕种，用它的收入供给马的饲料。八坊的马，分为四十八监。但是马

多地狭，容纳不下，又分出八监分散安置在河西水草丰美宽旷地区。马的数量满五千匹为上监，满三千匹为中监，三千匹以下为下监。监都有左监、右监，用地名作监名。当时，天下用绢帛一匹换马一匹。万岁掌管马政时间长久，恩德信誉遍布陇右。后来由太仆寺少卿鲜于匡俗担任检校陇右牧监。

【原文】

仪凤中①，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②。又立四使③：南使十五④，西使十六⑤，北使七，东使九⑥。诸坊若泾川、亭川、阙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硖、万福，东使统之。它皆失传。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⑦，三监于岚州⑧。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⑨，以帐驮之⑩，数上于省⑪。

【注释】

①仪凤：唐高宗年号（公元676～679年）。

②判官：官名，此指闲厩使下属。

③四使：指四牧监使。

④南使：治所在原州（今甘肃省固原县）西南一百八十里。

⑤西使：治所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

⑥北使、东使：治所都借住在原州城内。

⑦盐州：今陕西省定边县。

⑧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

⑨色：种类。　岁：指年岁。　肤：肤色。　第：等第。　印记：唐制，在牧的马都打上印记，如年辰、监名、飞字印、龙形印、三花、风字印等。　主名：

指主管者。

⑩帐：籍帐，簿籍。

⑪省：指尚书省。唐制，监牧的马牛杂畜籍帐，由尚书省兵部驾部司收管。

【译文】

仪凤中（公元677年），由太仆寺少卿李思文担任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从此开始。后来又有群牧都使，又有闲厩使的设立。使都设有副使，使下设有判官。又设立东、西、南、北四使：南使管辖十五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使管九监。各马坊如泾川坊、亭川坊、阙水坊、洛坊、赤城坊，归南使领导；清泉坊、温泉坊，归西使领导；乌氏坊，归北使领导；木硖坊、万福坊，归东使领导。其他坊都已失传。以后在盐州增设八监，在岚州增设三监。盐州有牧监使八员，领导白马等坊；岚州有牧监使三员，领导楼烦、玄池、天池的牧监。凡因征战讨伐而调发牧马，先尽量挑选强壮的，不足数再选取其次的。每年登录种类、年岁、肤色、等第、印记、主管名称等送往军镇，制成簿籍驮运，如数上报给尚书省。

【原文】

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①。永隆中②，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③。景云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④，市马于六胡州⑤，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⑥。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⑦。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⑧。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⑨，

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10]，定户无以马为赀[11]。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12]，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13]，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14]。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

【注释】

①“自万岁失职”二句：《新唐书兵志笺正》说：夏州牧马的死失，由于突厥叛变，与万岁失职无关。此处只可说，万岁或张氏之后，马政颇废。

②永隆：唐高宗年号（公元680～681年）。

③夏州：治所在今内蒙白城子。

④空名告身：即空白告身。告身，委任官职的凭据。空名告身，可以随时填入人名。

⑤六胡州：指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设置的鲁州、丽州、塞州、含州、依州、契州。中宗神龙时改为兰池州都督府，治所借住在灵州，六州，改成六县。此处沿用旧的名称。

⑥雠（chóu 仇）：相等、相当，售、偿价。　游击将军：武散官从五品上。

⑦王毛仲（？～公元730年）：本高丽人，父因犯罪没官为奴。初为李隆基（后来的玄宗）家奴，担任贴身警卫。玄宗时为左武卫大将军，内外闲厩使兼监牧使，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贬官流放，被杀。

⑧曩（nǎng 囊）：从前。

⑨荫：门荫，庇护。唐制，按官爵品阶高低有推恩子孙得授官爵和免除赋役的不同优待。

⑩帖：官方文书，帖助。

⑪定户：定户等差。 赀：资财，资产。

⑫款：叩。 塞：边塞，边塞门。 款塞：叩边塞门。指内附，通好。

⑬县官：指朝廷、皇帝、国家。

⑭将校亦备私马：这是常事，应说步兵亦备私马。

【译文】

自从万岁失职，马政多废坏。永隆中（公元681年），夏州的牧马死亡、损失达一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匹。景云二年（公元771年），下诏：群牧长官常年由朝廷派出品阶高的担任，御史进行检查监察。开元初年，国有马匹损耗更多，太常少卿姜诲奏请用空白告身在六胡州买马，价格大约三十匹等于一名游击将军。任命王毛仲统领内外闲厩。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又下诏书说：过去，天下有马的，州县都首先用来充当邮递军事的劳役，定户等高下时又因为有马而升高。百姓惧怕因此遭受痛苦，多数不愿养马，因此能骑射的兵士少于过去。从现在起，各州百姓不论有没有官荫，一家养马十匹以下，免除帖助驿站邮递出征从行，定户等时不得将马匹算作资财。毛仲领导闲厩后，马匹数量逐渐恢复，开始为二十四万匹，到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增加到四十三万匹。以后突厥通好，玄宗倍加优抚，准许每年在朔方军西受降城设立互相贸易的市场，用金银绢帛买进马匹，在河东、朔方、陇右地区牧养。与胡种马杂交后，马就更加强壮。天宝年代以后，各军的战马常常用万数计算。王侯、将相、外戚私有的牛驼羊马牧群布满各道，数量比朝廷的官马多百倍，都用自己的封地命名，各自在马身上打印识别。军队的将官校官也自备私马。评论认为秦、汉以来，唐朝养马最为兴盛，皇帝又专心致志于建立武功，就使西、北蕃国衰弱。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诏令规定东、西两京近旁五百里内不得设置私人牧场。天宝十三载（公元734

年)，陇右群牧都使上奏章报告：马牛驼羊现有数量，共计六十万五千六百，其中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匹。

【原文】

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①，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②。肃宗收兵至彭原③，率官吏马抵平凉④，蒐监牧及私群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⑥。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乾元后，回纥恃功⑦，岁入马取缯⑧，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⑨，诏禁大马出潼、蒲、武关者⑩。元和十一年，伐蔡⑪，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

【注释】

①甲：指披挂在马身上的护甲。

②倾：超越。　卒：终，最后。

③彭原：即彭原郡，治所在今甘肃省宁县。

④平凉：即平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平凉县。

⑤蒐：同搜。寻找，搜集。

⑥后乘：副马，后备马。

⑦回纥：后称回鹘，是我国维吾尔族的先民，我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唐太宗时回纥药罗葛部酋长吐迷度受唐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并自称可汗。唐玄宗天宝时，回纥成为漠北强国。安史之乱，出兵助唐平定叛乱。

⑧缯(zēng 增)：丝织品。

⑨浑：即吐谷浑、退浑，唐时活跃在今青海及甘肃、四川部分地区的民

族。

⑩蒲：即蒲津关，位于今山西省蒲州市，位在黄河西，跨陕西境。 武关：在陕西省商南县境，属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处。

⑪伐蔡：指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蔡：蔡州，淮西节度使治所。

【译文】

安禄山利用身任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牧的职务，暗地里挑选能够胜任披甲作战的马匹送归范阳，因此，他的兵力超过天下，终于反叛。肃宗收集军队到了彭原，又率领随从官吏马匹抵达平凉，搜集监牧和私人牧群，得到战马几万匹，军队力量就强大起来。到凤翔后，又下诏，命令公侯卿相百官都将后备马支援军队。安史乱后西部边境没有重兵防守，吐蕃乘这个空隙，攻陷陇右地区，苑牧所养的马匹都落入吐蕃手中。乾元年代以后，回纥依仗帮助唐朝平定安史叛乱有功，每年输送马匹进入唐境换取丝织品，马都是有病不能用的。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代宗打算亲自领兵反击敌军，鱼朝恩就奏请用大力搜括城中百官士人平民的马匹输送入官，名叫团练马。下制书禁止马匹出长安城。不久，又取消。德宗元年（公元780年），购买关中辅县地区马三万匹，充实内厩。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吐蕃、西羌、吐谷浑侵犯边境，下诏禁止大马走出潼关、蒲津关、武关以外。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讨伐蔡州的吴元济，任命中使用绢二万匹在河曲地区买马。

【原文】

其始置四十八监地，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①，员广千里。由京度陇②，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③，间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④。十二年，

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于襄州[5]，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6]，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7]："银州水甘草丰[8]，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9]。开成二年[10]，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11]。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乃以隶银川监。其后阙，不复可纪。

【注释】

①陇西：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　金城：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兰州市。　平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永昌县。　天水：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

②度：过。

③旋：转；快。

④道馆：即"道观"。

⑤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襄樊市。

⑥穆宗：唐朝第十二位皇帝李恒(公元795～824年)庙号。

⑦度支盐铁使：唐代后期主管财政收支盐铁专卖税收的重要使职，权任很重，常由宰相兼任。

⑧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南鱼河堡附近。

⑨襄阳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省襄樊市。

⑩开成：唐文宗年号，公元836～840年。

⑪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绥德县。

【译文】

牧监开始设置四十八监地，占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地区，幅员宽广，长达千里。从京城到陇右，设置八坊，建立会计制度进行统一的统计考核，其中好水好草的肥沃田地，都隶属于八坊。后来监牧使与八坊都废止，原有土地剩下的，全部划归闲厩使，不久又分给贫苦百姓和军队将吏，中间又赐给佛寺、道观几千顷土地。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闲厩使张茂宗列举旧的事实，全部收夺了岐阳坊土地，百姓失业的很多。十三年（公元818年），将蔡州牧地改为龙陂监。十四年（公元819年），在襄州设立临汉监，牧马三千二百匹，用田四万亩。穆宗登上皇位，岐州百姓到京城叩拜宫阙诉告茂宗收夺的牧田是民田，朝廷将此事下交御史按查审理，结果将收夺的土地全部还给百姓。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度支盐铁使上奏章说："银州水甜牧草丰富，请求皇上下诏书命令刺史刘源买马三千匹，在河西设立银川监，由刘源担任监牧使。"襄阳节度使裴度上奏停止临汉监。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刘源上奏："银川监马已达七千匹，如果水草缺乏，就徙往绥州境内。现在绥州南界有空地周回二百里，四面十分险要，贼寇无路可通，用几十人防守险要，畜牧马匹便没有其他忧患。"就将绥州南界二百里空地划给银川监。以后缺失，无法再记载。

唐耕耦　译注

五代史·职方考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有一篇名为《职方》(见卷二十四)，记载九州的区域及境内的山林川泽，物产、人民等，实即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地理志》所取法。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地理书不称《地理志》，而沿用儒家经典《周礼》中的篇名称《职方考》，正是为了突出儒家思想在他的著作中的指导地位。他在这篇《职方考》中认为：分封和郡县两种管理模式都同样能达到天下大治，也同样能造成天下大乱，关键在于统治者的“道德”。在地理书中也要突出儒家思想观点，这在“二十四史”中是非常有特色的。其次，欧阳修不称“志”而称“考”，还因为他的这篇《职方考》不像其他史书中的地理志那样全面记载一个朝代全境范围内的地理情况，而是只记载五代时期行政区划、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区划的变迁。这种办法非常适于反映朝代更迭频繁、诸多政权并存的五代时期地理沿革的需要。

【原文】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后世鉴古矫失，始郡县天下[1]。而自秦汉以来，为国孰与三代长短？及

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无地以自存焉。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唐之盛时，虽名天下为十道②，而其势未分。既其衰也，置军节度③，号为方镇④。镇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其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土地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势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兴衰救难，常倚镇兵扶持，而侵凌乱亡，亦终以此，岂其利害之理然欤？

【注释】

①郡县：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春秋时期，秦、晋、楚等国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而郡则是在春秋末年开始出现的，最初也是设在边地。战国时边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后，郡县制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②十道：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贞观二年（公元627年）依自然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

③节度：唐睿宗时期，始称地方的军事长官为节度使。玄宗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一经略使。授职时赐给双旌节，总揽一个地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地区内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本身并兼任驻在州的刺史。安史之乱后，内地也多设节度使。

④方镇：指各地的军事长官，或者指他们镇守的区域。唐末五代时期则多指各地的节度使、地方割据势力。

【译文】

啊，自三代以上，都是分土而治。后世以古代为戒鉴，矫正其失误，才开始以郡县制治理天下。然而自从秦、汉以来，历代政权的寿命比起夏、商、周三代来，究竟是哪个长哪个短呢？每个朝代，当其灭亡时则没有不分裂的，以至统治者自己无地自存。事

实说明，处置得当，即使是划分成万国也仍然可以达到天下大治；如果该坚守的而不坚守，即使是一统天下，最后自己也还是无处容身。难道其中发挥最根本作用的不正是道德吗？唐朝强盛时，虽然名义上天下分为十道，然而当时并未形成分裂的形势。待到大唐衰落之后，设置军政官员节度使，称为方镇。这种方镇，大者所辖十余州，小的也兼管三四州。因此，当其士兵得势时就驱逐主帅；主帅势强则背叛朝廷。土地变成藩镇世代所有，他们相互侵扰而大动干戈，于是从此以后天下就成了分崩离析的形势。然而，自唐中叶以来多有变故，朝廷兴衰之际，遇有灾难需要救援时，常有依赖藩镇的军人相扶持。不过，朝廷遭受侵凌直至乱亡，归根结底，原因还在于此。难道有利必有害的道理不正是这样的吗？

【原文】

自僖、昭以来①，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为十一②：南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有岐、蜀，北有燕、晋，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为梁。庄宗初起并、代③，取幽、沧，有州三十五，其后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灭梁。岐王称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复失，惟得秦、凤、阶、成四州，而营、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为唐。石氏入立④，献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为晋。刘氏之初，秦、凤、阶、成复入于蜀。隐帝时⑤，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为汉。郭氏代汉，十州入于刘旻⑥。世宗取秦、凤、阶、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⑦，又增置之州五而废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为周。宋兴因之，此中国

之大略也。其余外属者，强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闽已先亡，而在者七国：自江以下二十一州以为南唐，自剑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为蜀，自湖南、北十州为楚，自浙东、西十三州为吴越，自岭南、北四十七州为南汉，自太原以北十州为东汉，而荆、归、峡三州为南平。合中国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军不在焉⑧。

【注释】

①僖：指唐僖宗，公元875～888年在位。 昭：唐昭宗，公元889～904年在位。

②梁初，天下别为十一：《新五代史·职方考》"十一"下有"国"字，可从。后梁时期，中国境内有十一个政权并存。但后世的封建史学家以梁为正统。

③庄宗：即李存勖，见卷九《五代史·伶官传序》。

④石氏入立：石氏，即石敬瑭（公元892～942年）。后唐时为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勾结契丹贵族灭掉后唐，并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汴京（河南开封），国号晋，史称后晋。为答谢契丹的援立之恩，割献幽蓟十六州。

⑤隐帝：后汉隐帝刘承祐，公元949～950年在位。

⑥刘旻（min民）（公元895～954年）：五代时期北汉的建立者。初名崇，刘知远之弟。后汉时任河东节度使。乾祐四年（公元951年）郭威建立后周，他即在太原称帝，国号仍称汉，史称北汉。

⑦世宗：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年），是后周建立者郭威的养子，公元954～959年在位。

⑧军：五代和宋时行政区划名。与州同级。宋时则分为二种：一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一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见本文后面的考证。

【译文】

自从唐僖宗和唐昭宗时期以来，天下日益陷入严重的分裂。

后梁初年，天下分裂为十一个政权：南方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有岐、蜀，北有燕、晋，朱氏则据有七十八州而建立后梁政权。后唐庄宗最初是在并、代等州兴起，夺取幽、沧等州，才拥有三十五州。后来又从后梁统治下取得魏、博等十六州，当总共拥有五十一个州时就灭掉了后梁。岐王称臣后，又得到了该政权治下的七个州。同光间曾经攻入蜀境，不久之后则得而复失，只得到秦、凤、阶、成四州，此外还有营、平二州沦陷于契丹，又增置一州，总共拥有一百二十三州以为后唐。石氏夺取中央政权，建立后晋，将十六州献给契丹，但又得到蜀的金州，并新增置一州，所以后晋总共拥有一百零九州。刘氏建立后汉之初，秦、凤、阶、成四州重新归于蜀。后汉隐帝时又新增置一州，所以后汉实际拥有一百零六州。郭氏取代后汉，有十州归了刘旻。周世宗时又取得秦、凤、阶、成、瀛、莫及淮南的十四州，此外又增置五个州，废掉三个州的建制。这样，后周总共则拥有一百一十八州。宋朝兴起时，因袭的也就是后周的这一百一十八州。这就是中原形势变化的大略。此外，属于其他政权的，则随着强弱变化及相互并吞，并不能长期为某一政权所得或所失。到了后周末年，闽已经先灭亡了，当时尚存的还有七国。长江下游二十一州属南唐，剑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是蜀的地域，湖南、湖北十州是楚，浙东西十三州是吴越，岭南北四十七州是南汉，太原以北十州地是东汉，荆、归、峡三州是南平，再加上中原所拥有的，总共是二百六十八州，“军”则不包括在内。

【原文】

唐之封疆远矣，前史备载，而羁縻、寄治虚名之州在其间①。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时有废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详。其可见者具之如谱：（表略见译文）

【注释】

①羁縻：控制，约束。这里为唐、宋、明各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有羁縻府州及羁縻卫所。 寄治：委任的地方官并不能到任所，故只是徒有虚名。

【译文】

唐朝的疆域远过于此，前代史书有详细记载，不过所谓“羁縻”、“寄治”等徒有虚名的州也包括在其中。五代是个乱世，文字资料不完备，而且行政建制时而有废省，还有的是陷入夷狄统治下，不可能做详细考究。现在仅就其可以考见者，列表于后。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永平	都	有晋昌	有永兴	有
兖	有泰宁	有	有	有	有罢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平卢	有	有罢	有平卢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齐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莱	有	有	有	有	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徐	有武宁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郓	有天平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威信	有罢	有彰信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济					有太祖置
宋	有宣武	有归德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单	有辉州	有改曰单州	有	有	有
颍	有	有	有	有	有
陈	有	有	有镇安	有军废	有复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许	有匡国	有忠武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郑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宣义	有义成	有	有	有
襄	有初曰忠义，后复为山南东道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蜀武雄	有蜀	有怀德，寻罢	有	有
邓	有宣化	有威胜	有	有	有武胜
随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复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宣威	有安远	有罢军	有复	有罢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护国	有	有	有	有
孟	有河阳三城	有	有	有	有
怀	有	有	有	有	有
晋	有初曰定昌，后曰建宁	有建雄	有	有	有
绛	有	有	有	有	有
陕	有镇国	有保义	有	有	有
虢	有	有	有	有	有
华	有感化	有镇国	有	有	有罢军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忠武	有匡国	有	有	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耀	岐义胜 有崇州、静胜	有复曰耀州，改顺义	有	有	有罢军
解				有隐帝置	有
邠	岐静难有	有	有	有	有
宁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庆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威			有高祖置	有	有改曰环州
鄜	岐保大有	有	有	有	有
坊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忠义有	有彰武	有	有	有
夏	有定难	有	有	有	有
银	有	有	有	有	有
绥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灵	有朔方	有	有	有	有
盐	有	有	有	有	有
岐	岐凤翔	有	有	有	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陇	岐	有	有	有	有
泾	岐彰义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
秦	岐雄武 蜀天雄	有	有	有	有
成	岐蜀	有	有	有	有
阶	岐蜀	有	有	有	有
凤	岐 蜀武兴	有	有	有	有
乾	岐李茂贞置	有	有	有	有
魏	有天雄唐	有邺都	有邺都	有邺都	有罢都
博	有唐	有	有	有	有
贝	有唐	有	有永清	有	有
卫	有唐	有	有	有	有
澶	有唐	有	有镇宁	有	有
相	有昭德唐	有	有彰德	有	有
邢	有保义唐	有安国	有	有	有
洺	有唐	有	有	有	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磁	有改曰惠州唐	有复曰磁州	有	有	有
镇	有武顺唐	有成德	有顺德	有成德	有
冀	有唐	有	有	有	有
深	有唐	有	有	有	有
赵	有唐	有	有	有	有
易	有唐	有	有	有	有
祁	有唐	有	有	有	有
定	有义武	唐 有	有	有	有
沧	唐横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废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滨					有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漠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世宗置
霸					有世宗置
幽	唐卢龙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蓟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顺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营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振武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云	唐大同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应	唐	有彰国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妫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东汉
代	唐雁门	有	有	有	东汉
岚	唐	有	有	有	东汉
石	唐	有	有	有	东汉
宪	唐	有	有	有	东汉
麟	唐	有	有	有	东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府	唐	有	有永安	有雲军	有永安
并	唐河东	有北都	有	有	东汉
汾	唐	有	有	有	东汉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泽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昭义	有安义	有昭义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东汉
辽	唐	有	有	有	东汉
扬	吴淮南	吴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黄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蕲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庐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保信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寿	吴忠正	吴	南唐清淮	南唐	有忠正
海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世宗置
润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吴宁国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吴武昌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饶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吴镇南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抚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虔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建	闽	闽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闽	闽	南唐	南唐	南唐
剑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闽	闽	南唐留从效	南唐留从效	南唐留从效
泉	闽	闽	南唐留从效	南唐留从效	南唐留从效
福	闽武威	闽	吴越	吴越	吴越
杭	吴越镇海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越	吴越镇东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苏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湖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宣德
温	吴越	吴越	吴越静海	吴越	吴越
台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明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处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衢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婺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睦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秀			吴越元瓘置	吴越	吴越
荆	南平荆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归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峡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汉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绵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剑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梓	蜀剑南、东川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阆	蜀	有保宁后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资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荣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简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雅	蜀永平	有　后蜀	蜀	蜀	蜀
维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龙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黔	蜀武泰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夔	蜀镇江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万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兴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利	蜀昭武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开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渝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泸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梁	蜀山南西道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洋	蜀武定	有　后蜀	蜀	蜀	蜀
潭	楚武安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	楚武平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马希范置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郴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连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昭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宜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桂	楚静江	楚	楚	南汉	南汉
贺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梧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蒙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严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富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柳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象	楚	楚	楚	南汉	南汉
容	南汉宁远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邕	南汉建武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端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康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封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恩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春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新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高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窦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雷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化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韶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藤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白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钦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广	南汉清海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横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宾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浔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惠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州	梁	唐	晋	汉	周
郁林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英		南汉刘龑置	南汉	南汉	南汉
雄		南汉刘龑置	南汉	南汉	南汉
琼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崖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儋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万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罗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潘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勤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泷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辨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南汉

【原文】

汴州[1]：唐故曰宣武军[2]。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后唐灭梁，复为宣武军。晋天福三年[3]，升为东京。汉、周因之。

洛阳：梁、唐、晋、汉、周常以为都。唐故为东都，梁为西都，后唐为洛京，晋为西京，汉、周因之。

雍州[4]：唐故上都。昭宗迁洛，废为佑国军，梁初改

京兆府，曰大安，佑国军曰永平。唐灭梁，复为西京。晋废为晋昌军，汉改曰永兴，周因之。

【注释】

①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

②宣武军：唐宣武军领有汴、宋、亳、颍四州。

③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

④雍州：治所在今西安西北。

【译文】

汴州：唐代原称宣武军。后梁以汴州作为开封府，成为它的东都。后唐灭梁，又恢复了宣武军的建制。晋天福三年，将汴州升为东京。后汉、后周因袭未改。

洛阳：梁、唐、晋、汉、周都以此作为都城。唐朝原来就以这里作东都，后梁时以此作为西都，后唐称之为洛京，后晋称西京，后汉、后周因袭未改。

雍州：原为唐朝的上都。唐昭宗迁都洛阳，废上都为佑国军。梁初改为京兆府，称为大安，佑国军称为永平军。后唐灭梁，又改称西京。后晋废西京为晋昌军，后汉改称永兴军，后周则因袭不变。

【原文】

曹州①：故属宣武军节度。晋开运二年②，置威信军。汉初军废。周广顺二年③，复置彰信军。

宋州④：故属宣武军节度。梁初徙置宣武军，唐灭梁，改曰归德。

陈州⑤：故属忠武军节度。晋开运二年，置镇安军。汉初军废。周广顺二年复之。

许州⑥：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国。唐灭梁，复曰忠武。

滑州⑦：唐故曰义成，以避梁王父讳，改曰宣义。唐灭梁，复其故。

【注释】

①曹州：治所在今山东曹县。

②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

③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

④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

⑤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⑥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

⑦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当时称白马，即古滑台城，州以得名。

【译文】

曹州：原属宣武军节度。后晋开运二年，在此设置威信军。后汉初年，这里的军号废除，周广顺二年，又在此设置彰信军。

宋州：原属宣武军节度。梁初，宣武军徙置于此。后唐灭梁，改为归德军。

陈州：原属忠武军节度。后晋开运二年，在此置镇安军。后汉初年，废除镇安军建制，周广顺二年又予恢复。

许州：唐朝时原称忠武军，后梁时改称匡国军。后唐灭梁，又恢复原来的称号。

滑州：唐朝时原称义成军，因为要避梁王父亲的名讳，改称宣义。后唐灭梁，又恢复原来的称号。

【原文】

襄州①：唐故曰山南东道。唐、梁之际，改曰忠义军，

后以延州为忠义，襄州复曰山南东道。

邓州[2]：故属山南东道节度，梁破赵匡凝，分邓州置宣化军。唐改曰威胜，周改曰武胜。

安州[3]：梁置宣威军，唐改曰安远。晋罢，汉复曰安远。周又罢。

晋州[4]：故属护国军节度，梁开平四年[5]，置定昌军，贞明三年[6]，改曰建宁。唐改曰建雄。

金州[7]：故属山南东道节度。唐末置戎昭军。已而废之，遂入于蜀。至晋高祖时，又置怀德军，寻罢。

陕州[8]：唐故曰保义，梁改曰镇国，后唐复曰保义。

华州[9]：唐故曰镇国，梁改曰感化，后唐复曰镇国。

同州[10]：唐故曰匡国，梁改曰忠武，后唐复曰匡国。

耀州[11]：本华原县，唐末属李茂贞，建为耀州，置义胜军。梁末帝时茂贞养子温韬以州降梁，梁改耀州为崇州，义胜曰静胜。后唐复曰耀州，改曰顺义。

延州[12]：故属保大军节度，梁置忠义军，唐改曰彰武。

【注释】

①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②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

③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

④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

⑤开平四年：公元910年。

⑥贞明三年：公元917年。

⑦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

⑧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

⑨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

⑩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

⑪耀州：治所在今陕西耀县。

⑫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

【译文】

襄州：唐朝时原称山南东道。唐末至后梁时期，改称忠义军，后来因为延州为忠义军，所以襄州又恢复称山南东道。

邓州：原属山南东道节度。后梁打败赵匡凝以后，将邓州从山南东道内分出，设置宣化军。后唐改称威胜军，后周改称武胜军。

安州：后梁在此设置宣威军，后唐时改称安远军。后晋废除该军建制，后汉欲以恢复，仍称安远。后周时又废置。

晋州：原来属护国军节度。梁开平四年，在此设置定昌军。贞明三年改称建宁军。后唐又改称建雄军。

金州：原来属山南东道节度。唐末在此设置戎昭军，不久又废置，于是，该州归属于蜀。到晋高祖时，又在此设置怀德军，不久又废置。

陕州：唐时原称宝义军，后梁改称镇国军，后唐又恢复宝义军称号。

华州：唐时原称镇国军，后梁改称感化军，后唐又恢复镇国军称号。

同州：唐朝原称匡国军，后梁改称忠武军，后唐又恢复匡国军称号。

耀州：原是华原县，唐末归属李茂贞，以该县建为耀州，并设置义胜军。后梁末帝时，茂贞养子温韬以该州投降后梁，后梁将耀州改为崇州，义胜军则改称静胜军。后唐又恢复称耀州，军号

改称“顺义”。

延州：原属保大军节度，后梁在此设置忠义军，后唐改称彰武军。

【原文】

魏州[①]：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军，五代皆因之。后唐建邺都，晋、汉因之，至周罢大名府。后唐曰兴唐，晋曰广晋，汉、周复曰大名。

澶州[②]：故属天雄军节度。晋天福九年置镇宁军[③]。

相州[④]：故属天雄军节度。梁末帝分置昭德军，而天雄军乱，遂入于晋。庄宗灭梁，复属天雄。晋高祖置彰德军。

邢州[⑤]：故属昭义军节度。昭义所统泽、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为昭义军节度使，徙其军额于邢州，而泽、潞二州入于晋，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当唐末有两昭义军。梁、晋之争，或入于梁，或入于晋。梁以邢、洺、磁三州为保义军。庄宗灭梁，改曰安国。

【注释】

①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

②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清丰。

③晋天福九年：公元944年。

④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

⑤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

【译文】

魏州：唐代原称大名府，并在此设置天雄军，五代时期一直因袭未变。后唐在此建为邺都，后晋、后汉因袭未变，至后周时罢

弃“邺都”称号。后唐时期称大名府为兴唐，后晋称广晋，后汉、后周又称大名府。

澶州：原属天雄军节度。后晋天福九年在此置镇宁军。

相州：原属天雄军节度。后梁末帝将相州从天雄军中分出，设置昭德军。由于天雄军发生动乱，于是又归入晋王势力范围。后唐庄宗灭梁，相州又归属天雄军。至晋高祖时，又在此置彰德军。

邢州：原属昭义军节度。昭义军统辖泽、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任昭义军节度使时，将该军机构迁徙到邢州，而泽、潞二州则归入晋王李克用势力范围，孟方立只管辖邢、洺、磁三州，因此唐末有两个昭义军。梁、晋战争期间邢州时而属梁，时而属晋。后梁以邢、洺、磁三州设置保义军。后唐庄宗灭梁，又改称安国军。

【原文】

镇州①：故曰成德军。梁初，以“成”音犯庙讳，改曰武顺。唐复曰成德，晋又改曰顺德，汉复曰成德。

应州②：故属大同军节度。唐明宗即位③，以其应州人也，乃置彰国军。

新州④：唐同光元年置威塞军。

府州⑤：晋置永安军，汉罢之，周复。

并州⑥：后唐建北都，其军仍曰河东。

潞州⑦：唐故曰昭义。梁末帝时属梁，改曰匡义。岁余，唐灭梁，改曰安义。晋复曰昭义。

【注释】

①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

②应州：治所在今山西应县。

③唐明宗：公元926～933年在位。

④新州：治所在今河北涿鹿。

⑤府州：治所在今陕西府谷。

⑥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⑦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

【译文】

镇州：原称成德军。梁初因为“成”字犯庙讳，改称武顺军。后唐又恢复称成德，后晋改称顺德，后汉仍称成德。

应州：原属大同军节度。后唐明宗即位后，由于他是应州人，于是在此设置彰国军。

新州：后唐同光元年在此置威塞军。

府州：后晋在此置永安军，后汉罢弃该军号，后周又恢复。

并州：后唐在此建为北都，其军号仍称河东军。

潞州：唐代原称昭义军。梁末帝时该军属后梁，改称匡义军。一年多以后，后唐灭掉后梁，改称安义军，后晋仍称为昭义军。

【原文】

庐州①：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军。

寿州②：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复曰忠正。

五代之际，外属之州：扬州曰淮南③，宣州曰宁国④，鄂州曰武昌⑤，洪州曰镇南⑥，福州曰武威⑦，杭州曰镇海⑧，越州曰镇东⑨，江陵府曰荆南⑩，益州、梓州曰剑南东、西川⑪，遂州曰武信⑫，兴元府曰山南西道⑬，洋州曰武定⑭，黔州曰黔南⑮，潭州曰武安⑯，桂州曰静

江[17]，容州曰宁远[18]，邕州曰建武[19]，广州曰清海[20]，皆唐故号。更五代无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余僭伪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谱。

【注释】

①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

②寿州：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③扬州：今属江苏。

④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

⑤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

⑥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⑦福州：今福建福州市。

⑧杭州：今浙江杭州市。

⑨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⑩江陵府：治所在今湖北江陵，五代时南平都于此。

⑪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　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　剑南东川：简称东川。唐方镇名。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分剑南节芳使东部地置，治所在今四川三台。　剑南西川：简称西川。分剑南节度使西部地置，治所在今四川成都。

⑫遂州：治所在今四川遂宁。

⑬兴元府：治所在今陕西汉中。

⑭洋州：治所在今陕西洋县。

⑮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

⑯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

⑰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

⑱容州：治所在今广西容县。

⑲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

⑳广州：今广州市。

【译文】

庐州：周世宗攻克淮南，在此置保信军。

寿州：唐代原称忠正军，南唐时期改称清淮军。周世宗平淮南，仍称忠正军。

五代时期，朝廷管辖之外的州：扬州称为淮南军，宣州称为宁国军，鄂州称为武昌军，洪州称为镇南军，福州称为武威军，杭州称为镇海军，越州称为镇东军，江陵府称为荆南军，益州、梓州称剑南军、东、西川，遂州称武信军，兴元府称山南西道，洋州称为武定军，黔州称为黔南军，潭州称为武安军，桂州称为静江军，容州称为宁远军，邕州称为建武军，广州称为清海军。这些都是唐代原有的军号，历经五代而没有改变，并且因袭至今。除此之外，诸僭伪政权改变、设置的诸军名号，无法完全考见，也不值得细说。其中至今仍著称于世者，则简略地注明在表中。

【原文】

济州[1]：周广顺二年置，割郓州之钜野、郓城、兖州之任城、单州之金乡为属县，而治钜野。

单州[2]：唐末以宋州之砀山，梁太祖乡里也，为置辉州，已而徙治单父。后唐灭梁，改辉州为单州。其属县置徙，传记不同。今领单父、砀山、成武、鱼台四县。

【注释】

①济州：治所在今山东巨野。

②单州：治所在今山东单县。

【译文】

济州：周广顺二年设置，从郓州分割出巨野、郓城，从兖州分出任城，从单州分出金乡，以这些县作为济州的属县，并以巨野

为州的治所。

单州：唐末，因为宋州的砀山是梁太祖的故乡，所以就以该地置辉州。后来又将州治所迁徙到单父。后唐灭梁，将辉州改称为单州，其属县设置及变更的情况，史传记载有出入。现在的单州管辖单父、砀山、成武、鱼台四县。

【原文】

耀州①：李茂贞置，治华原县。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复为耀州。

解州②：汉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闻喜、安邑、解县为属而治解。

威州③：晋天福四年置，割灵州之方渠、宁州之木波、马岭三镇为属④，而治方渠。周广顺二年，改曰环州。显德四年废为通远军。

乾州⑤：李茂贞置，治奉先县⑥。

【注释】

①耀州：治所在今陕西耀县。

②解（xiè 谢）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解州。

③威州：治所在今甘肃环县。

④马岭：其它各本作“乌岭”。《太平寰宇记》卷三七、《元丰九域志》卷三及《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均作“马岭”，另外《旧唐书》卷三八及《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亦载：庆州有马岭县。显然，其他各本“乌”为“马”之误。

⑤乾州：治所在今陕西乾县。

⑥奉先：古县名。《太平寰宇记》卷三一载：“乾州，本京兆奉天县，唐末李茂贞建为乾州”。《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及《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皆载：京兆奉天县系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析礼泉等县置，以管乾陵。可见，其州以乾陵得名，而乾陵在奉天，故此县应为奉天。

【译文】

耀州：李茂贞所置，治所在华原县。后梁初年改称崇州，后唐同光元年恢复称耀州。

解州：后汉乾祐元年九月设置，从河中府分割出闻喜、安邑及解三县作为属县。

威州：后晋天福四年设置，从灵州分割出方渠镇，从宁州分割出木波镇、马岭镇三镇隶属该州，治所设于方渠。周广顺二年，威州改称环州。显德四年，废除该州建制而建为通远军。

乾州：李茂贞所置，治所设在奉天县。

【原文】

磁州[1]：梁改曰惠州，唐复曰磁州。

景州[2]：唐故置弓高。周显德二年[3]，废为定远军。割其属安陵县属德州，废弓高县入东光县，为定远军治所。

滨州[4]：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初，五代之际，置榷盐务于海傍。后为赡国军，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台为属县，而治渤海。

雄州[5]：周显德六年克瓦桥关置[6]，治归义，割易州之容城为属，寻废。

霸州[7]：周显德六年克益津关置，治永清，割漠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为属。

【注释】

①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磁县。

②景州：治所在今河北东光。

③显德二年：据《新五代史》卷六十，应为“显德三年”，即公元956年。

④滨州：治所在今山东滨县。

⑤雄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

⑥显德六年：公元959年。

⑦霸州：治所在今河北霸县。

【译文】

磁州：后梁改称惠州，后唐又复称磁州。

景州：唐朝原来以弓高县为景州治所。周显德三年废县置定远军，将其属县安陵县割隶德州，同时废除弓高县建制，划归东光县，并作为定远军的治所。

滨州：周显德三年置，因为该地滨海，故得名滨州。当初，五代时期就在海边置榷盐务，后来在此设赡国军。后周又在此置州，分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为属县，治所则设在渤海县。

雄州：周显德六年攻克瓦桥关置雄州，治所在归义，并割易州的容城县为属县，不久又废除了该州的建制。

霸州：周显德六年攻克益津关置霸州，治所在永清，割漠州的文安及瀛州的大城作为属县。

【原文】

通州①：本海陵之东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为静海军。后置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门二县为属，而治静海。

筠州②：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万载、清江四县为属，而治高安。

剑州③：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剑浦、富沙三县为属，而治延平。

全州④：楚王马希范置，以潭州之湘川县为清湘县，又割灌阳县为属，而治清湘。

秀州⑤：吴越王钱元瓘置，割杭州之嘉兴县为属而治之。

雄州⑥：南汉刘龑割韶州之保昌置⑦，治保昌。

英州⑧：南汉刘龑割广州之浈阳置，治浈阳。

【注释】

①通州：治所在今江苏南通。

②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

③剑州：治所在今福建南平。

④全州：治所在今广西全县。

⑤秀州：治所在今浙江嘉兴。

⑥雄州：治所在今广东南雄。

⑦龑：音yǎn（掩）。

⑧英州：治所在今广东英德。

【译文】

通州：原是海陵县的东境，南唐在此设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攻克淮南，升为静海军。后来又在此置通州，将其辖区分置静海、海门二县，作为该州的属县，而州治所则设在静海。

筠州：南唐李景所置，从洪州分割出高安、上高、万载、清江四县作为该州的属县，治所设在高安。

剑州：南唐李景置，从建州分割出延平、剑浦、富沙三县作为属县，治所设在延平。

全州：楚王马希范所置，以潭州的湘川县改为清湘县，此外又割灌阳县作为属县，治所设在清湘。

秀州：吴越王钱元瓘所置，从杭州分割出嘉兴县作为属县，治所也设在这里。

雄州：南汉刘龑从韶州割出保昌县所置，治所就设在保昌。

英州：南汉刘龑从广州割出浈阳县所置，治所就设在浈阳。

【原文】

开封府[1]：故统六县。梁开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许州之扶沟、鄢陵，陈州之太康隶焉。唐分酸枣、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县还其故。晋升汴州为东京，复割五县隶焉。

雍丘[2]：晋改曰杞，汉复其故。

长垣[3]：唐改曰匡城。

黎阳[4]：故属滑州，晋割隶卫州。

叶、襄城[5]：故属许州，唐割隶汝州。

楚丘[6]：故属单州，梁割隶宋州。

密州胶西[7]：故曰辅唐，梁改曰安丘，唐复其故，晋改曰胶西。

【注释】

①开封府：五代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升汴州置。治所在今河南开封。

②雍丘：治所在今河南杞县。

③长垣：今属河南。

④黎阳：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

⑤叶城：今河南叶县。　襄城：今属河南。

⑥楚丘：治所在今山东曹县。

⑦密州胶西：治所在今山东安丘。

【译文】

开封府：原统辖六县。梁开平元年，从滑州分割出酸枣、长

垣，从郑州分割出中牟、阳武，还有宋州的襄邑，曹州的考城——改称戴邑，许州的扶沟、鄢陵，陈州的太康，都隶属开封府。后唐又分出酸枣、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县仍归属原来各州。后晋升汴州为东京，再次将以上五县割隶开封府。

雍丘：后晋改称杞，后汉又恢复原来名称。

长垣：后唐改称匡城。

黎阳：原属滑州，后晋割隶卫州。

叶、襄城：原属许州，后唐将其割隶汝州。

楚丘：原属单州，后梁将其割隶宋州。

密州胶西：原称辅唐，后梁改称安丘。后唐又恢复称辅唐，后晋改称胶西。

【原文】

渭南[1]：故属京兆，周改隶华州。

同官[2]：故属京兆府，梁割隶同州，唐割隶耀州。

美原[3]：故属同州，李茂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为裕州，属顺义军节度。后不见其废时。唐同光三年[4]，割隶耀州。

平凉[5]：故属泾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权于平凉置渭州而县废。后唐清泰三年[6]，以故平凉之安国、耀武两镇置平凉县，属泾州。

临泾[7]：故属泾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权于临泾置原州，而泾州兼治其民。后唐清泰三年，割隶原州。

鄜州咸宁[8]：周废。

稷山[9]：故属河中，唐割隶绛州。

慈州仵城、吕香[10]：周废。

【注释】

①渭南：今属陕西。

②同官：今陕西铜川市。

③美原：故城在陕西富平东北六十里的美原堡。

④同光三年：公元925年。

⑤平凉：今属甘肃。

⑥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

⑦临泾：治所在今甘肃镇原。

⑧鄜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　咸宁：故城在今陕西宜川县东北一百里。

⑨稷山：今属山西。

⑩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县。　仵城：故城在今山西吉县东北六十里。吕香：故城在今山西宁乡西南八十里。

【译文】

渭南：原属京兆，后周将其改隶华州。

同官：原属京兆府，后梁将其割隶同州，后唐又将其割隶耀州。

美原：原属同州，李茂贞设置鼎州，以美原为治所。后梁改为裕州，隶属顺义军节度。后来何时废除其建制不见记载。后唐同光三年将美原割隶耀州。

平凉：原属泾州。唐末吐蕃攻陷渭州，临时在平凉置渭州而废除平凉县建制。后唐清泰三年，以原属平凉的安国、耀武两镇设置平凉县，仍属泾州。

临泾：原属泾州。唐末吐蕃攻陷原州，临时在临泾置原州，而由泾州兼管其民事。后唐清泰三年，将临泾割隶原州。

鄜州咸宁：后周废置。

稷山：原属河中，后唐时割隶绛州。

慈州仵城、吕香：后周时废置。

【原文】

大名府大名[1]：唐故曰贵乡，后唐改曰广晋，汉改曰大名。

沧州长芦、乾符[2]：周废入清池、无棣[3]，周置保顺军。

安陵[4]：故属景州，周割隶德州。

澶州顿丘[5]：晋置德清军。

博州武水[6]：周废入聊城。

博野[7]：故属深州[8]，周割隶定州[9]。

【注释】

①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

②沧州：今河北沧州市。 长芦：今河北沧州市。 乾符：故城在河北沧县东。

③无棣：今属山东。

④安陵：故城即河北景县卫河西岸安陵镇。

⑤顿丘：故城在河南清丰西。

⑥武水：故城在山东聊城西南五十里。

⑦博野：今河北蠡县。

⑧深州：治所在今河北深县。

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

【译文】

大名府大名：唐时原称贵乡，后唐时改称广晋，后汉又改称大名。

沧州长芦、乾符：后周时废除其建制，划归清池；无棣：后周设置保顺军。

安陵：原属景州，后周将其割隶德州。

澶州顿丘：后晋置德清军。

博州武水：后周废除其建制，划归聊城。

博野：原属深州，后周时割隶定州。

【原文】

武康[1]：故属湖州[2]，梁割隶杭州。

福州闽清[3]：梁乾化元年[4]，王审知于梅溪场置[5]。

苏州吴江[6]：梁开平三年钱镠置[7]。

明州望海[8]：梁开平三年钱镠置。

处州长松[9]：故曰松杨，梁改曰长松。

潭州龙喜[10]：汉乾祐三年马希范置。

天长、六合[11]：故属扬州，南唐以天长为军，六合为雄州，周复故。

【注释】

①武康：故城在浙江德清武康镇西。

②湖州：今浙江湖州市。

③闽清：今属福建。

④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

⑤王审知（公元862～925年）：五代时期闽国的创立者，公元909～925年在位。字信通，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唐末从其兄王潮起兵，入据福建。王潮死后，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尽有今福建之地。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受封为闽王。

⑥苏州：故治即今江苏吴县。　吴江：今属江苏。

⑦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

⑧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

⑨处州：今浙江丽水县。　长松：今浙江松阳县。

⑩潭州：今湖南长沙市。

⑪天长：今属安徽。 六合：今属江苏。

【译文】

武康：原属湖州，后梁时割隶杭州。

福州闽清：后梁乾化元年，王审知以梅溪场建置。

苏州吴江：后梁开平三年钱镠所置。

明州望海：后梁开平三年钱镠所置。

处州长松：原称松阳，后梁时改称长松。

潭州龙喜：后汉乾祐三年马希范所置。

天长、六合：原属扬州，南唐时建置天长军，以六合作为雄州，后周时仍隶属扬州。

【原文】

汉阳①：故属鄂州，周置汉阳军。

汉川②：故属沔州③，周割隶安州。

襄州乐乡④：周废入宜城⑤。

邓州临湍⑥：汉改曰临濑；菊潭、向城，周废。

复州竟陵⑦：晋改曰景陵。

监利⑧：故属复州，梁割隶江陵。

唐州慈丘⑨：周废。

商州乾元⑩：汉改曰乾祐，割隶京兆。

洛南⑪：故属华州，周割隶商州。

随州唐城⑫：梁改曰汉东，后唐复旧。晋又改汉东，汉复旧。

雄胜军：本凤州固镇⑬，周置军。

秦州天水、陇城⑭：唐末废，后唐复置。

成州栗亭[15]：后唐置。

【注释】

①汉阳：今湖北武汉市汉阳。

②汉川：故城在湖北汉川县北三十里。

③沔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汉阳。

④乐乡：故城在湖北荆门北九十里。

⑤宜城：今属湖北。

⑥临湍：故城在今河南邓县北六十里。

⑦竟陵：今湖北天门县治。

⑧监利：今属湖北。

⑨唐州：治所在今河南唐河。　慈丘：故城在今河南泌阳县北五十里。

⑩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　乾元：故城在今陕西镇安北八十里。

⑪洛南：今属陕西。

⑫随州：治所在今湖北随县。　唐城：故城在今湖北随县西北九十里。

⑬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　固镇：今甘肃徽县治。

⑭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　陇城：当时的县名，故城在甘肃秦安东北一百里。

⑮成州：治所在今甘肃成县。　栗亭：当时的县名，故城在今甘肃成县东。

【译文】

汉阳：原属鄂州，后周时以此建汉阳军。

汉川：原属沔州，后周时割隶安州。

襄州乐乡：后周废，并入宜城。

邓州临湍：后汉时改称临濑；菊潭、向城，后周时皆废置。

复州竟陵：后晋时改称景陵。

监利：原属复州，后梁时割隶江陵。

唐州慈丘：后周时废置。

商州乾元：后汉时改称乾祐，隶属京兆。

洛南：原属华州，后周时割隶商州。

随州唐城：后梁时改称汉东，后唐时恢复其旧名，后晋时又改称汉东，后汉时仍恢复其旧称。

雄胜军：原为凤州固镇，后周时在此建雄胜军。

秦州天水、陇城：唐朝末年废置，后唐时又复置。

成州栗亭：后唐时所置。

【原文】

自唐有方镇，而史官不录于地理之书，以谓方镇兵戎之事，非职方所掌故也。然而后世因习以军目地，而没其州名；又今置军者，徒以虚名升建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书也。州县凡唐故而废于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见于今者，及县之割隶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备职方之考。其余尝置而复废、尝改割而复旧者，皆不足书。山川物俗，职方之掌也。五代短世，无所迁变，故亦不复录。而录其方镇军名，以与前史互见之云。

【译文】

自从唐朝设置方镇以来，史官在地理书中不予记载，以为方镇不过是兵戎之事，并非属于职方所掌管。然而后世因为习惯于以军名作为地名，其州名则逐渐湮没无闻。又，如今置军之地，则必以虚名将该地升格，成为与州、府建制同样重要的地方，因此这类地方实在不可以不记载。关于州、县，凡属于唐朝原有而五代时期已经废置者，或者是五代所置而如今已经废置者，以及县的隶属关系变更如今仍旧因袭下来者，都应当列出，以备考察职方的根据。除此之外，那些置而复废者，以及曾经改隶他州然后又复旧者，都不值得记载。山川、物产、风俗，都属于职方记载

的范围，不过五代为时甚短，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也不再重新记录，只记各地方镇军名，用它与前代史书相互参见。

李锡厚　译注

越州赵公救灾记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本文所记述的是赵公在越州救灾事迹。作者通过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天灾不可避免，那怕是天下大治之时也是这样。但地方官如能事前有所准备，并且能为拯救百姓于天灾之中而竭尽全力，则局面就会大不一样。而越州的赵公（赵抃）就正是这样一位地方官。全文使用记叙写法，只是在文章末尾才指出：写此文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有志于为百姓做事的地方官能将赵公的作法推而广之，从而使读者对作者热爱百姓的良苦用心留下一个更为明晰的印象。

【原文】

熙宁八年夏①，吴越大旱②。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③，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④？沟

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⑤？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以上豫事）

【注释】

①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

②吴越：指今江苏、浙江一带。

③越州：今浙江绍兴。 赵公：即赵抃（biàn 遍）（公元1008～1084年）。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字阅道。景祐进士。神宗时曾任参知政事，后因反对新法而罢知杭州、青州，熙宁五年知成都府，七年知越州。死谥“清献”，著有《清献集》。

④廪（lǐn 懔）：米仓，亦指储藏的米。此处作动词用，意为以官府仓库中所储藏的粮食救济百姓。

⑤僦（jiù 就）：租赁和雇用之意。

【译文】

熙宁八年夏季，吴越地区发生大旱。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当百姓尚未断粮就发出文书问所属各县：“你县有几乡受灾？百姓能自己解决粮食的有多少？应当由官府救济的又有多少？已构筑的城防、沟渠，有几处可承包给百姓整治？库存的钱、粟究竟有多少可以下发？富人可以应募出粟救灾者有几家？僧人、道士吃不完的粮食已登记在册的有多少？”他要求各县送上书面报告，以谨慎备用。

【原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①；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

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2]，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3]，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效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以上给粟不能自食者）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4]；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5]！"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6]，如受粟。（以上平粜）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以上以工代赈）

【注释】

①石（dàn 旦）：重量单位，汉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120市斤为一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

②朔：夏历的每月初一日。

③蹂（róu 柔）：践踏。

④具：在此为备办，准备的意思。

⑤粜（tiào 跳）：卖出粮食。

⑥籴（dí 敌）：买入粮食。

【译文】

州县官吏统计百姓中有孤寡老人、病人及体弱无力解决自己吃饭问题者共二万一千九百多人，并如实上报。按照过去的惯例：官府每年用于救济穷人的粮食，最多只能拿出三千石。然而赵公征集富人交来的及僧人、道士吃剩下的粮食却有四万八千

余石，以助救灾之用。自十月初一日起，每人每日可领到一升粮食，小孩减半。为防止群众拥挤以至相互践踏，规定男女分开，不在同一日领粮，这样每人每次就可以领到两天的口粮。为防止灾民流亡，在城外四乡设放粮处所，总共五十七处，使灾民们就便领取，并且告诉他们：离家出走者将不再给粮。因考虑到官吏人手不足，就让那些住在本州县境内的已不在职的官吏也参与这一工作，由官府给他们提供口粮。

对于不能自行解决吃饭问题的，已经采取了以上办法。能自行解决的，还为他们向富人发出警告："不得停止出售粮食！"此外，又拿出官府的存粮五万二千余石以平价出售给百姓。在十八个地点设立了卖粮的处所，使买粮者也像领救济粮那样可以就近买到。

同时又雇民工修复四千一百丈城墙，折合成三万八千个工，计其受雇工日多少给以工钱，此外还为其提供口粮。百姓们如果借贷，则告诉富人可以放心借给他们，待丰收之后官府将负责让他们偿还。被抛弃的男女幼童，令人们可以收养。

【原文】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①。（以上医病瘗死）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②，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

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3]，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4]，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盖灾沴之行[5]，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6]，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7]，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注释】

①瘞(yì 意)：掩埋死者。

②罹(lí 离)：遭遇不幸的事。

③拊(fǔ 府)循：亦作“抚循”，安抚、抚慰的意思。

④委曲：想尽一切办法。　纤悉：细致入微。

⑤沴(lì 丽)：灾气。

⑥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⑦岂弟(kǎi tì 岂替)：同“恺悌”，和气而平易近人。

【译文】

第二年春季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于是设置了接收病人的场所，处置有病而无家可归者，请来两个僧人照看他们的医药、饮食，从而不使他们流离失所。当时凡有死者，则就地收葬。

依法，对穷人的救济至三月就停止，而这一年则一直持续到五月。有些事情因行文多有不便，赵公则自己起草，不使下属受连累。有些需要向上请示的问题，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先执行了。赵公在这样的日子里从早到晚疲惫不堪，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松懈的表现。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处理；为病人提供的医药、膳食也多是他自己出的钱。百姓受灾疫的确很不幸，但他们得以免于转死逃亡，即使死了也不至于无葬身之地，这都靠赵公之力。

当时，吴越大地普遍遭受旱灾，百姓由于饥馑及疫病流行，死者几乎有一半，天灾从来没有比这一次更严重的。天子为东方的灾情忧虑、操劳，各州县为使皇上恩德广被，人人都竭尽全力。赵公的关怀尤其使百姓们感到有了依靠。他在此期间为安排灾民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从始至终都非常周到、非常完备。他的这些措施虽然是在越州实行的，其仁爱之意却足以昭示天下；他的这些事虽然是在一时间发生的，但其办法却足可以传之于后世。

灾疫的流行，即便是大治之时也不能避免，而所能做到的只是事先有所准备。百姓受灾以后才采取措施，这与事先有所准备就大不一样了。不经学习而要有所作为，与训练有素者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我在越州采访，知道赵公所推行的这一切，乐于将其详细写下。我这样做岂止是为了安慰越州人对赵公的思念，而主要是为了使那些有志于造福百姓的封疆大吏们，当不幸遇上灾年能推广赵公已经过试验的这一切，其具体办法可以不待片刻就开具出来，如此则赵公的恩泽岂止是小而近的呢？

赵公在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并在衢州安家。他在朝廷上的正直、以及他身上所体现的和气、平易近人，这里就不写了，而只写他所实行的救荒之政可以为人所师法的，于是就成为这篇《越州赵公救灾记》。

李锡厚　译注

序越州鉴湖图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鉴湖原是浙江境内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曾巩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受命出任越州通判，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绘制了鉴湖图，并为该图作了这样一篇序。如今所能得见者只有这篇序了，鉴湖以及曾巩为之绘制的图皆已不存。这篇序叙述了历史上鉴湖之利以及人们如何目光短浅，废湖为田。然后列举了八种有代表性的关于如何对待鉴湖这一水利工程的主张。作者认为废湖为田之所以不能得到制止，鉴湖之利之所以不能恢复，都是由于当权者只知道得过且过，不能认真执法。恢复鉴湖之利的有效途径就是要说到做到，言出法随。序文观点明确，证据充分，论证有力。

【原文】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①，北属州城漕渠②。东、西距江。东江即曹娥江也；西江为西小江，当即钱清江耳。汉顺帝永和五年③，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④，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⑤，阴沟十有

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⑥，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⑦、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以上溉田之多）

【注释】

①并（bàng 傍）山：靠近山。并，通“傍”。

②漕渠：人工开凿或疏浚的用以通漕运的河道，在这里是指运河。

③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

④会稽：今浙江绍兴。 马臻：东汉人，顺帝时任会稽太守。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在会稽、山阴两县境内创建一座水库，周长三百余里，可用于灌溉和蓄洪，即历史上的鉴湖，又名镜湖、长湖。

⑤楗：元刻《元丰类稿》中作“柤（tà 踏）”。 石柤：一种石制的泄水设施。

⑥斗门：堤堰上所设的放水闸门。横截河渠，用以壅高水位的设施。

⑦山阴：旧县名，后并入会稽。

【译文】

鉴湖又称南湖，其南面靠山，北面与州城的漕渠相连，东西两面不远处都有江。这个湖是汉顺帝永和五年，由会稽郡的太守马臻所开创，至今已经九百七十五年了。周长有三百五十八里。凡是从东南方发源的河流都注入此湖。州城东面，由城至东江，在北边的堤防上有石柤二处，阴沟十九处，都与民田相通。田的南界与漕渠相连，而其北、东、西与江相通者，都可以灌溉。州城以东六十里，从东城直至东江，南边的堤防有阴沟十四处与民田

相通。这片农田的北面紧靠漕渠，南面是山，西南是堤防，东面是江，在此范围内都可以有灌溉之利。州城以西三十里是柯山斗门，与民田相通。这一片东至城、南至堤，北靠漕渠、西至大江的农田，皆享灌溉之利。总之，这个湖可以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农田共计达九千顷。并非仅能灌溉农田九千顷，而是北至大江的农田只有九千顷。

【原文】

其东曰曹娥斗门，曰槁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①、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②，其利未尝废也。（以上斗门蓄泄之利）

【注释】

①三江：指曹娥江、钱清江和浙江。

②几：将近，差不多。

【译文】

湖东面有曹娥斗门和槁口斗门，水循南堤向东流者，皆由此二斗门入东江。湖西有广陵斗门和新迳斗门，水循北堤向西流者，皆由此二门进入西江。湖的北面是朱储斗门，距湖最远。在三江之上和两山之间造两个疏水的门，时刻注视农田中的水情：如果水稍多，就放掉一部分；如果水很多，则全部放掉。放掉的水，

都注入三江之口。因为湖比农田高出一丈多，农田又比海面高出一丈多。缺少水的时候就放出湖中的水灌溉农田；水多了，就排放农田中的水入海。因此这一地区没有荒废之田和水旱之灾的年景。自汉代以来，几乎有一千年了，这湖带来的利益从未停止。

【原文】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①，庆历之间二户②，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③，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④，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⑤，自樵风泾至于桐坞十里⑥。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⑦。（以上废湖为田）

【注释】

①祥符：即宋真宗年号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

②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

③三司：官署名，北宋最高财政机构。宋承唐、五代之制，以盐铁、度支、户部三个机构合为三司，统筹国家财政。 转运司：宋初设随军转运使、水陆计度转运使，供办军需。太宗以后，转运使渐成一路长官，经度一路全部或部分财赋，此外还有监察各州官吏之责。其官署为转运司。

④治平：宋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

⑤若耶溪：河名，出绍兴南二十里若耶山。

⑥樵风泾：地名，在绍兴南郊。

⑦涸（hé 河）：水枯竭。

【译文】

宋朝兴起以后，百姓才开始有侵盗湖面以作为农田的：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又有两户，共盗湖为田四顷。那时三司和转运司还下达文书严厉责成州县，一定要将这些农田重新恢复为湖面。然而从那时以来，官吏越来越不认真执法，奸民也逐渐多起来了。到治平年间，侵盗湖面以为农田者，竟多达八千多户，造田七百余顷，使得整个湖几乎报废。所剩下的，只有东边的漕渠，自州城起向城东延伸六十里一段；向南还有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桐坞长十里的一段。这两段水面宽都不到十余丈，每当遇到少雨之年，田未成灾而湖水却已经干枯了。

【原文】

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1]："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2]："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3]：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4]，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5]。"吴奎则谓[6]："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7]，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8]，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9]："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10]。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11]："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

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12]：“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浸者孰御？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13]：“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从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以上杂陈八种论说）

【注释】

①蒋堂（公元980～1054年）：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字希鲁。曾于景祐二年（公元1036年）知越州。

②杜杞（qǐ起）（公元1005～1050年）：宋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曾任与水利工程有关系的将作监主簿之职。

③则：标准。在这里是说依照石上的刻度来测量水位。

④提举：宋神宗时，为推行新法，各路有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其后或废或置。

⑤殿赏：分别等第行赏。古代考核官吏，上等称最，下等称殿。

⑥吴奎（公元1010～1067年）：宋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曾任两浙转运使。

⑦僦（jiù就）：雇用。 浚：疏通水道。 浚湖：即清理湖底的淤泥。

⑧提点刑狱：宋代官名，在各路设置的主管刑法的官员。

⑨张次山：宋建业（今南京）人，熙宁年间曾在会稽任签书判官厅公事。

⑩识（zhì志）：通“帜”，即标志。

⑪刁约(？～约公元1082年)：宋丹徒人，曾为两浙转运使，知越州。

⑫范师道：宋苏州长州(今江苏吴县)人，皇祐间曾任两浙转运使。施元长：宋宣城(今属安徽)人，曾任两浙提点刑狱。

⑬张伯玉：宋建安(今福建福州)人，仁宗嘉祐间曾知越州。

【译文】

自那时起，人们就争相提出各种计谋。蒋堂说“应当有惩罚的措施，借以禁绝侵占水面作耕地，并且有奖赏的措施以促使人们开展对侵耕者的告发。”杜杞则说：“那些盗侵湖面为田者，他们利在将湖水放出。因此每逢下雨，他们就大吵大嚷，借以惊动州县，于是斗门就都开启。所以应当立石以测湖水的深度：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由会稽县主管；另一处在跨湖桥，水深定为四尺五寸，由山阴主管。各斗门的钥匙都放在州府，涨水时就派遣官员察看立在各处的石标尺，从而能谨慎地关闭和开放斗门。”他还说：“应当加强治理堤防和斗门，谁敢在湖上种田就拔掉其禾苗，并且责令其出劳力恢复被侵的湖面，要像这样加重处罚。”他以为言犹未尽，于是又提出：“应当给两县县长加上提举的名义，视其督察情况而分别给予不同的奖赏。”吴奎则说：“每年农闲的时候，都应当雇人对湖加以疏浚，将清理出来的淤泥堆积成堆。应当由县令主持这种劳役，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则负责督促、监摄并视情况进行赏罚。”张次山则认为：“湖已报废，仅存这样一小部分，难以完全恢复。应当拓宽运河的航道及其他能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地方，使之可以通漕运及灌溉民田，乡里要立石柱作为标志：石柱之内，严禁人们敢于侵湖为田。”刁约则认为：“应当分出湖面三分之一，允许百姓将其变为农田，而堤防则可以加高至一丈，这样并不需要开拓湖面，其效益自然可以恢复。”范师道和施元长则说：“加重侵耕的禁令，尚且不能使百姓做到不侵犯湖面，如果要分湖面给他们，那么还有谁能阻挡住

侵湖为田者呢？此外，与湖的水面相比较，已经高出城内水平面三尺六寸至二尺六寸。如果再加高堤防，壅湖水使之更高，则湖水终有一天要冲毁城郭、房屋，这是必然的。”张伯玉则认为：“每天使用五千个人的劳役，浚湖使之加深五尺，则需要十五年才能完工；即使只加深三尺，也要九年才能完工。然而恐怕自开工之日起，外面就要有各种不负责任的议论来动摇此事，而出劳役的民夫们则会在内部溃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绝顶聪明的人，也不能保证此事必成。如果每天都动用五千个劳力，加高大堤至八尺，则要一年能完成。所用竹木材料的费用，总共达九十二万三千。据统计，越州的民户有二十万六千户，向他们征收这项赋税而免其田租，是一定可以办到的。这样就可以坐收这项利益，而百姓也不会因此而承受不了。”陈宗言和赵诚复则又根据水势有高下而提出困难，认为：“应当根据吴奎的建议，在一定时间之内恢复此湖。”

【原文】

当是时，都水善其言①，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著之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②，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③，太守孟顗不听，又求休崟湖为田，顗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由汉历吴晋以来④，接于唐，又接于钱镠父子之有此州⑤，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

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馈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镠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言语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财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⑥，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⑦，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由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以上习俗苟且难于举事）

【注释】

①都水：即都水监，官署名，掌河渠、津梁、堤堰等事务。

②徒：即徒刑，古代五刑之一。唐宋时期，徒刑分五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三年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等。

③谢灵运（公元385～433年）：南朝宋诗人，谢玄之孙。东晋时袭封康乐公。入宋 以后，历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使等职。后因谋反被杀。有集，已佚。明人辑有《谢康乐集》。 宋文帝：即刘义隆，武帝刘裕之子，公元424～452年在位。 回踵湖：在今浙江绍兴附近。

④吴：三国时期的东吴。 晋：朝代名。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灭亡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朝，都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被刘裕所取代。

⑤钱镠(公元852～932年):五代时吴越国的建立者,公元907～932年在位。字具美,杭州临安人。唐末任镇海节度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击败董昌,尽有两浙十三州之地。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受封为吴越王,后来其子钱元瓘、钱弘佐、孙钱俶又相继为吴越王。

⑥郑国: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受韩王之命赴秦,游说秦国修水利,企图以此消耗秦的国力,藉以阻止和延缓秦对韩国等国家的兼并。秦王政采纳郑国的建议,征发大量民工,由郑国主持开凿了一条引泾水东注洛水的灌溉渠,灌田四万余顷。渠成,被命名为郑国渠。

⑦西门豹:战国魏文侯时期邺令(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邺镇)。曾破除当地为河伯娶亲的迷信陋俗,并开凿水渠十二条,引漳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译文】

当时都水监赞同关于限期恢复这个湖的言论,并且认为应当增加关于赏罚的法令。至于鉴湖的议论就是这样,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广博的,朝廷也未尝不听取和采纳,并已经将一些主张写进法令中。于是,说到罚就有从钱三百至一千的规定,还有多至五万的;至于判刑则从杖一百直到徒刑三年。其法网真可谓是严密了,然而侵湖为田者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日益增加,这个湖也不但没有加以浚治,反而日益变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法令没有得到执行,而苟且的习俗反倒获胜了。从前谢灵运曾经向宋文帝要求得到会稽回踵湖以成为他的农田,太守孟顗不同意;他又要求得到休崲湖以成为农田,孟顗又不同意。以至于谢灵运以言论诋毁他。由此可见,请湖为田借以获利,在越州这是由来已久的风俗了。然而由汉代起,中经东吴和东晋,以下接着是唐,然后又是钱镠父子据有该州,当时依靠南湖获利之事之所以从来未曾停废,是因为他们或者是以这一块区区小地方与天下抗衡,或者是以几个州作为割据自保的藩镇,或者是在此自成一国而称王,在上述几种情况下,对内有供养人民生活及为官

吏提供廪禄之需，对外则有向朝廷进贡以及交往、馈赠之事，因此在南湖问题上不可能无所做为。所以他们都要加强治理水土方面的政事，从而让人民都努力从事本业，以利于发展农业，在这方面，他们都很有办法，而尤以钱镠的办法最为详备。至今，他的这些办法还为后人继承。这说明，南湖之利历久而不废是自有其原因的。到了近代则不一样了，天下统一了，大家都要安享累世太平的局面。身居官位的人都认为做实事很费力，因此乐于因循守旧。而那些请湖为田者，他们说出的话又往往是那样有力而动人，至于兴修水利本来就是既费财力又要让大家受累的事情，自古以来人们就以此为难事。因此郑国修渠之役，被认为足以使秦国疲惫；西门豹整治邺郡的水渠，人们也认为是既受烦扰又要因此而受苦。既然如此，我朝的官吏有谁愿意承受这令人担当不起的埋怨，有谁愿意在很容易招来指责的情况下期待将来的成功呢？因此，虽有博大精深的主张却从来都未尝付诸实行，法令虽然严密却也从未曾照着去做。侵湖为田日益增多，湖则一天天废坏，其原因都出于此。所以，法令行不通，苟且偷安的风气得以取胜，不都是这个缘故吗？有千年历史的这一湖泊，其兴废利害是这样的明白而易于看清。然而自从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间，由于吏治因循，以至于这个湖已经报废了，而世人还没有弄清其所以然。况且有关此事那些隐密、细微而不易于考见之处，还有那些由于人们办事不认真而使之在不知不觉之中废弛、损坏的地方，又怎能知道其原因呢？

【原文】

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入，既饶矣！"此游谈之士[①]，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

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湖不必浚"，前八说中所无；"益堤壅水，即刁约、张伯玉之言也。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议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浚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半，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以上二说必不可用）

【注释】

①游谈：说话虚浮不实。

【译文】

如今那些认为不必再恢复此湖的人说："变湖为田，其收入已经很不少了。"这都是些说客，是在为侵占湖面作耕地之人的利益说话。湖尚未完全报废，湖边的农田受旱已经成为当今的灾害，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果这个湖全部报废了，则占湖面而成的农田也将要受旱，这却是大家尚未目睹的。所以说这些说客只是为了侵占湖面以为耕地之人的利益说话，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利害。以为湖不必浚治的人说"加高堤防使水受壅塞就行了。"这是一些能言善辩之士专门为喜欢听无所作为的主张的人说的话。比较地势高下，壅阻湖水，使水位升高，结果必然要毁坏城郭，这是议论此事的人已经说过的；比较地势高下，浚治此湖使之水位低下，然后使其不改原来的旧貌。由于旧貌不改，因

此其功用也不变，这却是原来议论此事的人所未曾言及的。此外，山阴刻石的标尺是四尺五寸，会稽刻石的标尺则几乎是其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壅阻湖水，使水位升高，会稽的水位升高一尺，山阴则只提高一半。地有高低不平，加高堤防与事无补。因此说这些善辩之士专门会为喜欢听无所作为的言论者说话，他们也并非真正知道利害。

【原文】

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欲谨水之蓄泄，则有闭纵之法矣；欲痛绝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转运使、提点刑狱[1]，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若干、为日几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又已计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论之矣。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2]，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以上兼收众说，全在必行。）

巩初蒙恩通判此州，问湖之废兴于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3]，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熟究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故为论次，庶夫计议者有考焉。熙宁二年冬卧龙斋[4]。

【注释】

①提点刑狱：宋代主管狱讼的地方官。

②润泽：在此意为修订、补充。

③两县：指会稽与山阴。

④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

【译文】

以上二说既然不可用，要禁止侵耕并鼓励告发，就应当有赏罚的办法；要将湖水的蓄泄管制起来，则应当有开放和关闭斗门的办法；要下决心杜绝敢于侵湖为田者，则应当拔其苗并让其出劳力以恢复被侵害的湖面，从而加重处罚，这又要有法；如果要将责任落实给州县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如果要在每年农闲时浚治湖，如果要禁止在石柱之内垦田，这都要有法。要想知道浚治湖底达到什么深度，用多少个工、费多少时日，要想知道增高湖堤要费多少竹木材以及出自何处，要知道浚湖挖出的泥堆在何处，又都有人考虑到了；要想知道动工之时或许有各种议论从外面加以动摇，从而影响到服役的民工内部，使得工程失败，这种情况也已经有人论及了。只要确实能兼采众说而且考查其是否可行，然后采用那些可用的并由我们加以修改，使之说到做到，有法必行，那样的话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有什么能使大家受益的事业不能恢复呢？

我曾巩受到圣上的恩遇被任命为此州通判之初，就向人询问鉴湖兴废的过程，寻求能从实质上说明何为利、何为害的人。到任以后，又向会稽、山阴二县查问鉴湖图，向州里及河渠司查问有关鉴湖的书籍，然后相互参照核实才绘成图。反复研究才写成书，从而能从实质上明确利害。于是对此事加以论列，目的是要使计议浚湖工程的人可资参考。熙宁二年冬，于卧龙斋。

李锡厚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二十六

杂记之属

礼记·深衣

【题解】

这是《礼记》中的一篇，记载深衣形制和制作。深衣是上衣和下裳相连的一种长衣，因能遮蔽整个身体，有深邃的感觉，故名。这是古时从诸侯到普通百姓平时闲居在家穿的一种服装。

【原文】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1]。短毋见肤[2]，长毋被土，续衽钩边[3]，要缝半下[4]；袼之高下[5]，可以运肘；袂之长短[6]，反诎之及肘[7]；带下毋厌髀[8]，上毋厌胁，当无骨者。制十有二幅[9]，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10]，曲袷如矩以应方[11]，负绳及踝以应直[12]，下齐如权衡以应平[13]。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14]，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15]，方其义也[16]。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

方也[17]。”

【注释】

①应：合，符合。

②肤：孔颖达说肤即肤肉。任大椿说下裳距地四寸，则不及踝，是短者（《深衣释例》）。

③续衽：衣和裳相连接。续，连属。衽，衣襟。 钩边：用钩针密缝布的边缘（万斯大说）。

④要缝半下：要，即腰。衣和裳相交的接合处，宽度是裳（裤）下口的一半。

⑤袼：即格，袖与上衣在腋下的接缝。

⑥袂（mèi 妹）：袖子。

⑦反诎：袖长从指端折回及于肘部。

⑧厌：读作压。

⑨十有二幅：上衣下裳各用六幅布制作。

⑩袂圜以应规：两袖口呈正圆形如圆规所画。

⑪袷（jié 杰）：交领。 曲袷：交领曲折。

⑫负绳：衣的背缝从上到下如背负着一条绳一样直。

⑬下齐：裳的下沿边。

⑭举手以为容：举手揖让以为仪表。

⑮抱方：指方领。 直其政：为政直而不偏斜。

⑯方其义：义理方正不变。

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周易》坤卦六二象辞文。其下文是“不习，无不利”。这是取深衣的直方而得“无不利”的吉祥。

【译文】

古时的深衣，大致有一定的尺寸，以便符合规、矩、绳、权、衡的法度。深衣的长度，短不得见到肌肉，长不得拖到泥土，衣和裳相连属，边要用钩针密密缝住，腰围是裳下沿的一半；腋缝的高低，以方便肘自由出入为宜；袖的长度，要从指尖反折回肘；腰带

的部位，向下不要压着股骨，向上不要压着肋骨，应在腰部的无骨处。深衣用十二幅布裁制成，以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袖口的圆以象征圆形的规，交领曲折的方以象征方正的矩，背缝从颈至踝如绳相贯，以象征正直。裳的下缘如秤杆和秤砣，以象征公平。所以袖子像圆规，以表示行礼时礼节的仪表。背缝的直、交领的方，以表示为政要直而不偏，义理要方正不斜。所以《易》经中说：《坤》卦六二爻的运动，是平直而方正的，因此无不吉利。

【原文】

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①，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②，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③，善衣之次也④。

【注释】

①五法：指规、矩、绳、权、衡。

②摈相：迎宾为摈，相礼称相，即接迎宾客。

③完：完整。

④善衣：朝衣和祭服。

【译文】

裳的下缘像秤和秤砣，是用以安定意志而达到心气平和。五种法度都已加在深衣上，故圣人也穿这种衣服。因为合于规矩是取它的大公无私，合于绳墨是取它的正直，合于权衡是取它的平正，所以先王都很看重深衣。穿上这种衣，可以习文，可以练武，可以接待宾客，可以指挥军队。这深衣是完整的一套衣和裳，而不费工料，它是朝服、祭服以外最好的服装。

【原文】

具父母[1]，大父母，衣纯以缋[2]。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3]，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4]，广各寸半[5]。

【注释】

①具父母：父母具在。

②纯：衣的滚边。 缋：画，彩绘。

③孤子：三十丧父为孤子。

④纯袂：袖口滚边。 缘：深衣下裳边缘的滚边。 纯边：深衣旁侧的边。

⑤广各寸半：里外各一寸半，实宽三寸。

【译文】

父母，祖父母都健在的，所穿的深衣滚边上有花纹；只父母健在所穿的深衣，是青色的滚边；未满三十岁父母去世的，所穿的深衣是白色的滚边。袖口，裳的下缘，衣裳的侧边，滚边里外各宽一寸半。

杨升南　译注

周礼·梓人

【题解】

《梓人》是《考工记》中的一篇。《考工记》是先秦古籍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著作，作者不详。据考证，它是春秋战国间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两汉时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缺《冬官》，于是以此书补入。西汉末年刘歆(xin 新)改《周官》为《周礼》，故也称为《周礼·考工记》。主要记述有关百工的事，划分出各类工种，对一些器物的制造作了详细的记载。梓人是木工七种的一种，专造钟磬的架子、饮器和箭靶子。此篇记载了制造这些器物的工艺技术。

【原文】

梓人为笱虡①。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裸者、羽者、鳞者②。宗庙之事③，脂者、膏者以为牲，裸者、羽者、鳞者以为笱虡④。外骨内骨⑤、却行仄行⑥、连行纡行⑦；以脰鸣者⑧、以注鸣者⑨、以旁鸣者⑩、以翼鸣者⑪、以股鸣者⑫、以胸鸣者⑬，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⑭。

【注释】

①笱虡(jù据)：悬挂乐器钟、磬的架子。横梁称笱，立柱称虡。

②脂者：指牛、羊。　膏者：指猪、狗。　裸者：指虎、豹。　羽者：指鸟

类。 鳞者：指龙蛇。

③宗庙之事：指祭祀。

④以为笋虡：指作笋和虡上的雕饰纹样。

⑤外骨：龟，壳在外。 内骨：鳖。

⑥却行：退着走，指蚯蚓。 仄行：横着行，指螃蟹。

⑦连行：连贯而行，指鱼类。 纡行：弯曲行走，指蛇。

⑧脰（dòu 豆）：颈项。 脰鸣者：从颈项中发出鸣叫声，即青蛙。

⑨注：即“咮”。《说文》：“咮，鸟口也。”

⑩旁：假为“膀”，即胁。用胁发声者，指蝉。

⑪翼鸣：振动翅膀发声鸣叫，即金龟子。

⑫股鸣：股，腿。振动腿发声，俗称纺织娘。

⑬胸鸣者：鸣叫声出于胸间。龟甲类动物。

⑭以为雕琢：作为雕刻花纹的图案。

【译文】

梓人制造悬挂钟磬的架子。天下的大兽有五类：一是牛、羊等脂类，一是猪、狗等膏类，一是虎、豹等裸类，一是禽鸟等羽类，一是龙蛇等鳞类。在宗庙中祭祀，以牛羊、猪狗为牺牲献神，虎豹、飞鸟、龙蛇则作为乐器架上雕刻装饰的图案。外有甲壳的、内有甲壳的、退着走的、横着走的、连贯而行的、弯曲身子而行的；用颈发声的、用嘴发声的、用胁发声的、用翅发声的、用腿发声的、用胸发声的，称为小虫类，用它们作为雕刻在架子上的图案。

【原文】

厚唇弇口①，出目短耳②，大胸燿后③，大体短脰，若是者谓之裸属，恒有力而不能走④，其声大而宏⑤。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宜⑥；大声而宏，则于钟宜⑦。若是者以为钟虡，是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⑧。

【注释】

①弇(yān烟)口:即口深长。弇,深。

②出目:眼睛突出。

③燿后:郑玄注:“燿读为哨,顷小也。”顷小即倾小,短小。指屁股倾斜短小的动物。

④恒:常。

⑤宏:宏大,浑厚。

⑥任:负,担负。

⑦钟宜:与钟相宜。

⑧由其虡鸣:似由虡架发出鸣声。

【译文】

厚唇长嘴,眼睛突出,耳朵短小,前胸大屁股尖,体大颈短,像这样的称为裸类。这种动物常有力气而跑不快,声音大且浑厚。有力而走不快,则适宜于负载重物;声音大而浑厚,则与钟声相当。像这样的动物作为钟架上雕刻的纹饰,敲击悬挂在架上的钟,钟的音就好像是由架子上的动物发出的一样。

【原文】

锐喙决吻①,数目颡脰②,小体骞腹③,若是者谓之羽属,恒无力而轻,其声清扬而远闻④。无力而轻,则于任轻宜;其声清扬而远闻,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虡,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

【注释】

①喙(huì会):鸟兽的嘴。　决吻:张开口唇。决,开。吻,口唇。

②数目:小眼睛。　颡脰:长颈。颡,即“肩”。郑玄注:“颡,长也。”脰,颈,脖。

③骞腹:即腹部短小内陷。骞,亏损。

④远闻:远播,传得远。

【译文】

尖尖的嘴巴,张开的口唇,细小的眼睛,长长的脖子,小小的躯体,塌瘪的肚子,像这样的动物 称为羽类。它们常是没有力气而轻捷,鸣叫的声音清扬而远播。无力而轻捷,适宜于负载轻的物体;清扬而远播的声音,与磬的声音相合。像这类的动物 ,若是作为磬架上的装饰图案,敲击悬挂在磬架上的磬,声音好像是由磬架上的鸟所发出的鸣叫。

【原文】

小首而长,抟身而鸿①,若是者谓之鳞属,以为笱。凡攫杀援簪之类②,必深其爪③,出其目,作其鳞之而④。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于视⑤,必拨尔而怒⑥。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鸣矣⑦。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颓尔如委矣⑧。苟颓尔如委,则加任焉⑨,则必如将废⑩ ,措其匪色⑪ ,必似不鸣矣。

【注释】

①抟身:浑圆的身子。抟,圆。 鸿:大。

②攫(jué 决)杀:用爪扑取而杀之。攫,鸟用爪疾速抓获猎物。 簪:同"噬"。援噬:拿过来咬食。

③深:长。

④作:起,竖立。 鳞:鳞甲。 之:连词,与。 而:名词。《说文》:"而,须也。"

⑤视:注视。此指人们注视钟磬架上的鳞物。

⑥拨尔而怒:震怒,即勃然大怒。

⑦匪:指示形容词,用在名字上义同"彼","它的"。 匪色:指鳞物的脸色,表情。

⑧颓尔：下垂不振作的样子。　委：废弃。

⑨加任：加以重的负载。

⑩将废：将要死去。

⑪措：置。

【译文】

头小身长，浑圆而体大，这样的形状称为鳞类动物，可作为乐器架子横梁的刻饰图案。凡是雕刻那种扑杀获取他物而咬食的动物，必须刻出长长的爪子，突出的眼珠、竖起的鳞甲和胡须。如果人们注视它，它就像是十分震怒的样子。形状如能十分震怒，则适宜于负载重物，这样它的面部表情就好像在发出声音。如果爪子不长，眼珠不突出，鳞甲和胡须不竖起，那就必定是颓废不振的状态。如果颓废不振，再加上负载重物，就一定会像快要死去的样子，看它面部的表情，一定会像不能发声的死家伙。

【原文】

梓人为饮器①。勺一升②，爵一升③，觚三升④。献以爵，而酬以觚⑤。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⑥。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⑦，梓师罪之⑧。

【注释】

①饮器：饮酒的用器。

②勺：用以取酒的用具。有柄握持，有杯盛取。

③爵：饮酒器。三足，口前有长流，流口间有两柱，后有尾，侧有半圆形把手，称为鋬。

④觚：饮酒器。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

⑤酬：酬谢。此指劝进，对饮。

⑥豆：容量单位。《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

为豆，各以其四，以登子釜。”献爵一升，酬一觚三升，合四升，为一豆。是春秋时齐国的量制。

⑦乡衡而实不尽：乡，即向。衡，指眉间。实，爵中的酒液。程瑶田说：古人饮酒不仰头，爵的两柱倾斜抵眉时，爵中的酒则尽入于口中，乡衡即爵柱抵眉间。爵柱抵眉间而爵中的酒还有剩余，则器不合标准。

⑧梓师：梓人的长官。 之：代词，指工匠，器不合格，长官追究工匠的罪责。

【译文】

梓人制造饮酒的用具。勺的容量是一升，爵的容量是一升，觚的容量是三升。用爵献酒用觚劝饮。献酒一升，劝酒三升，就是一豆了。吃一豆肉，饮一豆酒，这是一般人的食量。凡是检验梓人所制造的饮器，爵柱倾斜抵达眉间时，爵杯中还剩有酒，就算不合格，梓人的官长就要处罚制器的工匠。

【原文】

梓人为侯①。广与崇方②。参分其广，而鹄居一焉③。上两个，与其身三；下两个④，半之。上纲与下纲出舌寻⑤，缋寸焉⑥。张皮侯而栖鹄⑦，则春以功⑧；张五采之侯⑨，则远国属⑩；张兽侯⑪，则王以息宴⑫。祭侯之礼，以酒脯醢⑬，其辞曰：“惟若宁侯⑭，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⑮，故抗而射女⑯！强饮强食⑰，诒女曾孙诸侯百福⑱！”

【注释】

①侯：射侯，箭靶子。

②广：宽。 崇：长。 方：正方形。此指靶子上的射击有效部位，称为侯中。

③鹄：靶心。靶心大小是侯中的三分之一。

④个：张挂靶子的布，又称为舌，接在靶子的上下两端。靶子上边的布，是靶子长的两倍，宽相等，靶子下边的布，是靶子长的一个半，即1.5倍。如靶子长三丈六尺，上端布则长七丈二尺，下端布长五丈四尺。

⑤纲：将靶固定在木柱上的绳子。树立两根木柱，以张挂靶，用绳将靶子系在柱子上。 上纲、下纲：指系靶子的上下绳索。 寻：八尺。绳子是横出。

⑥缓(yún 云)：环纽。靶子上下两侧有环纽，以便穿绳。

⑦皮侯：用虎熊豹等动物的皮镶饰在靶子的边沿而称为皮侯。 栖鹄：贾公彦说："各以其皮为鹄，缀于中央似鸟之栖也。"

⑧春以功：春，春季。功，武功。古时以射礼选士命官。金鹗说："春以功，盖大射在春而以校诸侯群臣之有功与否也。"

⑨五采之侯：画有五种颜色的靶子。郑玄注说："五采者，内朱，白次之、苍次之、黄次之、黑次之。"这与今日的环靶相似，只是用不同的颜色标识。

⑩属：会。边远的国家齐来朝会国王，因而举行射礼以助兴。

⑪兽侯：用兽皮或画上各种兽的靶子。孙治让说，天子诸侯用兽皮，大夫士用布画上兽。

⑫息宴：休息宴饮。

⑬脯醢(hǎi 海)：肉干肉酱。干肉称脯，肉酱称醢。

⑭若：汝，你。 宁侯：安宁顺从的诸侯。

⑮属于王所：到天子处朝会。

⑯抗：举，张。

⑰强：好的，丰盛的。

⑱诒：遗，留给。

【译文】

梓人制造箭靶子。靶子的宽与高是一正方形。靶子中心的鹄，宽和高是靶子的三分之一，也是一正方形。靶子的上下两端各接有与靶宽相等的布，上端的布长是靶身的两倍，下端的布长

是靶身的一倍半。上下两角系靶的绳各长八尺，靶与绳相接的环长一寸。张挂镶有兽皮的边沿、中央有鹄的靶子，则是在春天考核群臣武功的射礼；张挂绘有五彩的靶子，则是国王会见四方诸侯的射礼；张挂用兽皮或画有兽的靶子，则是国王与群臣宴会娱乐时的射礼。祭祀箭靶的礼仪是用酒、干肉和肉酱。祷告的辞是“要做安分的诸侯，莫作不安分的敌仇。不来朝王，挂起挨射遭殃！安分顺从有肉有酒，留给子孙无尽的福祥，世世代代为诸侯！”

杨升南　译注

周礼·匠人

【题解】

《匠人》是《考工记》中的一篇，叙述建设王都及田间水系、堤防的制度。篇中关于王都的规划，如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构想，虽不见于先秦时期城市布局，但汉以后一些朝代为附会古制，都根据本篇的描述来规划都城。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元大都，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基本上沿袭元大都的格局。所以本篇对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是研究我国古代都城及农田沟洫制的珍贵史料。

【原文】

匠人建国①，水地以县②。置槷以县③，眡以景④，为规

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⑤，昼参诸日中之景⑥，夜考之极星⑦，以正朝夕⑧。

【注释】

①匠人：工匠。　建国：修建都城。国，国都。

②水地以县：是用水测量建城所选定的基准地是否平的方法。清人戴震说此方法是用一长数尺的水槽装满水，用一长绳从槽中水平面上从两端拉直，绳与水平则地平。立四柱于选定的基准地块四角，悬绳于柱，使柱立直，以测量水面距地的距离，相等则地平。这种方法称为水悬法。县，即“悬”。

③槷(niè 聂)：木桩子，木柱。

④眡：《广雅·释诂》：“眡，视也。”　景：影。

⑤规：圆规。　识：志，标记。

⑥参：参验。　中日：正午，12点时。

⑦考：考核。　极星：北斗星。

⑧朝夕：日刚出时及日落时的影长。

【译文】

匠人修建都城，用水悬法测量地平。立柱悬绳以使柱正立，用以观察日影。用规在地上标记日出时的影与日入时的影，白天参考日中时的影，夜间参考北斗星的位置，以验正日出和日落时的影，测定东西方位。

【原文】

匠人营国，方九里①，旁三门②。国中九经九纬③，经涂九轨④。左祖右社⑤，面朝后市⑥，市朝一夫⑦。

夏后氏世室⑧。堂修二七⑨，广四修一⑩；五室⑪，三四步⑫，四三尺⑬。九阶⑭。四旁两夹窗⑮，白盛⑯。门堂

三之二[17]，室三之一[18]。殷人重屋[19]。堂修七寻[20]。堂崇三尺[21]，四阿重屋[22]。

周人明堂[23]。度九尺之筵[24]，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25]，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26]，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27]，闱门容小扃参个[28]，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29]，应门二彻参个[30]。内有九室，九嫔居之[31]；外有九室，九卿朝焉[32]。九分其国[33]，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34]，宫隅之制七雉[35]，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36]，环涂七轨[37]，野涂五轨[38]。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39]；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40]。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注释】

①方九里：长宽各九里。

②旁三门：旁，面，每面各三座门，共十二座城门。

③国中：城中。 经、纬：纵横的道路。

④涂：途，路。 轨：两车轮间的宽度。郑玄说，轨宽八尺。

⑤祖：宗庙。 社：社坛。

⑥朝：朝堂。国王见臣僚的地方。 市：市场。

⑦一夫：百亩地的面积。古时一夫耕地百亩。一步（六尺）宽，百步长的一块田为一亩。

⑧世室：即太室。古文世、太字通。世室是国王颁历法、会同诸侯等举行国家大政的地方。周称为明堂，殷称为重屋。

⑨堂：庭堂。 修：南北长。 二七：十四步。据郑玄注说：夏代是以“步”为量度单位，六尺为步。十四步为八十四尺。

⑩广四修一：广，宽，东西宽度。四修一，郑玄说：“广益以四分修之一，

则堂广十七步半。”十四步的四分之一为三步半。

⑪五室：堂由五室组成。中间一为中室，与中室的四角相接各一室。郑玄注：“木室于东北，火室于东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中室为土室，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命名。

⑫三四步：“三”当为“五”之误。五，指五室。五室均为正方形，长宽各四步，故云五四步。

⑬四三尺：室的四面有墙。墙体厚为三尺，故称“四三尺”。周尺长0.23米，则室长宽为5.23米，墙厚为0.69米。

⑭九阶：九个台阶。郑玄注：南面三，其余东、西、北三面各二。

⑮四旁：室的四面。　两夹窗：两窗夹门，即门的两边各一窗。是一室四门。门旁两窗，共八窗。

⑯白盛：以白灰粉刷而成。盛，成。

⑰门堂：门塾。世室为一建筑群，中五室外，当有围墙，围墙四边有门。门堂就是围墙四门旁边的建筑。　三之二：长是世室的三分之二。世室宽（进深）14步，三分之二为九步二尺。长十七步半，三分之二则为十一步四尺。

⑱室：门堂的室。　三之一：门堂室的进深（南北宽）为正堂的三分之一，宽与门堂同。

⑲重屋：即重檐。此指殷人的明堂名称。

⑳寻：八尺。

㉑崇：高。指地基高出当时地面的高，今称作台基。周尺约合今公尺0.23厘米，三尺为六十九厘米，与考古发掘所见商代宫殿台基高相当。

㉒四阿：四面坡水的屋顶。

㉓明堂：宣明政教的厅堂。

㉔度：量度。　筵：量度单位名，长九尺，合4.07米。

㉕度以几：以几为度量单位。几长三尺。

㉖宫中：国王后妃所居的宫殿。

㉗大扃（jiōng 坰）：扃，门栓。郑玄说：大扃长三尺。　七个：二十一尺。

㉘闱门：庙中的小门。　小扃：长二尺。

㉙路门：天子所居路寝的门。天子王宫五门，自外而内，一皋门，二雉门，三库门，四应门，五路门。乘车宽六尺六寸。五辆为三十三尺。

㉚二彻：两轨，宽八尺。彻，即“辙”，车轮印。 参个：三辆车并行，即宽二十四尺。

㉛嫔：王的后夫人。

㉜朝：朝室。九卿官署的办事处。

㉝九分其国：郑玄注：“分国之职也。”

㉞门阿：门柱。阿，郑玄注：“栋也”，即柱。 雉：古代量度单位，指长三丈高一丈的面积。亦可分指，即高度一丈，或长度三丈。

㉟宫隅：宫墙四角。围绕着王宫外面的墙，称为宫墙。今日北京城内环绕故宫的墙即是。

㊱经涂：城中的道路。

㊲环涂：环绕城墙外的道路，今称为环城路。

㊳野涂：野地的道路。

㊴都城：王子弟所封领地上的城。

㊵诸侯之城：诸侯国的都城。

【译文】

匠人营建天子的王都，为九里长的正方形，每面三座城门，城中南北、东西各九条大道，道路宽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前面是朝堂，后面是市场。朝堂市场面积各为长宽一百步。

夏后氏施政的地方称为世室。面积南北宽14步，东西长比宽多四分之一（十七步半）。世室由五个单室组成，每室长宽各四步，各室的四面墙体各厚三尺。世室四周有九组台阶。每室的四面各开一门，每门的两侧各有一窗，整个建筑用白石灰粉刷而成。围绕世室的有围墙，围墙门的门塾由堂和室组成，门堂面积是正堂的三分之二，门室面积是正室的三分之一。

殷人施政的地方称为重屋。面积为长宽各七寻（五十六尺），台基高三尺，屋顶是四坡水式的重檐结构。

周人施政的地方称为明堂。以九尺长为一筵作为量度单位，

明堂的面积东西长九筵(八十一尺),南北宽七筵(七十二尺),台基高一筵(九尺)。台上建五个单室,每室长宽为二筵(十八尺)。室中采用几为长度单位度量,明堂台基上以筵为长度单位度量,宫殿中用寻为长度单位度量,野地用步为长度单位度量,道路宽窄用轨为量度单位度量。宗庙大门宽为七个大门栓的长,宗庙里面的门宽为三个小门栓的长,路门比五辆乘车并行的宽度稍窄,应门可容三辆车并行进出。路门内有九个单室,供国王的后妃们居住;路门外有九个单室,九卿朝天子、处理政务的场所。把国中事务划分成九种,定为九种职务,分派九卿治理。王宫的宫门五雉,宫墙的四角七雉,城墙的四角九雉。城中的道路宽容九辆车并行,环城路宽容七辆车并行,野外道路宽容五辆车并行。王宫宫门宽的尺度,作为王子弟封地内都城门宽的尺度,王宫宫墙四角的尺度,作为诸侯国都城城墙的尺度。王都环城路宽度,是诸侯都城中道路宽度的标准;野地路的宽度,是王子弟所封都城内道路宽度的标准。

【原文】

匠人为沟洫①,耜广五寸,二耜为耦②。一耦之伐③,广尺,深尺,谓之畎④;田首倍之⑤,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⑥,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⑦,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⑧。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⑨,深二仞⑩,谓之浍⑪。专达于川⑫,各载其名⑬。

【注释】

①沟洫(xù序):田间的水道,见下。

②耜(sì四):翻土的农具,与今日农村使用的锹相似。耦:两个人各

持一耜 并肩而耕。

③伐：起土。

④畎（quǎn 犬）：小水沟名。

⑤田首：田亩的两端。古田制，一步宽百步长的一块田称为一亩。一夫耕百亩，则为一百步宽一百步长的正方块田，田首即亩的端头。

⑥九夫为井：九家所耕的田，田间的水沟（道）像一个井字形，称为一井。一井为一平方里。

⑦方十里：十里见方，一百平方里。

⑧洫：相邻两成间的水沟名。

⑨寻：古代长度单位，长八尺。

⑩仞（rèn 刃）：古代长度单位，长八尺。

⑪浍（kuài 快）：田间水沟名。

⑫专：直接。 川：河。

⑬载：记。各载其名，是分别记载河水从何处发源。

【译文】

匠人修建田间沟洫。用的工具耜宽五寸，二耜为一耦。亩与亩之间用一耦挖土，成宽一尺、深一尺的沟，称为畎。一家耕地一百亩，百亩耕地两端的水沟比亩间的宽深加一倍，即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九家所耕的田称为井，井与井间的水沟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长宽各十里称为成，成与成之间的水沟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长宽各一百里称为同，同与同之间的水沟宽二寻（十六尺）、深二仞（十六尺），称为浍。浍直接流入河中，各自记载浍所流入的河名。

【原文】

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①，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阞②，谓之不行③。水属不理孙④，谓之不行。梢沟三十里而广倍⑤。凡行奠水⑥，磬折以参伍⑦。

欲为渊，则句于矩[8]。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9]。善沟者水漱之[10]；善防者水淫之[11]。凡为防，广与崇方[12]，其杀参分去一[13]，大防外杀[14]。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15]，里为式[16]，然后可以傅众力。凡任索约[17]，大汲其版[18]，谓之无任[19]。葺屋参分[20]，瓦屋四分[21]，囷窌仓城[22]，逆墙六分[23]，堂涂十有二分[24]。窦[25]，其崇三尺。墙，厚三尺，崇三之[26]。

【注释】

①上：两旁。即河岸。

②地防(lè勒)：地的脉理。

③不行：不能通行，水不顺着沟浍流泄。

④属：类。水属即水类物质。　理孙：顺从水性。理，性。孙，顺。

⑤梢沟：未耕种土地上的沟。　广倍：宽增加一倍。

⑥莫水：停止不流的水。　行莫水：使停止不流的水流动。

⑦磬折：弯曲。磬背中曲呈钝角状，故称磬折。　参伍：三五。指三个弯曲，五个弯曲。

⑧句于矩：句，弯曲度。矩，直角。意谓弯曲度小于直角。

⑨防：堤。

⑩漱：冲刷。

⑪淫：郑司农注：淫"谓水淤泥土，留著助之为厚。"

⑫广与崇方：基与高相等。

⑬杀：收缩堤埂。　参分去一：即三分去一。收缩率为三分之一。

⑭大防：大堤坝。　外杀：郑玄注："又薄其上，厚其下。"即在堤坝外再增加厚度。也按三分之一收缩率筑一附坡堤，以保护主堤。

⑮一日先深之以为式：深，深浅尺数。式，法式，标准。即以一天所挖土筑堤的工作量定为标准，以便计工程量。

⑯里为式：江永说："以一里之地计，几何日，几何人力，则可依附此而用几何众力也。"即完成一里地所需的人数及时间，作为标准。

⑰索：绳。 约：捆扎。

⑱大汲其版：绳捆扎筑墙的木板太紧。

⑲无任：没有用。古时筑墙用绳捆住两块木板，填土于两板间筑紧。若两板被捆过紧，中间会鼓出，则不能筑墙，故称“无任”。

⑳葺（qì 气）屋参分：葺，茅草屋顶。参分，屋高是进深（宽）的三分之一。

㉑瓦屋：瓦顶房屋。

㉒囷（qún 群平）：圆形粮仓。 窖（jiào 叫）：地窖。 仓：方形粮仓。城：城墙。

㉓逆墙：墙上的女墙。逆，却，退，墙体收缩。 六分：六分之一，即逆墙高为墙通高的六分之一。

㉔堂涂：堂下阶前的路。 十有二分：路面高是路宽的十二分之一。

㉕窦：排水管道。

㉖崇三之：高是厚的三倍，九尺。

【译文】

天下的地势，两座山之间必有河流，大河的岸边，必定有道路。凡是修建水沟，违反地势的脉理，称为水不流通。水这种物质若不顺从水性，称为水不流通。未垦辟荒野地上的水沟，每隔三十里长就要加宽一倍。凡是要使停止不流的水流动，就要使水沟弯弯曲曲。要使水成一深渊，水沟的弯度就要小于直角（90度）。凡是修建水沟必须要顺水势；修筑提防，一定要顺地势。好的水沟，流水自会冲刷沟中的杂物；好的堤防，水中的泥沙沉淀会使堤增厚。凡是建筑堤防，堤坝基的宽要与高相等，向上筑的内外收缩率是三分之一，大的堤防还要在堤外有收缩地筑一道附堤。凡是修建水沟和堤防，必须让参加修筑的人先试工一天，以为日后的工程进度标准。又以完成一里地所需的人和日数来计算整个工程所需的人力和日数。凡是筑墙，用绳索捆束筑墙的木板，过于用力捆绑木板，中间会鼓出不平直，就称作没有用处。茅草

顶的房屋，墙高是进深的三分之一，瓦顶的房屋，墙高是进深的四分之一，粮仓库房的墙上有女墙，女墙高是墙的六分之一，堂屋前的道路基高是宽的十二分之一。排水的沟，高三尺。王宫的墙，厚三尺，高是厚的三倍。

杨升南　译注

周礼·轮人

【题解】

《轮人》是《考工记》中的一篇，属木工类，篇中叙述制造车轮和车盖的技术。制车的技术最为复杂，分工细。《考工记》木工七种中，制车的就有轮人、舆人、辀人、车人四种。它还要求其他工种相配合，如金工、皮革工、设色工等，所以《考工记》中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车的制造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而轮是车的关键部分，在选料和做工上，都有特殊的要求。这些技术要求，由本篇的记载，而保存了下来。

【原文】

轮人为轮：斩三材①，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②。毂也者③，以为利转也；辐也者④，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⑤。轮敝⑥，三材不失职⑦，谓之完⑧。望而眡其轮⑨，欲其幎尔而下迤也⑩；进而视之⑪，欲其微至

也⑫，无所取之，取诸圜也⑬。望其辐，欲其掣尔而纤也⑭；进而视之，欲其肉称也⑮，无所取之，取诸易直也⑯。望其毂，欲其眼也⑰；进而视之，欲其帱之廉也⑱，无所取之，取诸急也⑲。视其绠⑳，欲其蚤之正也㉑。察其菑蚤不蹶㉒，则轮虽敝不匡㉓。

【注释】

①三材：作毂（gǔ 古）、辐、牙（车轮圈）的材料。 必以时：必须按照时节砍伐。郑玄注说："在阳则中冬斩之，在阴则中夏斩之。"

②巧者：有技巧的工匠。 和之：接合。之，指三材。

③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用以穿轴。

④辐：车轮中的辐条。一端插入毂上，一端插入轮牙上，如今自行车轮的钢丝。辐要讲求直入毂和牙上的孔，故云"直指"。

⑤"牙也"二句：牙，车轮的轮圈，如今自行车上的钢圈。 固抱：接合轮圈的木要求牢固紧密。牙是用几块木块接合而成，接合处用榫卯相交错咬合使其牢固。榫卯咬合像相互拥抱，故称"固抱"。

⑥敝：坏。

⑦三材不失职：庄有可说，指"不失利转，直指、固抱之职。"

⑧完：材美工巧。

⑨望：远看。 轮：轮圈，即牙。

⑩幎（mì 密）尔：均匀。 下迤：斜行。车轮圆，由上往下看，则呈均匀下斜状。

⑪进：近。

⑫微至：接触地面少。至，至地。轮圆，接触地面则少，转动轻巧，省力。

⑬圜：即圆。

⑭掣（xiāo 消）尔：尖削之状。 纤：细小。贾公彦疏说："凡辐，皆毂处大，向牙处小，言掣纤，指向牙处小而言也。"

⑮肉称：辐条由粗到细都均匀。肉，辐条的木质。称，均匀。

⑯易直：平直。

⑰眼：郑玄注："眼出大貌也。"像大眼珠一样突出。

⑱帱（chóu 仇）：覆盖。郑玄注说："幔毂之革也。"　廉：稜角。

⑲急：紧，牢固。

⑳绠（gěng 梗）：辐条近轮圈处的突出部分。

㉑蚤（zǎo 早）：同"爪"。辐的一端插入轮圈（牙）的部分。

㉒菑（zī 资）：辐端插入毂的部分。　龋（yù 玉）：牙齿歪斜不正。

㉓匡：枉，曲，即变形。

【译文】

轮人制造车轮的工艺：砍伐作毂、辐、牙用的木材一定要按照节令。这三种木材都已准备好，让具有精巧技术的工匠来接合它们。毂，要使它转动灵活；辐，要使它正直插入孔中；牙要使它接合紧密牢固。轮子虽然用坏了，毂辐牙还是完好能使用，这就称作材料好，做工精的完美技术。从远处看轮子，曲度均匀而向下倾斜；从近处看轮子，轮子着地的面积很小。没有其他的要求，而是要求轮子很圆。从远处看辐，尖削而纤细；从近处看，辐条由粗到细匀称，没有别的要求，而只是要求辐入牙和毂端平直。从远处看毂，像眼睛一样两端小中间鼓出；从近处看，用皮革包裹的地方现出棱角，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要求毂坚固。观察辐绠，要使辐条端正地插入轮牙中，细看辐与毂相接的部分，要使辐尖插入毂孔中不歪斜。如果上述技术要求都达到了，就是轮子用坏了也不会变形。

【原文】

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①。阳也者，稹理而坚②；阴也者，疏理而柔③。是故以火养其阴④，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不藃⑤。毂小而长则柞⑥，大而短则挚⑦。是故六分其

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⑧；参分其牙围，而漆其二⑨。椁其漆内而中诎之⑩，以为之毂长。以其长为之围⑪，以其围之阞捎其藪⑫。五分其毂之长，去一以为贤⑬，去三以为轵⑭。容毂必直⑮，陈篆必正⑯，施胶必厚，施筋必数⑰，帱必负干⑱。既摩⑲，革色青白⑳，谓之毂之善。参分其毂长，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辐。

【注释】

①矩：标记。 阴阳：背着太阳的一面称阴，向着太阳的一面称阳。

②稹（zhēn 珍）：细密。 坚：硬。

③疏：疏松。 柔：软。

④火养：用火烤。

⑤蔌（hào 号）：通："耗"。收缩，不平。毂上蒙有皮革，若木质收缩则皮革暴起不平。

⑥柞：窄，指毂上凿孔插辐的孔间窄狭。一车有辐20—30根，毂小则眼孔必小。

⑦挚（niè 聂）：不安，不稳固。

⑧牙围：轮圈横切面的周长，即轮圈的粗细。

⑨漆其二：牙围的三分之二的地方髹以漆，以保护轮圈。郑玄说："不漆其践地者也。"着地的一面与两侧距地一寸处不上漆。

⑩椁：郑司农说："椁者度两漆之内相距之尺寸也。" 中诎之：中分之。即将轮的直径分为二，而减去距地一寸未漆的长度。

⑪以其长为之围：其，指轮的半径减一寸。 之：指毂。

⑫阞（lè 勒）捎其藪：阞，通"仂"，奇零数，余数。捎，除。藪，毂的中空部分正对入辐孔处。孔径是毂长的三分之一。

⑬贤：轮内侧的毂孔径、向内侧的轴粗，故孔径大。五分去一，为五分之四。

⑭轵（zhǐ 纸）：轮外侧的毂孔径。五分去三，为五分之二。

⑮容毂：车毂的形状。郑玄注："容者治毂为之形容也。"义为治。

⑯篆:刻饰。

⑰数:频数,多。

⑱负干:紧贴毂木。

⑲摩:用石磨平。

⑳革色:包裹毂的皮革颜色。　青白:青中泛白。

【译文】

砍伐制毂木材的方法,必须标记好向阴向阳面。向阳面木质细密而坚硬,向阴面木质疏松而柔软。所以要用火慢慢烘烤阴面,使变得与阳面木质一样坚硬,这样毂虽然用坏了也不会干枯裂口。毂细而长,插辐的孔之间就会太狭窄;毂粗而短,车行时就会晃动不稳。所以用轮子直径六分之一的长度,作为轮圈的断面周长;轮圈三分之二的地方都涂上漆(着地面及两侧距地各一寸处不上漆)。量度轮圈涂漆以内的直径,以一半的长作为车毂的长。毂的长度与毂的横断面周长相等,以毂周长的三分之一为毂中心穿轴孔径的周长。用毂长的五分之四,为毂向车箱一面孔径的周长,以毂长的五分之二,为毂向车箱外一面孔径的周长,制造毂必须要直,排列刻饰必须要端正,涂胶必须要厚,缠绕筋绳必须要密,包裹的皮革必须要紧贴毂的表面。用磨石打磨过后,包裹的皮革显出青白的颜色,这毂就称为上品。插辐孔的位置是,三分毂的长度,二分在辐外,一分在辐内,这两者之间就是辐入毂的位置。

【原文】

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辐广而凿浅,则是以大扤[①],虽有良工,莫之能固;凿深而辐小,则是固有余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辐广以为之弱[②],则虽有重任,毂不折。参分其辐之长,而杀其一[③],则虽有深泥,亦弗之溓

也④。参分其股围⑤，去一以为骹围⑥。揉辐必齐⑦，平沉必均⑧。直以指牙，牙得则无槷而固⑨；不得，则有槷必足见也⑩。六尺有六寸之轮，绠参分寸之二，谓之轮之固。凡为轮，行泽者欲杼⑪，行山者欲侔⑫。杼以行泽，则是刀以割途也⑬。是故途不附⑭；侔以行山，则是抟以行石也⑮。是故轮虽敝，不甐于凿⑯。

【注释】

①扤（wù 误）：动摇。

②竑（hóng 洪）：量度。 弱：郑玄注："弱，蠲也。"即辐条插入毂孔中的部分。

③杀：减小。

④濂（nián 帘）：粘。

⑤股围：股，辐近毂长三分之二的一段。围，股径的周长。

⑥骹（qiāo 敲）：辐近牙的部分。

⑦揉：用火烘烤。 齐：整齐，一致。即使所有的辐必须长短、粗细一致。

⑧沉：放入水中。 均：相同。

⑨牙得：轮上插辐的孔与辐入轮孔的木相契合。 槷（niè 聂）：木楔。

⑩足见：足，楔的尖头，即楔穿透轮圈木而看到楔尖。

⑪杼：郑玄注："削薄其践地者。"即削薄轮圈著地一面的两侧，使中间突出。

⑫侔：齐平。

⑬途：泥涂，烂泥地。

⑭附：粘附。

⑮抟（tuán 团）：圆。

⑯甐（lín 林）：坏。甐于凿，指轮上凿孔与辐条相接合毁坏。

【译文】

制做辐条，要量毂和轮上凿孔的大小深度作为辐的宽。如辐条宽而插辐的孔浅，那就容易动摇，虽有好的工匠，也无法使它稳固；如果凿孔深辐条小，虽是稳固有余却牢固不足。所以要量度辐的宽窄尺寸以作为插入毂孔部分的尺寸，这样制出的轮子，虽载重物，毂也不会折断。辐条靠近轮部分的三分之一缩小，车行时虽然有很深的烂泥，也不会粘在辐上。将辐条近毂一端的周长分作三等份，减去一份就是近轮圈部分辐条的周长。用火烘烤辐条使它很直，沉入水中所浮出的高度也要相等。辐条要正直插入轮圈，轮圈上凿孔与辐条相吻合，不用木楔也很牢固，轮圈上凿孔与辐条不相吻合，则须用木楔，木楔必然穿透轮木而露出楔尖头。直径为六尺六寸的轮子，辐条近轮圈的绠部分长三分之二寸，轮子则不会倾斜而掉下。凡是制造车轮，行泥土平地的，轮圈着地的外侧两边要削薄使中心突出；走山路的就要轮圈着地外侧平滑。轮圈外侧中间突出行于湿泥土地，就好像以刀割烂泥一样，所以泥不沾在轮子上；外侧平滑行于山路上，就好像圆厚的物体滚动在石头上。所以车轮虽然使用坏了，轮圈上的凿孔与辐相衔接处却不会脱开。

【原文】

凡揉牙，外不廉①，而内不挫②，旁不肿③，谓之用火之善。

【注释】

①廉：断绝。

②挫：折断。

③肿：暴裂鼓突。

【译文】

凡是用火烘烤轮圈木使弯曲，木的外侧不要让火烤伤木理而断，内侧不要让火烤焦而折，两旁不要暴突而肿胀，若能做到这样，那就是掌握了最好的烘烤技术。

【原文】

是故规之①，以眂其圜也；萬之②，以眂其匡也③；县之，以眂其辐之直也；水之④，以眂其平沉之均也；量其藪以黍⑤，以眂其同也；权之，以眂其轻重之侔也。故可规，可萬，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⑥。

【注释】

①规：测圆的用具，此为动词，用规测轮是否圆。

②萬（jǔ 举）：即“矩”，曲尺。

③匡：枉，不平正，不合标准。轮圈是由几块木用火烘烤使其弯曲而成，轮圈的两侧会出现不平，故将轮圈平放，用曲尺测量是否平正。

④水之：放入水中。

⑤藪：毂心中穿轴的孔。

⑥国工：国家级水平的工匠。

【译文】

因此用规测量，以观察车轮是否圆；用矩测量，以观察轮圈两侧是否平；悬绳测量上下，以观察辐条是否正直；放在水中，以观察各处吃水的深浅是否相等；用黍粒来测量毂心的穿孔，以观察两只轮的穿孔是否大小相同；用秤来称量两轮，以观察重量是否一致。所以制出一辆车的两轮后，经得住用规测是否圆，用矩测是否平，放入水中测各部吃水是否均匀，用绳测辐条是否直入轮和毂上的凿孔，用黍米测量两轮毂入轴孔的大小是否一致，用秤称量两个轮子的重是否相等。全都合要求，就是国家级水平的

工匠。

【原文】

轮人为盖：达常围三寸①，桯围倍之②，六寸。信其桯围以为部广③，部广六寸，部长二尺。桯长倍之，四尺者二④。十分寸之一谓之枚。部尊一枚⑤，弓凿广四枚⑥，凿上二枚，凿下四枚。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⑦。凿端一枚⑧。弓长六尺，谓之庇轵⑨，五尺谓之庇轮，四尺谓之庇轸⑩。参分弓长，而揉其一⑪，参分其股围⑫，去一以为蚤围⑬。参分弓长⑭，以其一为之尊⑮。上欲尊而宇欲卑⑯。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⑰。盖已崇，则难为门也⑱；盖已卑，是蔽目也，是故盖崇十尺。良盖弗冒弗纮⑲，殷亩而驰不队⑳，谓之国工。

【注释】

①达常：车盖下柄的上段。

②桯（xing 形）：车盖下柄的下段，又称为杠。车盖的柄由两段组成，上段细，称达常，下段粗，称桯或杠。

③信：伸。　部广：部，盖斗。在达常上端，四周凿孔，以插入盖的骨条，如今伞顶插伞股的部分。广，直径。

④四尺者二：八尺。

⑤尊：高。指盖斗上端隆起的高，如今伞顶。枚，指长十分之一寸的长度。

⑥弓凿：部上插弓的凿孔。弓状如今伞盖的伞骨。

⑦下直二枚：凿孔外大内小，下直指凿孔下部的边，内外平直。二枚，内孔长只二枚。原本四枚长，孔径深处渐收缩，至底只有二枚长。

⑧凿端：指凿孔到底处的宽度，此孔下面平上部斜。

⑨庇：覆盖。　轵：车毂的外侧。

⑩轸：车轸，车箱底部四面的横木。

⑪揉：用火烤使微曲。因弓插入部上凿孔时，略向上仰起，将近部处的三分之一用火烘烤使稍微弯曲向下，盖上的雨水就很快流下。

⑫股围：插弓的凿口称为股。围，周长。

⑬蚤：弓的末端，即盖的外沿。

⑭参分弓长，以其一为之尊：指弓的倾斜度。弓末端与盖斗的高是弓长的三分之一。参，即“三”。

⑮尊：指伞盖的边沿与盖顶的高度。

⑯上：盖顶。 宇：屋宇，指伞盖。

⑰霤（liū 溜）：滴下的水。

⑱难为门：为门所阻拦，难进入门。

⑲冒：蒙，指车盖上蒙以幕布。 竑（hóng 洪）：绳。

⑳殷：横。 队：坠。

【译文】

轮人制造车盖。盖柄上半段周长三寸，下半段周长比上半段增加一倍，六寸。伸展开下段柄的周长，作为盖斗的直径，长六寸。柄的上段连盖斗长二尺，下段长度增加一倍，四尺长的两节。十分之一寸长叫做枚。盖斗的顶端隆起处高为一枚，盖斗上插盖弓的凿孔方四枚，凿孔的上方距盖斗顶端二枚，下方距接柄处高四枚。凿孔深二寸半，孔的下线与孔底齐而内孔深二枚，宽一枚。盖弓长六尺的，称作覆盖车毂外侧的盖，长五尺的，称作覆盖车轮的盖，长四尺的，称作覆盖车轸的盖。弓近盖斗的三分之一部分，用火烘烤使它略微弯曲向下，盖弓与盖斗凿孔处周长的三分之二，是盖弓末端的周长。盖弓的末端与盖斗的高度是弓长的三分之一。车盖近顶的部分要高起，盖沿却要低下。上高而下低，盖上的雨水就流得快，流得远。车盖过高，则很难出入城门；车盖过低，则遮住乘车人的眼睛，所以车盖高十尺正好。好的车盖上面不需要蒙上罩布和用绳索固定，奔驰于陇亩之中而不坠落者，这

样的工匠，就可以称为国家级的工匠水平了，

杨升南　译注

周礼·舆人

【题解】

《舆人》是《考工记》中的一篇，叙述制造车箱的技术。

【原文】

舆人为车①：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②，谓之参称③。参分车广，去一以为隧④。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⑤。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⑥。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⑦。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⑧；参分轸围，去一以为式围；参分式围，去一以为较围；参分较围，去一以为轵围⑨，参分轵围，去一以为轵围⑩。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⑪。直者如生焉⑫，继者如附焉⑬。凡居材⑭，大与小无并⑮，大倚小则摧⑯，引之则绝⑰。栈车欲弇⑱，饰车欲侈⑲。

【注释】

①车：此指车舆即车箱。下“参分车广”的车亦同。因舆是车的主体部

分，故可以“车”代称舆。

②衡：横。车辕前横于马颈上的横木，用以驾马。

③称：等。

④隧：车舆的长。

⑤式：即“轼”，下同。车前横木。呈凹字形，距两端各三分之一处用火烘烤使弯曲，居中的三分之一向前突出。在车上行礼时则以手扶式。

⑥式崇：车轼的高。指从车箱底向上的高度。郑玄注：“兵车之式，高三尺三寸。”

⑦较：车箱两旁木板上的横木。高于轼而靠轼后。郑玄注：“兵车自较而下凡五尺五寸。”即高五尺五寸。

⑧轸：车箱底部四面的框架木。

⑨轵：此轵指车箱四周边沿的横木。

⑩轵（duì 对）：车箱边沿的立木。轵和轵构成车箱四周的栏杆，中实以板，则成箱。

⑪中水：似水平。

⑫直者如生：直立的像地上生长的树一样挺直。

⑬继：彼此相勾连。 附：如树枝附于树干。

⑭居材：处置材料。

⑮并：相从，指混用。

⑯倚：依。 摧：折。

⑰引：拉。 绝：断。

⑱栈车：用木竹制成的车箱，不用皮革加固。 弇（yǎn 掩）：内收。

⑲饰车：蒙有皮革的车箱。 侈：外张。

【译文】

舆人制造车箱的技术：车轮的直径、车箱的宽度、辕前的横木长度，这三者相等，称作三齐。三等分车箱的宽，减去一等分就是车箱的长度。以车箱长相等的一木，用火烤使其两端弯曲，中段三分之一向前突，两端各三分之一向后弯曲就成为轼。以车箱宽度的一半，为轼的高度，在轼上加车箱长的一半，就是较的高

度。六等分车箱的宽，以一等分的长为箱底轸木的周长；三等分轸木的周长，减去一等分就是轼木的周长；三等分轼木的周长，减去一等分就是较木的周长；三等分较木的周长，减去一等分就是车箱栏杆横木的周长；三等分栏杆横木的周长，减去一等分就是栏杆立木的周长。圆的合乎规，方的合乎矩，直立的如绳直，横的如水平。直立的稳固如树生根一样，横的交错如树枝在干。凡是处理材料，大木与细木不要混用，大木压在细木上，细木就要被压折；大木拉住细木，细木就要拉断。栈车的车箱口部向内收，饰车的车箱口部向外张。

杨升南　译注

周礼·辀人

【题解】

《辀(zhōu 舟)人》是《考工记》中的一篇。古时乘车、战车皆由独木牵引，此木从车箱底部的中间向前伸出，呈拱形，以驾马，这根木就称为辀(或称为辕，实不确。单木为辀，双木则称辕)。伸出车箱前部分，因要便于驾马，故要有一定的弯度，制作技术复杂，故要有专门工匠制造。此篇就是叙述辀的制造技术。

【原文】

辀人为辀：辀有三度①，轴有三理②。国马之辀③，深四

尺有七寸④；田马之辀，深四尺；驽马之辀，深三尺有三寸。轴有三理：一者，以为㜷也⑤；二者，以为久也⑥；三者，以为利也⑦。

【注释】

①三度：即下文所述三种马所驾的辀。度，三种高度、弯曲的度数。

②三理：即下文所讲的“轴有三理。”

③国马：高八尺的马。下田马，驽马亦是指高度不同的马，田马高七尺，驽马高六尺。

④深：是辀的拱曲度。辀置于车箱底的车轴上，轴距地高为三尺三寸，马高若国马则八尺，故辀出车箱底后必须逐渐拱曲上跷，与马的高度相接近，方能驾马，这个拱曲的高度则称作“深”。国马高八尺，轴距地三尺三寸，此深四尺七寸，正相等为八尺。

⑤㜷（měi 美）：美，指无节，无疤的木。

⑥久：坚韧不易断折的木质。

⑦利：利于转动。指轴与毂接合紧密，转动灵活。

【译文】

辀人制造车辀的技术：车辀有三种不同的曲度，轴木的选择有三个原理。驾国马用的辀，向上拱曲度高四尺七寸；驾田马用的辀，向上拱曲度高四尺；驾驽马用的辀，向上拱曲度高三尺三寸。选取制轴的木有三个原理：一是要无节无疤；二是坚韧久用不坏；三是轴与毂接合紧密而转动灵活。

【原文】

轨前十尺①，而策半之②。凡任木③，任正者④，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围；衡任者⑤，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围。小于度，谓之无任⑥。五分其轸间⑦，以其一为之轴

围；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当兔之围[8]；参分其兔围，去一以为颈围[9]；五分其颈围，去一以为踵围[10]。凡揉辀，欲其孙而无弧深[11]。

【注释】

①轨（fán 凡）：车箱围栏上沿的横木，即《舆人》的轵。或说车箱下的前面及两侧横木称为轨。

②策：马鞭。

③任木：承受负重的木。指车箱下四周承车箱的木，又称轸。

④任正：指轸木。郑玄注说："任正者，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也。"

⑤衡任：充任衡的木材。

⑥无任：不能用。

⑦轸间：两轸木之间，长六尺六寸。

⑧当兔：舆底辀向下钩轴的凹口。在轴上的辀，正当舆底正中，像兔卧伏一样，因此名之为当兔。舆下左右的轸木与轴相连接，各有一木，上平下凹，垫在轴和车箱底之间，称作伏兔。

⑨颈：辀的前端置衡的部分。

⑩踵：辀的尾端，在车箱后轸下。

⑪孙：顺，顺木理。　弧深：指辀的拱曲度过大。过大则伤木不坚牢。

【译文】

辀伸出车箱底外长十尺，赶马的策长是它的一半（长五尺）。凡是车上负载重物部分的木材是，负载车箱的轸，十等分辀的长，以一等分长为它的周径长度；做车衡的木材，五等分衡木的长，以一等分长为它的周径长度。小于这个数度，就不能担负任载的事了。五等分左右两轸间的长度，以一等分为轴的周径长度；十等分辀的长度，以一等分的长为当兔的周径长度；三等分当兔的周径长，减去一等分的长，为辀前部置衡处（颈）的周径长。五等分辀颈部分的周长，减去一等分的长为辀末端踵的周

长。凡是用火烘烤制造辋，要顺从木质的文理，却不要过分弯曲。

【原文】

今夫大车之辕挚①，其登又难②；既克其登③，其覆车也必易。此无故，惟辕直，且无桡也④。是故大车，平地既节轩挚之任⑤，及其登陁⑥，不伏其辕，必缢其牛⑦。此无故，惟辕直，且无桡也。故登陁者，倍任者也⑧，犹能以登，及其下陁也，不援其邸⑨，必鞧其牛后⑩ 。此无故，唯辕直，且无桡也。

【注释】

①大车：牛车。 辕：驾牛的两直木。贾公彦说："牛车为两直辕，异于马车之一曲辋也。" 挚（zhì 至）：同"挚"、"轾"，指车低。大车辕直不上曲，故低。

②登：爬坡。

③克：能够，已经。

④桡（náo 挠）：曲，弯曲。

⑤轩挚：轩，起。挚，低。此指轻重。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王宗涑说："大车前重后轻，行平地时节其任载，俾之轻重适均，不至倚轻倚重也。"

⑥陁（zhì 至）：山坡，斜坡。

⑦缢（yì 义）：吊死，勒死。

⑧倍任：加倍的重量。

⑨邸（dǐ 底）：车尾。 援邸：拽住车后部。

⑩鞧（qiū 秋）：牛后部的皮革带子。

【译文】

今天牛车的辕太低，爬上坡路就困难；虽然已登上山坡，却很容易翻车。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牛车的辕是直的而没有弯曲度。所以牛车，行走在平地上时已经调节好放置货物前后的

轻重，到上斜坡时，如果不把辕压低，必然使拉车的牛被高翘起的辕吊起来。这没有别的原故，只是由于牛车的辕是直的而没有弯曲度。因此上斜坡时，付出了加倍的力气，是能登上去的。但到下坡时，若不用人拉着车的后部，拉车的皮索就会套住牛腿而翻车。这没有别的缘由，只是由于牛车的辕是直的而没有弯曲度。

【原文】

是故辀欲颀典①，辀深则折，浅则负②。辀注则利准③，利准则久，和则安④。辀欲弧而无折⑤，经而无绝⑥，进则与马谋⑦，退则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楗⑧；行数千里，马不契需⑨；终岁御⑩，衣衽不敝⑪，此唯辀之和也。劝登马力⑫，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⑬。良辀环灂⑭，自伏兔不至轨七寸⑮。轨中有灂，谓之国辀。

【注释】

①颀典：坚韧。

②“辀深”二句：句中深、浅，指拱曲度。　负：负载，背负。

③辀注：戴震说：“辀注谓深浅适中也。”　利：快速。　准：平稳。

④和：指快速与平稳。

⑤弧：拱曲，弯曲。

⑥经：理。　绝：断。

⑦谋：合。

⑧左：郑玄注说：“尊者在左”。　楗：读作倦，疲倦，劳累。

⑨契：伤蹄。　需：即“耎”，畏惧。

⑩御：即“驭”，驾车，赶车。

⑪衽：裳，俗称裤子。

⑫劝：助。　登：进，加。

⑬一取：一前进取道。

⑭环灂（jiào 叫）：环，环状的纹理，灂，漆。灂上为加固，缠以皮筋涂

胶。若在筋绳上再涂漆，则呈环状纹饰。故称为环潘。

⑮自伏兔不至轵七寸：郑玄注："是半有潘也。"

【译文】

所以辋要坚牢，拱曲度就要适中，过大则易断折，过小则压着马。辋的拱曲度适中车行走就快而平稳，行走快而稳则经久耐用，平稳则舒适。辋要既有拱曲度而又不断，顺着木纹而不裂开，这样，前进就与马的意相合，后退就与人的意相合。即使整日奔驰，在车左边的尊者不会疲劳；即使行几千里远的路程，马也不会伤蹄而畏惧不前；整年驾着车，衣裳也不会破损，这只是由于辋的拱曲度适中的原故。辋的曲度适中，犹如帮助马加力气一样，就是马停止不走了，车还能顺势前进几步。好的辋，漆下显出环形的纹理，辋的一半上涂有漆。如果从车箱底沿以外，都涂有漆，就可以称之为国家级的辋了。

【原文】

轸之方也，以象地也①；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②；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③；鸟旟七斿④，以象鹑火也⑤；熊旂六斿，以象伐也⑥；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⑦；弧旌枉矢⑧，以象弧也⑨。

【注释】

①象地：指方形。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②日月：指一个月三十日。

③大火：星名，火星。郑玄注："大火，苍龙宿之心，属有尾，尾九星。"

④鸟旟（yú 于）：旗的一种，上画有猛禽。

⑤鹑（chún 淳）火：星名。郑玄注：朱鸟宿之柳，其属有星，七星。南方七

宿，昼为鹑。

⑥伐：星名，郑玄注："伐属白虎宿，与参星连体而六星。"

⑦营室：星名，郑玄注："营室玄鸟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

⑧弧旌：弧，指弓箭的弓。旌，旗的一种。弧旌指张挂于弓的旗。郑玄注《周礼·巾车》说："绲为旂之正辐，盖以弧张之而后悬于杠。"　枉矢：矢名。戴震说：画矢于弓衣上。

⑨弧：星名。又名天弓，属井宿，在天狼星东南，八星如弓形，外一星象矢突出于弓。

【译文】

轸的方形，象征地；车盖的圆形，象征天；轮的辐条三十根，象征一月三十日；车盖的弓木二十八根，象征二十八宿；画有龙的旗饰以九条飘带，象征火星；画有猛禽的旗饰以七条飘带，象征鹑火星；画有熊的旗饰以六条飘带，象征伐星；画有龟蛇的旗饰以四条飘带，象征营室星；挂在竹弓上的旗，弓衣上画着弯曲的箭，象征弧星。

杨升南　译注

周礼·弓人

【题解】

《弓人》是《考工记》中的一篇，叙述制造弓的技术及如何鉴别弓的优劣。

【原文】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①。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②，以为远也；角也者③，以为疾也；筋也者④，以为深也⑤，胶也者，以为和也⑥；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⑦。

【注释】

①取：采取，获取。 六材：制弓的六种材料。见下。

②干：制弓体的木。

③角：牛角。弓体中间的两个弯曲处（称为隈或渊）和两端（称为箫）均须贴付上牛角，以增加弓的张曲力度，所以古人称弓为“角弓”。

④筋：牛的筋，用以做弦。

⑤深：箭射中目标进入的深度。

⑥和：粘合。

⑦受霜露：防弓体受霜冻。在严寒中弓体木若受冻则不易拉开，用漆漆在弓体上，可使弓木减缓受冻程度。

【译文】

弓人制造弓，砍伐制弓的六种材料一定要按照时节。六种材料都备好后，让技巧高的工匠制做。木质的干，使箭射得远；木干上粘贴的角，使箭飞得快；弓上的弦，使箭射得深；胶，是用以粘合；缠绕丝线，使弓牢固；弓体上髹漆，是防止霜冻。

【原文】

凡取干之道七：柘为上①，檍次之②，柔桑次之③，橘次之④，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凡相干⑤，欲赤黑而阳声⑥。赤黑则乡心⑦，阳声则远根。凡析干，射远者用势⑧，势，自然之形势也，谓本曲也，亦谓坚劲也。射深者用直⑨。居

干之道⑩，菑栗不迤⑪，菑，斯也，析也，谓以锯析之也。栗，裂之假借字也。迤，谓迤邪，失木之理也。则弓不发⑫。发，谓弓后有伤动也。发读为拔。《战国策》："弓拔矢钩。"《荀子》亦有"拔弓枉矢"。

【注释】

①柘(zhè这)：木名。落叶，桑科，叶可喂蚕，果可食。

②檍(yì亿)：木名。又称为，(niǔ纽)，叶细，树干多弯曲，故可做弓。

③檿(yǎn掩)桑：木名，山桑，木质坚硬。

④橘：橘子树。

⑤相：看，此意为选择。

⑥赤黑：黑红色。　阳声：清脆的声音。阳，同"扬"，

⑦乡：同"向"。　向心：指接近树心。接近树心的木质坚硬。

⑧势：木理的曲势。　用势：指利用木理的曲势。制弓反着曲势，则会增加弓的张力。

⑨直：木纹理直。

⑩居：处置，处理。即锯剖木材以制弓体。　道：方法，原理。

⑪菑(zī自)栗不迤(yǐ以)：剖开木质顺木理不歪斜。菑栗，剖解。迤，斜行。

⑫弓不发：弓不断裂。

【译文】

大凡选取制弓的木有七种：柘木最好，其次是檍树木，其次是山桑木，其次是橘子树木，其次是木瓜树木，其次是荆树木，最下等是竹子。凡是察看制弓的木材，以颜色红黑、敲击发出清脆的声音为优。颜色红黑则是树心部分，声音清脆则是距树根远的部分。凡是剖析弓体的木材，要使箭射远，就要反向着木的曲势；要使箭射得深透，就要用纹理直的木材。处理弓木的原理是，剖开弓木要顺着木质纹理不要歪斜，这样拉弓时就不会断裂。

【原文】

凡相角，秋杀者厚[1]，春杀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泽[2]，老牛之角绉而昔[3]。昔，与错通，文理交错也。疢疾险中[4]，瘠牛之角无泽。角欲青白而丰末[5]。夫角之本，蹙于剆而休于气[6]，蹙，近也。剆，与脑通。休读为煦。是故柔。柔，故欲其势也[7]。白也者，势之征也[8]。夫角之中[9]，恒当弓之畏[10]。畏，谓弓渊也，读如"秦师入隈"之"隈"。畏也者，必桡[11]。桡，故欲其坚也。青也者，坚之征也。夫角之末，远于脑而不休于气，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丰末也者，柔之征也。角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12]，谓之牛戴牛[13]。

【注释】

①厚：牛角中空，故有厚薄的区别。

②稚：幼小。 直：纹理直。 泽：润泽。

③绉（tiǎn 舔）：纹理粗糙。

④幨（chèn 趁）疾：热病，此指久病。 险中：险，薄而不平，险中指牛角薄且不平整。

⑤丰末：角尖丰满。

⑥蹙（cù 促）于剆：迫近牛脑。剆即脑字。 休：读为煦（xù 许），温暖，此处义为薰蒸。《说文》"煦，烝也。" 体于气：受到脑气的薰蒸而柔韧。

⑦势：曲势。

⑧势之征：曲势的征验。

⑨中：中间。

⑩畏：即隈。弓体的中间手握持的部分称为"弣（fǔ 府）"，弣的两旁各有一个拱起的弯曲度，称隈，又称为渊。

⑪桡（náo 铙）：同"挠"。弯曲。

⑫三色：头白，中青，尖丰满。 理：合理。

⑬牛戴：牛角。角生牛头如戴上，故称牛戴。 牛戴牛：牛角上顶一只

牛，意即角的价值为一头牛。

【译文】

凡是察看制弓用的牛角，秋季杀的牛角壁厚实，春季杀的牛角壁薄。幼牛角纹理直而泽润，老牛角纹理粗糙而错杂。久病的牛角里面不平又壁薄，瘦牛的角没有光泽。好的牛角要有青白的颜色和角尖丰满。牛角的底部，接近脑而受脑气的润泽，所以柔韧。柔韧才能使它弯曲。颜色泛白，就是能使它弯曲的象征。牛角的中段，常粘附在弓隈处。弓隈必定是弯曲的。弯曲就要坚韧的角来辅助。角的颜色青，就是具有坚韧性的象征。牛角的尖端，距脑远，不能受到脑气的润泽，所以脆。脆就要柔韧来相辅助。角尖丰满，就是具有柔韧的象征。牛角长二尺五寸，牛角底色白，中段青，尖丰满这三者恰到好处，就称之为牛的头上顶着一只牛。

【原文】

凡相胶，欲朱色而昔①。昔也者，深瑕而泽②，绿而抟廉③。抟，圜也。廉，涟鄂分明也。鹿胶青白，马胶赤白，牛胶火赤，鼠胶黑，鱼胶饵④，犀胶黄。凡昵之类不能方⑤。

【注释】

①昔：干燥。

②瑕：《广雅·释诂》："瑕，裂也。"

③抟廉：环状而有稜角。

④饵：色白而微黄。

⑤昵：粘。　昵之类：即粘合的物质。　方：比方，相比。

【译文】

凡是察看胶，要颜色红而干燥。干燥的胶，裂痕深而有光泽，纹理呈环状而稜角明显。用鹿皮制成的胶颜色青白，用牛皮制的

胶颜色火红，用鼠皮制的胶颜色黑暗，用鱼皮制的胶颜色淡黄，用犀牛皮制的胶颜色纯黄。凡是粘合性的物质，其性能都与这些胶不能相比。

【原文】

凡相筋，欲小简而长①，大结而泽②。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则其为兽必剽③。剽，疾也。以为弓，则岂异于其兽？筋欲敝之敝④。敝，谓椎打嚼啮，欲得劳敝，谓熟之又熟。漆欲测，丝欲沉。测，犹清也。沉，谓丝如在水中时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

【注释】

①小简：细小。

②结：圆。

③剽（piāo 飘）：轻捷，快速。

④敝：指捶打兽筋使其柔软。

【译文】

凡是察看筋，要细小而长，或粗圆而有光泽。细小而长，粗圆而有光泽的筋，这样的兽必定是轻捷快速。用它的筋作弓，发射出的箭岂能与兽的快速有异？筋要反复捶打。漆要清亮，丝要像放在水里的颜色一样。取得这六种材料的上品，然后才可以制成良弓。

【原文】

凡为弓，冬析干①，而春液角②，夏治筋，秋合三材③，寒奠体④，奠，读为定。冰析灋。冬析干，则易；春液角，则洽⑤；夏治筋，则不烦⑥；秋合三材，则合⑦；寒奠体，则张

不流[8]，冰析灋，则审环[9]。春被弦，则一年之事[10]。

析干必伦[11]，析角无邪[12]，斫目必荼[13]。目，干之节目，荼，读为“舒徐”也。斫目不荼，则及其大修也[14]，筋代之受病[15]。夫目也者必强[16]，强者在内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17]，恒由此作[18]。幨，绝起也。故角三液而干再液。液，渍水也[19]。三渍、再渍，所以伸其材，达其性。厚其帤[20]，则木坚；薄其帤，则需[21]。是故厚其液而节其帤[22]。帤，谓弓中裨，干虽用整木，仍以木片细副之。需，谓不充满。约之[23]，不皆约[24]，疏数必侔[25]。斫挚必中[26]，胶之必均。斫挚不中，胶之不均，则及其大修也，大修，言极久也。角代之受病。夫怀胶于内而摩其角[27]，夫角之所由挫[28]，恒由此作。

凡居角[29]，长者以次需[30]，恒角而短[31]，恒，读为桓，桓，竟也。是谓逆桡[32]。角短则柎必长，中央强直，而隈之曲处如折，故曰“逆桡”。引之则纵[33]，释之则不校。引，引满也，释，放弦也。校，疾也。恒角而达[34]，辟如终绁[35]，达，谓角自柎直达于箫，是太长也。终绁，谓常若有竹鞑缚之者。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变焉[36]，故校。茭解，谓隈与箫相接之处。弓干之端，析为两歧，而以箫剸入，干势向内，箫势向外。形制有变，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于挺臂中有柎焉[37]，故剽。恒角而达，引如终绁，非弓之利。

挢干欲孰于火而无羸[38]，挢角欲孰于火而无燂[39]，羸，过孰也。燂，炙烂也。引筋欲尽而无伤其力[40]，煮胶欲孰而水火相得[41]。然则居旱亦不动，居湿亦不动[42]。苟有贱工，必因角干之湿以为之柔[43]。善者在外，动者在内[44]，

虽善于外，必动于内。虽善亦弗可以为良矣！

【注释】

①析：剖析。

②液：郑玄注："读为酵(yì 义)"。酵为醇酒。此为动词，即用酒浸泡牛角。

③三材：胶、漆、丝。

④奠体：奠，定。体，弓的形体。郑玄注说："至冬胶坚，内(纳)之檠中，定往来体。"即冬季粘合弓木的胶干硬后，将弓放入匣中，使弓的形状固定下来，称为奠体。

⑤洽：柔和。

⑥烦：乱。指筋互相缠绕成团。

⑦合：指木体与角、筋胶合紧密而不至脱开。

⑧张不流：拉弓后不变形。张，拉弓，流，郑玄说："流犹移也。"

⑨环：显出环状。因弓干缠以筋，丝，涂上漆后故显出环状。

⑩一年之事：制弓历时一年。

⑪伦：顺木纹理。

⑫邪：斜，歪。

⑬目：树的节疤。 荼(tú 途)：茅、芦之类植物的白花，有洁白、美丽、光滑等含义。此指光滑，光洁。

⑭修：久。 大修：很久，即使用时间长。

⑮筋代之受病：贾公彦说："以筋在弓皆与干为力，今弓干有节目则用力不得其所，故筋代干受病，以为偏用力故也。"弓发力不均衡，乃由干上节疤所致，却以为筋未缠好，故云"代之受病。"

⑯强：坚硬。

⑰幨(chān 搀)：筋与木干相粘合胶脱开而隆起。

⑱作：起。

⑲液：浸泡。

⑳帑(rú 如)：附于弓干上的木片。弓的正中握手处，粘贴数层薄木片，以增加弓的张力，此木片称作帑。

㉑需：即"耎"，软。

㉒厚其液：多次浸泡。　节：适中。

㉓约：用筋绳及丝缠绕。

㉔不皆约：不全部缠上筋和丝。

㉕疏数：疏密。　侔：均。

㉖挚：即“致”，精致。　中：匀称，适中。

㉗怀胶于内：胶在角与干间，故称内。　摩：摩擦。

㉘挫：折。

㉙居：处置，放置。

㉚次需：在弓的弯曲处。郑玄注：“当弓之隈也。”郑锷说：“弓之隈惟曲之处，则需矣。”

㉛恒：即“桓”。义为竟。恒角而短，郑玄注：“竟其角而短于渊。”弓隈处所附的角，其长度要不能小于隈的弯曲度，拉弓时，角则抵住弓隈以增加弓的弹力。角若短于隈的弯曲度，则无抗力，弓的发力减小。

㉜逆桡：反曲。孙诒让说：角粘附在弓的里面，长与弓体相等而用五节牛角相接而成，但各节的长短，在何处相接都有定数而不能变更。若隈处的角短，必须加长两端（即箫）的角，使与隈处的角相接。隈角本向内收，箫角助力则向外曲，拉弓时隈角不吃力却被箫牵动向外曲，故称为逆桡。

㉝纵：缓，无力。

㉞达：指隈角过长，达于箫头。

㉟终绁：将弓系在弓匣内。

㊱茭解：茭，郑玄注说读如骹。“茭解谓接中”。接中即弓的隈角与箫角相接处。　变：变化。

㊲挺臂：直臂。臂即弓的中部手握持处。　柎：郑玄注：“侧骨”，指直臂的两侧有骨相附，以增加弓的力度。

㊳挢干：用火烘烤弓木。　孰：热。　羸：过分。

㊴燂（xún 旬，又读qián 潜）：烤烂。

㊵引：拉。　尽：孙诒让说：“极伸而无纠结”。全部拉伸无纽结。　伤其力：损伤它的牢度。

㊶相得：恰到好处。

㊷动：变动。变形。

㊸柔：制做，此指用火揉曲弓干木。

㊹动者在内：内，弓干木。木湿而制，则必变形，故“动者在内”。

【译文】

凡是制造弓，冬季剖开弓干木，春季浸泡牛角，夏季整治兽筋，秋季用丝胶漆三种材料把干、角、筋接合而成弓。寒冷天到来时把制好的弓放在装弓的匣子里，以固定弓形，到冰寒天气时，分析弓上涂漆的状况。冬季剖锯干木则容易制成弓，春季浸泡牛角则柔和，夏天整治兽筋则不打纽结，秋天以丝胶漆接合干角筋则结合紧密，寒冷天固定弓的形体则拉弓后不变形，冰雪天气下分析漆面则便利审视环状棱纹。到次年春季挂上弓弦，历时一年制弓的事就完成了。

剖锯弓木必须依照木质纹理，剖开牛角不要偏斜，砍去木上的节疤必须光滑平整。砍削木节不光滑平整，弓体使用时间久后缠在木干上的筋就暴起，弓的张力就会不均衡，还以为是筋有毛病。木节本来是坚硬的，坚硬的在里面就会磨损筋绳，筋的暴起，全是这样引起的。所以角要浸泡三次而木干要浸泡两次才合用。加附在握手处的木片太厚，则太硬；过薄则太软。所以要多次浸泡弓干木，精细制做而要使加附的木片厚薄适中。要缠裹筋绳丝线，但不是整个弓体都要缠裹。缠线的疏密间距必须相等，砍削干木必须细致，上胶必须均匀。砍削干木不细致，上胶不均匀，到使用时间一长，弓力减弱，还以为是牛角出了毛病。不均匀的胶在里面磨擦牛角，牛角发生断折，都是由此引起的。

凡是安置牛角，长的必须安放在弓隈处。弓隈的牛角若太短，就称作反曲。拉弓没有力，发箭飞不快。弓隈的牛角太长到达箫的部位，也没有力，这就犹如把弓放在弓匣里一样。弓隈的牛角过长过短，对弓都没有益处。把隈角与箫角相接处放置在适当的部位，角受力的形势就产生变化，所以箭就飞得迅疾。在弓的直臂两侧附着有骨片，所以箭飞得快。弓隈的角太长，像在弓匣

里拉弓弦一样，这对弓没有益。

制造弓干要用火，但不要烤过头；制造弓的角要用火，但不要烤焦；拉兽筋要全部伸直，但不要伤了筋力；煮胶要熟但要水火恰到好处。按照这样的要求制成的弓，将它放置在干燥的地方也不会变形，将它放置在潮湿的地方也不会变形。假若有一些低贱的工匠，必然会趁牛角、弓木未干的时候制造。这样制成的弓，外表好看，内里却还在收缩变形。有好看的外表，里面却一定在变形。虽然好看，也不可以称它为良弓了。

【原文】

凡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①，长其畏而薄其敝②，峻，谓箫隈之中隆起拄弦者。敝，谓把处。柎，谓把处之左右将接角隈者。宛之无已应③。下柎之弓，末应将兴④。下柎，谓柎不高而力弱也。兴，谓把处有摇撼之患。为柎而发⑤，必动于杀⑥。弓而羽杀⑦，杀者，角与柎相接之处，羽，读为"扈缓"也。末应将发⑧。

弓有六材焉，维干强之⑨。张如流水⑩，维体防之⑪。引之中参⑫，维角撑之⑬。弓与兴为韵，发与杀为韵，强与防、撑为韵。欲宛而无负弦⑭，引之如环；释之无失体⑮，如环。

材美、工巧、为之时⑯，谓之参均⑰。角不胜干⑱，干不胜筋，谓之参均。量其力⑲，有三均⑳。"量其力有三均"，谓若干胜一石，加角而胜二石，被筋而胜三石。有，读为又，谓其力又均也。均者三，谓之九和㉑。九和之弓，角与干权㉒，筋三侔㉓，胶三锊㉔，丝三邸㉕，漆三斛㉖。上工以

有余，下工以不足。

【注释】

①峻：弓两端高起挂弦的小纽。 柎：又称为挺臂，即弓的中部握手处。

②畏：即隈。 敝：即“蔽”，遮蔽，掩蔽。孙诒让说：“弓把之角在弓里与干相付者。”指弓挺臂（柎）上的角要薄，“故云薄其敝。”

③宛：拉弓。 无已：不停。 应：应弦，应弦开合。

④末：弓端，指箫。 兴：动，指柎动摇。戴震说：“言箫应弦将有伤动。”

⑤发：即拨，伤损。

⑥杀：指弓隈牛角与柎上的牛角接缝处。

⑦羽：缓。 羽杀：指柎与两隈的接缝加宽。

⑧末应将发：拉弦时弓端应弦，弓柎随着变形。

⑨强：重要。

⑩张如流水：张，开弓，开弓像流水样顺利。

⑪体：形体，此指弓匣。 防之：防止弓变形。将弓置于弓匣内，以防止变形。

⑫中参：中，达到。参，三，三尺。郑玄注说：“体定张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

⑬维角撑之：指用牛角支撑弓隈，以加大弓力。

⑭负：背。 负弦：指弦与角不相应。拉弓时角间接缝处歪斜不正，不能起到增加弓力的作用。

⑮体：弓的形体。

⑯为之时：制作适时。

⑰叁：即“三”。 三均：三事相得均一。

⑱胜：争胜，即妨害。 角不胜干：指角与干不互相妨害。

⑲量：称量。 力：力可用重量来衡量，故可称量。

⑳有三均：又三均。郑玄注说：“若干胜一石，加角而胜二石，被筋而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绳缓擐之，每加物一石则张一尺。”

㉑九和：九个因素相契合。

㉒权：相等，相同。

㉓侔：郑玄注："等也。"以下文锊、邸、斛为数量名称观之，当为量器名，其制不清。

㉔锊（luè 略）：同"锾（huán 环）"，郑康成说重六两。

㉕邸（dǐ 底）：古量名。郑玄注："轻重未闻"。

㉖斛（yù 字）：古量名。郑玄注："轻重未闻。"

【译文】

凡是制造弓，弓两端挂弦的纽要呈方形，握手处要高起，弓限要长，粘附在握手处的牛角要薄，这样，虽反复拉弓，弦与弓都互相呼应得力。握手处不高，箫应弦时将使弓臂动摇。握手处受损伤，限间角的接缝就变宽。角与握手处间接缝变宽，箫应弦时握手处的形体就会变形。

制弓用六种材料，最重要的是木质的干材。弓的开合如流水，不用时放进弓匣以防变形。拉弓伸张三尺，有角支撑加大弓力。拉弓时角不妨碍弦发力，弓弦张开如圆形；解下弦，弓体不变形，再使用时，弓弦张开还是如圆形。

材料优良，技术精巧，制作适时，称为参均。角与干相配得当，干与筋相缠得宜，称为参均。计算弓的力量，悬挂三石的重量，张开三尺长的直径，又是三均。三个三均，称为九和。制九和的弓，使用的角与干材相等，用筋三侔，用胶三锊，用丝三邸，用漆三斛。上等技术的工匠有余，下等技术的工匠却不够用。

【原文】

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①；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②；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注释】

①合九：合九张弓的曲度。合九而成规，即九张弓的曲度合成一个圆。弓的曲度大小，与制弓的材料相关。材料好，弓的曲度小，反之则大。曲度小，组成圆的弓就多，反之亦然。 规：圆。

②上士：士是古代贵族等级中的第三等，士又分三级，即上士、中士、下士。 服：佩戴。

【译文】

制造天子的弓，合九张弓的曲度成一个圆；制造诸侯的弓，合七张弓的曲度成一个圆。制造大夫的弓，合五张弓的曲度成一个圆，制造士的弓，合三张弓的曲度成一个圆，弓长六尺六寸，称为上制，上士佩戴；弓长六尺三寸，称为中制，中士佩戴；弓长六尺，称为下制，下士佩戴。

【原文】

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①：志虑血气②，丰肉而短，宽缓以荼③，荼，古文舒，假借字。若是者为之危弓④，危弓为之安矢⑤；骨直以立⑥，忿势以奔，若是者为之安弓⑦，安弓为之危矢。其人安⑧，其弓安，其矢安，则莫能以速中⑨，且不深；其人危⑩，其弓危，其矢危，则莫能以愿中⑪。往体多⑫，来体寡⑬，谓之夹臾之属⑭，利射侯与弋⑮；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弓之属，利射革与质⑯；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弓之属，利射深⑰。

【注释】

①躬：身体。

②志虑：志气，谋虑。

③荼：指舒迟，舒缓。

④危弓：强劲的弓。

⑤安矢：柔缓的矢。

⑥骨直：挺拔直立。

⑦安弓：柔软的弓。

⑧人安：行动舒缓的人。

⑨速中：疾速命中。

⑩人危：刚劲果敢的人。

⑪愿中：指箭飞过目标射不中。愿，郑玄注："愿，悫也。三疾不能悫而中，言矢行长也。长谓过也。"

⑫往体：弓体外翘。

⑬来体：弓体内曲。

⑭夹臾：二弓名，指夹弓、臾弓。《周礼·夏官·司弓矢》："夹弓臾弓以授射豻侯鸟兽者。"是属弱弓类型。下王弓、唐弓，皆弓名。

⑮射侯：比赛时的箭靶子。　弋：用带绳的箭射，此指射鸟兽。

⑯革：皮革。　质：木桩。

⑰射深：入矢深度。

【译文】

凡是制造弓，各按使用者的身材、性格而定：志气不高，血气不刚，身材短而胖，行动平缓舒迟的人，就要给他制造强劲的弓，使用柔缓的箭；刚毅果敢，行动快速的人，就要给他制造柔软的弓，剽疾的箭。如果是行动舒缓的人，使用柔软的弓，柔缓的箭，就不可能快速射中，即使射中了目标，也不深。如果是刚毅果敢的人，使用强劲的弓，剽疾的箭，就会常常飞过目标而射不中。弓体往外翘的大，向内曲的小，称作夹、臾一类的弓，利用射近处的箭靶和射鸟兽；弓体向外翘的小，向内曲的大，称为王弓，利于射穿皮革和木桩子；弓体向外向内的曲度相等，称作唐弓，利于对目标射得很深。

【原文】

大和无�①，其次筋角皆有�而深②，其次有willing而疏③，其次角无willing。合willing若背手文④，角环willing⑤，牛筋蕡willing⑥，麋筋斥蠖willing⑦。和弓击摩⑧。覆之而角至⑨，谓之句弓⑩；覆之而干至，谓之侯弓⑪；覆之而筋至，谓之深弓⑫。

【注释】

①大和：九和的弓。 无willing：无漆。指漆的质优，涂上却不见漆痕，似无漆一样。

②深：漆痕颜色深。

③疏：稀疏。此指角有漆。

④背手文：手背样的纹饰。

⑤环willing：漆痕呈环状。

⑥蕡（fén 坟）：大麻的种子。

⑦斥蠖（huò 获）：即尺蠖，昆虫名，以用身体屈伸前行。

⑧和弓：调试弓。指用弓前，先调试弓的性能，完好状况。 击摩：击，郑玄注："击，拂也。"拂去灰尘。摩，抚摩弓体，察看有无损伤。

⑨覆：察看。 角至：角完好。

⑩句弓：句指弓体向内曲度大，材质劣，故句弓指质量差的。

⑪侯：射侯，靶子，可用作比赛用的练习弓。

⑫深：箭入目标深，即有力。

【译文】

九和的弓不见漆痕，其次是筋和角上皆有漆而且厚，其次是角上有漆但稀疏，其次是角上没有漆，其他的地方皆有。漆涂在弓上显出的纹理像手背纹，角上的漆痕呈环状，牛筋上的漆纹呈麻子点，麋筋上的漆纹像尺蠖（huò 获）虫。使用弓时，先用调试，拭去上面的灰尘，抚摩弓体察看有无损伤。若弓的角是良好的，

称作句弓；角与干是良好的，称作侯弓，可以练习射箭靶；角、干与筋都是良好的，称为深弓，可以深深地射中目标。

杨升南　译注

周礼·矢人

【题解】

《矢人》是《考工记》中的一篇，叙述箭的制造技术。

【原文】

矢人为矢：镞矢参分①，杀矢参分②，一在前，二在后③。兵矢、田矢④，五分，二在前，三在后。茀矢七分⑤，三在前，四在后。一在前者，前有铁，重，与二在后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则铁稍轻矣，七分而三在前，则铁更轻矣。

【注释】

①镞（hóu 喉）矢：箭名。《尔雅·释器》："金镞剪羽谓之镞。"《周礼·夏官·司弓矢》："镞矢，用诸近射田猎。"　参分：三等分矢长。

②杀矢：箭名。郑玄注："杀矢，言中则死。"

③一在前，二在后：郑玄说："参分之而平者，前有铁重也。"即装箭镞的一端有金属箭头，故三分箭，前一分与后二分的重相等。下五分，七分及前、后义同。

④兵矢：即《周礼·夏官·司弓矢》的枉矢、絜矢。《司弓矢》说："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 田矢：即矰矢。用于田猎。《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诸弋射。"郑玄注："结缴于矢谓之矰矢，矰，高也。"

⑤茀（fú 弗）矢：郑玄注："茀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飞鸟，刺罗之也。"二者指 矢、茀矢。

【译文】

矢人制造箭矢：将鍭矢分成三等分，杀矢分成三等分，在前的一分与在后的二分重量相等。将兵矢、田矢分成五等分，在前的二分与在后的三分重量相等。将茀矢分成七等分，在前的三分与在后的四分重量相等。

【原文】

参分其长而杀其一①，五分其长而羽其一②，以其笴厚为之羽深③。水之，以辨其阴阳④；夹其阴阳，以设其比⑤。夹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⑥。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⑦。刃长寸、围寸，矢之匕中博，自博处至锋谓之刃，长一寸，全匕则长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围寸，并脊计之，博则不满寸矣。铤十之⑧，重三垸⑨。前弱则俯，后弱则翔⑩；中弱则纡⑪，中强则扬⑫；羽丰则迟，羽杀则躁⑬。是故夹而摇之⑭，以视其丰杀之节也；桡之，以视其鸿杀之称也⑮。

【注释】

①杀：减杀。使箭杆逐渐变细，以便装箭镞。

②羽：箭杆后部的羽毛，其长为杆的五分之一。

③笴（gǎn 杆）：箭杆。 深：羽毛入箭杆的深度。

④水之：将箭杆置入水中。 阴阳：做箭树木的向阳背阴面。郑玄注：

“阴沉而阳浮。”

⑤比：箭杆末端所刻的叉形，以扣弦，又称作括。

⑥刃：此刃即指金属的箭镞，长二寸，箭杆长三尺。上文说羽长是杆的五分之一，即六寸。刃是羽长的三分之一，故长为二寸。

⑦惮：怕。此为影响。

⑧铤：箭头入木质的茎部分。　十之：十寸。春秋以前的铜箭镞，铤短，一般长三·三寸。长十寸的镞铤，只有战国以后的铁制品。

⑨垸（huán 环，又读huàn 换）：古重量单位，通“锾”。

⑩翔：郑玄注说：“回顾也。”指箭杆掉头回飞。

⑪纡：曲，迂曲不直。

⑫扬：飏，飘飏摇摆不定。

⑬躁：急躁。郑玄注：“旁掉也。”

⑭夹而摇：以两指夹箭杆末端向前运行，作箭飞行状。

⑮鸿杀：坚硬与柔弱。

【译文】

箭杆前端的三分之一逐渐变细，以便装镞，箭尾的羽毛是箭杆长度的五分之一，羽毛插入箭杆的深度与箭杆的厚度相等。将箭杆放入水中以辨别向阳向阴面。在箭杆阴阳面的两侧旁，作扣弦的箭括，箭括两旁插羽毛；箭镞的长是羽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箭，发出去虽遇疾风，也不受影响。箭镞的刃部长一寸，围长一寸。箭铤长度是刃长的十倍，重三锾。箭杆前端过重，飞行时就会下垂；后端过轻，飞行时就打翻回转；中部轻，飞行时就会摇摆；中部重，飞行时就会飘忽；羽毛过大，飞行就慢；羽毛太小，飞行就太快而且会从旁掉下来。所以箭制好后，要用两指夹着运行，以观察大小是否合适；将箭杆弯曲，观察软硬是否得当。

【原文】

凡相笴，欲生而抟[1]，同抟欲重。生，谓无瑕蠹也。抟，圜也。同重节欲疏，同疏欲栗[2]。

【注释】

①生而抟：生长的自然圆。抟，圆。

②栗：色如栗。指坚实。

【译文】

凡是观察箭杆，要生成时自然圆，同是自然圆的要选重的。相同重量的要选节疤稀疏的，节疤稀疏相同的。要选具有栗子颜色的。

杨升南　译注

汉修西岳庙记

【作者】

不详。按查其文，应为东汉灵帝时人。

【题解】

西岳庙，是奉祀西岳华山之神的庙宇。东汉灵帝时，郡守樊毅对旧庙重加修饰，作者因为之作记，加以褒扬。文中记叙了自尧舜至汉历代帝王祭

祀华山的盛典，以及重修西岳庙的原委经过，“其辞曰”之后，则是刊刻石碑的铭文。

【原文】

《山经》曰[1]：“泰华之山[2]，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3]，广十里。”《周礼·职方氏》华谓之西岳[4]。祭视三公者[5]，以其能兴云雨，产万物，通精气，有益于人则祀之。故帝舜受尧历数[6]，亲自巡省[7]，设五鼎之奠[8]，升柴燎烟[9]，致敬神祇[10]，乂用昭明[11]。百谷繁殖，黎民时雍[12]，鸟兽率舞[13]，凤皇来仪[14]。暨夏、殷、周[15]，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则有祯祥；荒淫臊秽，笃灾必降。秦违其典[16]，璧遗鄗池[17]，二世以亡。高祖应运[18]，礼遵陶唐[19]，祭则获福，奕世克昌[20]。亡新滔逆[21]，鬼神不享[22]。

【注释】

①《山经》：古地理著作《山海经》中的一篇。

②泰华之山：即华山，古称“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南。

③仞：古长度单位。据陶方琦《说文仞字八尺考》谓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东汉末则为五尺六寸。

④华谓之西岳：华山叫作西岳。按，今《周礼·职方氏》无此文。《尔雅·释山》：“华山为西岳。”

⑤视：比照。　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

⑥帝舜受尧历数：舜受尧禅让而为帝。《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历数：古代认为帝王兴起，与天地自然的数理相关。这种运转之理即所谓“天道”，也叫做“历数”。

⑦巡省：天子外出巡行视察。

⑧五鼎之奠：以五鼎盛五牲祭祀。

⑨升柴燎烟：烧柴燎烟以祭天地山川。

⑩神祇（qí 奇）：天神和地神。

⑪乂（yì 义）：治理。

⑫黎民：百姓。 雍：和谐。

⑬鸟兽率舞：鸟兽都聚集在一起跳舞，谓庆贺升平之意。率，都。

⑭凤皇来仪：凤凰来舞而有仪容。凤皇，即“凤凰”。

⑮暨（jì 既）：及，至。

⑯典：常道，常法。

⑰璧：平圆形、中心有孔的玉器。 遗（wèi 谓）：赠送。 鄗（hào 浩）池：又作“镐池”、“滈池”。古池名，在长安故城西。《史记·秦始皇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司马贞《索隐》：“江神以璧遗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将终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将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按，祖龙，指秦始皇。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

⑱高祖：指汉高祖刘邦。

⑲陶唐：陶唐氏，即尧。

⑳奕世：传世；一代接一代。

㉑亡新：指王莽。王莽篡汉，国号曰“新”。又早灭亡，故称。

㉒鬼神不享：鬼神不享受祭品。意谓不以佑护。

【译文】

《山海经·山经》说：“泰华山，似斧劈刀削一般，成四方形，高五千仞，广十里。”据《周礼·职方氏》说，华山叫做西岳。祭祀比照三公之礼，是因为它能兴云雨，产万物，通精气，对人有益，所以就祭祀它。因此，舜受尧禅让而为帝后，亲自出巡华山，设五鼎的祭奠。烧柴燎烟以致敬于天地之神，天下大治而善德昭明。百谷丰登，百姓和谐，鸟兽聚舞，凤凰来舞而有仪容。直至夏、商、周三代，祭祀华山礼仪不变。君主德行善美贤明，就有吉兆；若荒淫污秽，重大的灾祸必定降临。秦朝不遵守常法，即有江神送玉璧给鄗池神君之凶兆，只历二世秦就灭亡了。汉高祖应合天运，

遵从尧舜之礼，祭祀华山获得福佑，世世代代得以昌盛。王莽大逆不道，罪恶滔天，鬼神也不护佑他。

【原文】

建武之初[1]，彗扫顽凶[2]，更率旧章[3]。敢用元牡[4]，牲牷必充[5]，天惟醇佑，万国以康。光和二年[6]，有汉元舅[7]，五侯之胄[8]，谢阳之孙[9]，曰樊府君讳毅[10]，字仲德，承考让国[11]，家于河南，究职州郡，辟公府[12]，除防东长、中都令[13]。诛强暴，抚瘠民[14]，二鄙以清[15]，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逾冬日。景化既宣[16]，由复夕惕[17]，惟宠禄之报，顺民之则，孟冬十月[18]，齐祀西岳[19]。以传窄狭[20]，不足处尊卑，庙舍旧久，墙屋倾亚[21]，世室不修[22]，《春秋》作讥[23]；特部行事荀班，与县令先谠，以渐补治，设中外馆，图珍奇，画怪兽，岳渎之精[24]，所出祯秀。役不干时，而功已著，暂劳久逸，神永有凭。自古泰山，邸邑犹存，五岳尊同。哀此勤民，独不赖福，乃上复十里内工商严赋[25]。克厌帝心[26]，嘉瑞仍答[27]，风雨应卦[28]，瀸润品物。瀸与渐同。君举必书，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无述焉？于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袭、户曹史许礼等[29]，遂刊元石[30]，铭勒鸿勋[31]，垂曜亿龄[32]，永有铭识。

【注释】

①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公元25～56年）。

②彗（hui 慧，旧读sui 岁）：扫帚。　顽凶：凶残暴虐之人，此指王莽。

③率：遵循。　旧章：旧的典章制度。

④元牡：即“玄牡”，祭祀用的黑色公畜。《尚书·汤诰》：“敢用玄牡，告

于上天后土。”

⑤牲牷(quán 全):祭祀用的纯色全牲。《左传·桓公六年》:“吾牲牷肥腯。”杜预注:“牲,牛羊豕也;牷,纯色完全也。”

⑥光和:汉灵帝年号(公元178～184年)。 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

⑦元舅:长舅。《诗经·大雅·崧高》:“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⑧五侯:据《后汉书》,樊宏为世祖之舅,封寿张侯。其弟樊丹封射阳侯,兄子樊寻封玄乡侯,族兄樊忠封更父侯,樊宏少子樊茂封平望侯,是为五侯。 胄:后裔。

⑨谢阳:谢,即“射”,樊毅为樊丹之后,故称“谢阳之孙”。

⑩府君:汉代称郡太守为府君。

⑪考:先父。

⑫辟:征召。 公府:三公的官府。封建时代中央一级的机构。

⑬除:拜官授职。 防东长、中都令:皆职官名。

⑭瘠:瘦弱。

⑮鄙:指采邑,小邑。二鄙,当指防东、中都二地。

⑯景:大。 化:教化。 宣:传布。

⑰由:通“犹”。 夕惕:夜晚也警惕着。形容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周易·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⑱孟冬:冬季的第一个月,即十月。

⑲齐:通“斋”,斋戒。

⑳ 传(zhuàn 转):驿站,旅舍。

㉑屋:房顶。 亚:通“压”,低矮的样子。

㉒世室:古代帝王宗庙。

㉓《春秋》作讥:《公羊传·文公十三年》载《春秋》经文:“世室屋坏。”传曰:“世室屋坏,何以书?讥。何讥尔?久不修也。”

㉔岳:高大的山。古有“五岳”之称: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渎(dú 读):大川。《尔雅·释水》:“江淮河济为四渎。”

㉕上复:禀告,奉告。

㉖厌:满足。 帝:上帝,天帝。

㉗嘉瑞:吉祥的征兆。 仍:频繁。 答:酬答,报答。

㉘风雨应卦:谓风雨皆合时宜。卦,谓卦气。汉儒以《易》卦与四时气候

相配，称为“卦气”。

㉙功曹、主簿、户曹史：皆职官名。

㉚元石：指石碑。

㉛铭勒：镂刻文字。　鸿：大。　勋：功勋。

㉜亿龄：犹云“万年”。

【译文】

建武初年，光武帝扫除王莽，复循旧典。祭以黑色公畜，所用纯色全牲肥腯充足，上天大加保佑，万国安康。光和二年，大汉天子的长舅，本是五侯的后裔，谢阳侯之孙，郡太守名叫樊毅，字仲德，继承先父而让国，安家于河南，尽职于州郡，被征召至三公之府，拜为防东长、中都令。诛除强暴，抚恤贫民，二地得以清平，受命抚守此方，其威严胜过秋日寒霜，其恩泽超过冬天的太阳。教化已经普及，犹自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思念报答君王恩宠官禄，为民作则，于孟冬十月，斋戒祭祀西岳华山。因驿舍狭窄，不足以安顿尊卑上下之人，庙舍陈旧失修，墙壁倾颓屋顶低压，世室不修，《春秋》文中曾加以讥刺。因特安排行事荀班和县令先谠，逐步补修整治，设中外馆，雕画珍奇、怪兽、山岳川渎精灵及所出吉祥俊秀之物。役民而不违犯农时，而事已成功，暂劳久逸，庙舍修成而神灵永有依凭。自古泰山，官邸之邑至今尚存。五岳同等尊贵，可叹唯独这里的百姓们，却没能赖以得福，于是向上禀告在这十里之内工商严征赋税。凡此种种，深得天帝之心，吉瑞征兆频频应现，风雨合时而至，滋润万物。君主的举措都一定记载下来，何况这一盛德，神与人皆受其恩惠，难道可以不加叙述吗？于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袭、户曹史许礼等，修治石碑，刊刻功勋，垂耀万年，永远保有铭刻记载。

【原文】

其辞曰：

二仪剖判[1]，清浊始分[2]，阳凝成山，阴积为川。泰气推否，洪波况臻[3]，尧命伯禹，决江开汶[4]。川灵既定，恩覆兆民[5]，乃列祀典[6]，辨于群神。因渎祭地，岳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历年。赤锐煌煌[7]，受兹介福，京夏密清[8]，殊俗宾服[9]。令问不违[10]，可谓至德，德音孔昭[11]，实惟我后[12]。出自中兴[13]，大汉之舅[14]，本枝惟百[15]，延庆长久。俾守西岳，达奉神祀，改传饰庙，灵有攸齐[16]。降瑞答祚[17]，景风凯悌[18]，惟风及雨，成我稷黍[19]。穑民用章[20]，建乂室宇，刊铭记诵，克配梁甫[21]。

【注释】

①二仪：又称“两仪”，指天地。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本原为“太极”，“太极”分判，生成天地，谓之“两仪”。《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②清浊始分：古哲学家认为，天地初分时，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

③“泰气”二句：谓洪水冲破阻塞大量而至。 泰：《周易》的卦名。其卦乾下坤上，为上下交通之象。《易·泰》：“天地交，泰。”又《彖》：“泰，小往大来吉亨，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引申为通畅、安宁。《说卦》：“履而泰，然后安。” 否：《周易》的卦名。其卦坤下乾上，为上下不交之象。《易·否》：“天地不交，否”。引申为穷，万物不通。泰、否相对。《说卦》：“否、泰，反其类也。” 况：通“皇”，大。 臻：及，至。

④江：长江。 汶（wèn 问）：水名，即今之大汶河。

⑤兆民：众百姓。兆，极言其多。

⑥祀典：祭祀的礼仪和制度。

⑦赤锐：犹言“赤炎”，指汉朝。按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汉火德王，

尚赤，故云。

⑧京夏：华夏；汉族。　密：安定。　清：清平，太平。

⑨殊俗：不同风俗，此与“京夏”相对，指与汉不同风俗的四边少数民族。

⑩令问：好的声誉。问，通“闻”。　违：离去。

⑪德音：犹“令闻”，有德行的声誉。　孔：很；大。

⑫后：君主。

⑬中兴：复兴。

⑭大汉之舅：指上文的樊毅。

⑮本枝惟百：犹云“本枝百世”，子孙兴盛之意。　本枝：又作“本支”。树木的根干和枝叶，以喻嫡系和庶出的子孙。《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传：“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左传·庄公六年》引《诗》作“本枝百世。”

⑯灵：神灵，此指西岳之神。　攸：所。　齐：通“斋”。

⑰瑞：吉兆。　祚：福。

⑱景风：祥和之风。《尔雅·释天》：“四时和为通正，谓之景风。”　凯悌（kǎi tì 楷替）：和乐之貌。

⑲稷黍：此泛指粮食作物。

⑳穡（sè 色）民：农夫，农民。　用：因。　章：表彰，显扬。

㉑梁甫：又作“梁父”，山名，在泰山之南。古帝王封禅，登泰山筑坛祭天，在梁甫山辟基祭地。

【译文】

铭辞说：

天地两仪初剖判，清气浊气始离分，阳气凝聚成山岳，阴气沉积为河川。泰气欲通推否塞，洪水波涛遍地行，帝尧授命与大禹，疏通水道开江汶。河渎既通川灵定，恩泽荫覆亿万民，于是得列祭祀典，分辨群神受福荫。依凭河渎祭地祇，以岳相配祀天神，君主遵循旧礼典，永远受享历万年。大汉赤炎正辉煌，受此厚福保安宁。京都华夏清平世，四夷来朝皆称臣。美名善誉永不失，可

谓至善至美德，德行声誉大昭明，实为我民好君主。中兴之世人才众，大汉天子有长舅，子孙昌盛传百世，福庆绵延经长久。受命抚守西岳地，恭奉神祇心诚敬，改建传舍饰华庙，神灵得所享粢盛。天示吉兆降福祚，好风祥和如人意，风调雨顺年景佳，百谷成熟多黍稷。农夫因此来颂扬，修治石碑建亭宇，刊刻铭勒人记诵，可以以此配梁甫。

贺友龄　译注

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

蔡　邕

【作者】

蔡邕，见卷六《祖德颂》。

【题解】

在这篇碑文里，作者首先介绍圣王建立社祀，土地神(社)就成了土地的主人，从国君到庶民，没有谁不虔心敬祭土地神。因此，早在春秋时期，库里就有子华当上了秦国的宰相；汉兴，陈平佐高帝，克定天下为右丞相；汉明帝永平年间，虞延又当上了太尉和司空官，被封为公；嘉平时虞放又当上了 尚书令，后又封为召都亭侯。这四个人(一秦三汉)都是国君的有力辅佐，他们既有公又有侯，是全库里人的光荣！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库里人祖上有德，虞氏等人自强，而且也是库里的“社之所相”。所以蔡邕特为此作碑纪念，以告子孙。本篇主旨宣扬社神的作用，仍是汉代天人感应说的末流；文

辞也一般，所谓“多酬应谀颂之文”。没有多大意义，只可窥见当时封建士大夫的一种意识。

【原文】

社祀之建尚矣[1]！昔在圣帝[2]，有五行之官[3]。而共工子句龙为后土[4]，及其没也，遂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礼建为社位，左宗庙，右社稷[5]。戎丑攸行[6]，于是受脤[7]；土膏恒动，于是祈农[8]。又颁之于兆民[9]，春秋之中，命之供祠[10]。故自有国，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库里，古阳武之户牖乡也[11]。春秋时，有子华为秦相[12]。汉兴，陈平由此社宰[13]，遂佐高帝[14]，克定天下，为右丞相，封曲逆侯[15]。永平之世[16]，虞延为太尉司空[17]，封公。至嘉平[18]，延弟曾孙放，字子卿，为尚书令，外戚梁冀乘宠作乱[19]，首策诛之[20]，王室以绩封召都亭侯。太仆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维四方[21]，克措其功[22]，往烈有常。于是司监爰暨邦人[23]，佥以为宰相继踵[24]，咸出斯里，秦一汉三，而虞氏世焉[25]。虽有积善余庆，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26]。乃相与树碑作颂，以示后昆云[27]。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顾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庆聿彰[28]，自嬴及汉[29]，四辅代昌[30]。爰我虞宗，乃世重光[31]，元勋既立，锡兹土疆。乃公乃侯，帝载用康[32]，神人协祚[33]，且巨且长。凡我里人[34]，尽受嘉祥，刊铭金石，永世不忘[35]。（汉碑多酬应谀颂之文，此碑亦专为虞氏而作。）

【注释】

①社：古指土地神，即共工氏之子曰后土。 尚：久远。

②圣：封建统治阶级对帝王的谀称。

③五行（xíng 形）：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战国时五行相生、相胜的学说颇为流行。

④共（gōng 公）工：古代神话人物。传为人面蛇身赤发，身乘二龙。据《尚书·舜典》记载是尧的臣子，试授工师之职，……被舜流放于幽州。 句龙：共工的儿子。 后土：古时称大地；也指土地神。

⑤稷（jì 记）：我国古老的食用作物，即粟（谷子）；农官；五谷之神。

⑥戎丑：大众。

⑦受：通“授”，授给。 脤（shèn 慎）：古代王侯祭祀社稷的牲肉。

⑧祈（qí 齐）：向神求祷；祈求。 农：田官。

⑨兆：一说为百万；一说为十亿；一说为万亿。 兆民：泛指众百姓。

⑩供（gòng 共）：供奉，祭献。 祠（cí 词）：指神祠。

⑪阳武：旧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

⑫子华：人名。不详。

⑬陈平：汉初阳武县人。背楚归汉佐刘邦，建立汉朝，封曲逆侯。惠帝、吕后、文帝时多次任丞相。 社：祭祀社神。 宰：当宰相。

⑭遂：进；荐。

⑮曲逆：古县名。秦置，因曲逆水（今河南完县曲逆河）得名。

⑯永平：东汉明帝年号，公元58～75年。

⑰虞延：人名。

⑱嘉平：魏齐王（芳）年号（公元249～253年），时期不对，可能原文有误。从下文看，当是延熹年号。

⑲外戚：外家的亲属，特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

⑳策：计谋，策划。

㉑毗（pí 皮）：辅助。 维：维系。

㉒措：处理。 其功：他们的功绩。

㉓司监：当指地方官员。 爰：至于。 暨（jì 记）：及，到。

㉔继踵：即接踵，前后相继。

㉕世：继承。

㉖相（xiàng 向）：辅助。

㉗后昆：后嗣，子孙。

㉘聿（yù 玉）：作语助，无义。

㉙嬴（yíng 营）：秦始皇姓嬴名政。这里指秦朝。　汉：指汉朝。

㉚代：指朝代。　昌：繁荣昌盛。

㉛重（chóng 崇）光：本指太阳和月亮出现光环。这里指虞氏的功德前后相继。

㉜载：事。　用康：因此得以安康。

㉝协：同心合力。　祚（zuò 坐）：赐福。

㉞里：指库里地方。

㉟本文作者蔡邕是陈留人，因而写这篇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文。

【译文】

祭祀土地神制度的建立已经很久了。从前神圣的先帝，设有负责水、火、木、金、土的官，而共工的儿子名叫句龙掌管土地，等到他死了以后，于是就举行对土地神的祭祀。所以说：社是土地的主人。周礼建成土地神位，左边是宗庙，右边是土神和谷神。大伙儿急急忙忙地行动，于是授马祭肉；土地的水份蒸发上行，于是祈求农事丰收。向广大百姓颁布，在春秋之中命令他们供奉神祠。所以从管理国事的直到广大民众，没有谁不向神祠祭祀。这个库里是阳武县的户牖乡。春秋时有个叫子华的，当了秦国的相。汉朝兴起，阳武县的陈平由此社宰，进而辅佐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定了天下，当汉高祖的右丞相，封为曲逆侯。永平年间，虞延当太尉和司空官，封为公。到嘉平时候，虞延弟弟的曾孙名放，字子卿，当了尚书令的官，由于外戚梁冀乘受宠爱的机会作乱，他首先策划诛讨梁冀，汉室根据他的功绩，封他为召都亭侯。太仆、太常和司空官，是辅助天子而维系着四方的，他们都能够处置好并得到成功，以往的功绩就能常存。于是司监和这一地方

人士，都认为相继作宰相的，都出在这个库里，秦朝一个、汉朝三个，而姓虞的人在那里世代相承。这虽然是祖上积德有余庆，本人修身得来的，但也有这个土地神的相助呀。于是就共同树碑作颂，以此教育子孙后代。

圣帝建立祭祀，明洁地服事百神，便顾及到这社神，还告知了广大黎民。明德是馨香的，这喜庆是很昭彰。从秦代到汉朝，四次辅佐国君四代盛昌。至我虞氏宗族，祖德世代重光。巨大的功勋既已建立，国君就赐与这个地方。于是又封公又封侯，帝君事业因此安康。神人共同赐福，这种福又大又长。凡是我们库里的人，个个都安享吉祥。刻铭文在金石上，让子孙后代永世不忘。

曹翠云　译注

桐柏庙碑

王延寿

【作者】

王延寿，字文考，东汉顺帝时人，是东汉著名学者王逸的儿子。他有杰出的才华，年轻时曾经到鲁国游学，后在回家途中渡湘水时溺水而死。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主要作品有《灵光殿赋》、《梦赋》等。《后汉书·文苑传》有他的传记。

【题解】

这是一篇碑文，记述南阳太守张君尊神敬祀，受到人民赞颂的事。桐

柏山是淮河的源头，人们在此建立庙宇用以祭祀水神山神。但是自从郭君作太守以来二十多年，祭祀活动没有重视，人们认为这就是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张君到任以后，对庙宇进行了扩建和整修，并且亲自主持每年两次的祭祀活动，鬼神于是降福人间，老百姓作颂歌唱张君。

文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记述了张君整修庙宇和重视祭祀活动的经过，后半部分记述老百姓的颂文。

文中表示出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显得落后和荒唐。只是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如果不是文人造作的话。

【原文】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①，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张君②，处正好礼③，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④，始于大复⑤，潜行地中⑥，见于阳口⑦，立庙桐柏⑧，春秋宗奉，灾异告谴⑨，水旱请求。位比诸侯，圣汉所尊⑩，受圭上帝⑪，大常定甲⑫。郡守奉祀，务洁沉祭⑬。务洁，碑作祾絜，洪景伯以为"祾"当是"斋"字。从郭君以来，二十余年，不复身到，遣行承事⑭，《隶释》作"遣丞行事"。简略不敬，明神弗歆⑮，灾害以生。五岳四渎⑯，与天合德，仲尼慎祭⑰，常若神在⑱。君准则大圣⑲，亲之桐柏⑳，奉见庙祠，崎岖逼狭，开拓神门㉑，立阙四达㉒，增广疆埸，饰治华盖㉓，高大殿宇㉔，穹齐传馆㉕，石兽表道㉖，灵龟十四㉗，衢廷宏敞㉘，宫庙高峻。祗慎庆祀㉙，一年再至，躬进牲牷㉚，执玉以沉㉛，为民祈福。灵祇报佑，天地清和，异祥昭格㉜，禽兽硕茂，草木芬芳，黎庶预祉㉝，民用作颂㉞。其辞曰：

【注释】

①延熹：汉桓帝的一个年号，公元158～166年。 延熹六年：即公元163年。

②中山：周代诸侯国名，在此用作地名，在今河北省定县一带。 卢奴：古中山鲜虞之地，汉代设县，是中山国治。

③处正：即居正，遵循正道。 好礼：喜好礼仪。

④淮：淮水。 平氏：县名，在今河南省桐柏县西。

⑤大复：山名，是桐柏山的支峰，在河南桐柏县东。

⑥潜行：暗流。 地中：即地下。

⑦阳口：按阳口在四川奉节，原文有误。"口"当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口"。

⑧桐柏：山名，在今河南省桐柏县西南，淮河源自这里。

⑨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诉"，可从。

⑩圣汉：指本朝汉代。

⑪受圭上帝：受命于上帝。 圭：古代帝王诸侯举行仪式时用的一种上尖下方的玉版，比喻任命。

⑫大常：官名，秦之奉常，汉景帝时改为太常，属九卿之一。 甲：第一名。

⑬务洁：按曾注，当为"斋洁"，必须洁净。洁，是使动词，即使祭品洁净。 沉祭：将祭品沉入水中的一种祭祀，此指沉祭时的牲品。

⑭遣行承事：按，曾注为"遣丞行事"。派遣丞官行事。

⑮明神：古时对神的敬称。 歆：歆享，鬼神享用祭品。

⑯五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四渎：指长江、淮水、黄河、济水。

⑰仲尼：孔子。 慎祭：指对祭祀慎重恭敬。

⑱常若神在：语出《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⑲君：指张君。 准则：这里用作动词，指效法，以……为准则。 大圣：指孔子。

⑳之：去，往。

㉑神门：指庙门。

㉒阙：古代宫、庙和墓门立双柱的叫阙。　四达：四通八达的地方。

㉓饰治：整治，修整。　华盖：伞盖。

㉔高大：用作动词，指扩建。

㉕穹齐：扩大修整。　传馆：驿站客舍。

㉖这句是说道路两旁摆着石兽。　表：标帜。

㉗灵龟：龟的一种，此指石雕的灵龟。

㉘衢廷：宽敞的庭院。

㉙祇慎：敬慎，恭敬谨慎。　庆祀：庆贺祭祀。

㉚躬：亲自。　牲牷：毛色纯而体完具的牲畜，是较理想的祭祀牺牲。

㉛执玉以沉：把玉沉入水中，用以祭水。

㉜异祥：特异的吉祥。　昭格：明显地到来。格，至，到。

㉝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赖”，是。　赖祉：即得到福祉。

㉞用：因此。　颂：文体的一种。

【译文】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阳太守、中山卢奴人张君，遵循正道、喜好礼法，尊敬神祇祭祀。由于淮水出自平氏县，起源于大复山，在地下无声无息地流淌，在阳口出现，就在桐柏山上建造庙宇，每到春季秋季去宗仰敬奉，有了灾异就去诉说，有了水旱就去请求保祐。把它列为和诸侯同等的地位，为圣明的汉朝所尊崇，受命于上帝，太常官把它定为天下第一。从前的郡守供奉祭祀，务求使用于沉祭的牲品洁净。自从郭君以来，二十多年，不再亲自到场，只派遣使者来奉行职务，祭事进行得简略而不恭敬，明神不享用祭品，灾害因此产生。五岳四渎，本和上天同德，孔子都重视祭祀，他祭祀时常常好像神灵就在眼前。张君效法孔圣人，亲自来到桐柏山，奉见庙祠，道路崎岖不平而且狭窄，张君扩大庙门，在四通八达的地方建起门阙，拓展庙宇疆界，整治华盖，扩建殿宇，扩充和修整驿站客舍，把石兽安置在道路两旁，雕刻

有石龟十四只，于是庭院宽敞，宫庙高峻。他恭敬谨慎地庆贺祭祀，一年之中到来两次，亲自献上牲牷，亲手把玉石沉入水中，为人民祈求幸福。神灵酬报庇祐人民，天地清明和暖，特别的吉祥大量地来到人间，禽兽又肥又多，草木芬芳馥郁，老百姓得到幸福，人们因此创作颂文。文辞写道：

【原文】

泫泫淮源①，圣禹所导②，汤汤其逝③，惟海是造④，疏秽济远⑤，柔顺其道⑥。弱而能强⑦，仁而能武⑧，圣贤立式⑨，明哲所取，定为四渎，与河合矩⑩。烈烈明府⑪，好古之则⑫，虔恭礼祀⑬，不愆其德⑭。惟前废弛⑮，匪恭匪力⑯，灾眚以兴⑰，阴阳以忒⑱。陟彼高冈⑲，臻兹庙侧⑳，肃肃其敬㉑，灵祇降福，雍雍其和㉒，民用悦服，穰穰其庆㉓，年谷丰植㉔。望君舆驾㉕，扶老携集㉖；慕君尘轨㉗，奔走忘食；怀君惠贶㉘，思君罔极㉙。于胥乐兮㉚，传于万亿！（韩退之《南海神庙碑》蹊径似仿此文，而青胜于蓝不啻百倍。）

【注释】

①泫泫：水流的样子。

②圣禹：即大禹。

③汤汤（shāng 商）：大水急流的样子。

④造：到，往。

⑤疏秽：冲洗掉污秽。 济远：贯通到远方。

⑥这句是说能使河道畅通。

⑦这句是说河水既是柔弱，又能够强大。

⑧这句是说淮河能够仁厚，又能够勇武。

⑨立式：树立榜样，树立准则。

⑩河：指黄河。　合矩：准式相同，规范相同。

⑪烈烈：威武的样子。　明府：即太守，汉魏以后称太守为府君，或明府君，简称明府。

⑫好：喜好。　则：法则。

⑬礼祀：以礼祭祀。

⑭愆：丧失；过失。

⑮这句说的即是上文郭君的事。

⑯匪：非，不。这句是说不尽心不尽力。

⑰灾眚（shěng 省）：灾难。眚，灾，同义连用。

⑱忒：差错，不和谐。

⑲陟：登上。

⑳臻：来到。

㉑肃肃：恭敬的样子。

㉒雍雍：和谐的样子。

㉓穰穰：丰盛，众多。

㉔丰植：丰茂。

㉕舆驾：车马，这里指张君的姿容。

㉖扶老携集："集"字不押韵，是讹字，当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息"，犹幼。

㉗尘轨：道上尘土的轨迹。

㉘惠贶：馈赠。

㉙罔极：无限。

㉚于胥：语气词，相当于啊、呀之类。

【译文】

淮水的源头不停地流淌，它是经过大禹亲手疏导通畅。浩浩荡荡地奔向东方，一直流到浩瀚的海洋。它冲刷掉污秽直到遥远，河水顺流有方向。它有时柔弱有时刚强，有时仁厚有时又勇武。被圣贤树立为榜样，为明哲的人们师祖。把它定为四渎之一，和黄河一起纳入了同一个规矩。威武的太守啊，喜欢古人的法

则。虔诚恭敬地按照礼仪祭祀，没有丧失古人的操德。只是因为从前废弛，对祭祀不尽心尽力。灾难因此产生，阴阳因此不能和谐调适。太守登上了高高的山岭，来到了这个庙宇旁。恭恭敬敬地祭祀，神灵因此降下福祥。阴阳和谐，人民敬服喜洋洋。每年的谷物收成都很好，一片丰盛可庆的景象。百姓扶老携幼，来一睹张君的尊颜；人们仰慕张君处世的轨辙，奔走而来忘记了吃饭；感怀张君美好的馈赠，对他怀着无限的思念。唉呀，真是让人高兴啊，让张君的美名千秋万代地流传！

周信炎　译注

荆州文学记

王　粲

【作者】

王粲，见卷四《登楼赋》。

【题解】

这是王粲在荆州时，为刘表重视文化教育所作的一篇记述。建安三年(公元198)刘表平定了长沙太守张羡的反叛，开辟领土，带甲十余万，一时称盛。史载他“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后汉书·刘表传》)本文所赞颂的就是当时的这一情况。文章以典雅的词句，竭

力描述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文风之盛，虽有所夸饰，但毕竟反映了在战乱时代这一方土地所出现的优异典型，复兴了传统文化。文章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原文】

有汉荆州牧刘君，稽古若时[1]，将绍厥绩，乃曰："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2]，设教导化，叙经志业，用建雍、泮焉[3]，立师保焉[4]。作为礼乐，以作其性；表陈载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5]，然后太阶平焉[6]。夫文学也者[7]，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8]，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阖等[9]，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10]，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11]，兢兢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12]，百氏备矣。

【注释】

①稽古：根据往古，考查往古。　若时：顺时，顺应当时需要。若，顺。

②轨仪：以为轨道、仪式，作动词用。　宪极：最高的法度。宪，法。

③雍、泮：辟雍、泮宫，分别是天子、诸侯的大学名称。这里指州中学校。

④师、保：古时教育贵族子弟的人，师主教，保主育，后来成为皇朝官名，有太师、太保、少师、少保等。这里指一般教师。

⑤悖：违反，乱。

⑥太阶：最高的台阶，即王朝。这里比喻从上至下的全州。

⑦文学：指文化教育，古代的概念均如此。

⑧五业从事：州府的官名。 宋衷：《后汉书》和《魏志》的《刘表传》都作宋忠。

⑨阖：此字误，当作“闾”。

⑩总角：小孩。 佩觿（xi 奚）：佩带着骨制解绳结的锥子，古代小孩的备用器具。

⑪亹亹（wěi 伟）：勤勉的样子。

⑫六路：大致指各方面。

【译文】

汉朝荆州牧刘君，根据古制、顺应时势，继续古代的事业，于是说：“古代圣王的治理社会，按照天地的法则，以最高法度为仪式，设置教育诱导感化人们，叙次经典、专志于学业，从而建立辟雍、泮宫的大学，任用师、保的教师。又制定礼乐，培养人们的性情；陈列典籍，辅助人们的品德。就使上面的人知道怎样对待百姓，下面老百姓知道怎样奉事上面，作官的不失掉职守，民众听从而不违反，然后天下便太平了。那文化事业么，是人伦的保证，伟大教育的根本。”便派五业从事官宋衷，负责文化教育工作，请来一些朋友，宣讲德的理论去帮助他们，用优厚的礼节待遇他们。这样，在五年之内，道义的教化大为流行，有德行的老人綦毋闾等人，以及背着书籍和礼器文具从远方而来的有三百多人。于是幼年人进步极快，武夫改变面貌，儿童还佩带着觿，年轻甲士脱下甲胄，肩并着肩、脚跟着脚，像川流不息、泉水汹涌似的，那么勤勉、那么兢兢业业的来学习了。就教他们读六经，讲究礼仪，学会和谐八音，协调音律，修习历法，整理刑法，各方面都有了秩序，百家的学说都学全了。

【原文】

天降纯嘏[1]，有所底授[2]。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时迈淳德[3]，宣其丕繇[4]。厥繇伊何？四国交阻[5]，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6]，屡戡寇侮[7]。诞启洪轨[8]，敦崇圣绪。典坟既章[9]，礼乐咸举。济济搢绅，盛兹阶宇；祁祁髦俊[10]，亦集爰处。和化普畅，休征时叙[11]，品物宣育，百谷繁芜[12]，勋格皇穹[13]，声被四宇。

【注释】

①纯嘏：纯一的福。见《诗经·鲁颂·闷宫》。

②底：疑"厎"之误。厎，达到。厎受，犹接受。

③时迈：时行，这里指行德，语见《诗经·周颂·时迈》。

④丕：大。　繇：通"徭"或"谣"，又为一种文辞，读zhòu(昼)。这里当是指文告、文辞。

⑤四国：犹言四面。　交阻：交相阻挡，。　按：这句指刘表为荆州牧之初，先有孙坚、袁术的阻挡，后有张济等的叛乱。

⑥虔夷：扫平，消灭。古书的虔，作杀戮、断绝解；夷，铲平。　不若：不顺从。

⑦戡(kān 堪)：用武力平定。

⑧洪轨：大道。

⑨典坟：五典三坟，最古的书籍。　章：同"彰"，显明，显扬。

⑩髦俊：俊杰，杰出、优秀的人才。

⑪休征：好的自然征兆，指农业上风调雨顺。语出《尚书·洪范》。

⑫繁芜：茂盛。

⑬格：达到。　皇穹：皇天。

【译文】

上天降给纯福，自然有人接受。到了我们刘君，他便受命而长茂。南方的治理由此建立，荆州衡阳有人把守。及时实行淳厚

的德政，发出伟大的文告。这文告说了什么？因为四面受阻挡，便赫然奋发威武，整顿他的军旅，消灭不顺从者，多次剿平盗寇的侵侮。从而开辟大道，尊崇圣人的统绪。五典三坟的教训彰明，礼乐全都兴起。济济的搢绅先生，在这里充满庭宇；祁祁众多的俊杰人士，也都在这儿聚集。和顺的教化普遍流行，美好的自然征兆顺时出现，百物舒畅发育，百谷繁茂丰盛。他的功勋高达皇天，名声传遍八方四面。

王贵民　译注

晋造戾陵遏记

阙　名

【题解】

这是一篇颂扬地方官兴修水利政绩的碑记。刘靖、刘宏（一作“弘”）父子，虽然分别仕于魏、晋两朝，但他们先后都曾但任过现今北京市地区的地方官。这篇文章是记述他父子在任上修建戾陵遏、车箱渠等水利工程的事迹，还记述了工程的规模，灌溉面积，老百姓受惠的程度等。

【原文】

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①，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②，相漯水以度形势③，嘉武安之通渠④，羡秦氏之殷富⑤。乃使帐下督丁鸿

军士千人[6]，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7]，导高梁河[8]，造戾陵遏[9]，开车箱渠[10]。

【注释】

①魏：三国时代曹丕所建朝代名。　使持节：原意是使其持着符节。魏、晋以来演变成官名。刺史兼掌兵权者加此名。　建城乡侯：刘靖死后追封的爵位。据《三国志》卷十五，“城”作“成”。　刘靖（？～公元254年）：沛国相县（今安徽省淮北市）人，三国时代曹魏的地方官。历官庐江太守、河南尹、都督河北道诸军事等。有政绩。提倡设学校，培养人材。

②梁山：山名。即今北京市的石景山。

③漯水：河名。即今永定河。

④武安：武安君的简称，秦将白起的封号。关中地区的白渠原本是西汉白公于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所建，但后来讹传为秦代白起所建。

⑤秦氏：秦朝。

⑥帐下：指帐下的人。　丁鸿：人名。

⑦嘉平：三国时代魏国劭陵厉公曹芳的年号，公元249～公元254年，凡六年。　嘉平二年：即公元250年。　遏：亦作“堨”。堰，拦水坝。

⑧高梁河：即现今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

⑨戾陵：梁山有陵墓称戾陵，据称是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的坟墓。然而刘旦的谥号为刺王，其陵墓似不应称戾陵。汉武帝的另一个儿子刘据虽谥戾太子，但其陵园在湖县（今河南省灵宝县故县乡）。此处可不必过于拘泥。

⑩车箱渠：从漯水通往高梁河的人工水渠名。

【译文】

魏朝的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的刘靖，字文恭，登上梁山以观察源流，端详漯水以度量形势，赞叹武安疏通水渠，羡慕秦朝的殷富。于是命令帐下的人监督着丁鸿等军士千人，于嘉平二年建立拦水坝在河上，疏导高梁河，建造戾陵遏，开修车箱渠。

【原文】

其遏表云[1]：高梁河者，出自并州[2]，潞河之别源也[3]。长岸峻固[4]，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5]，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6]，门广四丈，立水十丈[7]。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8]，地百余万亩。

【注释】

①表：古代文体的一种。内容有二，一为臣下向皇帝陈述事，一为记述某人或某事的碑刻。此处为后者。

②并州：古代的行政建置。辖境约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

③潞河：河名，即今潮白河。

④峻：高峭。

⑤石笼：装有碎石块的竹笼子。类似于现在抢险时用的装土的草袋。主遏：主体大坝。

⑥水门：水闸。

⑦立水：水闸拦住水的高度，即落差。

⑧封：区域。此指流域。

【译文】

那个遏表说：高梁河发源于并州，是潞河的另一个源头。长长的堤岸高峭坚固，直接截住了中流，积累石笼以作为主体大坝，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宽七十余步。靠北岸设立水闸，闸宽四丈，拦水高度为十丈。山洪暴发时，洪水则乘遏东下；平常流量则遵守常规，自闸门向北流入。灌溉农田每年二千顷，所流经的区域，土地有百余万亩。

【原文】

至景元三年辛酉①，诏书以民食转广②，陆废不赡③。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④，限田千顷⑤，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⑥，出给郡县⑦，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⑧。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⑨，迳昌平东⑩，尽渔阳潞县⑪。凡所润舍四五百里⑫，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⑬，原隰底平⑭，疏之斯溉⑮，决之斯散⑯，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⑰，施加于当时⑱，敷被于后世⑲。”

【注释】

①景元：三国时代魏国元帝曹奂的年号。公元260～公元264年，凡五年。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岁次壬午，此作辛酉，误。

②转广：转运广阳。广，广阳的简称。广阳是东汉、三国时的郡名。其辖地约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地区。

③陆废：陆路交通废弛。 不赡：不能供给。

④谒(yè叶)者：官名，掌朝觐宾飨及奉诏出使。

⑤限田：应灌溉水田的限额。

⑥刻地：当指薄地。

⑦出给郡县：由郡县拨给。

⑧改定田：把旱地改定为水田。

⑨蓟：三国时广阳郡的县名。故地在今北京市宣武区。

⑩昌平：三国时广阳郡的县名。故地在今北京市海淀区沙河镇。

⑪渔阳潞县：渔阳郡的潞县。故地在今河北省三河县。

⑫润舍：滋润的地方。舍，处。

⑬高下孔齐：高地方和低下的地方都疏通整齐。孔，疏通。

⑭原隰(xí袭)底平：平原和低湿的地方使之取平。隰，低湿的地方。底，到，达到。

⑮斯：就。

⑯决：疏通。

⑰滮(biāo 彪)池:水名,又名滮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此为比喻。 甘泽:甘霖,甘雨。

⑱施:指施恩惠。

⑲敷:普遍。 被:及。

【译文】

到了景元三年辛酉岁,下诏书命令把民间的粮食转运到广阳,陆地交通废弛而不能供给。派遣谒者樊晨去重新设置水闸,限额灌田千顷,瘠薄的旱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均由郡县拨给,改定成水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沿车箱渠,自蓟县西北,经昌平县东,到渔阳郡的潞县。所滋润的地方共四五百里,所灌溉的田有一万余顷。高地方与低地方都疏通整齐,平原和低湿的地方都使之取平。疏通它就能灌溉,决开它就能使水散开,导渠口作涛门,犹如挥洒滮池的水作甘霖,恩惠施于当时,普遍及于后世。”

【原文】

晋元康四年①,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宏②,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③,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追维前立遏之勋,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逢恽,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余焉④。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缈负而趋事者盖数千人⑤。《诗》载“经始勿亟⑥”,《易》称“民忘其劳⑦”,斯之谓乎!

【注释】

①元康：西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公元291～299年，凡九年。 元康四年：公元294年。

②君少子：君的小儿子。君，对刘靖的尊称。 平乡侯：刘宏的爵位。宏：刘靖的儿子刘宏。《晋书》卷六六本传作刘弘（？～公元306年），字和季。有干略政事之才。历官太子门大夫，率更令、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都督荆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等。所至劝课农桑，宽刑省赋，百姓爱悦。

③五年：指元康五年，即公元295年。

④功：工作日。

⑤缰（qiǎng 抢）负：以布幅包裹小孩负之于背。

⑥经始勿亟：经营才开始不要着急。语出《诗经·灵台》，是周文王告戒庶民的话。当时文王要造灵台，没等召唤，老百姓就自动地纷纷前来干活。文王怕累着老百姓，于是说了那句话。老百姓不怕累，自觉地加劲干，结果灵台“不日成之”（没有几天时间就筑成了）。

⑦民忘其劳：人民忘了干活的劳累。语见《周易·兑》卦：“顺乎天而应乎人，说（同悦）以先民，民忘其劳。”顺天应人的事，老百姓愿意干，干起来忘了劳累。

【译文】

晋朝元康四年，刘靖君的小儿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刘宏，接受命令担任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宁朔将军。戾陵遏建立后积累达三十六年，到了元康五年夏天的六月，洪水暴发，毁坏了四分之三，仅剩下北岸七十余丈，上边的车箱渠被洪水漫溢。刘宏追怀先人建立戾陵遏的功勋，亲临山川，指导传授规划策略，命令司马关内侯逄恽率领内外将士二千人，修起长岸，建立石砌的水渠，修建主遏，整治水闸，闸宽四丈，水位落差五尺，兴修恢复充满利益。疏通或堵塞的标准，都是遵从旧制，共用了四万多个工作日。诸部的王侯不召而自至，背着孩子而赶来作工者约数千人。《诗经》记载的“经营开始不要着急”，《周易》称颂的

“人民忘了干活的劳累”，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原文】

于是二府文武之士①，感秦国思郑渠之绩②，魏人置豹祀之义③，乃遐慕仁政④，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⑤，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⑥。

【注释】

①二府：指行政方面的幽州府和军事方面的乌丸校尉府。

②郑渠：战国时秦国在关中地区所修的郑国渠。郑国原为韩国的水利专家，作为间牒被派往秦国修水渠，企图使秦国劳民伤财。结果水渠修成使关中沃野无凶年，秦从此富强，统一六国。

③豹祀：祭祀西门豹的祠堂。西门豹为战国时魏国人，在任邺县（今河北省临漳县）县令时，破除河伯娶妻的迷信，兴修水利，人民置祠纪念他。

④遐慕：长时间地思慕。遐，长远。

⑤纪：通“记”，记载。 勋烈：功业。

⑥式：楷模，标准。

【译文】

于是二府的文武之士，感怀秦国思慕郑国渠的功绩，魏国人设置祭祀西门豹祠堂的义举，乃长久地思慕刘靖刘宏父子的仁政，追述他们的成就。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把表刊刻在所立的石碑上，以记载功业，并记载遏的制度，永远为后世的楷模。

刘凤翥 译注

蓝田县丞厅壁记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文作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蓝田县属京兆府管辖，当时任县丞的是崔斯立。唐代官署常有壁记，主要叙述官署的创置、职掌、历任官员的事迹和调迁经过等，刻在壁上，以便后上任的了解自己的职掌以及前任情况，一般都写得比较平实详细。韩愈此文对县丞职掌一笔带过，着重写县令大权独揽，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受到胥吏的藐视。崔斯立富有才华，本想在县丞位置上发挥才能，但无事可做，喊出了“我不负丞而丞负余”，终日对着松树吟诗，充作公事，消磨时光。文章短小精悍，描写逼真，既反映了官场倾轧、腐败，又为崔斯立鸣了不平。

【原文】

丞之职所以贰令①，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簿尉②，主簿尉乃有分职。丞位高而逼，例以嫌不可否事③。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④，卷其前⑤，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⑥，平立，睨丞曰：“当署⑦”。丞涉笔占位

署，惟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8]。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必曰丞[9]，至以相訾謷[10]，丞之设岂端使然哉[11]？

【注释】

①贰令：辅助县令。贰，副贰，辅佐。唐代蓝田县为畿县（京兆府所管辖的县称畿县），设县令一人，正六品下，县丞一人，正八品下。

②主簿：畿县一人正九品上，职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 尉：畿县有二人，正九品下，职掌亲理庶务，分判众曹，裁断追征，收率课调。

③不可否事：不置可否，不表示相反意见。

④成案：已经办好的案件文书。

⑤卷其前：把案卷的前面部分卷了起来。

⑥雁鹜（wù 误）行：形容大摇大摆一直走，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与“平主”、“睨”、“当署”等词语都是表示对县丞轻视、不尊重。雁，常排列成一字形飞行。鹜，家鸭，鸭子走路摇摇摆摆。

⑦睨（nì 腻）：斜视。

⑧漫：茫然的意思。

⑨谚：俗话。 慢：散慢，此处指闲散的冗官。

⑩訾謷（zǐ áo 紫熬）：诋毁。

⑪端使然：本来就要这样。

【译文】

县丞是县令的副职，对于一县的政事没有什么不可以管的。它的下属有主簿和尉，主簿和尉各有自己的职掌。县丞官位高，认真办起事来，很容易侵犯县令的职权，历来为了避免侵犯县令职权的嫌疑，对政事可否不表示自己的意见。将要发公文了，胥吏抱着已经处理好的文案来找县丞，将文书前面卷着，用左手夹住，右手拉出卷尾，大摇大摆一直进来，头不低腰不弯，平站着，

用眼斜视县丞说："你应该签名。"县丞拿起笔蘸好墨，在应占的部位签上字，态度很谨慎看着胥吏，问"可以了吗？"胥吏说"可以了"，就退了出去。县丞对文案内容大略看一看也不敢，不明白处理的是什么事情。官位虽然比主簿和尉高，实际权力反而在主簿和尉之下。民间俗话说到闲散的冗官，必定说到县丞，甚至用来互相诋毁，县丞的设置难道本意就要这样吗？

【原文】

博陵崔斯立①，种学绩文②，以蓄其有，泓涵演迤③，日大以肆。贞元初④，挟其能，战艺于京师⑤。再进⑥，再屈于人⑦。元和初⑧，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⑨，黜官。再转而为丞兹邑。始至，喟曰："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⑩！"既噤不得施用⑪，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⑫！"则尽枿去牙角⑬，一蹑故迹⑭，破崖岸而为之⑮。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与瓦⑯，墁治壁⑰，悉书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挺，俨立若相持。水瀏瀏循除鸣⑱。斯立痛扫溉，对树二松，日哦其间⑲。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⑳。

【注释】

①博陵：今河北定县。博陵是崔斯立的郡望。

②种学绩文：形容勤学苦练，学问有根底。种学，借种植庄稼艰苦比喻做学问。绩文，借绩麻比喻做文章。

③泓涵演迤（yí移）：形容学问广大，渊源流长。　泓涵：水势深广。演迤：延伸，开阔。

④贞元初：指贞元四年（公元788年）。

⑤战艺于京师：在京城以文艺和人家竞争。这里指应进士考试。

⑥再进：指贞元四年考中进士后，又于六年（公元790年）考博学宏词科，结果考中。

⑦再屈于人：不可通解，一说“于”为“千”字之误，唐代考博学宏词科人数很少，千人为形容词，指两次考试都压倒众人，考取了。另一说“屈”为“出”字之误，两次考试都出人头地，考中了。二说都可通，后说可从。

⑧元和：唐宪宗年号，公元806～820年。

⑨前：前任。 大理评事：大理寺评事，从八品下，职掌出使推按，平刑狱。 言得失：议论朝政得失。

⑩“官无卑”二句：官职没有什么小不小，只是考虑才能能否称职。

⑪噤（jìn 禁）：闭口不言。

⑫“余不负丞”二句：我有做好县丞的才能和打算的，但现实的情况不让干县丞的事，我对得起县丞这个职位，这个职位对不起我。

⑬枿（niè 聂）去牙角：把牙和角像去掉多余的嫩枝叶那样一起去掉，意思是去掉锋芒，不触犯别人。枿，树木砍伐处所生新芽。

⑭一蹑故迹：一概踏着老的足迹走，即依照老规矩办事，不进行改革。

⑮崖岸：高峻的山岸，比喻性情高傲，不随和。

⑯桷（jué 觉）：方的椽子。

⑰墁（màn 慢）：涂墙的工具，此处指涂饰。

⑱漷漷（guó 国）：水分流而去之状。 除：台阶。

⑲哦：吟诗。

⑳考功郎中：吏部考功司的长官，从五品上，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 知制诰：职掌撰写诏令。

【译文】

博陵郡崔斯立，像种田绩麻那样勤苦学习经典，写作文章，充实自己，知识渊博深厚，学问每天都有长进。贞元初年，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在京城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了。再进而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再次出人头地，又考中了。元和初年，在大理寺担任评事，因上疏议论朝政得失，被贬官。几经调迁，到了这个县担任县

丞。刚上任时，叹气说："官职卑小不用自己考虑，应该只考虑自己的才能是否称职，应该尽力去做。"在现实面前碰了壁，不得不闭口不言，不能有所作为后，又叹气说："县丞呀！县丞呀！我没有对不起你，而是县丞这个职位对不起我！"于是就像拔掉多余嫩枝嫩芽那样丢掉自己的主见，完全踏着前人的足迹走，抹掉棱角，变为随和，不用变革，一切照老规矩做。县丞的厅壁原来有一篇壁记，由于房屋破坏漏雨污损，已经不能认读了。崔斯立换上了新的椽子和新瓦，粉饰了厅壁，将前任县丞的姓名全部写上。庭院中有老槐树四行，南墙下有大竹千竿，都高高挺立在那里，好像不相上下，水绕着庭阶流动，发出咕咕响声。斯立将庭院进行了彻底清扫，对称种了两棵松树，每天在中间吟诗消遣。有人问事，常常对他说："我正有公事，请你暂时离去！"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作记。

唐耕耦　译注

郓州溪堂诗并序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七月，宪宗下诏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

道。第二年二月平卢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投降，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命兵部侍郎杨於陵为宣尉使，分其地为三道，以郓、曹、濮三州为一道，马总任节度使；淄、青、齐、登、莱五州为一道；沂、海、兖、密四州为一道。马总素来长于治理，担任节度使后，其地安定。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加总检校尚书左仆射，封扶风县开国伯。为了庆贺这次加官，在节度使宅西北造了一个堂屋，作为招待宾客之用，号称“溪堂”。时韩愈在京任兵部侍郎，应马总之请，写了《郓州溪堂诗并序》，记叙了马总治理郓、曹、濮的政绩。

【原文】

宪宗之十四年，始定东平②，三分其地，以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马公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③，镇其地。既一年④，褒其军号曰天平军。上即位之二年⑤，召公入⑥，且将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复归之镇⑦。上之三年⑧，公为政于郓、曹、濮也，适四年矣。治成制定，众志大固，恶绝于心，仁形于色，竫心一力⑨，以供国家之职。（以上镇郓大固）

【注释】

①郓州：治须昌，今山东省东平县北。

②东平：东平郡，即郓州，平卢节度使治所。

③马公：名总，字会元，郡望扶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为义成军节度使、滑州（治所今河南省滑县）刺史姚南仲慕僚。南仲免职，总贬泉州别驾。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使，入为刑部侍郎。宰相裴度为宣尉处置使出讨淮西，总任副使。吴元济诛，官军班师，总留任蔡州刺史、淮西节度使，后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华州刺史、镇国军使。元和十四年，任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使。长庆二年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朝为户部尚书。三年（公元823年）卒。马总好学，公务之余，手不释卷，著书

有《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今已佚)。

④既一年:过了一年,即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

⑤上即位之二年:上,指穆宗;二年指长庆元年。穆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即位,第二年(公元821年)正月改元长庆。

⑥召公入:长庆元年,卢龙节度使刘总以其地归顺朝廷,诏迁刘总为天平军节度使,故召马总返朝。

⑦复归之镇:卢龙节度使刘总上表归顺朝廷后,自己削发为僧,未去天平军上任,故又让马总返镇。

⑧上之三年:穆宗即位的第三年,即长庆二年(公元822年)。

⑨*专*(zhuān 专):齐;专。

【译文】

唐宪宗十四年(公元819年),开始平定东平,将卢龙节度使所领十二州分为三部分:郓、曹、濮三州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五州为一道,兖、海、沂、密四州为一道。由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马公总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镇守郓州。过了一年朝廷褒赐这个军称号为天平军。今上即位的第二年,召马公入朝,要在朝中重用他。因为郓州的百姓喜爱马公的治理,又派他回去镇守。今上即位的第三年,马公担任郓、曹、濮节度使,刚好四年。取得了成效,确立了各种制度,社会秩序良好;人心安定,叛乱的念头在心里绝迹,流露在脸上的是仁慈友爱;专心合力,尽臣子供奉国家的职责。

【原文】

于是沂密始分而残其帅①,其后幽镇魏不悦于政,相扇继变,复归于旧②。徐亦乘势逐帅自置③,同于三方。惟郓也截然中居,四邻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无恐。(以上三方继变,而郓常安。)

【注释】

①沂密始分而残其帅：指元和十四年七月，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为政酷暴，役卒王弁等五人，杀王遂与副使张敦实，自称留后。

②“其后”二句：指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幽州卢龙节度使都知兵马使朱克融囚其节度使张宏靖，反；成德军（治镇州）大将王廷湊杀其节度使田宏正，反；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魏博节度使田布自杀，兵马使史宪诚自称留后。

③徐亦乘势逐师自置：指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武宁军（治徐州）节度副使王智兴逐其节度使崔群。

【译文】

这时，兖、海、沂、密四州，刚刚开始分为一道，统帅就遭受残杀。以后幽州卢龙节度使，镇州成德军节度使，魏州魏博节度使地区，因为不满意当局的处置，相继扇动叛变，又回复到原来的割据状态。徐州地区也乘机驱逐统帅，自立节度使，与幽州、镇州、魏州一起实行割据。只有郓州截然不同，地居四镇之中，仍然局势稳定，四邻州郡望着郓州，好像堤防可以制服水患，有恃无恐。

【原文】

然而皆曰：“郓为虏巢，且六十年①，将强卒武。曹、濮于郓，州大而近。军所根柢，皆骄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后，掇拾之余②，剥肤椎髓③，公私扫地赤立④，新旧不相保持，万目睽睽⑤。公于此时，能安以治之，其功为大。若幽、镇、魏、徐之乱，不扇而变，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众未熟化，以武则忿以憾，以恩则横而肆，一以为赤子⑥，一以为龙蛇⑦，惫心罢精，磨以岁月，然

后致之难也。及教之行，众皆戴公为亲父母。夫叛父母，从仇雠，非人之情，故曰易。（以上论前后之难易）

【注释】

①且六十年：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李正己为平卢军节度使，传子纳，纳传子师古，师古传弟师道，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师道败亡，前后共五十五年。此用约数。“且”，近。

②掇拾：犹今言拾掇。

③剥肤椎髓：形容搜刮掠夺的严重。肤，伤害到肌肤。椎髓，捶击骨髓。

④赤立：空无所有。

⑤睽睽：张目注视。

⑥赤子：婴儿。

⑦龙蛇：比喻非常之人。

【译文】

然而大家都说：“郓州为叛贼巢窟，前后近六十年，将强兵勇，傲慢难制。曹、濮二州，地域广大，接近郓州，是军队根本所在，都很骄横，容易产生怨怒闹事。马公接管，正是战乱死亡以后，收拾残余的户口，经过剥肤椎髓的掠夺榨取，公私财物，扫地一空，新旧关系，尚不融洽，千万双眼睛注视马公，看他如何治理。马公在这个时候，能够安定军民上下，进行治理，他的功劳是很大的。像幽州、镇州、魏州、徐州的叛乱，不经扇动就发生变故；而郓州用功少，反而局势稳定，这是什么缘故？”马公刚到郓州，军民大众都不熟悉他的教化，如果施行强力，就会产生怨恨反抗；单纯施行恩惠，就会 横行放肆，不遵法度。马公一面将他们当作婴儿一样爱护，一面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作非常之才，费尽心血，精心培养，经过岁月的磨练，才达到治理，这样做，开始是很困难的。但一到马公的教化得到实行，大家都拥戴马公像亲生

父母。叛变父母，跟从仇敌，不是人的常情，所以说这样做后，社会安定，局势稳固，就容易了。

【原文】

于是天下以公为尚书右仆射[1]，封扶风县开国伯[2]，以褒嘉之。公亦乐众之和，知人之悦，而侈上之赐也，于是为堂于其居之西北隅，号曰溪堂，以飨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飨，其从事陈曾谓其众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顺乎？上勤下顺，遂跻登兹，不亦休乎？昔者人谓斯何？今者人谓斯何[3]？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4]，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使来请。(以上作溪堂征诗歌)

【注释】

①尚书右仆射：《旧唐书·马总传》作：加检校尚书左仆射。长庆三年卒，赠右仆射。左、右仆射，从二品，是尚书省长官，但马总为尚书右仆射，这是加官，虚衔。

②扶风县：唐贞观时已省，此指郡望。 伯：封爵的第七等。唐制爵分九等：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

③"昔者"二句：指过去被人看作叛逆的地区，现在忠义之风流传四方。

④喑(yin 阴)：哑。

【译文】

于是天子加马公官为尚书右仆射，封爵为扶风县开国伯，褒扬嘉奖马公的政绩。马公也为民众的和睦、社会安定而高兴，知

道民众的喜悦，而且夸耀皇上的恩赐，就在节度使宅的西北角造厅堂一所，取名溪堂，并设宴招待士大夫，沟通上下意志之用。宴会已经开始举行，马公的幕僚陈曾对大家说："马公治理这一地区，勤劳不是到了极点吗？这一地区的民众，依托马公的教化，专心听从马公的命令，不也很顺从吗？在上的勤劳进行治理，在下的顺从教化，达到这么高的境地，不也是很美好吗？过去其他地区的人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一地区的？现在其他地区的人又是怎样看待我们的？虽然，这堂的建成，有它的含义，但遗憾的是哑然无声，没有诗歌，不据实引录马公的德政，怎样使这一地区的民众走上正确的道路的！"这样，就派人来请我作诗歌。

【原文】

其诗曰：帝奠九廛[1]，有叶有年[2]，有荒不条[3]，河、岱之间[4]。及我宪考[5]，一收正之，视邦选侯，以公来尸[6]。公来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饮食，以训以徇[7]：孰饥无食？孰呻孰叹？孰冤不问，不得分愿？孰为邦蟊[8]，节根之螟[9]，羊很狼贪[10]，以口覆城[11]？吹之煦之[12]，摩手拊之[13]；箴之石之[14]，膊而磔之[15]！凡公四封，既富以强[16]。谓公吾父，孰违公令？可以师征，不宁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17]，浅有蒲莲[18]，深有蒹苇[19]，公以宾燕，其鼓骇骇[20]。公燕溪堂，宾校醉饱，流有跳鱼，岸有集鸟，既歌以舞，其鼓考考[21]。公在溪堂，公御琴瑟[22]，公暨宾赞[23]，稽经诹律[24]，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蓑菰[25]，有龟有鱼，公在中流，右诗左书，无我敎遗[26]，此邦是庥[27]。

【注释】

①九廛(chán 蝉):九州。指天下。

②叶:世。

③荒:弃置。 条:条理,治理。

④岱:泰山的别名。

⑤宪考:宪,宪宗。考,亡故的父亲。此文写于穆宗时,故称已故的宪宗为宪考。

⑥尸:主持。

⑦徇:徇行,巡行察访。

⑧蟊:蟊贼,原谓吃禾苗的两种害虫,食根曰蟊,食草曰贼。比喻危害人民和国家的人和事。

⑨螟(míng 名):蛀食稻心的害虫,比喻危害人民和国家的人和事。

⑩羊很狼贪:像羊和狼那样凶狠贪婪,此处形容恶人危害良民。很,同"狠"。

⑪以口覆城:形容谗言为害之烈;小人利口,用不实之词诬害正人,其势之大好像可以覆城。

⑫吹之煦之:帮助它,温暖它。

⑬摩手拊之:用手抚摩安慰它。拊,安抚,抚养。

⑭箴(zhēn 真)之石之:箴,规谏。石,古代治病的石针,以诊治病痛。全句意为指出和纠正错误。

⑮膊:磔尸而暴之,去衣而磔之。 磔(zhé 哲):中国古代将犯人分裂肢体后悬首张尸示众的酷刑。

⑯《韩昌黎集校注》"以"下有"强"字,可从。

⑰播播:摇荡的样子。

⑱蒲:蒲柳,水杨。

⑲蒹(jiān 兼)苇:芦苇。

⑳骇骇:急快。

㉑考考:缓慢。

㉒琴瑟:琴和瑟。琴瑟同时弹奏,其音谐和,故以比喻:夫妇和好,朋友、兄弟的情谊融洽,此处比喻马公和当地的士大夫情谊融洽。

㉓宾赞：指僚佐。宾，宾客；赞，辅助行礼者。

㉔经：常道，规范。　诹（zōu 邹）：谘询。

㉕蓣（pín 贫）：蓣草，即藕草。　菰（gū 孤）：草名，俗称茭白。

㉖敉（yì 义）：厌弃。

㉗庥（xiū 休）：同“休”，美好，福禄。

【译文】

溪堂诗说：大唐皇帝，奠定九州，已传了多少代，已有了多少年，有的弃置不管，黄河与泰山之间，就属不管地区。到我先皇宪宗，全都收管，视地区情况，挑选合适长官，派遣马公来郓主管。马公刚到，百姓并不信赖；马公勤劳政务，忘了饮茶吃饭，一面进行教诲，一面巡查访察：谁饥没有饭吃？谁在呻吟，谁在哀叹？谁有冤屈，无人顾问，不能满足心愿？谁是地区蟊贼，伤害百姓根基，像羊和狼那样凶狠贪婪，谗言诬害正人，势大像要覆城？马公对困难的，进行帮助，送去温暖；对心存疑虑的，开解安慰；对犯错的，纠正规劝；对罪大恶极的，杀后暴尸示众！马公统治的四境之内，既富有而又强大。百姓称呼马公为我的父亲，谁还会违背马公的命令？如有需要可以调兵出征，如果局势动荡不安，可以固守本地。马公建造溪堂，溪水流动摇荡，浅的地方有荷莲水杨，深的地方有芦苇，马公要设宴招待宾客，鼓声急快。马公在溪堂设宴请客，宾客和部校都酒醉饭饱，流水中有跳跃的鱼，溪边有集住的鸟，既歌唱又跳舞，鼓声缓慢。马公在溪堂，弹琴奏瑟，与宾客僚佐情谊融洽，根据常规和法律办事，施用不出差错，百姓因此不受冤屈。溪水中有蓣草茭白，有龟蛇有鱼虾，马公公务之暇，坐船在溪水中流，诵读诗书，没有我公的遗泽，此一地区怎么会如此美好。

唐耕耦　译注

画　记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文作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时韩愈年二十八。文中记画卷内人大小一百二十三、马八十三匹以及人与马的各种动作，其他动物三十头，车辆、兵器、杂器等二百五十一件，如此多的内容，集中在一小幅画卷，固然是画家的艺术高超，而文章的作者仅用不到五百字描述，层次清楚，重点突出，语言简明精练而又生动活泼，所写人马动作读来如亲赏其画，有栩栩如生之感。

【原文】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①，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执羁靮立者二人②，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③，骑而驱涉者二人，徒 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铁钺植

者七人④，甲胄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⑤，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⑥，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⑦，牛牵者二人，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⑧，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⑨。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车三两⑩，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盾、弓服、矢房、甲胄之属，瓶盂、簦笠、筐莒、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弈之具⑪，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

【注释】

①田犬：猎狗。

②羁（jī 基）：马络头。　轶（dí 敌）：马缰绳。

③隼（sǔn 笋）：即鹘，猛禽，能搏击鸟类和其它小动物。

④甲胄：铠甲和头盔。　斧（fǔ 府）：通“斧”。　钺（yuè 月）：古兵器，圆刃或平刃，安装木柄用以砍斫，盛行于商代和西周。

⑤偃寝：躺卧。

⑥壶矢：游戏用的玩具，用矢投入壶中，投中多的胜。

⑦挹(yì 义)且注:指取彼器之水或酒倾入此器。挹,酌取。注,灌入。

⑧孺子:儿童。

⑨陆:跳跃。《庄子·马蹄》:"齕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翘:指马举足准备跳。 讹者:指马在动。 人立:像人那样站立起来,指马高举前面两足。 齕(hé 核):咬。 溲:便溺,大小便。 陟(zhì 至):升;高。 踶(dì 帝):踢。 啮(niè 聂):咬。 骑:或疑"驰"。 骤(zhòu 宙):马奔驰,急行。

⑩旃(zhān 毡)车:插着曲柄旗的车,是召集士众的标志。旃,纯赤色的曲柄旗。

⑪弓服:装弓的袋子。 矢房:装箭的器具。 簦笠:御雨用具。簦,大而有柄;笠,无柄,戴在头上。 筐莒:竹器。筐,方形,莒,圆形。 锜釜:炊具。锜,有足;釜,无足。 博弈:博,局戏,用六箸十二棋。弈,围棋。

【译文】

混杂古代人物和现代人物的小幅画一卷。画面上有骑着马立定的五人,骑着马身穿盔甲肩背兵器立定的十人,有一人骑着马手执大旗站立在队伍前面,骑着马穿着盔甲肩背兵器将要下来牵着走的十人,骑着马背上驮着货物的二人,骑着马手执器具的二人,骑着马拥有猎狗的一人,骑着马牵着缰绳的二人,骑着马驱逐的三人,手执马笼套缰绳立着的二人,从马上下来倚傍马身、手臂上驾着鹘站立着的一人,骑着马驱赶渡河的二人,步行驱赶放牧的二人,坐着指挥的一人,身着铠甲头盔手执弓箭将铁钺插立在地上的七人,身着铠甲头盔将手拿的旗帜插立在地上的十人,背驮货物的七人,躺卧休息的二人,身着铠甲头盔坐着入睡的一人,正在渡河的一人,坐着脱去脚上鞋袜的一人,寒冷烤火取暖的一人,拿着各种杂用器具干活侍役的八人,手捧游戏器具壶矢的一人,在屋舍下准备饮食的十一人,舀水灌注到容器中的四人,牵牛的二人,赶驴的四人,一人拄着拐杖背负货物,妇女背驮儿童可以看见的六人,背驮儿童上去下来的三人,儿童游

戏的九人。合计人的动作共三十二件，大小人口共一百二十三，没有一事一人相同的。马大的有九匹。在马的画像中，有昂首向上的，有低头下垂的，行走的，牵住的，渡河的，跳跃的，举起足准备跳跃的，回头看的，鸣叫的，睡着的，躺着的，站着的，举起前面两足像人那样站立起来的，啃咬树木草根的，饮水的，拉屎撒尿的，登高向上走的，从高处向下走的，身上发痒磨擦树木的，嘘气的，用鼻嗅东西的，神情高兴互相戏耍的，发怒互相踢咬的，吃饲料的，两脚跨在饲料槽上的，奔跑的，走着的，驮载货物的，驮载狐兔的。合计马的动作共二十七件，大马小马共八十三匹，没有相同的。大牛小牛共十一头，骆驼三头，驴三头又加一头，鹘一只，牛羊狐兔麋鹿共三十头。旃车三辆，各种兵器、弓箭、旌旗、刀剑、矛盾、弓服、矢房、护甲头盔一类，瓶盂、筐笠、锜釜、饮食服用的器具，壶矢博弈的器具，共二百五十一。都画得非常相像，非常好看。

【原文】

贞元甲戌年[1]，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2]，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3]，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4]，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5]，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6]，君子人也[7]，见之戚然[8]，若有感然[9]，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10]。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11]。居闲处独[12]，时往来余怀也[13]，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14]。"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

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15]。

【注释】

①贞元甲戌年：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②独孤生申叔：字子重，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中进士，又二年中博学宏词科，为校书郎，又三年父丧，在家守孝。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四月五日卒，时年仅二十六岁，柳宗元有墓碣，韩愈有哀辞一首。

③弹棋：古代的一种游戏。

④丛集：聚集。

⑤河阳：今河南省孟县，韩愈老家所在地。

⑥侍御：即侍御史，职掌奏弹百官，受理讼冤。

⑦君子人：有道德修养的人。

⑧戚然：悲伤的样子。

⑨感然：感触的样子。

⑩手摸：亲手摹绘。摸，同“摹”。下同。

⑪闽中：秦代郡名，今福建省福州市。唐代名为福州，韩愈喜用古名，故称闽中。

⑫居闲处独：空闲时一人独居时。

⑬时往来余怀：指心中时常想念这幅画。

⑭大都：大多，大概。

⑮自释：自我宽慰，自我宽解。

【译文】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我在京师，很长时间没有事做，同住一起的有一位独孤申叔，刚得到这幅画，拿来和我比赛弹棋，我侥幸取胜，这画就归我所有。我心里很爱惜它，认为不是单独一个画工所能够构思作成的，而是汇集许多画工的长处完成的，即使有人出百金向我买也是不愿卖的。第二年，从京师出来，到达河阳，和几位客人评论画的品性风格，因此拿出这幅画观赏。在

座客人中有一位姓赵的侍御史，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见了为幅画显得很悲伤，好像有什么感触，稍过一段时间来到画前说："唉！这是我亲手依样摹绘的画。遗失将近二十年了。我少年时，常常有志于绘画，得到这幅画的国朝藏珍本，就断绝人世间的交往，闭起门来亲自动手依样摹绘成功，游览闽中时丧失了。空闲一人独居时，这幅画常常在我心中浮动，不能忘掉，因为我曾经为它付出了辛劳，而素常爱它爱得很深。今天虽然看见了这幅画，但一时再无力摹绘下来，暂且只能使画工画个大略吧"。我既然很爱这幅画，又感到赵君的画应该物归原主，因此将它赠给了赵君，而写这篇文章记下了画中人物的形状和数量，以便常常观看，自我解闷。

唐耕耦　译注

南海神庙碑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碑文撰写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

南海神庙在广州东南入海口，距广州治所八十里。唐代规定，每年立夏，由广州刺史代表皇帝去庙内祭祀，但每当祭祀季节，多大风，船行有危

险，刺史多托病不往，改由幕僚代理。元和十二年，孔戣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不顾风雨，每次祭祀，都亲自前往。岭南多少数民族，求功伐者，多骚动生事，孔戣为政清俭，不务邀功，禁止税外索取，禁止买卖人口，免所属州郡欠税，取得了一定政绩。韩愈此碑文，既着重赞美孔戣亲自祭祀南海神，又附带赞美孔戣治民善政。

【原文】

海于天地间为万物最巨①，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天宝中，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故海岳之祝，牺币之数②，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虚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③，祝号祭式，与次俱升。顺其故庙，易而新之，在今广州治之东南④，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水之湾。常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讫驿闻。（以上言南海神之尊，祀事之严。）

【注释】

①万：据《韩昌黎集校注》和文意，疑衍。

②牺：牺牲，古代祭祀用牲的通称。 币：祭祀用的礼物。

③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时在天宝十载正月。册，古代封爵的诏书。唐代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

④广州治：广州治所，今广州。

【译文】

天地间最大的物是海，从夏、商、周三代圣王起，历代帝王，没有不祭祀的。查考传记，海神中，以南海神的地位最为尊贵，座

次在北海、东海、西海的三河伯之上，号称祝融。天宝年间，皇帝认为古代的封爵，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所以祭祀海神山神，所用牺牲礼物的数目，仿效祭公侯的礼仪，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尊崇大神到极高的地位。现在的王，也是封爵，而祭祀海神山神，仍然按照祭祀公侯的资格，空着王爵的礼仪而不施行，这样做，不能使它达到极崇高的地位。因此，册封尊崇南海神为广利王，祝祷祭祀仪式，也都相应地升用王仪的规格。因此将它的旧庙改建一新，位置在现在广州治所的东南，海路有八十里，即扶胥口，黄水湾地方。每当立夏节气到来时，就命广州刺史在庙下进行祭祷，祭祷完毕，通过驿站上报奏闻。

【原文】

而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既贵而富，且不习海事，又当祀时，海常多大风，将往皆忧戚，既进，观顾怖悸。故常以疾为解，而委事于其副，其来已久。故明宫斋庐，上雨旁风，无所盖障，牲酒瘠酸，取具临时，水陆之品，狼藉笾豆①，荐祼兴俯②，不中仪式。吏滋不供，神不顾享，盲风怪雨③，发作无节，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亲其事）

【注释】

①狼藉：纵横散乱。　笾（biān 边）豆：古代祭祀盛放果脯的竹器，形状像木制的豆。

②荐：献进。　祼（guàn 灌）：灌酒于地以荐神。

③盲风：疾风。

【译文】

广州刺史经常担任岭南节度使，并且是所领各州郡的观察处置使，对于岭南的军政监察等大事没有不管的。这里地域广大，距离京师遥远，所以常常选拔重要的大臣来这里统治。这些大臣地位既尊贵，家庭又富有，而且不懂海事，加上每当祭祀南海神时，海上常多大风，将要前往时，都忧虑悲伤，船只已经前进了，看到风浪又恐怖心惊。所以经常用生病做借口，将祭祀南海神的事，委托副职代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了。因为这个缘故，南海神庙的大殿，设斋祭祀用的屋舍，已经破坏不堪，上面漏雨，四面透风，屋顶上没有盖的瓦，四周没有围 障，祭祀用牲瘦小无肉，祭酒是发酸的，祭器临时取办，水陆的祭品，纵横散乱，放在竹器笾豆里面，献食酌酒，起立跪拜，不符合祭祀仪式。官吏多时不供应祭品，海神也不再眷恋这种祭享，疾风怪雨，不时发作，没有节制，百姓蒙受灾害。

【原文】

元和十二年，始诏用前尚书左丞国子祭酒鲁国孔公为广州刺史①、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②。公正直方严，中心乐易，祗慎所职③，治人以明，事神以诚，内外殚尽，不为表襮④。至州之明年，将夏，祝册自京师至⑤，吏以时告。公乃斋祓视册⑥，誓群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谨遣官某敬祭。'其恭且严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将宿庙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风雨白，不听。于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数，交谒更谏，皆揖而退。（以上叙孔公亲往将事）

【注释】

①前：指前官，以前担任过尚书左丞。 尚书左丞：尚书省属官，正四品上，掌辖省事，纠举宪章。 国子祭酒：国子监的长官，从三品，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 鲁国：孔公的郡望。 孔公：指孔戣（公元751～824年），名君严，孔子三十八世孙，建中元年进士及第，郑滑节度使卢群辟为从事，入朝为侍御史，累转尚书郎。元和初，改谏议大夫，加皇太子侍读，改给事中，转尚书右丞，因得罪宦官，出为华州刺史，入为大理卿，改国子祭酒。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授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穆宗即位，召为吏部侍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转尚书左丞，以礼部尚书致仕。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卒，年七十四。

②殿：定。

③祗（zhi 支）：恭敬。

④襮（bó 博）：原义为衣领，借为暴露义。

⑤祝册：祷告鬼神。祝，祝祷。册，祭册，皇帝的祭文。

⑥斋：古人在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清心洁身以示庄敬。 祓（fú 弗）：除去秽恶，使纯洁的意思。

【译文】

元和十二年，开始下诏用前尚书左丞、国子祭酒、鲁国孔公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安定南方。孔公为人正直严肃，内心和乐简易，谨慎从事自己的职守，治理民众明白易晓，敬事鬼神非常诚心，为内外政务竭尽心力，但不显露在外面。到广州的第二年，立夏将至，祝祷南海神的册文，从京城送到广州，僚佐及时向孔公报告，孔公熏香沐浴，洁净全身以后，才观看册文，向各有关机构宣告说："册文上有皇帝名字，乃是皇上亲自签署的。皇上签署的文字说：'嗣天子某。谨遣官某敬祭。'恭敬而且严肃到如此程度，谁胆敢不承命去办！明天，吾将要住宿在南海神庙下面，准备早晨祭祀。"明天，佐吏向孔公报告有大风雨，不宜前去。孔公不听佐吏的劝告，命令按时前去。这样，州府的文武官吏共上

百人，相继交替进谒劝阻，都为孔公拒绝，揖拜而后退去。

【原文】

公遂升舟，风雨少弛，棹夫奏功[1]，云阴解驳[2]，日光穿漏，波伏不兴。省牲之夕，载阳载阴。将事之夜，天地开除，月星明穊[3]。五鼓既作，牵牛正中[4]，公乃盛服执笏以入即事。文武宾属，俯首听位，各执其职。牲肥酒香，罇爵净洁，降登有数，神具醉饱。海之百灵秘怪，慌惚毕出，蜿蜿蛇蛇[5]，来享饮食。阖庙旋舻，祥飙送帆[6]，旗纛旄麾，飞扬晻藹[7]。铙鼓嘲轰[8]，高管噭噪[9]，武夫奋棹，工师唱和[10]。穹龟长鱼[11]，跃踊后先，乾端坤倪，轩豁呈露[12]。祀之之岁，风灾息灭，人厌鱼蟹，五谷胥熟。明年祀归，又广庙宫而大之。治其庭坛，改作东西两序，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时，公又固往，不懈益虔。岁仍大和，耋艾歌咏[13]。（以上祀神获福）

【注释】

①棹（zhào 兆）：摇船的用具。划行。

②解：消散。 驳：各种颜色相杂。此指天色。

③穊（jì 既）：稠密。

④牵牛：星座名，俗称牛郎星。二十八宿之一。

⑤蜿蜿蛇蛇：曲折而行。

⑥飙（biāo 标）：急风。

⑦飞扬晻藹：形容旗帜众多，遮天蔽日。晻藹，繁盛而不明之状。

⑧铙（náo 挠）：古代乐器。一说应名“钲”，青铜制。

⑨噭（jiào 叫）：号呼声。 噪：群鸣声。

⑩工师：乐师。

⑪穹（qióng 穷）：高大。

⑫轩豁：开朗。

⑬耋（dié 蝶）：老，一说七十为耋，一说八十为耋。　艾：对老年的尊称，五十叫艾。

【译文】

孔公就上船，风雨也稍稍减弱减小，船夫顺利开船前进，乌云也逐渐消散、天色变成斑驳，日光从云层上穿射出来，波浪也不大。检查准备祭祀用牲的晚上，天气时晴时阴。将要举行祭祀的夜间，天空晴朗开阔，月明星多。更鼓敲过五下，牵牛星升到中天，天将破晓，孔公就穿戴好礼服、手执笏板，进庙祭祀。文武僚属，低头听命，到达分配的位置，各人执行自己的职责。祭牲肥大，祭酒喷香，罇爵清洁干净，跪拜登阶都有礼节，南海神酒醉食饱。南海中上百的灵神，稀秘的鬼怪仿佛都已出来，弯弯曲曲，蛇行而来，饮酒享食。祭祀完毕，关上庙门回船，和风送帆，大旗、旄旗，随风飞扬，遮天掩日。饶鼓轰鸣，管乐齐奏，军士奋力划船，乐师你唱我和。大龟长鱼，在船前船后跳跃，天边地际显露开朗。祭祀南海神的这一年，风灾息灭，水产丰收，以致民众厌吃鱼蟹，五谷也都丰收。第二年祭祀回来，又扩建南海神庙的大殿，整修庭中的祭坛，改建东西两面的屋舍，准备祭祀用品的厨房，各种用具都配备齐全良好。又一年祭祀时，孔公又坚决前去，没有懈怠，更加虔诚。年岁仍然大熟，老年人都歌颂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年成。

【原文】

始公之至，尽除他名之税，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资交，以身为帅；燕享有时，赏与以节，公藏私畜，上下与足。于是免属州负逋之缗钱廿有四万、米四万二千斛①；赋金之州，耗金一岁八百，困不能偿，皆以

丐之[2]；加西南守长之俸，诛其尤无良不听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归者，与流徙之胄百廿八族[3]，用其才良，而廪其无告者；其女子可嫁，与之钱财，令无失时。刑德并流，方地数千里不识盗贼，山行海宿不择处所。事神治人，其可谓备至耳矣！咸愿刻庙石，以著厥美，而系以诗。（以上附叙孔公诸善政）

【注释】

①负逋：亏欠。 逋（bū 补阴）：拖欠。

②丐：给予，施予。

③百廿八族：是当时谱系中语。如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生系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九十二，合之为百廿八。此处泛指从中原流放到岭南的世家大族后裔。

【译文】

孔公一到达广州，就下令除了朝廷规定的税收，其他各种名目的税收全都除去，裁减可以精简的食禄官吏；四方来的使人，不用资财交结，以身作则，首先执行；宴请招待，规定了时节，赏赐给予，简约有节制。这样，公家的库藏，私人的积蓄，上上下下都很充足。于是免除岭南节度使所属州郡拖欠的赋税：铜钱廿四万缗，米四万两千斛。征收税金的州，一年须耗金八百两。困难拖欠，不能偿还，都给予免除。给西南地区守土长官增加俸禄，诛杀其中特别恶劣不听命令的，从此都自己谨慎行动，遵守法令；中原人士流落南方不能回去的，以及历代流放的世家大族的后裔，选拔其中才干优良，加以任用；家贫没有依靠，生活困难的，供给食粮；他们的子女已到婚嫁年龄的，发给钱财，使他们及时婚嫁。刑罚和恩德并用，方圆几千里内，不再有盗贼，在山上行走，在海边住宿，不用挑选地方，到处都安全。祭祀神灵、治理百姓，可以

说都做得完备美好了！都希望将这些事迹刻在南海神庙的碑石上，发扬孔公的美德，并且缀以诗歌。

【原文】

乃作诗曰：

南海阴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1]。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锡[2]，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岭之陬[3]，既足既濡[4]；胡不均宏，俾执事枢？公行勿迟，公无遽归，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汉赋之气体也。

【注释】

①伯：古代管理一方的长官。

②享：祭献，上供。　锡：赐。

③陬（zōu 邹）：隅，角落。

④濡（rú 如）：沾湿，引申为沾染。

【译文】

就作诗说：

南海荒僻之地，是祝融神的居宅，皇帝命令南方的地方长官为代表，就在它的旁边祭祀。从前官吏懈惰不亲身致祭，而今孔公加以纠正。神明由此受祭，保祐我国家人民。圣明的天子，慎重选择孔公为使；我们孔公在职，神灵百姓都欢喜。南海南岭的一隅，从此既已富足又沾到福利；何不使孔公的美政到处发扬宏大，使它执掌政事的枢机？孔公去了不要迟迟不回，孔公不要匆促回去！不是我有私于公，而是神灵百姓都依附于你。

唐耕耦　译注

汴州东西水门记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汴州，原来拒河为城，河水自城垣缺处流贯城中，为了城防安全置联锁于河，宵浮昼沉，船只不能通行，而且影响河水宣泄。元和十四年，宣武节度使董晋命令在汴州造了东西水门，时韩愈任董晋幕僚，作了《汴州东西水门记》论述了此事。

【原文】

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①，陇西公命作东西水门②。越三月辛巳朔③，水门成。三日癸未④，大合乐，设水嬉。会监军、军司马、宾佐僚属、将校熊罴之士⑤，肃四方之宾客以落之。士女和会，阗郭溢郛⑥。既卒事，其从事昌黎韩愈请纪成绩。其辞曰：

【注释】

①正月戊子：正月初七日。

②陇西公：指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董晋是河中虞乡（今山西

省永济县东)人,陇西是董晋的郡望,公是尊称。

③越:通"粤",语助词,无义。　三月辛巳朔:即三月初一日。

④三月癸未:即三月初三日。

⑤监军:唐代后期每军都设监军,由宦官担任。

⑥阗(tián 田)郭溢郛(fú 扶):形容人多,挤满了外城。阗,同"填"。郛,即"郭",外城。

【译文】

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正月初七日,汴州刺史陇西公董晋命令建造东西水门。三月初一日,东西水门建成。初三日,举行音舞庆祝联欢,安排了水上游嬉。到会的有监军使,行军司马,幕僚属吏,将军校官勇士,以及恭请前来的四方宾客,举行了落成典礼。男士妇女参加这个庆祝会的,人山人海,挤满了外城。落成典礼完毕,汴州从事昌黎郡韩愈请求记录这一成功。记录的文辞说:

【原文】

惟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为城①,其不合者,诞寘联锁于河②。宵浮昼湛③,舟不潜通。然其襟抱亏疏,风气宣泄④,邑居弗宁,讹言屡腾。历载已来,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载⑤,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嘑,劫众阻兵⑥,懔懔栗栗⑦,若坠若覆。时维陇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单车来临⑧。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肃弗厉,薰为太和⑨。神应祥福,五谷穰熟⑩。既庶而丰,人力有余,监军是咨,司马是谋。乃作水门,为邦之郛,以固风气,以闭寇偷⑪。黄流浑浑⑫,飞阁渠渠⑬,因而饰之,匪为观游。天子之武,惟陇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陇西公

是宣。河之沄沄[14]，源于昆仑，天子万祀，公多受祉[15]。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来者，知作之所始。

【注释】

①距：通“拒”，这里为沿着、依着。

②诞：乃，于是。

③湛（chén 沉）：通“沉”。

④“襟抱”二句：其意为放置联锁之后，好像襟带环抱，有疏漏处，并不严密。

⑤皇帝：指唐德宗。 唐德宗御天下十有八载时为贞元十二年。

⑥“嚚童噭嘑”二句：指贞元十二年，宣武军节度使李万荣卒，子迺自为兵马使。 嚚（yín 银）童：指李迺。 嚚：愚顽。 阻：恃，依仗。

⑦懔懔（lǐn 凛）栗栗：犹言威风凛凛，杀气吓人。

⑧单车来临：形容不带兵马。《旧唐书·董晋传》：以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晋既受命，唯将幕僚傔从等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

⑨“弗肃弗厉”二句：形容恭俭因循而逐渐达到平安。《旧唐书·董晋传》云：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

⑩穰（ráng 瓤）：庄稼丰熟。

⑪闬（hàn 旱）：墙垣，引申为防御。

⑫浑浑：水流盛大。

⑬渠渠：高大。

⑭沄沄（yún 云）：水流汹涌的样子。

⑮祉（zhǐ 止）：福。

【译文】

汴州，从黄河来的水流贯城中。起初沿河修建城垣，城垣没有接合的缺口处，便用大锁链联结起来，放在河中。晚上将锁链拉起来浮在水面，白天将锁链沉入河底，寇船不能偷进。但这联锁好像一条襟带环抱，还有疏漏之处，并不严密，住在城里的人感到不安，谣言屡起。多少年以来，有谁研究，有谁思考改善办

法？当今皇帝在位第十八年，这一地区的人民，遭逢变乱疾苦，愚顽的小贼，叫嚣呼号，依仗武力，劫持民众。杀气凛凛，汴州城好像要陷下去，要倒下来。当时陇西公董晋受命担任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从东京洛阳出发，不带兵马，单车来到汴州。就拯救了危难，除去灾害，不整肃不严厉，和风细雨处理政务，使局势大为安定。神灵就赐吉祥幸福，五谷丰熟。既富庶而又丰收，民有余力。监军使与董公商量，行军司马设计谋划，就建造了东西水门，作为汴州的城郭，巩固良好风气，防御寇贼。黄河水流盛大，飞阁矗立高大，因此进行装饰，不只是为了观赏宴游。天子的武功，只有靠陇西公在此流播；天子的文德，只有靠陇西公在此宣扬。黄河的水流汹涌，发源于昆仑山上，天子万年，公多受福。于是采来山石，刻上修造水门的月日，使后来的人，知道开始造作的原委。

唐耕耦　译注

处州孔子庙碑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文作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

处州原有孔子庙，由于长久失修，已经破旧不堪，州中所设博士、弟子

也不从事学业，儒学衰微。邺侯李泌子繁担任处州刺史，很重视儒学，一上任，就修建了新的孔子庙，选拔合格的博士弟子，设置讲堂，进行学习，时韩愈为国子祭酒，为处州孔子庙撰写了碑文，并论述了孔子的尊贵："生人以来所未有"，"其贤过于尧、舜远矣"。这样称颂孔子，在韩愈以前是没有的。

【原文】

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为然①。而社祭土，稷祭谷，句龙与弃②，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③，巍然当座④，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句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谓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矣，此其效欤？

【注释】

①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

②句龙：人名。相传为共工子，能平水土，后代祀为后土之神（或称土神地神）。 弃：人名，即后稷，舜时农官，后世祀为谷神。

③孔子用王者事：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南面而坐，以弟子配享。

④巍然：高貌。

【译文】

从天子到州郡长官，都得祭祀而且遍于天下的，只有社稷和孔子如此。但社是祭土神，稷是祭谷神，句龙和弃只是陪位受享，不是专一受祭的主神，还有社祭稷祭地方，不建房屋而只建祭坛，那能像孔子那样用王的礼仪，高高坐在正中座位，由他的弟

子颜回等陪着接受祭享，从天子以下所有的人，都要向北面对孔子跪拜祭祀，进献供品，祭毕退下，忠诚孝敬，礼仪都像亲弟子那样严肃认真呢！句龙和弃因为有功于民，孔子因为德行高大，自然有他们应有的次序位置。从古以来多有因为功德而得到高位的，但死后都不能得到经常的祭祀；句龙、弃、孔子，都是没有得到高位但死后得到经常祭祀的。然而他们祭祀的仪式，都不如祭祀孔子的盛大。可以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能像孔子那样受尊重的，孔子的贤德远远超过尧、舜了，这不是证明吗？

【原文】

郡邑皆有孔子庙，或不能修事。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独处州刺史邺侯李繁至官①，能以为先，既新作孔子庙，又令工改为颜子至子夏十人像。其余六十子，及后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生、毛公、韩生、董生、高堂生、扬雄、郑玄等数十人②，皆图之壁。选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为置讲堂，教之行礼，肄习其中。置本钱廪米③，令可继处以守。庙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学行释菜礼④，耆老叹嗟⑤，其子弟皆兴于学。邺侯尚文，其于古记无不贯达，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可歌也已！乃作诗曰：

【注释】

①处州：治丽水（今浙江省丽水县）。　李繁：家居京兆，其父李泌在唐肃宗、代宗、德宗俱受重用，曾任宰相。李繁，有才名，无行义，因得父故旧援助，累居郡守，力学不倦，后为亳州刺史，被诬陷滥杀无辜，赐死。

②公羊高：战国时齐人，相传是子夏弟子。所治《春秋公羊传》，最初为口头流传。西汉景帝时，其玄孙公羊寿著于竹帛。　伏生：即伏胜，西汉济南

郡人，专治《尚书》。 毛公：即毛苌，西汉初人，相传《诗》为毛亨和毛苌所传。 韩生：名婴。西汉孝文时为博士，治《诗》，作《内外传》数万言，在燕地流传。 董生：即董仲舒。 高堂生：能言礼。以上均见《汉书·儒林传》。

③本钱：指公廨本钱。唐代各种官衙机构，按第级设立公廨本钱，出贷取息，以作费用。

④释菜：一作释奠。古代入学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释菜与释奠含义相近，所不同的，祭奠奏乐，祭菜无乐。

⑤耆老：受尊敬的老人。六十为耆。

【译文】

郡城都建有孔子庙，有的不加修整，破旧不堪。各个州里虽然设有州博士以及学生，但在有关政府机构中当差，儒学名存实亡，博士不教书，学生不学习。只有处州刺史邺侯李繁一到任上，能够将儒学放在优先地位，将孔子庙修建一新后，又命令工匠重新整修颜回至子夏十位哲人的塑像。孔子的其他六十名弟子，以及以后的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胜、毛苌、韩婴、董仲舒、高堂生、扬雄、郑玄等几十人，都在孔庙大殿中画上图像。选拔博士、学生，一定都是合格的。又替学校设立了讲堂，在里面教授学生演习礼仪。设立了公廨本钱，出贷取息，充作膳食费用，使学校师生可以长期继续教学。孔庙修建完工后，亲自率领博士、学生入学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都大加赞叹，他们的子弟都高高兴兴地在学校学习。邺侯崇尚文治，他对古代书传没有不贯通明白的，所以他治理政事，知道有先有后，是值得歌颂的！就作诗说：

【原文】

惟此庙学，邺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师所处，亦窘寒暑。乃新斯宫，神降其献，讲读有常，不诫用劝，揭揭元哲①，有师之尊；群圣严严②，大法以存。像图

孔肖③，咸在斯堂，以瞻以仪，俾不或忘。后之君子，无废成美，琢词碑石，以赞攸始。

【注释】

①揭揭：高大貌。

②严严：严肃庄重貌。

③孔肖：很相似。孔，很。肖，相似。

【译文】

只有这座庙学，邺侯造作。原来简陋低下，神灵不当屋宇，师生在此学习，也苦于寒冷酷暑。建造这一新殿，神灵下临接受供献，讲学读书有了常规，不用诫劝。高高哲人，有先师的尊严；群圣严肃庄重，大道得以保全。所画图像，非常相似，都在此堂。瞻仰威仪，使人不会遗忘。以后的君子，不要废弃这种完美，将诗词刻在碑石，赞颂这一功业的创始。

唐耕耦　译注

衢州徐偃王庙碑①

衢州有偃王庙，其事本支离漫诞，文亦以恢诡出之，其神在若有若无之间。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文作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徐偃王事,见于《史记》、《后汉书》、《博物志》、《元和姓纂》等,但其事支离漫诞,多不可信。且偃王本不合祠典,其子孙特地为他立庙,韩愈应邀撰写墓碑。墓碑对墓主历来多谀颂回护,韩愈也不例外。但此文借徐与秦都为嬴姓,而秦专用武力取胜,并吞诸国,残暴统治,终于亡国灭族;徐以文德为治,偃王虽走死,失国,但百姓仍拥戴其后嗣为君,表示徐偃王本应立庙受享。行文回护,巧妙得体。

【原文】

徐与秦俱出柏翳,为嬴姓[2]。国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3]。秦处西偏,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属,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偾其国而沉其宗[4]。徐处得地中[5],文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6],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7],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8]。四方诸侯之争辩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贽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赤矢之瑞[9]。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10],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驹王章禹[11],祖孙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书。徐氏十望[12],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天于柏翳之绪,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以上以

秦配徐，彰偃王之有后。）

【注释】

①衢州：治所今浙江省衢州市。

②“徐与秦”二句：《史记·秦本纪》载，大业之子大费，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二子，一曰大廉，二曰若木。大廉之后为秦，若木之后为徐，故曰俱出柏翳。

③“国于夏、殷、周世”二句：事见《史记·秦本纪》。

④僨：亡。　沉其宗：灭其族。

⑤徐处得地中：周初，徐戎在江苏泗洪一带为中心，建立徐国。相对于偏处西方的秦，地处于中。

⑥穆王：西周第五王，名满。《左传·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将皆必有车辙马迹”。

⑦八龙：指八匹骏马，骅骝、绿耳、赤冀、白羲、渠黄、踰轮、盗骊、山子。

⑧歌讴忘归：《穆天子传》云，穆王见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一来。”穆天子答曰：“予归东野，和理诸夏。万民均平，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⑨“三十六国”二句：见《博物志》。其记载云：偃王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赤矢，以为天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偃王。江淮诸侯服从者三十六国。

⑩造父：人名，善御，是穆王的御者。

⑪驹王：徐之祖先。　章禹：徐之十一世嗣孙。《左传·昭公三十年》载，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发奔楚。

⑫“徐氏十望”二句：徐氏成为望族的，多数是徐偃王后裔。　望：郡望，望族大姓。《广韵》：徐氏出东海、高平、东莞、琅琊、濮阳五望。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书位字七十九号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濮阳郡有徐氏。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二〇五二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徐氏出徐州彭城郡、海州东海郡、汾州西海郡、邓州南阳郡。

【译文】

徐和秦都是柏翳的后裔，原来都姓嬴。建立国家后，在夏、殷、周三代，都立有大功。秦国偏处西方，专靠武力取胜，遭逢世运衰微，没有贤明天子，它就像虎狼那样吞并了各国，成为天下的雄主。各国都已并入秦国，成为臣属，秦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掠夺，就上下之间自相残杀，终于亡国灭族。徐国处在中原地区，用文教道德进行治理。到偃王诞执掌国政，进一步放弃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的不好办法，用君子国对待子民那样对待四周国家，处理问题都从仁义出发。正当这个时候，周天子穆王昏庸无道，心中想的不是治理好天下，而是喜好道士的说法。他得到八匹骏马，骑着去西方游玩，同西王母在瑶池边上宴饮，歌唱作乐，忘了回国。天下诸侯发生矛盾争执，找不到地方来评判是非，作出公正裁决，都结好徐国，以宾客身份到徐国来参加祭祀大典。奉送珠玉绢帛牛羊等财礼到徐国宫廷，表示作为臣属的有三十六国。徐王又得到朱弓、赤矢天赐吉祥物。周穆王得知以上消息，担心徐王会自称受命于天，就命令造父驾车长驱而回，和楚国合谋，联合讨伐徐国。徐王不忍心让自己的臣民死于战斗，就向北逃亡到彭城武原山下。徐国百姓跟随徐王撤走的，有一万多家。偃王死后，徐国百姓改称武原山为徐山，开凿石洞作为祭室，祭祀偃王。偃王虽然逃走死亡，丧失国家，但臣民拥戴他的后嗣做国君，像开初拥戴他那样忠诚。从驹王到章禹，祖孙相继为王。徐氏，从秦朝到现在，有名的公侯大人，事迹记载在史书上的，相继不绝。徐氏成为望族的，十个中有九个本源都是偃王后裔。但秦氏，从秦国灭亡直到现在，就没有有名望的。苍天对于柏翳后裔徐和秦，并没有偏袒、厚薄的区分，乃是施行仁政和暴政的报应，结果自然不同了。

【原文】

衢州，故会稽太末也[1]，民多姓徐氏。支县龙丘有偃王遗庙[2]。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执于吴，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扬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云。（以上述衢州所以有偃王庙）

【注释】

①太末：本春秋姑蔑之地，汉改为太末县，唐名信安县（今浙江省衢州市衢县）。

②龙丘：衢州属县，县治在今浙江省衢县东。

【译文】

衢州，原来是汉代会稽郡的太末县，民多数姓徐。它的属县龙丘有偃王旧庙。另有一种说法：偃王当时逃避战争，没有逃到彭城，而是逃到越州城的一角，把玉几研台抛入会稽水中。还有另一种说法：徐王子章禹被吴国俘虏，徐国的王公贵族子弟，逃散在徐州、扬州二个地区，就在他们居住地区建立了先王庙，等等。

【原文】

开元初，徐姓二人[1]，相属为刺史，帅其部之同姓，改作庙屋，载事于碑。后九十年，当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复为刺史。放字达夫，前碑所谓今户部侍郎，其大父也[2]。春行视农，至于龙丘，有事于庙，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灵；而又梁桷赤白，陊剥不治[3]，图像之威，黝昧就灭[4]，藩拔级夷[5]，庭木秃缺。祈甿日

慢，祥庆弗下，州之群支[6]，不获荫庥。余惟遗绍而尸其土[7]，不即不图，以有资聚，罚其可辞？”乃命因故为新，众工齐事。惟月若日，工告讫功，大祠于庙，宗卿咸序应[8]。是岁，州无怪风剧雨，民不夭厉，谷果完实。民皆曰：“耿耿祉哉[9]，其不可诬！”（以上叙达夫修庙）

【注释】

①徐姓二人：指徐坚、徐峤。徐坚，字元固，两唐书有传。徐峤，字巨山，见于其子徐浩传。

②大父：祖父、外祖父。此处指祖父。

③陊（duò 剁）：坠落，破败。

④黤（yi 义）：深黑色。

⑤藩拔级夷：藩篱拔掉，阶级夷平。

⑥支：从总体分出的，此处指徐偃王的后代子孙。

⑦遗绍：遗传下来的继承人，此处指徐偃王的后代。 尸：主持。

⑧宗：指徐姓。 卿：卿子，公子，一种尊称；或作“御”，御事，指州吏有事于庙者。

⑨耿耿：光明貌。耿，通“炯”。

【译文】

开元初年，姓徐的有二人，相继担任衢州刺史，率领他所管地区姓徐的人，改建了徐偃王庙宇，改建经过在庙碑上有记载。九十年后，正是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徐放又担任刺史。放字达夫，前碑上所说的今户部侍郎，就是他的祖父。徐放在春天巡行视察农耕，来龙丘县，有事到了偃王庙，想起徐偃王庙的起源，说道：“原来修建时粗率简单，过于狭小，不足以表达对祖先的诚敬心愿，妥善安排灵位。而且梁木椽子的色彩变得一块红一块白，剥落不加修理，图像威仪，墨黑暗淡，隐没不见。四周的藩篱被拔

掉，庙内的阶梯被夷平，庭中的树木，光秃枯死，所剩无几。祈求福佑的人，对庙神一天比一天轻忽怠慢，庙神也不再下赐吉祥福佑，州内徐姓子孙，得不到庇荫保护。我是徐偃王的后代，而且主管这一地区，不就去办，不去谋划，筹集资财，进行修建，神灵责罪，降罚下来，有什么话可说?”就命令利用旧庙遗址改建一座新庙，众多的工匠一齐动手。经过多少月日，建庙工程宣告成功，在庙内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徐姓的人以及当地有名人士都依次到会。这一年，州内没有怪风暴雨，百姓没有因病早死，五谷瓜果饱满丰收。百姓都说：“明显的福佑呀，神灵是不可欺诬的。”

【原文】

乃相与请辞京师①，归而镵之于石②。辞曰：

秦杰以颠③，徐由逊绵。秦鬼久饥，徐有庙存。婉婉偃王④，惟道之耽⑤。以国易仁⑥，为笑于顽⑦。自初擅命，其实几姓？历短詈长⑧，有不偿亡？课其利害，孰与王当？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谁思王恩，立庙以祀？王之闻孙，世世多有。唯临兹邦，庙土实守。坚峤之后，达夫廓之。王殁万年，如始祔时⑨。王孙多孝，世奉王庙。达夫之来，先慎诏教。尽惠庙民⑩，不主于神。维是达夫，知孝之元⑪。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庙事时修，仁孝振声。宜宠其人，以及后生。嗟嗟维王，虽古谁亢⑫？王死于仁，彼以暴丧。文追作诔⑬，刻示茫茫。

【注释】

①京师：首都，此处指唐的京城长安。

②镵（chán 馋）：刺，刻。

③杰：杰黠，凶顽而狡诈。

④婉婉：和顺貌。

⑤耽：耽思，专心研究。

⑥易：修治。

⑦笑：欢笑，引申为和善。

⑧詈(lì利)：责骂。

⑨祔：祭名。此处指神主始迁入庙。

⑩庙民：指徐偃王庙荫庇之民，即衢州之民。

⑪知孝之元：孝，首先要忠君，忠于君王分配的职守。其次才是孝于祖先父母。达夫首先搞好地方政事，其次才是改建祖庙，故云，知孝之元。元，首，始。

⑫亢：通“抗”，匹敌，相当。

⑬诔(lěi磊)：古代用以表彰死者德行并致哀悼的文体。

【译文】

就共同请在京城长安的韩愈撰写碑文，带回去刻在石碑上。碑文说：

秦国因凶暴而灭亡，徐国因谦逊而绵长。秦鬼久饿饥肠，徐王有庙可享。和顺的偃王，专心治道。国家推行仁政，和善训导顽愚，仁义对待四方。自从开始受命，实有几姓？秦国短暂，挨骂久长，灭亡失国有何补偿？计算利害，谁和偃王相当？姑蔑的遗墟，太末的旧里，谁在思念王恩，立庙祭祀？偃王有名望的子孙，代代多有。为官来管此州，王庙整修护守。徐坚、徐峤以后，达夫扩大建修。王死已有万年，庙新好像王的神主开初迁入时候。王的子孙多孝，世代奉祀王庙。达夫来到本州，先重法令文教，尽力施惠衢州众民，主要精力不在祖庙神灵。只有达夫，知道孝的本元。太末的闾里，姑蔑的城镇，庙宇时加修理，振扬仁孝名声。应该宠爱当时之人，以及晚辈后生。唉唉偃王，即使古代有谁能够相当？王因仁义而亡，秦因残暴而丧。作文追思美德，刻石流传永长。

唐耕耦　译注

柳州罗池庙碑[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罗池庙是柳宗元的庙。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为当地人做了好事，死后，柳州人民建庙纪念他。长庆三年(公元823年)，韩愈写了这篇碑文。在此之前，韩愈已撰写有柳子厚墓志铭，详述柳宗元一生事迹，重点是赞美柳宗元文章有高度成就，必然流传后代，在柳州的政事几笔概括。此碑文着重写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可以世代受到祭祀，顺带说死后为神。而在朝廷的事迹和文章成就等方面只用几笔带过。两相对照，看出各有重点。此文采用柳文风格，和欧阳生哀辞用欧阳詹风格同例。

【原文】

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2]。

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3]，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4]，“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5]，今天幸惠仁侯[6]，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7]？”莫不忖度而后从事[8]。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

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9]，公无负租，流逋四归[10]，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11]，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12]，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13]，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14]，以佣除本[15]，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16]，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以上生能泽其民）

【注释】

①柳州：今广西柳州市。 罗池：在柳州城东。

②柳侯：对柳宗元的尊称。刺史职位约略和古代诸侯相比，故尊称侯。

③鄙夷：鄙薄，轻视。

④矜奋：自尊奋发。 又“奋”下《全唐文》有一“曰”字，当是。

⑤氓：一般指劳苦人民、农民。

⑥惠：惠赐。 侯：指刺史柳宗元。

⑦得无：同“得毋”。

⑧忖度：思考度量。

⑨有经：有常。

⑩流逋：流亡逃走。

⑪步：码头。

⑫诏：告，告诫。

⑬弟：同“悌”，友爱同辈。 长：敬重长辈。

⑭故：故事，过去的事例和法规等。

⑮以佣除本：指按雇工劳动报酬抵除所借本钱。

⑯郭：外城。 巷：狭而长的小路。 道：四通八达的道路。

【译文】

罗池庙，是已故刺史柳宗元的庙。柳刺史统管州政，不轻视这里的百姓，举动都能以礼相待。经过三年的治理，百姓都提高

了自尊自强精神，说："这一地区虽然远离京城，但我们也是天子的臣民，今天有幸天赐给我们仁爱的柳刺史，如果我们不感化信服，就没有人性了！"这样，老老少少互相教育勉励说，不要违反柳刺史的法令。凡是有所作为，无论是在乡里，或是家中，都说"柳刺史听到了，可能不会同意吧！没有人处理问题不经过反复考虑，鲁莽从事的。只要州刺史规定的期约，百姓都互相劝勉去执行，不会参差不齐，必定一起如约完成。这样，百姓的生业有了常规，公家的租赋不再拖欠，早先流亡逃散的人口从四面八方回归家乡，百姓安居乐业，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民宅增建了许多新屋，码头上停靠了许多新船，池园清洁美丽，猪牛鸭鸡等家禽家畜，繁殖生息，数量很多，又肥又大。儿子严肃对待父亲的告诫，妻子顺从丈夫的意旨，男女嫁娶，死后送葬，各有明确的条约法规。外出友爱同辈，敬重长辈，回家慈爱子女，孝敬父母。在柳宗元担任刺史以前，柳州百姓因家境贫困，不得不借债时，多用子女抵押，过期不赎，都由良人沦没为奴婢。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后，根据国家处理此类事件的成例，将被抵押人在抵押期为债权人从事的劳动按雇工价进行计算，抵还所借本钱，因债务抵押沦没为奴婢的人，强令债权人全部送归各人的父母。为了推崇儒教，提倡礼治，又大修了孔子庙。城里城外的大路小路也都修筑得端端正正，路旁栽植了各种名贵树木。

【原文】

柳民既皆悦喜，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①，谓曰："吾弃于时②，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③。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④，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⑤，庙成，大

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以上死能食其土）

【注释】

①部将：刺史兼管军事，属下有协助处理军务的官员，故称部将。 驿亭：就是东亭，西和驿站相连，在柳州城南。

②吾弃于时：指从朝官贬为刺史，不为当时所用。

③若等：你们。

④三年：指柳宗元死后的三年，时为长庆二年（公元822年）。 孟秋辛卯：七月三日。

⑤其月：指七月。 景辰：即丙辰，七月二十八日。唐人避李渊父李昞讳，将“丙”改为“景”。

【译文】

在柳州的治理取得了成效，柳州百姓都已高兴之后，宗元曾和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在城南驿站的亭子中聚会饮酒。宗元对他们说：“我不被当今朝廷重用，从朝官外贬远州，借住在这里，与你们交好。明年我将会死去，死了会变成神，死后三年，你们为我立庙祭祀。”到了第二年果然死去。死后三年的七月三日，柳宗元的神在柳州官衙的后堂显现，欧阳翼等看见了都跪拜。当天夜里，托梦告诉欧阳翼说：“为我在罗池建立庙宇。”当月二十八日，柳宗元的庙就落成，举行了规模很大的祭祀活动。有一位过路的旅客李仪喝醉了酒，在庙堂上傲慢无礼，进行侮辱，得了病，扶出庙门就死了。

【原文】

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①，死能惊动福祸之②，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

并刻之。柳侯，河东人[3]，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

【注释】

①泽其民：泽，雨露，能滋润草木，比喻柳宗元的政绩，造福于民。

②死能惊动祸福之：指李仪对神傲慢而死。纯属迷信。

③河东：今山西省解县。

【译文】

第二年春，魏忠、欧阳翼派谢宁来到京城，请求将柳宗元事迹刻于石碑上。我认为柳宗元生前能造福于柳州百姓，死后又能惊动和加福祸于人，在柳州接受祭食，可说得上是灵验了！就写了一首迎享送神诗给柳州百姓，以便一面歌唱一面祭祀，并一起刻在石上。柳侯，河东人，名宗元，字子厚，贤明而且写有好文章，曾在朝中做官，地位光耀显赫，不久被摈弃不用。迎享送神诗的文辞说：

【原文】

荔子丹兮蕉黄[1]，杂肴蔬兮进侯堂。

侯之船兮两旗[2]，度中流兮风泊之[3]，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

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频以笑[4]。

鹅之山兮柳之水[5]，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6]。

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7]。

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8]，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

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9]。

下无苦湿兮高无干[10]，粳稌充羡兮蛇蛟结蟠[11]。

我民报事兮无怠[12]，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注释】

①荔子：即荔枝。 蕉：即香蕉。

②侯之船兮两旗：指柳州风俗，迎神的船上插着两面旗子，船上安置木马木人，音乐前导，迎入庙中。

③风泊之：遇风受阻停泊。

④颦：同“顰”，皱着眉头。

⑤鹅山：即峨山，在柳州城西四十里。 柳：柳江。

⑥团团：形容桂树枝叶聚拢一起成团圆形。 齿齿：形容白石在水中像牙齿那样 排列整齐。

⑦“春与猿”句：指柳宗元的神与猿、鹤一起游玩。

⑧“北方之人”句：指北方的人（主要京城）议论柳宗元参加王伾、王叔文集团的是非。

⑨驱厉鬼：驱走恶鬼，保护人民不生疫病的意思。

⑩“下无苦湿”句：低地不涝，高地不旱，雨水调匀的意思。

⑪粳（jing 精）：没有粘性的稻米。 稌（tú 途）：有粘性的稻米。 蛇蛟结蟠：指柳侯之神，使害人的蛇蛟潜伏，不敢出来害人。结蟠，即盘结起来。

⑫报事：报答事功，此处指柳侯之神保护柳民，柳民举行祭祀典礼。

【译文】

荔子红红啊香蕉黄黄，佳肴菜蔬都送进了柳侯庙堂。

柳侯的船上啊插着双旗，渡过了中流啊遇风受阻停泊，等待柳侯不来啊难道不知我的悲哀？

柳侯骑着马驹啊进入庙堂，安慰我民啊面色不愁而微笑。

美丽的峨山啊清澈的柳江水，山上桂树枝叶攒拢成团团圆啊水下白石排列整齐。

柳侯早出游赏啊傍晚归，春天与猿猴一起吟唱啊秋天跟白鹤同飞。

北方的人啊议论柳侯的是非，千年万年啊柳侯和我们没有

背离。

福祐我们啊使我们长寿，驱走恶鬼啊到山那边去。

低地不受涝啊高地不干旱，稻米充足啊蛇蛟盘结不敢凶悍。

我们报恩祭祀啊一开始就不懈怠，从今以后啊世世代代钦佩。

唐耕耦　译注

袁氏先庙碑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文作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

元和十年，前宰相荆南节度使袁滋修建了家庙，第二年春天来京朝见，停留京师期间率领宗族子弟在家庙祭祀了祖先。事后请韩愈撰写庙碑。韩愈应请写了此文，条述袁氏起源于周，至汉贵显，历经魏晋南北朝隋至唐，都有人在朝廷做官，并概述了袁滋本人的履历，最后作诗颂赞。

【原文】

袁公滋既成庙①，明岁二月②，自荆南以旂节朝京师③，留六日，得壬子春分④，率宗亲子属，用少牢于三

室[5]。既事，退言曰："呜呼远哉！维世传德，袭训集余，乃今有济。今祭既不荐金石音声[6]，使工歌诗，载烈象容[7]，其奚以饬稚昧于长久[8]？唯敬系羊豕，幸有石[9]，如具著先人名迹，因为诗系之语下，于义其可！虽然，余不敢，必属笃古而达于词者！"遂以命愈。愈谢非其人，不获命。则谨条袁氏本所以出，与其世系里居。起周，历汉、魏、晋、拓拔魏、周、隋[10]，入国家以来[11]，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焘后[12]，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将承应者，有概有详，而缀以诗。（以上叙立碑之由）

【注释】

①袁滋：参见卷二十三《裴度、李愬平蔡之役》注。

②明岁：明年，指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

③荆南：指荆南节度使，治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 旂（qí其）节：即旌节，唐代皇帝赐给节度使的仪仗。旂，古时旗帜的一种。

④壬子：二月十六日。 春分：二十四节气之一，阳历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后，阴历在二月中，表示春天过半，我国大部分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

⑤用少牢于三室：意思是用大夫祭宗庙之礼。少牢，古代祭祀的豕和羊，大夫祭庙用豕和羊；三室，即三庙，古代天子的大夫三庙，即一昭一穆和太祖庙。

⑥荐：献，进。

⑦载：装饰。 烈：指已故的祖先。

⑧饬：告诫勉励。饬与"敕"同。 稚昧：年少无知。

⑨"唯敬系羊豕"二句：《韩昌黎文集校注》云：即所谓"丽牲之碑"；《祭义》云，"祭之日，君牵牲入庙门，丽于碑"。丽，系着。

⑩魏：指三国时的曹魏。 拓拔魏：南北朝的北魏，鲜卑族拓拔氏所建的国家，故称。

⑪国家：此处指唐朝。

⑫劬（qú 渠）：劳苦。　焘（dào 道，又读tāo 滔）：覆盖。

【译文】

袁滋公建成了祖庙，明年二月，作为荆南节度使从江陵来京城朝见，在京停留六天，十六日春分那天，他率领袁姓亲属子弟用少牢的大夫礼仪在三庙里祭祀了祖先。祭祀完毕退下来说道："唉！久远的祖先！一代代传下德泽，承袭训守，都集中在我身上，今天获得成功。现在祭祀既不用钟磬之类的乐器演奏音乐，使乐师吟唱诗歌，又不装饰先人的图像容貌，用什么来告诫勉励年少无知的后辈永久不忘？幸而有碑石可以恭敬地系祭祀用的羊豕。如果写文章叙述先人的名字业绩，作诗附在文章后面，从道义说是很值得做的。虽然，我自己不敢写作，必定请专心研究古文而富于词采的人来写！"因此就邀请韩愈。韩愈辞谢，自己不是适宜人选，没有得到同意。就恭谨地条述袁氏祖先的起源，和袁氏世系乡里住地。从周朝开始，历经汉朝、曹魏、晋朝、拓拔魏、北周、隋朝，直到进入我大唐以来，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如何劳苦自己，照顾后代，将福禄赐给袁公。袁公怎样幸遇扶助、接承应运，文中叙述，有的概略，有的详细，文后缀上诗歌。

【原文】

其语曰：周树舜后陈。陈公子有为大夫食国之地袁乡者，其子孙世守不失，因自别为袁氏。春秋世，陈常压于楚，与中国相加尤疏，袁氏犹班班见①，可谱。常居阳夏②，阳夏至晋属陈郡，故号陈郡袁氏。博士固③，申儒遏黄，唱业于前。至司徒安④，怀德于身，袁氏遂大显。连世有人，终汉连魏、晋，分仕南北。始居华阴⑤，为拓拔魏鸿

胪。鸿胪讳恭[6]，生周梁州刺史新县孝侯讳颖[7]。孝侯生隋左卫大将军讳温，去官居华阴，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华州。左卫生南州刺史讳士政。南州生当阳令讳伦，于公为曾祖。当阳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马讳知元。司马生赠工部尚书、咸宁令讳晔，是为皇考。袁氏旧族，而当阳以通经为儒，位止县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为州司马以终。咸宁备学而贯以一，文武随用，谋行功从，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达而窒，归成后人，数当于公。（以上历叙先世）

【注释】

①班班：明白的样子。

②阳夏：汉之阳夏，治今河南省太康县。

③固：辕（同“袁”）固，西汉齐人，以治《诗》为博士。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家人，指童仆奴隶之类。详见《汉书·儒林传》。

④安：袁安，东汉时，官至司徒。安子京，为蜀郡太守。安孙汤，桓帝初，为司空，累迁司徒、太尉。汤子逢，灵帝时为司空。逢弟隗，先逢为三公，献帝初为太傅。袁安第二子敞，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曾一度为司空。

⑤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

⑥讳（hui 会）：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敢直称其名，谓之避讳。因此也指所避讳的名字。

⑦梁州：治所今湖北省江陵市。

【译文】

碑文说：周封舜的后裔在陈。陈国的公子中有任大夫食封国，地在袁乡的，他的子孙一代代继承守业，没有失坠，因此自己别号称袁氏。春秋时代，陈国常受楚国压迫，与中原关系更加疏远，但袁氏在中原仍然显著，可在谱书上查见。袁氏长期居住在

阳夏，阳夏到晋朝属于陈郡，所以号称陈郡袁氏。西汉时博士辕固，发扬光大儒学，遏制黄老学说，倡导学业在前。到东汉司徒袁安，身怀德行，袁氏就成为大的显贵。历代都有人才，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袁氏都有人在朝中做官。开始居住华阴，担任拓拔魏的大鸿胪。大鸿胪名恭，生北周梁州刺史新县孝侯袁颖。孝侯颖生隋朝左卫大将军袁温，温离官后居住在华阴，大唐武德九年去世，终年八十，开始埋葬在华州。左卫大将军袁温生南州刺史士政，南州刺史士政生当阳县令伦，伦是袁滋公的曾祖父。当阳县令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马知元。石州司马知元生赠工部尚书、咸宁县令晔，晔就是袁滋的父亲。袁氏原来是世家大族，但袁伦因为精通经学成为儒士，官位只到县令为止。知元用《春秋》立身处世，治理政治，官位也只到州司马就死去。咸宁令晔钻研学问，达于完善，而且一贯坚持自己的宗旨，提高文才武略，以备随时应用，计谋实行，功业就随着到来，无论是入朝做官，还是外出为民，都有立身原则，但在朝中没有得到爵位。将近三代，应该通达而受阻没有发展。最后成功归于后人，历数恰当袁公。

【原文】

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殁祭在子孙。惟将相能致备物，世弥远[1]，礼则益不及。在慎德行业治，图功载名，以待上可。无细大无敢不敬畏，无早夜无敢不思。成于家，进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历工部员外郎、祠部郎中、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华州刺史、金吾大将军[2]，由卑而巨，莫不官称。遂为宰相，以赞辨章[3]。仍持节将蜀、滑、襄、荆[4]，略苞河山[5]，秩登禄富，以有庙祀。具如其志，又垂显刻，以教无忘，可谓大孝。（以上袁公滋历官功绩）

【注释】

①弥远：久远；更加远。

②侍御史：官名。唐制，御史台有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 工部员外郎：官名。唐制，工部有工部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掌经营兴造之众务。 祠部郎中：官名，唐制，礼部有祠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事。 谏议大夫：官名，唐制，门下省有谏议大夫四人，正五品上，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 尚书右丞：官名，唐制，尚书省设右丞一人，正四品上，掌管辖省事，纠举宪章，以辨六官之仪制，而正百僚之文法。 华州刺史：华州地方长官，唐代后期都兼任潼关防御使、镇国军使，成为华州地区的军政长官。 金吾大将军：官名，唐制，左右金吾卫，各设大将军一名，正三品，掌宫中京城昼夜查巡、警卫。但唐代后期禁军为宦官掌握。金吾卫大将军成为有官阶而无实权的虚衔。

③以赞辨章：协助皇帝，分析处理军国政令。赞，协助。辨章，平章，分析处理。

④蜀：指永贞元年十月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所在蜀（今四川成都）。 滑：指元和元年徙义成军节度使，治所滑川（今河南省滑县）。 襄：指元和八年由户部尚书出为 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襄州（今河北省襄阳市）。 荆：指元和九年徙荆南节度使，治所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

⑤略苞河山：略有河山，这是以古代的诸侯相比喻，有了封地。

【译文】

袁滋公只有曾祖、祖父、父亲最近三代，生前没有享受大夫的俸禄，死后的礼仪祭祀在于子孙。只有将相能使祭品完备，但世代久远，祭礼就更加不能达到规格。只有处处重视德行和事业，谋取功勋，记在载籍，等待在上位的认可。事情不分大小，不敢不严肃对待，无论早上夜里不敢不用心思考。在家完成学业修养，外出为官而上进，从而能立于朝廷。从侍御史，历经工部员外郎、祠部郎中、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华州刺史、金吾卫大将军，从卑小的职位进升到大官，没有不称职的。后被任命为宰相，赞助

天子，处理国家军政大事。并且带着节度使的旌节统治蜀、滑、襄、荆等州，略有河山，官职升高，俸禄富厚，建立宗庙祭祀祖先。具体如以上记录，又明白刻在碑上，永远留传，教育后代，不使遗忘，可称大孝。

【原文】

诗曰：

袁自陈分，初尚蹇连[1]。越秦造汉[2]，博士发论[3]。司徒任德[4]，忍不锢人[5]。收功厥后，五公重尊[6]。晋氏于南，来处华下。鸿胪孝侯[7]，用适操舍。南州勤治[8]，取最不懈。当阳耽经[9]，唯义之畏。石州烈烈[10]，学专《春秋》。懿哉咸宁[11]，不名一休，趋难避成，与时泛浮[12]。是生孝子[13]，天子之宰，出把将符，群州承楷。数以立庙[14]，禄以备器；由曾及考，同堂异置，柏版松楹[15]，其筵肆肆[16]。维袁之庙，孝孙之为；顺势即宜，以诹以龟[17]；以平其峨[18]，屋墙持持[19]。孝孙来享，来拜庙庭，陟堂进室[20]，亲登笾铏[21]，肩臑胉骼[22]，其尊元清[23]，降登受胙[24]，于庆尔成。维曾维祖，维考之施，于汝孝嗣，以报以祗[25]。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诗牲系，维以告之。

【注释】

①蹇(jiǎn 简)连：艰难。

②造：到，往。

③博士：指辕固。

④司徒：指袁安。

⑤忍不锢人：指汉明帝时，袁安为河南尹，未尝以赃罪鞫人。曾经说："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所不忍为。"

⑥五公：指袁安以下四世，有五位官至三公。即袁公为司徒，子敞为司空，孙汤为太尉，曾孙逢为司空，逢弟隗为太傅。参见本文前注。

⑦鸿胪：指北魏大鸿胪袁恭。 孝侯：指北周梁州刺史新县孝侯袁颖。

⑧南州：指唐南州刺史袁士政。

⑨当阳：指唐当阳令袁伦。

⑩石州：指唐石州司马袁知元。 烈烈：威武貌。

⑪懿：美，美德。 咸宁：指唐咸宁令袁晔。

⑫泛浮：漂浮。

⑬孝子：指袁滋。

⑭数以立庙：指袁滋名位既高，礼数自亦增崇而立庙。

⑮楹（yíng 盈）：柱。

⑯肆肆：广大貌。

⑰诹（zōu 邹）：问，咨询。 龟：卜。古人以龟为灵物，灼龟甲以卜。

⑱巇（xi 希）：罅隙。

⑲持持：稳固貌。

⑳陟（zhì 至）：登；升进。

㉑铏（xíng 形）：古代盛羹器。

㉒臑（nào 闹）：牲畜的前肢。《仪礼·特牲馈食礼》："尸俎：右肩、臂、臑、肫、胳。" 胉（bó 博）：牲的两胁。 骼：牲畜的后胫骨。

㉓尊：盛酒器，此处兼指酒。 元：当作"玄"。 玄：深青色。

㉔胙（zuò 坐）：祭肉；福祐。

㉕报：报恩；报恩德而举行祭祀。 祗：恭敬。

【译文】

歌诗道：

袁氏从陈国分出，开始比较艰难。经过秦朝，到了汉朝，博士袁固，发扬儒学理论，遏制黄老学说。司徒袁安，任用恩德，决不忍心禁锢罪人。以后收到功效，四代有五位官至尊重的三公。东晋在南，袁氏北来，居在华阴。大鸿胪袁恭、孝侯袁颖，为官顺心，正直保身。南州刺史袁政，勤于政治，进取最不松懈。当阳县令袁

伦，酷嗜经学，敬畏道义。石州刺史袁知元威武，学问专精《春秋》。美德呀咸宁县令袁晔，不只在一事上出名，奔赴困难，避开易成，随着时世漂浮。生了孝子袁滋，入朝为天子宰相，出朝就执掌帅印，各州以他为楷模。名位已高，礼教自然完备，尊崇立庙，俸禄足以完备礼器；从曾祖到父亲，同一庙堂，不同室内，安排神主牌位；柏树的屋板，松树的柱子，祭祀筵席，厅堂宽大。袁氏家庙，孝孙所造，顺应事势，都很适宜，用龟卜咨询吉祥。平整罅隙，墙壁稳固。孝孙前来祭享，跪拜庙庭，升堂入室，亲自献上祭具，肩、臑、胎骼、祭牲全齐，酒尊盛满清酒，拜起祝祷，分受祭后的牲肉，庆贺祭礼完成。先曾祖父、祖父、父亲的恩施，给你孝孙继嗣，恭敬祭祀，报答恩德。我有今天，除了祖先的根本，还有什么可思？刻诗系牲庙碑，以告后辈。

唐耕耦　译注

乌氏庙碑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乌氏庙，指乌重胤的家庙。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成德节度使王世真卒，其子承宗自为留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请发本军讨承宗，朝廷从之。但

卢从史出兵后，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唐宪宗命护军中尉，吐突承璀设计捉住从史。从史部下操兵喧哗。时乌重胤为都知兵马使，严戒其军，兵士才听命返营，终于将卢从史解送京师治罪。重胤因功迁怀州刺史、河阳三城节度使，在任三年，河阳得到治理。诏赠其父为工部尚书，并按照制度建立家庙祭祀祖先。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八月，乌氏庙建成。韩愈应请撰写碑文。碑文叙述了立庙由来，简述乌氏先世及最近四世。后又着重叙述乌重胤父承玼事迹，最后为铭文。

【原文】

元和五年，天子曰："卢从史始立议用师于恒①，乃阴与寇连，夸谩凶骄，出不逊言。其执以来！"其四月，中贵人承璀即诱而缚之②。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趋哗。牙门都将乌公重胤③，当军门叱曰："天子有命，从有赏，敢违者斩！"于是士皆敛兵还营，卒致从史京师。壬辰④，诏用乌公为银青光禄大夫、河阳军节度使⑤、兼御史大夫⑥，封张掖郡开国公⑦。居三年，河阳称治，诏赠其父工部尚书⑧，且曰："其以庙享！"即以其年营庙于京师崇化里，军佐窃议曰："先公既位常伯⑨，而先夫人无加命⑩，号名差卑，于配不宜。"语闻，诏赠先夫人刘氏沛国太夫人。八年八月，庙成，三室同宇⑪。祀自左领府君而下⑫，作主于第⑬。乙巳⑭，升于庙。(以上叙立庙之由)

【注释】

①卢从史：原为昭义节度李长荣大将，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长荣卒，从史为昭义军节度使，父丧去官。元和五年，迎合宪宗意图，请率本军讨伐成德军王承宗，因被复用。诏下讨贼，从史却按兵不进，阴与贼通，讽求朝廷授己宰相，诬奏各军与承宗通谋，不能进兵，朝廷派人设计将

他捉拿送京，贬为骤州（今越南荣市）司马。　恒：恒州（治今河北省正定），成德军节度使治所。此处指王承宗。

②中贵人承璀：宦官吐突承璀，时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行营招讨宣慰使（实为统帅），讨伐王承宗。《唐书》有传。

③乌重胤：时为昭义军节度使都知兵马使，掌兵权，在执卢从史以前，已暗地效忠朝廷，事前参与捉拿卢从史的密谋。重胤《唐书》有传。参见卷二十三《裴度李愬平蔡之役》注。

④壬辰：指元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⑤银青光禄大夫：文散官，从三品。

⑥御史大夫：御史台长官，从三品职事官，但此处是虚衔。

⑦张掖郡：乌重胤父承玼是张掖人，故封张掖郡开国公。

⑧其父：指重胤父乌承玼。

⑨先公：指重胤去世的父亲，先，对已去世者的尊称。　常伯：指工部尚书。

⑩先夫人：指重胤去世的母亲。

⑪三室同宇：即同堂异室，同堂分在三室。

⑫左领：即唐左领军卫大将军。　府君：尊称。

⑬主：神主，牌位。

⑭乙巳：元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译文】

元和五年，天子说："卢从史开始建议用兵讨伐恒州的王承宗，却暗地和贼寇承宗串通，虚夸欺骗，凶恶骄横，说不恭顺言论。将他捉拿来京！"四月，宦官吐突承璀就设计将他缚住。从史的部下都穿上盔甲出来，手拿武器拥向牙门叫喊。牙门都将乌重胤，挡在军门前怒叱说："天子有命令捉拿卢从史，服从命令的有赏，胆敢违抗的斩首！"这样，兵士都收起武器回到营房，终于将从史执送京师治罪。二十三日，天子下诏任命乌公重胤为银青光禄大夫、河阳军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封爵为张掖郡开国公。在任三年，河阳节度使所属地区，得到很好治理，天子下诏赠乌公重

胤的父亲承玭为工部尚书，并且说："乌氏应立庙祭享！"这一年就在京城崇化里动工营建庙堂，河阳军的僚属私下议论说："先公已官位工部尚书，而先夫人却没有加封诰命，名号差别卑小，配位不相宜。"这一议论传闻到了朝中，天子下诏赠先夫人刘氏为沛国太夫人。元和八年八月，乌氏庙建成，同一庙堂分成三室。应该享受祭祀的，从左领军卫大将军以下祖先，在宅中建立牌位。二十五日，将祖先牌位恭谨送入庙中。

【原文】

乌氏著于《春秋》，谱于《世本》[1]，列于《姓苑》。在莒者存[2]，在齐有馀、枝鸣[3]，皆为大夫。秦有获[4]，为大官。其后世之江南者家鄱阳；处北者家张掖，或入夷狄为君长。唐初，察为左武卫大将军，实张掖人。其子曰令望，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孙曰蒙，为中郎将。是生赠尚书讳承玭[5]，字某。乌氏自莒、齐、秦大夫以来，皆以材力显，及武德以来，始以武功为名将家。（以上叙乌氏先世及近四代）

【注释】

①《世本》：书名。战国时史官所撰，记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原书已佚，清人有辑本。

②在莒者存：莒，指春秋时莒国；存，指乌存。《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乌存率国人逐之。"

③在齐有馀、枝鸣：在齐国有乌馀和乌枝鸣。

④秦有获：指秦武王时力士乌获。

⑤承玭：乌承玭，字德润，张掖（今甘肃省张掖市）人。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军先锋，沈勇而决，号"辕门二将"。契丹入寇，承玭出击，契丹可突干奔北奚。安史之乱时，承玭先劝史思明投唐不从；杀史思明未成。承恩死，承玭投奔李光弼，光弼奏为冠国将军，封昌化郡王，为石岭军使。《新唐

书》有传。

【译文】

乌氏在《春秋》上有著录，在《世本》上记有世系，编入了《姓苑》。春秋时，在莒国有乌存，在齐国有乌馀、乌枝鸣、都官至大夫。秦武王时有乌获，也担任大官。乌氏的后代在江南的住在鄱阳，在北方的住在张掖，有的北去成为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唐朝初年，乌察担任左武卫大将军，成为张掖人。察子名令望，担任左领卫大将军。察孙名蒙，担任中郎将。蒙生赠工部尚书名承玼，字德润。乌氏从春秋时的莒国、齐国、秦国担任大夫以来，都是依靠才干能力获显赫官位，到唐朝高祖武德以来，开始靠武功成为名将家庭。

【原文】

开元中①，尚书管平卢先锋军属破奚、契丹②，从战捺禄，走可突干渤海③，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④，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千万余。黑水、室韦以骑五千⑤，来属麾下，边威益张。其后，与耿仁智谋说史思明降。思明复叛，尚书与兄承恩谋杀之。事发族夷，尚书独走免。李光弼以闻，诏拜冠军将军、守右威卫将军、检校殿中监⑥，封昌化郡王、石岭军使。积粟厉兵，出入耕战。以疾去职，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⑦，薨于华阴告平里，年若干⑧，即葬于其地。（以上专叙赠尚书乌承玼）

【注释】

①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

②尚书：指赠工部尚书乌承玼。 属：连属。 奚：古族名。南北朝时称库莫奚，隋以后始单称奚，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唐太宗时，奚首领可度者遣使内附，唐朝在其酋长居住中心设置饶乐都督府（今内蒙赤峰市稍南）。以可度者为都督，下辖五个羁縻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东突厥国复兴时，受东突厥役属，曾和突厥联军一次击溃唐军十二万。唐玄宗时与唐关系又有改善，奚首领李大辅入长安，被封为饶乐郡王，唐玄宗以固安公主妻之。唐后期契丹强盛时，又受契丹役属。因不堪契丹压迫，奚酋去诸率部西徙妫州（今河北省怀来县）。从此，奚部落分为东奚和西奚。 契丹：古族名，也是鲜卑近族。他们的牧地，在奚的东北，今内蒙古西喇木伦以南通辽一带，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契丹请求归属，唐太宗在契丹居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和十个羁縻州，以契丹大酋长窟哥为都督，各部落酋长为十州刺史。唐末，迭剌部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建立辽朝。

③可突干：契丹勇将，唐玄宗时曾一度执掌契丹国政，开元二十二年，兵败被杀。 渤海：指粟末靺鞨，住居粟米水（今吉林第二松花江），因其大酋长大祚荣，在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被册封为渤海郡王故称渤海。

④堑：濠沟。

⑤黑水：指黑水靺鞨，即靺鞨族的黑水部，因居住在黑龙江流域而得名。 室韦：古族名，住在嫩江和黑龙江流域。唐代分为九个大的部落，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莫室韦、纳北室韦、骆驼室韦、大室韦。

⑥冠军将军：武散官，正三品。 右威卫将军、从三品职事官。 殿中监：从三品职事官。都是虚衔。

⑦丁巳：二月十九日。

⑧年若干：《新唐书·乌承玼传》作“年九十六”。

【译文】

开元年间，承玼为平卢先锋军使，屡次大破奚、契丹，在捺禄山大战，败契丹勇将可突干，可突干逃亡到渤海靺鞨，扇诱大祚荣，侵扰海边，一直到达马都山，官吏百姓逃迁失业。承玼率领手下的军队，阻塞敌军进军道路，在平原上挖濠沟，垒石头，长达四

百里，沟深和垒高都有三丈，故寇不能前进，百姓回到原来居住的地区。停止了每年运输费用钱三千多万贯。黑水靺鞨、室韦部落有五千骑兵，来投顺，归承玭指挥，边境上的军威大增。后来，和耿仁智合谋劝说史思明投降唐朝。思明又反叛，承玭和兄长承恩合谋要杀掉史思明，计谋被发觉，全族遭受杀害，只有承玭逃走免于被杀。李光弼上报朝廷，皇上下诏拜承玭为冠军将军、右威卫将军、检校殿中监，封昌化郡王，石岭军使。承玭在石岭军使任上，积蓄粮食，训练军队，出兵作战，屯田农耕。因病离职，贞元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在华阴县告平里去世，年寿若干，就埋葬在当地。

【原文】

二子，大夫为长①，季曰重元，为某官。铭曰：

乌氏在唐，有家于初②，左武左领③，二祖绍居④。中郎少卑⑤，属于尚书。不偿其劳，乃相大夫，授我戎节⑥，制有疆墟。数备礼登⑦，以有宗庙；作庙天都⑧，以致其孝。右祖左孙，爰飨其报。云谁无子？其有无孙？克对无羞，乃惟有人！念昔平卢⑨，为艰为瘁；大夫承之，危不弃义。四方其平，士有息息，来觐来斋⑩，以馈黍稷⑪。

【注释】

①大夫：指乌重胤，时为御史大夫。

②家：家门，门第。

③左武：指乌重胤的高祖左武卫大将军乌察。　左领：指乌重胤的曾祖父左领军卫大将军乌令望。

④绍居：继承家世。

⑤中郎：指乌重胤祖父中郎将乌蒙。

⑥戎节：指挥军事的符节。

⑦数备礼登：制数既已完备，礼亦自应增崇。数，指“名位不同，礼亦异

数。”

⑧天都：指京城。

⑨平卢：指乌承玼任平卢军先锋兵马使。

⑩覲（jīng 仪）：古代诸侯秋季朝天子之称。 斋：古人在祭祀或举行典礼前清心洁身以示庄重。

⑪馈（kuì 愧）：进献。 黍稷：食用作物，这里为祭品。

【译文】

承玼有二子，大夫是长子，次子名重元，任某官。墓志铭文说：

乌氏在唐朝，一开始就有门第，左武卫大将军察、左领军大将军令望，二位祖先相继居于高位。中郎将蒙官位稍低，寄托希望于赠工部尚书承玼；不能补偿他的勋劳，就辅佐大夫，授给指挥军事的符节，控制疆土区域。名位已高，祭礼规格自然增崇，可建宗庙；在京城建庙，以尽他的孝道。神主排列，右面是祖先，左面是孙子，享受大夫的恩报。谁说没有子？没有孙？能够面对当世毫无愧羞，就只因为后继有人！回想过去尚书任职平卢，战斗艰难劳瘁；大夫承担，危难时不放弃忠义，四方已经太平，战士闲暇休息，来京城朝见天子，来祭祀祖先，进献黍稷。

唐耕耦　译注

新修滕王阁记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韩愈的这篇文章颇具特色。作者对滕王阁是久已闻名，恨不能先睹为快。然而机缘未到！多次有机会前往，然而终未能如愿。

首先是忙于朝廷政务，无暇前往。而后以言事贬潮州，本可顺道一游，后来为了赶路取便道走海上，又失去机会。再后移刺袁州，离南昌近了，本有机会早日一游，但到袁州后，新任江南西道观察使到任后，下令八州之人罢行，又不能前往。这样，把可望而不可及的情态写来如画，更能吸引读者，为之心向往之。到最后，观察使宴请宾客，重修滕王阁，且请作者撰写《新修滕王阁记》，终于如愿以偿。

如此写法，对后代作家颇有影响，欧阳修的《岘山亭记》，苏轼的《眉州远景楼记》，虽文词不同，颇用其意。

【原文】

愈少时，侧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1]，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2]，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

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3]，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韩公贬阳山，由湖南郴州以往，未过南昌，故曰“便道取疾”，贬潮州亦然。

【注释】

①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赣江滨。唐高祖子滕王元婴为洪州刺史时始建，其后阎伯屿为洪州牧时，曾宴群僚于阁上，王勃省父过此，即席作《滕王阁序》。

②“三王”句：原注云：“或云王勃作游阁序，王绪作赋，今中丞王公作修阁记。”

③“十四年”二句：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以上《论佛骨表》极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潮州刺史。 揭阳：潮州地区古称。

【译文】

愈年轻时，从旁听说江南多有登临观赏的胜地。而唯独滕王阁称得上第一，有宏伟壮观的美名。等我找到了三王所写的关于滕王阁的序、赋、记等文章，壮美他们的文辞，越发想去一游而读这些文章，以慰我向往之情。由于被在朝做官所羁绊，愿望不能实现。元和十四年正月，以上疏规谏迎佛骨的事，得罪了皇上，被贬为潮州刺史，为了赶路，取便道走海上，又没有能够经过南昌，游览人们所说的滕王阁的风景。

【原文】

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1]。袁州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2]，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倘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3]，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4]，悉属治

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⑤。大者驿闻⑥，小者立变，春生秋杀⑦，阳开阴闭⑧。令修于庭户⑨，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⑩，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⑪？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注释】

①移刺袁州：《旧唐书·宪宗下》："元和十四年，冬十月丙寅，以潮州刺史韩愈为袁州刺史。"时间是公元819年11月12日。袁州，今江西宜春。

②躬诣：亲自到某处。　大府：指南昌。

③"至州之七月"句：《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书舍人王仲舒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观察使。"时为公元820年7月21日。

④洪：洪州，今江西南昌。　江：江州，今江西九江。　饶：饶州，今江西波阳。　虔：虔州，今江西赣州。　吉：吉州，今江西吉安。　信：信州，今江西上饶。　抚：抚州，今江西抚州。

⑤皆罢行之：指不许八州官吏前去南昌。

⑥驿闻：借驿传通知。

⑦春生：春气和畅，孕生万物。　秋杀：秋气肃杀。

⑧ 阳开阴闭：指兴利塞害。

⑨令：政令。　修：修撰。

⑩幕：幕僚，幕府。

⑪馆人：古称管理馆舍、招待宾客的人为馆人。

【译文】

这年的冬天，因为皇帝上尊号，向全国施予恩典，我得以迁移为袁州刺史。袁州属于南昌观察使府管辖，我私下里很庆幸，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回该可以亲自到南昌府，接受上司的教导，

事情办完后将回袁州时，倘若能够到滕王阁一游，一饱眼福，偿还宿愿，该有多好呢。可是，到袁州之后七个月，皇帝的诏书命中书舍人，太原的王公仲舒任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观察使。洪州、江州、饶州、虔州、吉州、信州、抚州、袁州都属于观察使署所管辖。八州官府的人，以前不便和想要来南昌府而没有能来的，王公到任之日，即下令一律不许前往。大的事情，借驿站转告，小的事情该改的，自行处理。于是举利塞害，百废待举。政令修撰于官厅，虽然相隔湖山千里，几天之内，人们便能知道。我虽然想表达自己的意愿见解，呈述兴利除弊的事情，以听命于王公的左右，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一件事做为借口而成行，又哪里能够丢开自己的政务，去劳累宾馆的招待呢？那么，滕王阁又没有机会去一游了。

【原文】

其岁九月，人吏浹和①，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②，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③。适及期月④，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⑤？"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⑥，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⑦，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工既讫功，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注释】

①浹（jiā 加）和：和谐融洽。

②监军使：官名，监督军务者，唐代以宫内太监担任。

③邦伯：这里指州刺史。

④期(jī 基)月：整月。

⑤乌得：哪能。

⑥楹(yíng 盈)：堂屋前部的柱子。　桷(jué 觉)：方的椽子。　槛(kǎn 砍)：门槛，门限。

⑦漫漶(huàn 换)：文字、图画等因磨损或浸水受潮而模糊不清。

【译文】

这一年的九月，百姓官吏的关系和谐融洽，王公仲舒与监军使宴客滕王阁，文武官员都坐在席间。饮酒到中途，众口一声地说："这里的房屋不修缮，恐怕将要倒塌。王公您以前在这里做从事官，滕王阁正好修缮一新，您写的《修阁记》还书写在壁上呢！至今三十年了，现在您又来这里任观察使兼刺史。恰好一整月，您又来宴请宾客。您哪能对滕王阁没有感情呢？"王公答应说："好！"于是，腐烂变黑、压弯折损了的栋梁、楹柱、方椽、楼板、门槛，破裂缺损的盖瓦级砖，浸水受潮而模糊不清的油漆颜色，全都加以修缮整理，不比前人奢侈，也不使后人无处观赏。竣工之后，王公又将宴客，写信命令我说："您为我写一篇记叙新修滕王阁的文章吧！"我既然以未能前来观赏而感到遗憾，又私下里高兴将把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腾王阁上，文词排列在三王的文章之后，这是很光荣的事。于是，我没有推辞而承接了王公的命令。那儿的江山美好，登临眺望的乐趣，的确令我向往。我虽然老了，如果能得以追随王公游览，而且能为王公赋写游记，那该多么好啊！

何士龙　译注

科斗书后记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这是叙述得到科斗文字始末的记叙文。文章写了三件事。首先写了文坛轶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士大夫中，撰写墓志铭，如果没有韩云卿的文章，李阳冰的篆字，韩择木的隶书，就不能令人三心服。其次是赠书，即以科斗文所写的两部书，先是李阳冰之子，李服之赠送给韩愈。后来，韩愈又赠送给归登。再次是韩学习撰写墓志铭，要钻研古文字，又反向归登借看那两部书。韩愈的好友张籍又托人代为抄写，而后还给归登，所抄的又不完整。如此等等。作者就这样如实记录了这些反复的过程。事情看来平常，但迤逦叙来，曲折有致，简洁自然；对文字学、文章学颇寓有深意。

【原文】

愈叔父当大历世①，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②，咸归韩氏③。于时李监阳冰④，独能篆书；而同姓叔父择木⑤，善八分⑥”。不问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称三服⑦，故三家传子弟往来。

【注释】

①愈叔父：韩愈的叔父，名云卿，仕终礼部侍郎，肃宗、代宗朝时颇有文名，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云："云卿文章冠世。"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

②来世：来生。

③咸：全，都。

④李阳冰（ning 凝）：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官至将作监，工篆书，得法于秦《峄山石刻》，变化古今，自成风格。篆书：大篆、小篆的统称，汉字的书体之一。

⑤韩择木：唐代书法家，代宗时官礼部尚书。

⑥八分：汉代隶书的别名。

⑦三服：指唐韩云卿的文辞，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的八分，三者令人心服。

【译文】

在代宗大历时代，唯独我的叔父，文章流行于朝廷之中，天下想要以墓志铭叙述他们祖先的功业品行、相信来生的人，都来求他撰写。而那时，又只有将作监李阳冰擅长篆书；我的族叔韩择木，又擅长隶书。只要看到他们所写的文章和字，就知道是谁了。不是这样的话，就不能三者都令人心服，因此三家都传授给子弟，而且相互往来。

【原文】

贞元中①，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②，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③，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④，识归公⑤。归公好古书，能通之，愈曰："古书得其据依，盖可讲。"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

【注释】

①贞元：唐德宗李豫年号。

②董丞相：董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今山西省永济县内）人，唐德宗贞元五年任宰相。后来曾兼汴州刺史。汴宋观察使。

③科斗：指科斗文字，中国古代文字之一体。（上古笔墨未发明前，以木蘸漆书写）点画头大尾细，形如蝌蚪，故名。《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十八章。作者各说不一，以孔门后学所作一说较合理。论述封建孝道，宣传宗法思想，汉代列为七经之一。 卫宏：东汉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字敬仲。先随九江谢曼卿学《毛诗》，作《毛诗序》，后随大司空杜林学《古文尚书》，作《训旨》。光武帝时，任议郎，又集西汉杂事，为《汉旧仪》四篇，今有辑本。

④四门博士：国子监教官，管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爵位的子弟及有才干的庶民子弟。正七品上。

⑤归公：指归登，字冲之，吴（今苏州）人，贞元中为右拾遗，累官至工部尚书，封长沙县男，能文，工草隶书。

【译文】

贞元年间，我在汴州董丞相幕府里任职，认识了开封县令、李阳冰的儿子李服之，他赠送给我他家的科斗文《孝经》和东汉卫宏《官书》两部书，合而为一卷。我很珍爱它，而收藏起来，却又没有闲暇学习。后来到了京城，当了四门博士，认识了归公。他爱好古书，而且能通达，我说："古书得到了依据，大概可以讲通。"于是把所有的书送给了归公。

【原文】

元和来，愈亟不获让①，嗣为铭文②，荐道功德③。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④，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韩愈记⑤。

【注释】

①亟：屡次，一再。

②嗣：学习。

③荐：推举。

④张籍（约公元767～约830年）：唐诗人。字文昌，原籍吴郡（今苏州），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司业或张水部，有《张司业集》。

⑤右庶子：东宫官属，正四品下。

【译文】

元和以来，我多次谦让而没有能够做到，不得不学习写作碑志之类的铭文，推崇歌颂墓主的功业品德。因而想，凡是要写好文章，应该稍稍钻研一下字的本义，于是向归公借阅那两部书。借来后，留了一个多月。张籍要进士贺拔恕抄写了留给我，大概抄了十分之四五，又把书还给了归公。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韩愈记。

何士龙　译注

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我国山水游记的神品，千古绝唱，一直脍炙人口。本文是它的首篇，总领后来的篇什。与《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为前四篇，写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秋；而《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为后四篇，写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当时，作者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到永州做司马，于是寄情山水，常在游记中借景抒情，感慨身世，发泄愤懑，以山水胜景不幸埋没南荒，隐喻自己遭受贬谪，被朝廷遗弃，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与山水常有“同病相怜”之感。

本文一开始即点出作者受屈辱的身份，恐惧不安的心理，说明自己借游山玩水以排遣悲愁，消磨岁月。接着先写一般的游览，用以陪衬西山之游。作者描绘西山之美，不用正面直笔，而以侧面烘托，写山顶上极目千里之所见以烘托出山势之高大雄奇。进而以自己陶醉于大自然，达到自我解脱的境界，说明西山之游的不同以往。作者以一“始”字贯串全文，处处点题。先是“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而后是“始指异之”，最后是“然后知吾问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首尾呼应，紧扣题目收拢全文。

【原文】

自余为僇人[1]，居是州恒惴慄[2]。其隙也[3]，则施施而行[4]，漫漫而游[5]。日与其徒上高山[6]，入深林，穷回谿[7]。幽泉怪石[8]，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9]，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10]。意有所极[11]，梦亦同趣[12]。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13]。

【注释】

①僇(lù 路)人：亦作“僇民”。僇，通“戮”，指受刑戮的罪人。作者贬官永州，故以此自称，而实非僇人。

②惴慄(zhuì lì 缀力)：忧惧不安。

③隙(xì 细)：空闲的时候。

④施施(yí 姨)：缓缓而行的样子。

⑤漫漫：随意地，不受拘束的样子。

⑥徒：这里指同伴。

⑦穷回谿：沿着曲折的溪谷，走到尽头。

⑧幽泉：幽深的泉水。

⑨披：分开。

⑩更(gēng 耕)：更替，轮换。　相：相互。

⑪极：至，到。

⑫趣：通“趋”。

⑬怪特：奇怪独特。

【译文】

自从我成为罪人，被贬谪到这个州以来，心里常常感到恐惧不安。一有空闲，就缓行慢步，到处浪游。每日里与同伙爬上高山，进入深林，沿着弯弯曲曲的溪流走到尽头。那些幽静的溪水，千奇百怪的石头，再远的地方，也要去观赏一番。到了那里，就坐

在草地上，喝光壶里的酒，颓然而醉。喝醉以后，就相互枕着靠着酣然入睡，进入梦乡。心里想到什么地方，梦中也就到了那里。醒来后就起来，起身后就回去。我以为，凡是这个州的山水胜景，都游览过了，而未曾知道西山景色如此奇异出众。

【原文】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①，望西山②，始指异之③。遂命仆过湘江，缘染谿④，斫榛莽⑤，焚茅茷⑥，穷山之高而止⑦。攀援而登，箕踞而遨⑧，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⑨。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⑩，若垤若穴⑪，尺寸千里，攒蹙累积⑫，莫得遁隐，萦青缭白⑬，外与天际⑭，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出，不与培塿为类⑮。悠悠乎与灏气俱⑯，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⑰，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⑱，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⑳。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㉑。是岁，元和四年也㉒。

【注释】

①法华：即永州法华寺，在零陵县城内的东山上。 西亭：在法华寺西，柳宗元捐俸修建，参见《柳宗元集·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

②西山：现称粮子山，在零陵县城西面。

③指异：指点而称异。

④染谿：又名冉溪，在零陵县西南，乃潇水支流。

⑤斫（zhuó 浊）：砍。 榛（zhēn 真）莽：泛指丛生的荆棘杂草。

⑥茅茷（fèi 费，又读fá 伐）：茅草。茷，草叶茂盛。

⑦止：亦作“上”。

⑧箕踞：伸开两腿坐着，姿态闲舒适意。亦表示轻慢态度。

⑨衽（rèn 认）席：席子。

⑩岈（xiā 吓）然：山谷空阔深远的样子。　洼（wā 蛙）然：深陷的样子。

⑪垤（dié 蝶）：蚁穴外的小土堆。

⑫攒蹙（cuán cù 窜阳促）：聚集收缩。

⑬萦青缭白：远望青山白水缭绕在一起。

⑭际：合，接。

⑮培塿（pǒu lóu 掊楼）：小土丘。

⑯悠悠：渺远广大的样子。　灏（hào 浩）气：即浩气，天地间的大气。

⑰洋洋：得意的样子。　造物者：即天地、自然。

⑱引觞（shāng 商）：拿起酒杯来。觞，古代酒器。

⑲苍然：青灰色。

⑳万化：宇宙万物。

㉑志：记。

㉒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

【译文】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因坐在法华寺的西亭远眺，才在指点之中感到它的奇特。于是派遣仆役渡过湘江，沿着染溪，砍伐荆棘杂树，焚烧茅草根茬，一直清除到高山顶上。而后，我们攀援登上高山，上山后岔开两腿坐在地上观赏四周的景色。但见左近几个州县的土地，好像都在我们的坐席之下似的，四处地势高下不平，有的山谷空阔深邃，有的山谷低凹深陷；有的像小土堆，有的像小洞穴，看上去只是尺寸大小的图景，实际上却有千里之遥。千山万壑聚攒集合、相挨相叠，尽收眼底，无处逃隐；青的是山，白的是水，如绸带一样，互相缠绕在一起，尽头与天边相接。四处一望，都是一样。然后才知道这座山的特别之处，与一般的小山丘大不相同。此时，我悠悠然好像与太空浩气相融合，没有边际；洋洋乎与造物者同游，直到天老地荒。我端起酒杯，斟满酒

浆，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不知道已是夕阳西下，苍茫暮色，由远而近，以至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还不想回去。到后来，我的形体似乎消失而忘记了自身的存在，而精神凝聚起来，与万物浑然一体。然后才知道自己过去还没游览过，真正的游览从这次开始。因此，才写下这篇文章记叙。这一年是元和四年。

何士龙　译注

钴鉧潭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写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意味隽永。作者写水潭形成的原因，强调水流落差大，流势急，因而冲刷出十余亩的水潭，极其传神。写树木、飞瀑，也很简洁。

而后写他购买房地、修缮屋宇的经过，不仅着眼于观赏飞泉、月色，而且还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那个因“官租私券之委积”，而不得不出售田产房舍，不得不进入深山开荒以维持生计的农人，其遭遇得到了作者深切的同情，所以才“乐而如其言”。读者也由此了解唐代农村生活之一斑。

最后两句的抒写，也颇有深意。表面上，作者似乎在赞赏钴鉧潭风景之美，因而有点“乐不思蜀”的味道。实际上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眷念，不过故

作旷达而已。

【原文】

钴鉧潭在西山西[1]。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2]，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3]，荡击益暴，啮其涯[4]。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5]。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6]，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注释】

①钴鉧（gǔ mǔ 古母）：唐时熨斗。潭形似唐代熨斗，故名。

②冉水：即染溪。

③颠委势峻：意思说溪流在此处落差甚大。颠委，从顶到底。

④啮（niè 聂）：咬掉。

⑤毕：尽。

⑥且：将近。

【译文】

钴鉧潭在西山的西面，它形成的原因大概是冉水从南向这里奔流，遇山间巨石的阻挡，于是曲折向东流去。这里落差很大，水流湍急，冲击猛烈，咬掉水潭的边缘，所以潭的外沿宽广，中心深邃，水流一直浸蚀到石岸才停止。水沫回旋，像大车的轮子，然后才徐徐流去。清澈平静的水面大概有十亩的样子，四周绿树环抱，飞泉悬挂而下。

【原文】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1]，一旦款门来告曰[2]："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3]，既芟山而更居[4]，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5]。"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6]，延其槛[7]，行

其泉于高者坠之潭⑧，有声濂然⑨。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⑩，气之迥⑪。

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⑫，非兹潭也欤？

【注释】

①亟（qì 气）：屡次，多次。

②款：敲，打。

③私券：欠人的债务。

④芟（shān 山）山：除去杂草，开辟山地。 更居：改换住处。

⑤贸财：卖钱。

⑥崇其台：筑高那里的楼台。

⑦延其槛：延长那里的栏杆。

⑧行其泉：引来流泉。

⑨濂（cóng 从）然：形容水声。

⑩于以：于此，在这里。

⑪迥（jiǒng 窘）：远。

⑫夷：蛮夷之地，指永州。

【译文】

潭岸上面有户人家，由于我多次到那里游览，有一天，那家主人来我家敲门，并对我说："我因为受不了官家租税、私人债券的积欠，已经进山开荒，更换住处。我愿意把水潭岸边上的田地卖掉换钱，来缓解催租逼债的痛苦。"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买下来后，就加高房台，延长房屋的栏杆，引来泉水，从高处坠入潭中，发出淙淙的激荡声。尤与中秋观月的时节为宜，可以看到秋高气爽的天空。

是什么东西使我高兴地居住在这夷蛮之地而忘记了故乡呢？难道不正是这个水潭吗？

何士龙 译注

钴鉧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是“永州八记”的第三篇。作者先写发现小丘，次写买丘治丘，再叙小丘的旖旎风光和自己的感受，最后发表议论，结构紧凑，层次分明，布局合理。

写小丘，突出奇形怪状的石头。而且是静态动写，把下倾的石头想象成下山饮水的牛马，把上仰的石头想象成奔突登山的熊罴。这样就把石头写活了，富于顽强的生命力。

写买丘治丘，特别是写小丘经治理后显露出来的美，还有作者尽情陶醉其中的种种感受，与小丘“货而不售”的不幸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引发了作者最后的议论。作者在这里是借题发挥，暗示自己被贬谪，被朝廷遗弃的不幸遭遇。结尾处，特别意味深长。

【原文】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①，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②。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③，负土而出④，争为奇状者，殆

不可数⑤。其嵌然相累而下者⑥，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⑦，若熊罴之登于山⑧。

【注释】

①步：跨出一足为跬，再跨出一足为步。

②湍（tuān 团阴）：急。 浚（jùn 俊）：深。 鱼梁：用土石垒成的拦水堰，中留空缺，可以安放捕鱼器。

③突怒：山石锋稜凸起而耸立的样子。 偃蹇（yǎn jiǎn 演简）：夭矫上伸，高耸的样子。

④负土而出：顶开泥土拱出地面来。

⑤殆：几乎。

⑥嵌（qīn 钦）然：山势耸立的样子。 相累：层层相叠。

⑦冲然：突起的样子。 角列：如兽角一样斜列。

⑧罴（pí 皮）：熊之一种，毛棕褐色。

【译文】

发现西山后八天，我们顺着山口往西北方向走二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潭的西面二十五步远的地方，正当水流又急又深处是一道水堰。水堰的上方有一座小丘。小丘上长着竹子和树木。在那儿，锋稜凸起、高高耸立、破土而出、争着显示自己奇形怪状的石头，多得不可胜数。那些高耸而倾斜、相累相叠向下的石头，像成群的牛马奔向溪边去饮水；那些像兽角一样排列直向上冲的，有如成群的熊罴在登山。

【原文】

丘之小，不能一亩①，可以笼而有之②。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③。"问其价，曰："止四百④。"余怜而售之⑤。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⑥，皆大喜，出自意

外。即更取器用⑦，铲刈秽草⑧，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⑨。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鱼之遨游⑩，举熙熙然回巧献技⑪，以效兹丘之下⑫。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⑬，潗潗之声与耳谋⑭，悠然而虚者与神谋⑮，渊然而静者与心谋⑯。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⑰，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注释】

①不能：不足，不到。

②笼：装入笼中。

③货而不售：出卖却卖不掉。

④止：只，仅。

⑤怜：喜爱。　售：买不来。

⑥李深源、元克己：柳宗元的友人。

⑦更：轮流。

⑧刈（yì 义）：割。

⑨烈火：烧起大火。烈，作动词用。

⑩遨游：自由自在地活动、游荡。

⑪举：都。　熙熙然：和乐的样子。　回：这里有“献”的意思。

⑫效：致，呈。

⑬清泠（líng 零）：指天空清澈明净。　谋：合，和谐。

⑭潗潗（yíng 营）：泉水淙淙声。

⑮悠然：遥远的样子。　虚：指空灵的境界。

⑯渊然：深沉的样子。　静：恬静安宁的境界。

⑰匝旬：十天。

【译文】

这土丘小得不到一亩，可以装在竹笼子里带回家去。打听它的主人是谁，回答说："这是姓唐的人家不要的土地，想要出售，而没有卖出去。"问价钱多少，说："只四百文。"我喜欢上这座小丘，就买了下来。友人李深源、元克己这时与我一起同游，都非常高兴，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于是就轮流拿起工具，又割又铲，清除污秽杂草，砍伐杂七杂八的树木，点起大火把它们烧掉。于是好看的树木挺立起来了，秀美的竹子显露出来了，奇异的石头展现出来了。从小丘上向外眺望，看到了高耸的山峰，飘动的浮云，潺潺的流水，自由自在游乐的飞禽走兽，全都愉快地卖弄各自的技巧，表演着美妙的姿态，一齐呈献在这小丘面前。我们铺下茵席，放好枕头躺下，那清凉的流水便映进了眼帘，潜潜的水声便传入耳膜，那开阔空旷的境界便与我的精神相通，那深沉恬静的境界便和我的心志相合。不到十天而能发现两处景色优美的地方，即使古时喜爱游山玩水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原文】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①，则贵游之士争买者②，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③。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④，价四百，连岁不能售⑤。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⑥！书于石⑦，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注释】

①沣（fēng 丰）：今陕西户县东。 镐（hào 浩）：今陕西西安市西南。鄠（hù 户）：今陕西户县。 杜：杜陵，今西安市东南。四处皆唐代京都长安附近，人多热闹的地方。

②贵游：显贵而不担任具体官职。

③千金：指很高的价钱。

④陋之：轻视它。

⑤连岁：连年。

⑥是：此，指小丘得到作者喜爱而购买。　果：果真，真的。　遭：遇。这里指好运气。

⑦书于石：书写在石头上。

【译文】

唉！如果把这风景优美的小丘放在京城长安附近的沣、镐、鄠、杜一带地方去，那些王孙公子争着购买它，每天增加千金重价，也越发买不到它。如今被遗弃在这偏远的永州，农夫渔父经过这里都瞧不起它；出价四百文，多年也卖不出去。唯独我与深源、克己高兴地得到了它，这果真是小丘碰到好运气了吧！我把这意思写在石头上，用来祝贺这小丘的幸运！

何士龙　译注

游黄溪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亦柳宗元贬谪永州时所作，是“永州八记”的姊妹篇，亦颇脍炙人口。

文章开头模仿《史记·西南夷列传》，容易使人联想到作者久居蛮夷之地，进而领会文章的深意。一开始，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告诉读者：黄溪山水甲天下。接着，具体描绘黄溪风景之美。文章主要围绕黄神祠、初潭、第二潭等三处展开。写黄神祠突出祠上墙立的两山，如红花绿叶；写初潭则形容它如剖大瓮，且水深多鱼；写第二潭则着重描写奇石异鸟。

最后写黄神的来历，作者说他是王莽的世子，继承人，赞扬他的功绩。因为黄神在王莽死后逃来永州，与作者因贬谪而来永州有某些相通之处，引起了他的共鸣。更重要的是黄神的确有德于当地百姓，死后大家都祭祀他，为之立祠，作者自然忍不住赞扬了他。

【原文】

北之晋①，西适豳②，东极吴③，南至楚、越之交④，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⑤，北至于浯溪⑥，西至于湘之源⑦，南至于泷泉⑧，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⑨。

【注释】

①晋：周代诸侯国名，指今山西省和河北省南部一带。

②适：到。 豳(bin 宾)：古邑名，位于今陕西省旬邑西。这里泛指今陕西一带。

③吴：古国名，相当今江苏、江西和安徽省的大部分地区。

④楚：古国名，相当今两湖、广西一带。 越：古国名，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一带。 交：交接处。

⑤治：治所，地方官署所在地。

⑥浯(wú 吾)溪：水名，湘江支流，源出湖南祁阳西南松山，东北流入湘江。

⑦湘之源：湘江源出今广西兴安县海阳山。

⑧泷(shuāng 双)：水名。

⑨黄溪：又名黄江，位于今湖南省零陵县东七十里，在九疑山西，源出

阳明的后龙洞，北至祁阳，合白水注入湘江。

按：王应麟、何焯、林纾诸人皆以为上段文字仿《史记·西南夷列传》章法。《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译文】

北到晋地，西到豳地，东到吴地，南到楚越交界的地方，这中间以山水著名的州数以百计，永州的山水风景最为美好。围绕永州州治百里以内，北到浯溪，西到湘江的源头，南到泷泉，东到黄溪东屯，这中间以山水著名的村庄数以百计，黄溪的山水风景最为美好。

【原文】

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①。祠之上，两山墙立②，如丹碧之华叶骈植③，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④，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⑤，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⑥。其略若剖大瓮⑦，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⑧，来若白虹⑨，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断齶⑩。其下大石离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⑪，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⑫，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

【注释】

①黄神祠:《清一统志》曰:“黄神祠在零陵县东七十里。”《永州府志》曰:“黄溪东屯之上,两山对峙,怪石林立,为黄神山。山中泉壑灵异,林木幽蒨,猿鹤吟啸之声,时出空谷。山上有祠祀黄神。”

②墙立:如墙陡立。黄神祠后山称百岭,与江对岸寨子岭两相对峙,二岭陡峭异常。

③华:通“花”。 骈植:并排长着。

④缺者:指寨子岭面对黄神祠大门的一个凹陷缺口处。

⑤揭(qì 气)水:提起衣服涉水。

⑥殆(dài 代):几乎,差不多。

⑦瓮:陶制盛器。

⑧黛:青黑色颜料,古代女子用以画眉。 膏:油脂,香脂。 渟(tíng 廷):水积而不流。

⑨白虹:形容水流。

⑩颏颔(kē hán 科含):下巴。 龈(yín 银):齿根肉,即牙龈。 鳄(è 饿):口腔的上壁。

⑪鹄(hú 胡):即天鹅。

⑫大冥:川名。

【译文】

黄溪离永州城七十里,从东屯往南走六百步,就到了黄神祠。祠的上面,有两座山像墙壁一样陡立着,随着山势的高下,如同并排长着的红花绿叶。中间凹陷缺口处是峭岩洞窟,水中平铺着许多小石子。往黄神祠上游,提起衣裳涉水走八十步,就到了第一个水潭,这里的景色最为奇丽,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它。大到像剖开的大瓮,侧立有一千尺高。里面积蓄了溪水,就像贮存着一潭青黛油脂一般。水流像一道白虹贯入,深沉得很,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有几百条鱼,刚好游到石下来汇合。往南去,再走一百步,就到了第二个水潭。那里的石头都巍然高大,面对着湍急的溪流,就像人的下巴、牙龈和颚骨一样。在它的下面,有一些大

石头散列着，可以坐在上面吃喝休息。有一只红头黑翅膀的大鸟，有点像天鹅，正朝向东方站在大石上。从这里又南行数里，地势都差不多，而树木愈来愈高大，石头则越发瘦小，流水的声音都是那样铿铿锵锵，非常中听。又南行一里，就到了大冥川，山势平展，水流亦舒缓，有人们耕种的田土。当初黄神还是人的时候，就住在这里。

【原文】

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①。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②。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③。"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④。"黄与王⑤，声相迩⑥，而又有本，其所以传焉者益验⑦。神既居是，民咸安焉⑧。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⑨，为立祠。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⑩。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⑪，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

【注释】

①莽：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西汉末年，篡汉而立新朝，公元8年～23年在位。更始元年（公元23年），新政权为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被杀。　世：后嗣。《国语·晋语一》曰："非德不及世。"也指嫡长，即世子。

②深峭：幽深险峻。　潜：隐藏。

③黄、虞：黄帝、虞舜。《汉书·王莽传》曰："莽曰：'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虞氏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其令天下上此五族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

④黄皇室主：《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女嫁汉平帝，平帝崩，王莽立

刘婴为孺子，尊后为皇太后。王莽废刘氏即位，改皇太后为定安公太后，不久又改称黄皇室主。

⑤“黄与王”句：朱新仲《猗觉寮杂记》曰：“黄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岭外尤甚。柳子厚《黄溪记》云云，以此考之，自唐以来已然矣。”

⑥迩：近。

⑦验：应验。

⑧咸：都，皆。

⑨俎（zǔ 阻）豆：古代两种祭祀用的礼器。这里作动词，指祭祀。

⑩山阴：指寨子岭北坡。

⑪元和八年：公元813年。

【译文】

讲黄神故事的人说：黄神本来姓王，是王莽的世子，王莽死后，神改姓黄氏，逃到这里来后，选择了一处幽深险峻的地方，隐姓埋名。当初，王莽曾经说过：“我，黄帝、虞舜的后人。”因此称他的女儿为“黄皇室主”。“黄”与“王”声音相近，又有根据，所以传说就更使人相信。黄神住在这里，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就都以为他是一位有道德的人，于是在他死后，人们都祭祀他，为他修建了祠堂。后来，人们逐渐将祠堂迁到靠近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现在的祠堂位于山北水溪旁。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游黄溪归来，写下了这篇游记，为的是启发后来的好游之人。

何士龙　译注

永州万石亭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又作《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写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作者贬谪永州已是第十个年头了。当时，崔能亦坐事于元和九年贬来永州作刺史，且同有山水之癖，因而在游览和建亭之后写下此记。

文章写崔氏登北城墙遥见远处怪石特别，因而揣度那儿附近必有出色的风景，于是与作者命人伐竹开道前游。而后写那儿大石林立，形态各异。接着写如何整理环境，如何修建游亭。写游亭四周多悬岩绝壁，远处群山连绵不尽，可谓淋漓尽致。

写景之后，交待了万石亭名称的来历，借当地老人前来祝贺之意，极力赞扬崔能的功德，为之树碑立传，亦兼有自况之意。

【原文】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来莅永州①。间日登城北墉②，临于荒野丛翳之隙③，见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胜④。步自西门，以求其墟⑤。伐竹披奥⑥，敔仄以入⑦。绵谷跨溪⑧，皆大石林立，涣若奔云⑨，错若置棋⑩，怒者虎斗，

企者鸟厉[11]。抉其穴则鼻口相呀[12]，搜其根则蹄股交峙[13]，环行卒愕，疑若搏噬[14]。于是刳辟朽壤[15]，剪焚榛秽[16]，决浍沟[17]，导伏流，散为疏林，洄为清池[18]。寥廓泓渟[19]，若造物者始判清浊，效奇于兹地[20]，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21]。直亭之西，石若掖分[22]，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绝[23]，沉于渊源，莫究其极；自下而望，则合乎攒峦[24]，与山无穷。

【注释】

①御史中丞：官名。《旧唐书·职官志》载，大夫，中丞的职务，乃掌管法令制度，监察百官，肃正朝廷，中丞为副长官。 清河男：爵位。 崔公：据《旧唐书·崔能传》记载："能，少励志苦学，累辟使府。元和初，为蜀州刺史。六年，转黔中观察使。坐为南蛮所攻，陷郡邑，贬永州刺史。"时间为元和九年。 莅(lì 利)：到，临。

② 墉(yōng 庸)：城墙，高墙。

③丛翳(yì 义)：丛，丛生的树木。翳，遮蔽。

④度(duó 夺)：推测，估计。

⑤墟：土丘。

⑥奥：深处，深曲的地方。

⑦攲(qī 期)仄：攲，通"欹"，倾斜。仄，通"侧"。

⑧绵：连续不断，延续。

⑨涣(huàn 换)：离散，消散。

⑩错：错落，错杂。

⑪企：踮起脚后跟。 厉：疾飞。

⑫抉(jué 决)：挖出，剔出。 呀(xiā 瞎)：张口的样子。又大而空阔。

⑬峙(zhì 至)：耸立，屹立。

⑭噬(shì 势)：咬。

⑮刳(kū 枯)：剖开，挖空。

⑯榛(zhēn 真)：树丛。

⑰浍(kuài 快)：田间水沟。

⑱洄(huí 回)：水流回旋。

⑲寥廓：空阔。　泓(hóng 宏)：水深。　渟(tíng 亭)：水停滞，水积聚而不流通。

⑳效：献出。

㉑厥：其。

㉒掖：通“腋”，肘腋，臂下。

㉓斗绝：极陡。斗，通“陡”。

㉔攒(cuán 窜阳)：聚集，集中。又，攒通“巑”，巑岏，山高锐峻大的样子。　峦：小而尖的山。

【译文】

御史中丞，封清河县男爵的崔公来到永州任刺史。过了一天，登上北城墙，俯视城郊，从树丛荫蔽的空隙里，看到远处怪石嶙峋，推测那儿一定有特殊的景致。于是步行出西门，去寻找胜景。命人砍伐竹子，开辟通向山林深处的道路，侧身弓腰而入。但见连绵溪谷的，都是林立的巨石。像天上飘浮的云彩，像棋盘上错落有致的棋子，有的像愤怒的老虎在争斗，有的像踮脚站立的猛禽在发威。挖开底下的洞穴，就像是鼻嘴张开的样子；搜寻石根，又像蹄腿盘结，交错耸立。环行四周，惊愕不已，疑心它们会不会扑过来咬啮自己。于是刨开，清除已经腐烂的土壤，剪除焚烧杂乱丛生的荆棘草木，疏通沟渠，引导泉水，显出疏疏朗朗的树林，水流回旋的清池。天空高远空阔，泉水清澈平静，仿佛造物主到此时始能判明清浊，在这显示出奇迹来，而并不是人力所能办到。于是崔公便修建了游览之亭，用来驻守其中。游亭的西边，巨石好像从腋下分开，可以站在上面眺望，上面青翠的悬岩陡峭，下端沉入深渊，看不到底。从下仰望四周，但见层峦叠嶂，群山连绵不断。

【原文】

明日，州邑耋老[1]，杂然而至，曰："吾侪生是州[2]，艺是野[3]，眉厖齿鲵[4]，未尝知此。岂天坠地出，设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欤[5]？"既贺而请名，公曰："是石之数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万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6]！公之名亭也，岂专状物而已哉？公尝六为二千石，既盈其数，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绩未洽于人[7]。敢颂休声[8]，祝公于明神：汉之三公，秩号万石[9]；我公之德，宜受兹锡[10]。汉有礼臣[11]，惟万石君[12]。我公之化，始于闺门[13]。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献词，公寿万年！"

宗元尝以笺奏隶尚书，敢专笔削[14]，以附零陵故事。时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记[15]。

【注释】

①耋（dié 蝶）老：古代指七十、八十岁的老人。

②侪（chái 柴）：同"辈"。

③艺：种植。

④厖（páng 旁）：杂，乱。 眉厖：眉毛花白，状人的老态。 鲵（ní 尼）：同"鲵"。指老人牙齿落尽后更生的细齿，古时认为长寿之征。

⑤彰：表彰，显扬。

⑥懿（yì 意）：美，美德。

⑦洽（qià 恰，又xiá 侠）：广博，周遍。

⑧休声：美善的声誉。

⑨秩：官吏的俸禄。 万石：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

⑩锡：赐给。

⑪礼臣：《全唐文》作"纯臣"。

⑫万石君：汉孝景时，以石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且号奋为万石君。

⑬闺门：宫中小门。引申为内室。此处指修建游览之亭阁。

⑭笔削：笔指记载，削指删除。古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删改要用刀刮去竹上的字，所以叫削。

⑮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译文】

万石亭修建好的第二天，州城里的长寿老人纷纷来到州府，说："我辈生长在这永州城里，在这田野里耕种，现在已是眉毛花白，牙齿脱光又长了齯齿，到了这把年纪了，都不曾知道这块地方。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里冒出来的，设置如此神奇的景物，用来表彰您的高尚品德吗？"他们祝贺完毕，就请求赐名。崔公说："这地方的石头数也数不清，因为它多，就叫做万石亭吧！"老人们说："你给亭子取的这个名字多美啊！难道是专门用来描摹景物而已！您曾经六次享有二千石的俸禄，加起来已经超过万石这个数字，然而治国有道的人，都以为您的功绩和恩泽还未能普施百姓而感到遗憾。我辈请允许歌颂您的功德，在神明面前为您祝福：汉代三公，俸禄号称万石；以您的功德，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汉代受到大臣崇高礼遇的，只有万石君一人。您的政教风化，开始于游览观赏之所。您的治国之术，合乎古圣贤之道，上天会庇佑您的。我们这些山野之人，敬献您祝福之辞：祝您长寿。"

宗元我曾经在礼部从事过奏表的起草工作，所以才冒昧地把写万石亭记的任务承担下来，用以增益零陵地方的故实。时为元和十年的正月初五。

何士龙　译注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为“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为各篇中的上乘之作。全文纯以写景取胜，绘景状物之妙，堪称神品。作者写潭水，写岩石，写树木，写游鱼，写溪流，处处扣紧小石潭的特色。而且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追求山水风景美中，与景同乐，与物同乐，显得心旷神怡。

然而，遭受贬谪的身世，时时影响着作者的心境。游乐高兴之余，不觉悲从中来，连优美的风景也不忍再看，不得不匆匆离去。作者所写出的凄清境界，反映出他政治上失意后的寂寞心情。

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描写潭中游鱼的八句，可以说观察入微，描绘尽妙，极富诗请画意。

【原文】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①，闻水声，如鸣珮环②，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③，全石以为底④。近岸，卷石底以出⑤，为坻⑥，为屿⑦，为硊⑧，为岩⑨。青树翠蔓⑩，蒙络摇缀⑪，参差披拂⑫。

【注释】

①篁(huáng 黄)竹:竹林。

②珮(pèi 佩)环:玉珮,玉环。古人系在衣服外面的玉制装饰品,走路时互相碰撞,发出清脆响声。

③清冽(liè 列):清凉。

④全石:整块石头。

⑤卷石底:指石底向上翻卷。

⑥坻(chí 池):水中小洲。

⑦屿(yǔ 与):小岛。

⑧碪(kān 刊):凹凸不平的岩石。

⑨岩:有石窟的岩石。

⑩翠蔓:翠绿的藤蔓。

⑪蒙络摇缀:遮掩盘绕,摇动连缀。

⑫参差披拂:长短不齐,随风飘动。

【译文】

从小丘往西走一百二十步,隔着一片竹林子,就听到了流水的声音,像玉环玉珮互相撞击那样清脆悦耳,我心里非常高兴。于是,我们砍伐竹子,开辟道路,下面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水潭,潭水特别清凉。潭底是一整块石头,靠近岸边,石头翻卷露出水面,成为小洲,小岛,低低的碪,高高的岩。青青的树木,翠绿的藤蔓,互相遮掩缠绕,摇动连缀,参差不齐,随风飘拂。

【原文】

潭中鱼可百许头①,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②。俶尔远逝③,往来翕忽④,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⑤,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参互⑥,不可知其源。

【注释】

①可:大约。 许:表示大约的数量。

②怡然:愉快的样子。一作“佁然”,佁(yǐ 已,又读ǎi 矮),痴呆的样子,引申为不动。

③俶(chù 触)尔:忽然。

④翕(xī 西)忽:轻快迅速的样子。

⑤斗折: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 蛇行:像蛇行那样蜿蜒。

⑥犬牙参互:形容岸势如犬牙互相交错。差互,交错的样子。

【译文】

小潭里大约有游鱼百余条,好像在空中游动而无所凭依。阳光下照,影子映在名头上,呆呆地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忽然游到远处,来往迅速,好像在同游人取乐似的。向潭水的西南方向望去,小溪像北斗星那样曲曲折折,也像蛇行那样蜿蜒前进,水光明灭,时隐时现。溪岸的走势如犬牙交错,不知它的源头在哪里。

【原文】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①,寂寥无人②,凄神寒骨,悄怆幽邃③。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④,乃记之而去。

【注释】

①环合:围绕。

②寂寥:空虚,寂静。

③悄怆:忧愁悲伤。 幽邃:幽深。

④居:停留。

【译文】

坐在小潭岸上,四周竹子树木环绕着,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冷清寂静得让人感到心神凄凉,寒气透骨,使人陷入深沉的

忧伤之中。因这里的环境过于清冷，不宜停留得太久，于是记下这里的景物就离开了。

【原文】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①]，余弟宗玄[②]；隶而从者[③]，崔氏二小生[④]：曰恕己，曰奉壹。

【注释】

①吴武陵：信州（今江西上饶县）人，元和初进士，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得罪贬永州。才气健壮，为柳宗元所推重。　龚古：人名，生平不详。

②宗玄：柳宗元从弟。

③隶：依附。

④崔氏：指作者姐夫崔简，二小生乃他的两个儿子。　小生：犹言年少。

【译文】

同游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玄，跟着一同来的，还有崔家两个年轻人，名字叫做恕己、奉壹。

何士龙　译注

袁家渴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为“永州八记”的第五篇，离前四篇的写作时间又过了将近三年。文章开始，对以前所游略加评定，说明袁家渴的景色可与西山、钴鉧潭媲美。接着写袁家渴的“渴”字含义，写它的地理位置，流水特色，以及渴中的洲、溪、潭、渚分布情况，而后写舟行、写山、石、岩洞、树木、花草等等。

全文中独具特色的是写大风，乃前面四记中所未写的。近人林纾对此有精到的分析：“妙在拈出一个风字，将草木收缩入风字总写。凡纷红骇绿等句，均把水声、花气、树响作一总束，又从其中渲染出奇光异采，尤觉动目。”(《韩柳文研究法》)。

最后，作者特别提到“永之人未尝游焉”，对如此美景而被遗弃、被埋没深表同情，亦有寓意。

【原文】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①，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②，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③。皆永中

幽丽奇处也。

【注释】

①溪口：指冉溪注入潇水处。

②朝阳岩：《舆地纪胜》曰："朝阳岩在零陵县南二里，下临潇江。有洞，石涧自中出，流入湘江。"　芜江：一名茆江，俗称茅江，在零陵城东四里处注入潇水。

③袁家渴（hé 河）：位于零陵县朝阳岩东五里潇水内，为一宽阔洄水湾，今名沙沟湾。

【译文】

从冉溪向西南溯溪流而上，水行十里，沿途值得游览的山水胜景有五处，没有哪一处比得上钴鉧潭。由溪口取陆路向西走，值得游览的山水胜景有八九处，没有哪一处比得上西山。从朝阳岩东南方向走水路到芜江，值得一游的山水胜景有三处，没有哪一处比得上袁家渴。它们都是永州风景幽静美丽的奇异地方。

【原文】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①，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②，下与百家濑合③。其中重洲小溪④，澄潭浅渚⑤，间厕曲折⑥。平者深黑⑦，峻者沸白⑧。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⑨。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⑩。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楮、樟、柚⑪，草则兰、芷⑫。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⑬，轇轕水石⑭。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⑮，纷红骇绿⑯，蓊勃香气⑰，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⑱，与时推移⑲。其大都如此，余无以

穷其状[20]。

【注释】

①反流：即回流。

②南馆：指建于崖上的馆舍，唐以后，馆址改建寺庙，名福兴庵。 高嶂：指袁家渴右侧潇水西岸的悬崖，崖陡峭如削，不可攀登。嶂，高险的山。

③百家濑(lài 赖)：位于零陵县南二里。濑，水从沙石上流过，激扬而为濑。

④重洲：一个又一个的洲，言洲多。

⑤浅渚：出水不高的小洲。

⑥间厕：间杂，交错杂置。

⑦平者：潭水平静。

⑧峻者：溪水湍急。

⑨蔚然：草木茂盛的样子。

⑩白砾(lì 丽)：白色小石子。

⑪枏(nán 南)：楠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 石楠：又名“千年红”，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楩(pián 骈)：大树名，即黄楩木。 楮(zhū 朱)：楮树，似柞，叶冬不凋，木质坚硬。 樟：常绿乔木。 柚(yòu 又)：果树名，常绿乔木。

⑫兰：兰草，香草名，常绿。 芷：白芷，香草名，多年生。

⑬合欢：一名“马樱花”，落叶乔木，羽状复叶，夜间成对相合，夏季开淡红色花。亦名榕(hūn 昏)。

⑭轇轕(jiāo gé 交葛)：杂乱纠缠的样子。

⑮掩苒(rǎn 染)：柔弱的草被风吹倒的样子。

⑯纷红骇绿：此为互文句法，言花纷乱而惊骇，叶惊骇而纷乱。

⑰蓊勃(wěng bó 翁上勃)：茂盛的样子，此处指花香浓郁。

⑱摇飏：摇摆飘荡。 葳蕤((wēi ruí 威瑞上)：草木茂盛的样子。

⑲与时推移：随着时节的推移而变化。

⑳穷：尽。

【译文】

楚、越之间的方言，称水的回流叫做渴，渴的读音如同“衣褐”的“褐”。渴的上面与南馆高嶂相接，下面与百家濑相连。其中重复出现的小洲、小溪，澄清的潭水，浅露水面的小块土地，相互夹杂出现在曲折的溪流上。水面平静的潭水呈深黑色，水流湍急的地方好像水在沸腾时那样泛起白花。船走着走着，似乎到了尽头，忽然间水面广阔，好像无边无际。小山在水中耸立，山上的石头非常好看，石头上长着一丛丛青树，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是那样郁郁葱葱。山的两侧有岩洞，山下有很多白色的小石子。山上的树木多是些枫、柟、石楠、楩、楮、樟、柚之类，花草则有兰草、白芷。另外还有一种奇异的花卉，类似合欢而藤生，缠绕在水边石头上。每当有风从四面山上吹下来，摇动大树，众草随风起伏，红花绿叶纷纷摇摆，作惊恐之状，发出浓郁的香气。波涛冲激，急流回旋，都退缩到溪谷中贮存起来。纠缠在石头上的花草，也在风中飘荡。这种种景象，随着时序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景象大都如此，我无法用言语描绘出来。

【原文】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1]，出而传于世。其地世主袁氏[2]，故以名焉。

【注释】

①专：专有，独占。

②一本无“世”字，可从。

【译文】

永州当地的人未曾来这里游览过。我发现了它，不敢独占，因而记叙此文，传于世上。这块土地的主人姓袁，所以用他的姓

命名。

何士龙 译注

石渠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为“永州八记”的第六篇，篇末标出“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的字样，我们因而知道了后四篇的写作时间。

文章先写石渠的地理位置，宽窄长短，流水过渠的特色。而后写水潭、游鱼，写诡石、怪木，写花卉、竹林等等。也描绘了大风刮来时的情景，较前篇简略得多，动中显静，另有韵味。而后写决疏整理，使景色显得更美。紧接着，重复出现美景而被人遗弃的主题，又奏出同情惋惜的主旋律，增加文章的力量。

【原文】

自渴西南行①，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②。渠之广，或咫尺③，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④，菖蒲被之⑤，青藓环周⑥。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⑦，北堕

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鲦鱼[8]。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9]，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10]，可列坐而庥焉[11]。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注释】

①渴：指袁家渴。

②乍（zhà 榨）：忽然。

③咫（zhǐ 止）：八寸。　咫尺：言其宽度很窄。

④石泓（hóng 弘）：石头陷下去的地方，即石洼。泓，下陷的样子。

⑤菖蒲：多年生草本植物，长在水边，叶子形状像剑，根茎可作香料。

⑥青藓：青苔、苔藓。

⑦旁陷：泉水潜流入地下。

⑧鲦（tiáo 条）鱼：小鱼，白条鱼。

⑨睨（nì 逆）：斜视。

⑩箭：竹名，叶阔大，高七八尺，干细节低，质地坚韧，可以作箭杆或编制笼子等器物。

⑪庥：同“休”，休息。

【译文】

从袁家渴向西南方向走，不到一百步，又发现了石渠，老百姓在上面架了桥。有泉水幽幽作响，声音忽大忽小。渠水的宽度有的地方不到一尺，有的地方两三尺，长度约十余步。流到大石跟前，水从石头底下流出来。过了大石，那儿的石底深陷下去，上面长着菖蒲，四周是青苔覆盖着。又向西拐弯，水流潜入石下，而后向北坠落到小水潭里。潭水周围不到一百尺，水清澈见底，很深，多白条鱼。又向北行，蜿蜒弯曲，缓缓流去，看不到尽头，然后终于流入袁家渴。石渠两岸多是诡异的石头，不常见的树木，奇花异卉，秀美的竹林，可以列坐在石屏树荫下小憩。每当风吹拂

山顶上的树木，声音惊动崖谷，而在石渠下看起来仍很幽静，听到的声音似乎很遥远。

【原文】

予从州牧得之①，揽去翳朽②，决疏土石，既崇而焚③，既酾而盈④。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⑤，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⑥。

【注释】

①州牧：指永州刺史。

②翳（yì 易）朽：遮蔽泉水的杂草朽木。

③既崇而焚：杂草朽木已经堆积起来，而后放火烧掉。

④酾（sī 私）：疏导。 盈：满。

⑤ 阳：水北为阳。

⑥俾（bǐ 比）：使。

【译文】

我跟永州刺史一起发现了它，于是清除石渠的朽枝败叶，疏通壅塞渠道里的土石，将朽物堆起来烧掉，使得渠道畅通，渠水充盈。我惋惜从来没有人给它宣传过，因此才完备地记下它周围所有的景物，留给那些喜爱山水的人，并且把这些刻写在石渠的北面，使以后热心此事的人容易找到。

【原文】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①，蠲渠至大石②。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注释】

①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②蠲(juān 捐):清除,疏导。

【译文】

元和七年正月初八,清除水渠到大石旁。十月十九日,越过大石到石洼水潭,石渠的美景,到这里才算游完。

何士龙　译注

石　涧　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为"永州八记"的第七篇,紧承上一篇《石渠记》而来。同一天,作者游完石渠,立刻游览石涧。首先,交代方位,亦以石渠为准;广狭大小,亦与石渠相比较。

而后,以丰富的想象,形象的比喻,将石涧水底的石头做了生动的描写,作者把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比做床、堂、筵席,分隔开来的房间,极富家庭生活的情趣。

特别有意思的是作者游兴大发,赤脚下水,清扫浅底石面,罗列交椅,坐在上面看椅下流若织文的流水,听响若操琴的水声。而头上又有遮荫的"翠羽之木"、"龙鳞之石"。作者尽情地陶醉于这大自然的美景之中,暂时忘

记受贬谪的烦恼。因而产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慨。然而，表面上的旷达高兴，掩盖不了内心的悲苦。

【原文】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①，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②。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③，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④。居之，交络之流⑤，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⑥，龙鳞之石⑦，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于此邪？后之来者有能追余之践履邪，得意之日，与石渠同。

【注释】

①阴：山北曰阴。

②限：门槛。此处作动词用，指分隔。 阃（kǔn 捆）奥：里屋，因为在后面，所以称它为“奥”。

③揭（qì 气）：提起衣裳。 跣（xiǎn 显）：赤足。

④胡床：交椅。

⑤交络：交织，水纹交错，如织锦一样。

⑥翠羽：翠鸟的羽毛，此处指翠绿的树叶。

⑦龙鳞：龙的鳞片，此处指石头上的斑纹。

【译文】

游览、疏浚石渠之事完毕，上石桥向西北，下土山的北坡，老百姓又架了一座桥。石涧的水流，比石渠大三倍。石头延伸为石涧的底，一直到达两岸，涧底石头有的呈长方形像床，有的呈正方形像堂屋，有的如陈列筵席，有的如分隔开来的内室。水流平铺上面，像织文锦，水声如鸣琴。提起衣裳，赤脚淌水过去，攀折

竹枝，扫除陈枝败叶，清除朽木烂泥，上面可摆下十八九把交椅。坐在上面小憩，交织的流水，水流的声音，都在交椅的下面；像翠鸟羽毛一样绿色的树木，像鱼龙鳞甲一样斑驳的石头，都荫蔽在头上。古人有谁像我们这样高兴地游览呢？今后还有谁能追随我们的足迹来这里游览呢？高兴地发现此涧的日子与石渠同。

【原文】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译文】

由袁家渴来的，先到石渠，后到石涧；由百家濑上走过来的，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可以溯源的，都在石城村的东南方向，这一带可以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而再往上走，那儿山高林密，越来越险峻，道路狭窄，不可尽游。

何士龙　译注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是“永州八记”中最后一篇。文章描绘了一座像城堡式的小石山，较之以前所写奇石更为出奇。这小石山上的石头，有的像城上的矮墙，有的像城楼上的栋梁，有的像碉堡。碉堡有一扇石门，门中很黑，投石之后能听到水声。小石山上没有土壤，却长满了树木竹子。作者之所以如此描写，是为了引发下面的一段精彩的议论。

议论的核心是讨论造物者的有无。柳宗元本来就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相信无神论(参见《天说》)。而在这一段议论中，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无；一会儿说是为了安慰遭贬谪的贤者，一会儿说天地灵气不生伟人，独钟情于山水。如此等等，不过借以吐露自己胸中被朝廷遗弃的愤懑而已。最后，否定了造物者的存在，是本文的小结，也是“永州八记”的总结。

【原文】

自西山道口径北①，逾黄茅岭而下②，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③，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④，有积石横当其垠⑤。其上为睥睨梁栅之形⑥，其旁出堡坞⑦，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⑧，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⑨，类智者所施设也。

【注释】

①径北：一直往北。

②《零陵县志》：“小石城山在黄茅岭之北，视石城(山名，在县西三里许，愚溪以北。“其石如林，中空外方若城然，围四十亩。”)差小而结构天巧过之。望如列墉，入若幽谷。” 按：小石城山实为黄茅岭西北尽头的一个山峦，属于芝山。

③少北而东：稍微偏北 又转向东。少，稍微。

④土断而川分：山土截断，川水分流。

⑤横当其垠(yín 银)：横在山路的尽头。垠，边际，尽头。

⑥睥睨(bì nì 婢逆)：与“埤堄”通，城上矮墙，亦称女墙。　梁栵(lì 丽)：屋的正梁。

⑦堡坞：小城堡，碉堡。

⑧洞然：深洞中石头投入水中发出的声音。

⑨疏数(cù 促)偃仰：数，密也。意思是疏密相间，俯伏仰立。

【译文】

从西山道口一直向北，越过黄茅岭下山，有两条道路：一条往西走，寻找后一无所获；另一条稍稍向北又转向东，不超过四十丈，地面中断，为河水所分割，有一堆积石，横挡在路边。积石的上面，呈现出城上女墙和城楼栋梁的形状，旁边还有像碉堡的石头，有门洞，往门里窥视，里面黑洞洞的，投进一枚小石子，从很深的洞里发出“咚”的水声，回声高亢清脆，很久才停止。环绕积石，可以登上顶峰，在那里可以看得很远。上面没有土壤，却生长着可供观赏的树木竹林，都形状奇特，枝木坚实。它们或疏、或密，或俯伏、或仰立，就像有聪明的人在那里安排，设计好了似的。

【原文】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①，而列是夷狄②，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③。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④，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⑤，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⑥。是二者，余未信之。

【注释】

①中州：中原地区。

②夷狄：少数民族，指文化落后地区。

③更（gēng 耕）：经历。

④傥（tǎng 倘）：倘或。

⑤其气之灵：灵秀之气。

⑥楚之南：指永州一带。永州在战国时，位于楚国的南部。

【译文】

唉！我怀疑造物者是否存在已很久了。看到这小石城山后，就越发相信它有。但是，又感到奇怪，为什么不把这小石城山放在中原地带，而摆在偏远的夷狄居住的地方，经过了千百年也得不到让人们欣赏的机会。这本来是费力而不讨好的事，如果真有神灵，应该不会这样做吧！那么！造物者果然是没有了吗？有人说：这是用来安慰那些被谪居来这里的贤者吧。有人说：这里天地灵秀之气，没有产生伟大的人物，偏偏形成这些美景，所以楚地的南方很少杰出的人才，而多奇特的石头。这两种说法我都不相信。

何士龙　译注

柳州东亭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奉召自永州回长安，结束了近十年有职无权的贬谪生活。但在长安的时间很短，三月中，与刘禹锡等四人又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经过长途跋涉，他于六月底到任。作为一州之长，有职有权，忙于政务、民事、教育、改变民俗等事，得以实施自己某些理想抱负。因而所写山水游记之作甚少，本文是流传至今仅存的两篇之一。

文章开始交代东亭的周围环境，接着写那儿荒芜的情况，然后写如何开辟整理，种植树木，修建厅堂、馆舍、游亭；写建筑及其四周的景色如何优美等等。文章独具特色的是描写厅堂馆舍的合理布置安排，如何根据季节的变化，寒暑的不同，早晚的有异，而科学地使用，到今天亦有参考价值。

所不同于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是文章写得比较心平气和，可谓情随境迁也。

【原文】

出州南谯门①，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南值

江②，西际垂杨传置③，东曰东馆。其内草木猥奥④，有崖谷，倾亚缺圮⑤。豕得以为囿⑥，蛇得以为薮⑦，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⑧，树以竹、箭、松、柽、桂、桧、柏、杉，易为堂亭⑨，峭为杠梁⑩。下上回翔，前出两翼，冯空拒江⑪，江化为湖⑫，众山横环，嶚阔瀴湾⑬。当邑居之剧⑭，而忘乎人间，斯亦奇矣。

【注释】

①谯（qiáo 桥）：谯楼，城上望楼。

②值：通“直”。指示方位词。

③际：到，接近。 垂杨：地名。 传置：驿站，古代沿途分段置马的驿站。

④猥奥：丛聚。

⑤倾：倒坍，倾覆。 亚：通“压”，崩坏。 圮（pǐ 痞）：倒塌。

⑥囿（yòu 右）：古帝王用来畜养禽兽的园林，此处指养动物的园子。

⑦薮（sǒu 叟）：指人或东西聚集的地方。

⑧披：劈开，劈去。 剌（fú 弗）：砍，击。 蠲（juān 捐）：除去。 疏：疏通。

⑨易：平易。

⑩峭：陡峭。 杠梁：《孟子·离娄下》：“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均是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凡独木者曰杠，骈木者曰桥。”

⑪冯空：同凭空，临空，无所依靠地。 拒：通“距”，到达。

⑫江化为湖：指江面如湖泊一样广阔。

⑬嶚（liáo 燎）：高的样子。 瀴（yīng 婴，又读yìng 应）：水绝远的样子。

⑭剧：繁难，繁重。

【译文】

出柳州城南门，往左走二十六步，路南有一块荒地，向南是漓江，往西是垂杨驿站，东边是东馆。荒地上草木丛生，崖谷坍塌

缺损。因此，这里便成了猪圈蛇窝，人无法居住。于是，才命人砍伐朽木杂草，清除断崖乱石，疏浚山谷溪流，种植竹、箭竹、松、桂、桧、柏、杉等树木，在平地上建造厅堂、亭阁，在峭壁上架设桥梁。平地上的堂亭与高处的桥梁曲折迂回，错落有致，左右两侧如突出的鸟的翅膀，凌空伸出到江面上。江面宽阔，如湖泊一样，四周群山环抱，山势高大，江水曲折渺远。虽然居住在都市繁忙闹扰之中，在这里却能使人忘记人世的烦忧，实在使人惊奇不已。

【原文】

乃取馆之北宇，右辟之以为夕室；取传置之东宇，左辟之以为朝室，又北辟之以为阴室①。作屋于北牖下，以为阳室②；作斯亭于中，以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阴室以违温风焉，阳室以违凄风焉③。若无寒暑也，则朝夕复其号④。既成，作石于中室，书以告后之人，庶勿坏⑤。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⑥，柳宗元记。

【注释】

①阴室：阴凉不当太阳的房间。

②阳室：朝阳的房间。

③违：避去。

④朝夕复其号：即朝室朝居，夕室夕居。

⑤庶：幸，希冀之词。

⑥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

【译文】

于是，将东馆北屋的右室，开辟为夕室；将驿站东屋的左室，

开辟为朝室；又将北室辟之为阴室；并且在北窗之下修建屋室当作阳室；在这些堂室当中修造亭子，作为中室。朝室晚上居住，夕室早上居住，中室中午居住，阴室用来避温热之风，阳室用来避寒冷之风。若春秋两季，不冷不热的时候，朝室早上居住，夕室晚上居住。修建成后，在中室树立石碑，刻写此记以告诉后人，希望不要破坏这种做法。元和十二年九月某一天，柳宗元记。

何士龙　译注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亦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内所写山水游记流传至今仅存的两篇之一。

作者抓住广西岩溶的地貌特点，写得维妙维肖。他看到的山是“有山无麓”，“下上若一”、“皆独立不倚”，盖因广西的山都是拔地而起，才有此特点。他看到的泉水“恒盈而不流”，也因岩溶地貌，水潜流入地下的缘故。他还描写了许多洞穴，洞中“有屏有室有宇”，形态各异。尤其是岩洞里的钟乳石，作者把它们叫做“流石”的，描绘它们“如肺肝，如茄房”，“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可说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此外，还有许多奇异的景物，如仙弈山“黑肌而赤脉”的棋盘；雷山上“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的雷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在高山俯视所见“飞鸟皆视其背”的描写虽是寻常的事物，在作者笔下也趣味盎然，可见笔力之雄健。

【原文】

古之州治，在浔水南山石间①。今徙在水北②，直平四十里，南北东西皆水汇③。

【注释】

①浔水：《舆地纪胜》曰：“柳州：柳水，一名浔水。”即今柳江。

②徙（xǐ 洗）：迁移。

③汇：水回貌。

【译文】

古代柳州的州治在浔水南面的山石中间。现在迁移到浔水的北面，幅员有四十里，南北东西四面都环绕着江水。

【原文】

北有双山①，夹道崭然②，曰背石山③。有支川④，东流入于浔水。因是北而东⑤，尽大壁下。其壁曰龙壁⑥。其下多秀石，可砚⑦。

【注释】

①双山：《明一统志》曰：“广西柳州府，夹道双山，在府城北一十里，东山曰桃山，西山曰雀儿。”

②崭（zhǎn 斩）然：山石高峻的样子。

③背石山：《清一统志》曰：“背石山在马平县西北三十里。”

④支川：水名，浔水支流。

⑤《柳河东集》“因”前有“浔水”二字，当是。

⑥龙壁：山名，《明一统志》曰：“柳州府：龙壁山，在府城东北一十五里，中有石壁峭立，下临滩濑。”

⑦可砚：可以制作砚台。

【译文】

州治的北面有两座山，两山对峙，高高耸立，状若夹道，名叫背石山。有水名支川，东流入浔水。浔水由北折向东流，尽头在大壁的下面。大壁名叫龙壁，下面多产美石，可以作砚台。

【原文】

南绝水①，有山无麓②，广百寻③，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④。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驾鹤山⑤，壮耸环立，古州治负焉⑥。有泉在坎下⑦，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类屏者，曰屏山⑧。其西曰四姥山⑨，皆独立不倚。北流浔水濑下。

【注释】

①绝：横渡。《荀子·劝学》：“假舟揖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②麓：山脚。

③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曰寻。

④甑山：《舆地纪胜》曰：“甑山在马平县东南一里，如甑。”按，甑是一种炊器。

⑤驾鹤山：《舆地纪胜》曰：“驾鹤山在马平县，傍临大江。”

⑥负：倚恃。

⑦坎：低洼的地方。

⑧屏山：《舆地纪胜》曰：“屏山在马平县东南一里，其山方正类屏，故名。”

⑨四姥（mǔ 母）山：《明一统志》曰：“柳州府：四姥山，在府城西五里，

其山四面对峙。故名。”

【译文】

向南渡过浔水，那儿有座山没有山脚，方圆八百尺，高五丈，上下一般粗细，名叫甑山。甑山之南都是大山，长的非常奇特。又向南而西，叫驾鹤山，高耸环绕而立，为古代州治所倚恃。低洼之处有泉水，水常满而不外溢。南面有座山，方方正正，而且很高大，类似屏风的叫屏山。屏山西面的叫四姥山，都独自耸立着，互不依靠。在浔水湍急处的北面。

【原文】

又西曰仙弈之山①。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②。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③；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东西九十尺，南北少半。东登入于小穴，常有四尺④，则廓然甚大。无窍，正黑，烛之，高仅见其宇，皆流石怪状。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⑤，始黑，已而大明，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临大野，飞鸟皆视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于上⑥，黑肌而赤脉，十有九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柽、多楮、多筼筜之竹、多橐吾⑦，其鸟多秭归⑧。

【注释】

①仙弈山：《清一统志》曰：“仙弈山在马平县西南，亦名仙人山。”

②屏：屏风。　宇：房檐。

③茄（jiā 加）：荷梗。　茄房：即莲房，莲蓬。

④常有四尺：常，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十六尺又加四尺，当为二十尺。

⑤倍常：三十二尺。

⑥枰（píng 平）：棋盘。

⑦柽(chēng 称):柽柳,小乔木。 槠(zhū 诸):乔木名。 筠筜(yún dāng 云当):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 橐(tuó 驼)吾:即款冬,多年生草本,叶圆大,春初茎端开黄花,虽冰雪中,亦能生芽,故名款冬。

⑧秭归:或作子规,杜鹃鸟的别名。

【译文】

又西面的叫仙弈山,从山的西坡可以攀登而上,山上有洞穴,洞穴内有屏风,有房间,有屋檐。屋檐下,下垂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如肺,如肝,如莲蓬;下面堆积起来的,如人,如禽鸟,如器物,为数甚多。洞穴之大,东西九十尺,南北减半。从东边登山,进入一小的洞穴,走进去两丈,就非常开阔。但没有透光的洞窍,很黑,点起烛光照明,高处仅能看到屋檐,也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由屏风南边的房间进入一个小洞穴,走了三丈多,开始时很黑,过一会儿就大亮了,是上面的房间。由上面的房间再向上走,有洞口,走出去已是山的北边了。居高临下,向下一看,是一片旷野,飞鸟在下面盘旋,能看到鸟的背脊。刚开始登山时,发现一块石头棋盘,黑地红纹,一共十九道,可以用来下棋,所以叫仙弈山。山上的树木多柽、槠及筠筜大竹,多款冬草,那儿的鸟,多子规。

【原文】

石鱼之山①,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在多秭归。西有穴,类仙弈。入其穴,东出,其西北灵泉在东趾下,有麓环之。泉大类穀②,雷鸣,西奔二十尺,有洄③,在石涧,因伏无所见,多绿青之鱼,及石鲫,多鲦。

【注释】

①石鱼山：《舆地纪胜》曰："立鱼山在马平县，状如植鳍，下有岩，岩出灵泉，甘而冽。"

②毂（gǔ 谷）：车轮的中心部分，有圆孔，可以插轴。

③洄：水旋。

【译文】

石鱼山全是石头，没有大的树木，它山小而高，形状如竖立的大鱼，有很多子规鸟。山的西边也有洞穴，与仙弈山的相类似。进入洞穴，又从东边出来。山的西北有灵泉，在东边的山脚下面，有山麓环抱它。泉水大如车毂，响声如雷鸣，向西奔流二十尺，在石涧中形成漩涡，因在山涧中隐伏着，一般看不见。山涧里多绿青色的鱼，还有石鲫、白条鱼。

【原文】

雷山①，两崖皆东西②，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③，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祷用俎鱼、豆彘、修形、糈稌阴酒④。方望溪云："形"当作"刑"，铏羹也，见《周官》内外饔职。虔则应。在立鱼南，其间多美山，无名而深。峨山在野中⑤，无麓。峨水出焉⑥，东流入于浔水。

【注释】

①雷山：《清一统志》曰："雷山在马平县南十里。"

②皆东西：当作"皆东面"。

③雷塘：《舆地纪胜》曰："雷塘在水南，距城七里，四壁高山，岩穴黝黑，神灵所凭，直下有潭无底，遇旱，沉以牲币，能兴云致雨。"

④俎（zǔ 祖）：古代祭祀时盛器。　豆：古代盛食物的器具。　彘（zhì 至）：猪。　修形：修，同"脩"，干肉。形，通"刑"、"铏"，盛羹的器皿。　糈（xǔ 许）：祭神用的精米。　稌（tú 途）：稻，一说专指糯稻。　阴酒：曲酒，水酒。

⑤峨山:《舆地纪胜》曰:“鹅山在马平县西十里,山颠有石,状如鹅,故名。”

⑥峨水:《明一统志》曰:“柳州府,鹅水在府城西南四十里,流入柳江。”

【译文】

雷山山崖陡立向东,雷水从中流出,隐蔽山崖中的名叫雷塘,有云气从里面蒸腾出来,经常雷雨交加,闪电有光。祭祀时,用俎盛的鱼,豆盛的肉,精米饭、水酒。虔诚就应验。立鱼山的南面,还有秀丽的山,不知其名,但很深远。峨山在荒野之中,没有山脚。峨水从那儿流出来,问东流入浔水。

何士龙　译注

零陵三亭记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游记而具有议论文的特色,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独具一格,颇有为自己的烟霞癖好辩解之意。然而持论平正,至今犹有参考价值。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反面论点而即予驳正。接着,以零陵县的具体事实为例,加以证明。文章叙述能吏薛存义来任县令,一时零陵县治理得政通人

和，百姓安居乐业，薛存义在政务繁忙之余，注意修建游览观赏之所，建造了三亭，与民同乐。最后，以古人的两例，再次回到开头的命题，起了前后呼应的作用。

篇末，曾国藩氏批以“裨谌”、“宓子”之句，不脱唐骈文畦径，颇有讥诮之意，未必妥当。盖骈文自有其长处，未可一概而论。

【原文】

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①，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②，视壅则志滞③。君子必有游息之物④，高明之具⑤，使之清宁平夷⑥，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

【注释】

①非政：无关政事。

②气烦：心气烦闷。

③视壅（yōng 拥）：视线堵塞。　志滞：意志停滞。

④物：外界环境。

⑤具：处所。

⑥宁：安静。　夷：平安。

【译文】

一个城市里应该有观赏游览的地方。有的人以为这与政事无关，其实，这是大谬不然。人们如果心情烦躁，必然思绪紊乱；目光闭塞，必然意志消沉。所以，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必须要有游乐休息的地方，宽广明亮的环境，以使自己清醒安静，心情舒畅，然后才做到事理通达，政务有成。

【原文】

零陵县东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涂①，群畜食焉。墙藩以蔽之，为县者积数十人，莫知发视。河东薛存

义②，以吏能闻荆、楚间，潭部举之③，假湘源令④。会零陵政厖赋扰⑤，民讼于牧⑥，推能济弊⑦，来莅兹邑。遁逃复还，愁痛笑歌，逋租匿役⑧，期月办理⑨。宿蠹藏奸⑩，披露首服⑪。民既卒税，相与欢归道途，迎贺里闾。门不施胥吏之席⑫，耳不闻鼙鼓之召⑬。鸡豚糗糈⑭，得及宗族。州牧尚焉⑮，旁邑仿焉。然而未尝以剧自挠⑯，山水鸟鱼之乐，淡然自若也⑰。乃发墙藩⑱，驱群畜，决疏沮洳，搜剔山麓，万石如林，积坳为池⑲。爰有嘉木美卉⑳，垂水丛峰，珑琐萧条㉑，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鱼乐广闲，鸟慕静深，别孕巢穴，沉浮啸萃㉒，不蓄而富㉓。伐木坠江，流于邑门；陶土以埴㉔，亦在署侧。人无劳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㉕，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巅，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㉖，列置备具，宾以燕好，旅以馆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为首。

【注释】

①沮洳（jù rù 巨入）：低湿之地。见《诗经·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孔颖达疏："沮洳，润泽之处。"

②薛存义：河东（今山西省永济蒲州）人，元和间授零陵令。

③潭部：谓湖南观察使。时观察使署设潭州（今湖南长沙）。

④假：代理。 湘源：县名，属永州。

⑤厖（máng 忙）：杂，乱。

⑥牧：州牧，州的行政长官，唐代称刺史。

⑦济：救助。

⑧逋（bū 捕阴）：拖欠。

⑨期（jī 基）月：一整月。 办：一作"辨"。

⑩宿蠹（dù 妒）：宿，通"夙"，平常，平素。蠹，蛀虫，引申以喻侵蚀或消

耗国家财富的人，此处指贯犯。

⑪首服：自首服罪。

⑫施：张设。

⑬鼛（gāo 高）鼓：古代有役事时击以召集人的大鼓。

⑭豚（tún 屯）：小猪，亦泛指猪。　糗（qiǔ 求上）：炒熟的米，麦谷物，即干粮。　糈（xǔ 许）：粮，又祭神用的精米。

⑮尚：尊重，崇尚。

⑯剧：指繁杂之事务。

⑰淡然：安静的样子。

⑱发：打开，掀开。

⑲坳（ào 奥，又读āo 凹）：低洼的地方。

⑳爰（yuán 员）：于是，乃。

㉑珑玲：即珑玲，玲珑，玉声，清越的声音。　萧：清静冷落。　条：通达。《汉书·礼乐志》："声气远条。"

㉒啸萃：聚集。

㉓富：丰厚。

㉔埴（zhí 直）：粘土。

㉕三亭：此指零陵县东山脚下的读书亭、湘秀亭和俯清亭。

㉖更衣：古时大小便之婉辞。　膳饔（yōng 拥）：膳，饭食，又进食。饔，烹调菜肴。

【译文】

零陵县东边的山脚下，有泉水从石头中涌出，形成一片沼泽，污泥遍地，许多牲畜来这里吃草饮水。有人用篱笆把它遮蔽起来。到这里任县令的有数十人之多，也没有发现。河东的薛存义，由于吏治有方而闻名两湖之间，受到湖南观察使的推荐，兼任湘源县令。恰好遇到零陵政务杂乱，赋税扰民，老百姓到刺史那儿告状，刺史想推举贤能之士来清除弊端，于是薛氏来到零陵。由于薛氏善于治理，使外逃的老百姓，又回到家园；使悲愁痛苦的，变得欣喜欢歌；使拖欠地租逃避徭役的，一月之内懂得交

租服役的道理；使一贯作恶的有所收敛，揭露出来的坏人也自首服罪。老百姓交纳完赋税，一同高高兴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村里的人也走出里巷的大门道贺。乡里的门也不必设置守门小吏，老百姓耳中也听不到征召为役的鼓声。鸡猪禽畜，精米干粮，宗族亲友自己得以享用。于是刺史夸赞，邻县仿效。然而，他并没有用繁重的政务来困扰自己，而是寄情山水鸟鱼之乐，恬淡自若。于是，他打开篱笆，驱赶牲畜，疏浚湿地积水，搜寻、剔除山脚下的杂乱草木，让如林的石头显露出来，把低洼的地方修筑成池塘。于是，这里出现了秀美的树木花草，瀑布从重叠的山峰上流下来，发出玉石相撞的清越音响，幽静而远传，清风徐徐吹拂，树荫像绿色的烟雾，蓊蓊郁郁，不用种植而遂意成长。鱼儿喜欢这广阔的水域，鸟儿羡慕这幽静的环境，它们或筑巢孵育后代，或沉或浮聚集在一起，不必人们喂养，就滋生繁衍起来。人们砍伐树木，推入江中，放排顺流漂到零陵县城门下；用黏土制作陶器，也就在县衙的旁边进行。这样，老百姓不太辛苦，而工程却进行顺利。于是，建造三座亭子，它们依着山势的升降或明或暗，建在高处的高过山顶，建在低处的低临清池之旁。在这些亭子里，起居间，膳食厅，排列整齐，应有尽有。宾客来这里饮宴欢聚，游人来这里住宿休息。零陵县城有宽敞明亮的游乐休息的场所，从薛存义开始。

【原文】

在昔，裨谌谋野而获[1]，宓子弹琴而理[2]。乱虑滞志，无所容入。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继是者咸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其可既乎[3]？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薛拜手曰[4]："吾志也！"遂刻

之。昌黎志东野，则仿东野；志樊宗师，则仿宗师。其作《罗池碑》，似以仿此等文为之。然如“裨谌”、“宓子”等句，实未脱唐时骈文畦径，昌黎不屑为也。

【注释】

①裨谌（chén 臣）句：春秋时郑国大夫，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裨谌善于谋划，在郊野谋划则有所收获，在城市里就不行。郑国有诸侯会盟之事，子产总是与他一起乘车子到郊外去，要他谋划是否可以。

②“宓子”句：宓子，宓不齐，字子贱。相传他在单父做县宰的时候，常在衙门弹琴而不出门，单父治理得很好。而巫马期在单父做县宰时，披星戴月，亲身任事，也治理得很好。宓子贱说：“他凭自己的力量，我能任用人。任力的劳累，任人的安逸。”

③既：用尽，完尽。

④拜手：古代男子跪拜礼的一种。既跪，两手拱合，俯头至手与心平，而不至地，故称“拜手”，也叫“空首”。

【译文】

古代，郑国的裨谌在田野商议政事就有收获；宓子弹琴不下堂，而单父大治。思绪紊乱，意志消沉，势必不能容人容物。那么，观赏游乐果然是为政的辅助条件吗？薛氏修建三亭的意思果然是出自这样的考虑吗？自然，观赏游乐处理不当也会出现偏差，那是以游乐代替政事，因荒懒而失去理智。假如继任者都有薛氏的志向，那么这就是城中老百姓的福分了，哪里会半途而废呢？我由于喜爱薛氏的良好开端，又想使它长期延续下去，才把这些意思记下来，刻写在石碑上。薛氏拜手说：“正合我的意思。”于是就刻在石碑上了。

何士龙　译注

序　饮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中所说“买小丘”，乃《愚溪诗序》中“买小丘为愚丘”以及《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因此《序饮》当写于元和四年后贬谪永州的期间。作者与友人取古代“流觞”之意，在冉溪上作一日之欢饮，尽兴而散。

作者先写饮酒的方法，先流觞，次计筹，而后饮酒。后写流觞，投筹，欢饮的盛况。最后列举古人欢饮的五种情态，一一加以否定，以突出今日的饮酒如何简易、欢快、从容，如何结合山水游乐，富于自然情趣，因而作记以留传后世。

作者初贬边远荒凉之地，心情郁闷，而借酒浇愁，寄情山水，苦中作乐，以示旷达，这大概是本文的题旨。

【原文】

买小丘①，一日锄理，二日洗涤。遂置酒溪石上，向之为记所谓牛马之饮者②，离坐其背③，实觞而流之④，接取以饮。乃置监史而令曰：“当饮者，举筹之十寸者三⑤，逆

而投之[6]。能不洄于洑[7]，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过不饮；而洄而止而沉者，饮如筹之数。”

【注释】

①小丘：即愚丘。

②记：指《钴鉧潭西小丘记》。其中有形容石头“若牛马之饮于溪”的句子。

③离：并排，并列。

④实觞（shāng 商）而流之：觞，古代酒器。古人每逢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三日）集合于环曲的水渠旁。在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谁即取饮，叫做“流觞”，也叫“流杯”。

⑤筹（chóu 仇）：竹、木或象牙等制成的小片或小棍，用以计数。

⑥逆：迎，向着。

⑦洄（huí 回）：水回旋而流。　洑（fú 伏）：漩涡。

【译文】

买下小丘之后，第一天，用锄头镰刀铲除割尽乱草杂树，第二天清除污秽垃圾。于是，就在我前些日写的《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说的，好像牛马下山，到溪边喝水的石头上，摆上酒，大伙儿成排坐在石头上，酒杯里斟满酒，放在溪水里往下流去，流到谁面前，谁就接取而饮。并且设监酒史，公布酒令说：“该喝酒的，拿起三根十寸长的筹码，投向溪水。如果一不回旋于潜流之中，二不停止于水中小洲之旁，三不下沉于水底的，即不用饮酒；倘若筹码有回旋的，有停滞的，有下沉的，就要罚饮酒，饮如筹码所计的数。”

【原文】

既或投之，则旋眩滑汩[1]，若舞若跃，速者迟者，去者住者，众皆据石注视，欢忭以助其势[2]。突然而逝，乃得

无事。于是或一饮，或再饮。客有娄生图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独三饮，众乃大笑欢甚。余病痞[3]，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损益其令，以穷日夜而不知归。

【注释】

①旋眩：眼昏花。 滑汩（gǔ gǔ 骨骨）：心乱貌。

②忭（biàn 辨）：喜乐。

③痞（pǐ 匹）：痞块，腹内硬块。

【译文】

筹码投入水中之后，看得使人头昏眼花，它们好像在水中舞蹈、跳跃，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漂走了，有的停住了，大伙儿都倚着山石，注视着，欢呼鼓掌以助势。筹码飞快地流走，谁就不会被罚酒而平安无事。于是，有的人被罚饮一次，有的罚饮两次。来客中有个年轻人娄图南，他投下的筹码，一根回旋于潜流，一根停止于小洲旁，一根沉入水底，独有他被罚饮酒三次，众人大笑不止，开心之极。我由于腹中有痞块，不能多饮酒，但这次也喝醉了。于是，对酒令酌情加以增减，好让大伙儿愉快地度过这一天，以致乐而忘返。

【原文】

吾闻昔之饮酒者，有揖让酬酢百拜以为礼者[1]，有叫号屡舞如沸如羹以为极者[2]，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3]，有资丝竹金石之乐以为和者[4]，有以促数纠逖而为密者[5]。今则举异是焉，故舍百拜而礼，无叫号而极，不袒裼而达，非金石而和，去纠逖而密。简而同，肆而恭，衎衎而从容[6]。于以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饮》，以

贻后之人。

【注释】

①揖(yi 衣)：拱手行礼。　酬酢(chóu zuò 仇坐)：宾主互相敬酒。酬，向客人敬酒。酢，向主人敬酒。

②叫号：大声喊叫。　屡舞：指醉后旋转跳舞欹斜的样子。　如沸如羹：形容饮酒呼号笑语的声音如汤沸羹熟。

③裸裎袒裼(chěng tǎn xi 呈坦希)：裎，光着身子。袒，脱去或敞开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裼，这里同于袒。均指脱衣露身，谓粗野没有礼貌。

④丝竹金石：丝竹，琴、瑟、箫、笛等乐器的总称。金石，钟磬之类乐器。

⑤促数(cù 醋)：互相接近，亲密无间。　纠逖(tì 替)：纠，结集，聚合。逖，远。此处用作偏正词。

⑥衎衎(kàn 看)：和乐的样子。

【译文】

我听说古代饮酒的，有的把互相谦让应酬作为饮宴的礼仪；有的认为一边饮酒一边喊叫、跳舞，搞得沸沸扬扬才算尽兴的；有的袒胸露背饮酒，以为旷达；有的借助音乐，一面欣赏演奏，一面饮酒，以为这样才和谐有趣；有的则把相互靠紧，聚集在一起饮酒，看作亲密的表示。然而，我们今天饮酒，却与古人大异其趣。舍弃揖让百拜而合乎礼仪，没有叫号也能尽兴，不用袒胸露背也很旷达，没有金石之音也很和谐，不紧靠一起也很亲密。这次饮酒，尽管形式简单，但达到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尽管大家不拘形迹，恣情欢乐，态度却严谨恭敬，大家又都 很和乐，从容不迫。从而与山水游乐的自然情趣相谐调 ，与君子的心态相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作《序饮》，以留赠后来的人。

何士龙　译注

序　棋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本文借下棋抨击朝廷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由一点生发开来，借题发挥，有形象，有议论，完全是一种杂文的笔法。

文章由担心两个弟弟学习劳累过度，而引出下棋之事。接着写棋盘的样式，棋子的制作，下棋的规则以及对局时下棋者的心态。作者特别写自己如何仔细观察房生制作棋子的过程，由此而引发了后面的议论。朝廷用人与房生染棋一样，也是“近而先之耳”，没有能够选择好的染成红色，坏的染成黑色。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然后用了一连串的反问句，说明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最后，作者自认为也是低贱的黑色棋子，发泄对朝廷用人唯亲的不满。

【原文】

房生直温，与予二弟游①，皆好学。予病其确也②，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③，隆其中而规焉④，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⑤，下者二乃敌一⑥，用朱墨以别焉。房于是取

二毫，如其第书之⑦。既而抵戏者二人⑧，则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其使之击触也，必先贱者，不得已而使贵者，则皆栗焉昏焉⑨，亦鲜克以中⑩。其获也，得朱焉，则若有馀⑪；得墨焉，则若不足⑫。余谛睨之⑬，以思其始，则皆类也。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其善而朱、否而之墨也⑭。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其易彼而敬此⑮，遂以远焉。

【注释】

①二弟：作者堂弟宗直、宗一。

②病：担心。　确：坚。引申为用功过度。

③木局：木质棋盘。此处指弹棋，棋盘二尺见方，中间高，像覆盖的盂，其顶是一个小壶。棋盘四角微微隆起。

④隆：凸起。　规：圆。

⑤咸：都，皆。

⑥敌：等于，对等。

⑦第：次第，次序。

⑧抵戏：对局。

⑨栗（lì 利）：发抖。一作慓（piāo 飘），急。

⑩鲜（xiǎn 显）：少。　克：能。

⑪有余：满足。

⑫不足：不痛快。

⑬谛（dì 帝）：仔细。　睨（nì 逆）：斜看。

⑭否（pǐ 痞）：差，不好的。

⑮易：轻视。

【译文】

房君直温与我的两个堂弟交往，都非常好学。我担心他们用功过度，想办法让他们得到休息，于是找到一种木制棋盘，中间凸起而呈圆形，下面呈方形而平直。棋盘中放二十四颗棋子，其中贵子一半，贱子一半，贵子叫上等子，贱子叫下等子。都从第一到十二。下等子两个抵一个上等子，用红、黑两种颜色来区分它们。房君于是取两支毛笔，按次第涂上两种颜色。然后两人对阵下棋，看到贱子就轻视它，看到贵子就重视它。他们走子相碰撞，必然先用贱子，不得已时才使用贵子。这两种棋子都匆匆忙忙，糊里糊涂地碰撞对方，却很少能碰中。他们获得的棋子若是红的，就兴高采烈；若是黑的，就怅然若失。我仔细观察他制作棋子的过程，开始时都是一样的棋子。房君一涂上颜色，棋子的轻重就分别开来了。恰好靠近手边的先涂，并不是选择好的涂成红色，不好的涂成黑色。但是，一经涂成了上等就成了上等子，涂成下等就成了下等子；涂成贵子就成了贵子，涂成贱子就成了贱子。他们轻视贱子，而看重贵子，两者相差就远了。

【原文】

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无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其敬而易者，亦从而动心矣！有敢议其善否者欤？其得于贵者，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①？其得于贱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②？其所谓贵者，有敢轻而使之击触者欤③？所谓贱者，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彼朱而墨者④，相去千万不啻⑤，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

余墨者徒也，观其始与末有似棋者，故叙。

【注释】

①荡：放荡，放肆。

②貌慢：神态颓丧。　心肆：失去信心。

③据《全唐文》，“之”下有“击触”二字，是。

④朱：指地位高贵的人。　墨：指地位低贱的人。

⑤啻（chì 翅）：止，只。

【译文】

这样一来，则世上把人分为贵贱两等的情况，与房君随意把棋子涂成贵贱两类，难道有什么区别吗？无非是亲近的先受重用而已！难道有谁果真能选择好坏吗？那种对人尊重或者轻慢的态度，就在人们心中孳生出来，又有谁敢于议论他们的好坏呢？那些得到显贵地位的人，难道有谁不趾高气扬而心神放荡？那些处境低贱的人，难道有谁不神态颓丧而失去信心呢？对于那些所谓高贵的人，有谁敢轻视而冒犯他们呢？而那些所谓低贱的人，又有谁敢于避免别人对他的冒犯呢？那些高贵者与低贱者，他们之间相差可止十万八千里，又有谁敢以两个低贱者抵挡一个高贵者呢？我也是一个低贱者，冷眼旁观人们的遭遇始末，与棋子的命运极其相似，因而写下了这篇《序棋》的文章。

何士龙　译注

岳阳楼记

范仲淹

【作者】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少时贫困,力学,有大志,不重个人富贵贫贱毁誉悲欢,而常自念:读书人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进士。天圣初,任泰州兴化令,主持修筑捍海堰。仁宗景祐年间权知开封府,针对时弊,上《百官图》,讥刺宰相,被指为朋党,出知饶、润、越三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防御西夏。不谋近功小利而能深图远虑,敌不敢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推行新政,改革教育制度、官吏选拔升迁考核制度,为反对派中伤,罢政,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后又转为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颍州等。范仲淹对北宋政治、军事、学术思想均有重要影响。诗、词、散文都出色。有《范文正公集》。《宋史》有传。

【题解】

岳阳楼是岳州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县城西门楼,下瞰洞庭湖,观览宽广,景物壮丽,相传建于唐初,是名胜之地。本文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时作者知邓州(治所即今河南省邓县)。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

同年举进士，并多次同僚共事，是范仲淹好友。范仲淹知邓州时，滕子京也因事受贬知岳州。范仲淹得知滕子京受贬后愤郁心情常有流露，担心他因此惹祸，但又知滕不易接受他人意见，正愁规劝无计时，滕忽然来信求写岳阳楼记，于是范仲淹写出此文。文中说迁客骚人基于个人境遇，触景生情，或喜或悲，虽然可以理解，但以仁人为修养目标者则应更高一筹，要不为个人境遇顺逆之所囿，而能以天下为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看法表现了作者胸怀之博大与志趣之高远。

【原文】

庆历四年春①，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③。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④。

【注释】

①庆历：宋仁宗年号。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

②滕子京：名宗谅，河南洛阳人。有人告发他任泾州知州时曾浪费公款十六万贯钱，被降一级官职贬为知岳州。　谪（zhé 哲）：被贬职。　守：秦汉时郡的长官，此处借指宋朝的知州。　巴陵郡：即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

③具：全，都。

④属（zhǔ 主）：嘱托。

【译文】

庆历四年的春季，滕子京受贬来任岳州知州。到了第二年，政令通行、人民和顺，各种废弛的事都振兴了起来。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旧时的规模，在楼中刻上唐朝和现代贤人的诗赋，嘱托我写篇文章记载这件事。

【原文】

予观夫巴陵胜状①，在洞庭一湖②。衔远山③，吞长江④，浩浩汤汤⑤，横无际涯⑥，朝晖夕阴⑦，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⑧，迁客骚人⑨，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注释】

①胜：优美的。

②洞庭一湖：洞庭湖，正对岳阳楼前方，是长江流域第一大湖，《清一统志》说："每夏秋水涨，周围八百余里。"

③衔远山：湖中有远山倒影。所以说衔远山。

④吞长江：洞庭湖与长江相通，江水可以流入湖中。

⑤汤汤（shāng 商）：水势盛大的样子。

⑥横：广阔。 际涯：边际。

⑦朝晖夕阴：这是互文修辞法，意思是朝晖朝阴，夕晖夕阴。晖，日光，此处意为晴朗。

⑧"北通"二句：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四川巫山县，当洞庭湖的西北方。 极：达到最远处。 潇湘：湘水发源于广西，北流进湖南省，注入洞庭湖。潇水发源于湖南省南部，北流至零陵县，汇入湘水。两句是说：北通北方水道，南通南方水道。意即洞庭湖是南北交通的孔道，过境旅客众多。

⑨迁客：被贬官的人。迁，左迁，即贬降。 骚人：诗人。

【译文】

我看那岳州美景，全都集中到洞庭这一个湖里来了。它衔着远山倒影，吞吸着长江巨浪，浩浩荡荡，广阔得没有边际，早早晚晚晴晴阴阴，真是气象万千。这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观，前人描写得已经很全备了。但是洞庭湖北通巫峡，南通湘潇的源头，来来往往的被贬官吏和善感的人，都来到洞庭湖，观览景物的心情，能没有什么差异吗？

【原文】

若夫霪雨霏霏[1]，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2]，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3]；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注释】

①霪（yín 银）雨：连绵不断而过量的雨。霪，久雨。　霏霏（fēi 非）：纷飞不绝的样子。

②曜（yào 要）：光辉。

③樯（qiáng 强）：船上的桅杆。　楫（jí 集）：船桨。

【译文】

碰上那无尽无休的雨纷纷扬扬不断，接连几个月天不开晴，阴风怒号，混浊的浪涛直扑天空，太阳星星隐藏了光芒，大山峻岭潜藏了身形；商旅不能行动，桅杆倾斜、船桨断折；傍晚时分一片昏暗，虎啸猿啼；这时登临这座岳阳楼，就将会有怀念离别了的国都或家乡，忧虑谗言畏惧讥讽的情绪，满眼是冷冷清清，则会感触到极点就要悲伤起来了。

【原文】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1]；沙鸥翔集[2]，锦鳞游泳[3]，岸芷汀兰[4]，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5]；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6]，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注释】

①一：全。

②集：鸟停栖在树上。

③锦鳞：光彩鲜明的鱼鳞。此处代指鱼。

④芷（zhǐ 止）：一种香草。 汀（tīng 听）：水中小洲。 岸芷汀兰：是互文修辞法，意思是岸边和洲上到处长满香芷兰草。

⑤璧：平而圆的玉器，中央有孔，边大倍于孔。

⑥宠：荣耀。

【译文】

至于碰上春风和暖阳光明媚的日子，微波荡漾，上面天空下面水光，一片清碧万顷；沙鸥飞飞停停，鱼群游来游去，岸边洲上到处是香芷兰草，香气浓郁长势茂盛；或者是在夜晚，烟雾全无，皓月高悬千里晴空，湖面浮现着波光、闪耀着金色，水下静静沉卧着玉璧一样的月影，渔民对答唱歌，这种乐趣哪有穷尽？这时登上这座岳阳楼，就当有心胸开阔、精神愉快，荣辱全都忘却的心情，端起酒杯迎着和风，就喜悦洋洋的了。

【原文】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①，或异二者之为②，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③；居庙堂之高④，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⑤，则忧其君。是进亦忧⑥，退亦忧⑦；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注释】

①仁人：以仁道立身处世的人。仁是孔子倡导的崇高道德标准。这里仁人，指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

②二者之为：指上面两种触景生情行为。

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互文修辞说法。即不以物不以己而喜，也不以物不以己而悲。物，指自己感触的外物；己，指自己个人的境遇。

④庙堂：朝廷。　居庙堂之高：指在崇高的朝廷上做官。

⑤处江湖之远：指在外地受贬或在家为民。江湖，代指民间。

⑥进：出仕做官。

⑦退：受贬退出朝廷或在家为民。

【译文】

唉，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仁人的思想，有些和上面两类情形不同。为什么呢？他们不会由于眼前的某种外物就高兴或悲伤，也不会由自己个人的处境而高兴或悲伤；他们身处崇高的朝廷做官时，就会忧虑着人民疾苦；他们受贬身处僻远的外地或为民时，就会忧念国君的难处。这是前进也忧，后退也忧；这样一来什么时候才有乐呢？他们必然会说“在天下人还没感到忧虑之先而忧虑，在天下人都感到快乐之后而快乐”吧？唉，不是这样的人，我还跟从谁走呢？

时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葛　亮　译注

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本文作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当时宋朝与辽及西夏都还未发生大规模战事，维持着“太平盛世”的表象。作者本人在仕途上也尚未遭到严重的挫折，他对北宋政权也仍然充满希望。正是在这样的主客观背景之下，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借颂扬谷城县令狄栗修礼兴学的事迹，对孔夫子的礼大加提倡，希望以此有助于封建秩序的巩固和加强。

【原文】

释奠、释菜[1]，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挚，故始入学者，必释菜以礼其先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则其又略也。故其礼亡焉。而今释奠幸存，然亦无乐，又不遍举于四时，独春、秋行事而已。《记》曰：“释奠必有合，有国故则否[2]。”谓凡有国各自祭其先圣、先师，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鲁之孔子；其国之无焉者，则必合于邻国

而祭之。

然自孔子没，后之学者莫不宗焉[3]。故天下皆尊以为先圣，而后世无以易。学校废久矣，学者莫知所师，又取孔子门人之高第曰颜回者而配焉，以为先师。隋、唐之际，天下州县皆立学，置学官生员[4]，而释奠之礼遂以著令。其后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5]。

【注释】

①释奠：古代学校的一种典礼，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圣先师。 释菜：古代读书人入学时以蘋蘩等新鲜蔬菜之属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

②“释奠必有合”二句：见《礼记·文王世子》，意思是说国内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在一起祭奠；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这些国家即自行祭奠而不与邻国合。

③宗：在这里作“尊崇”、“信仰”解。

④学官：亦称教官，主管学校的官员及官学的教师。

⑤庙：旧时奉祀神、佛及前代贤哲的地方皆称为“庙”。

【译文】

“释奠”、“释菜”都是对祭礼的简化。古时候，读书人去见先生都要用菜为见面礼，因此初入学者必定都将菜放下对其先师行礼。学官四时之祭都“释奠”。“释奠”有乐无“尸”，（以生人当先圣先师受祭）而“释菜”连乐也没有，因此可以说是简化又简化了，因此这种“释菜”之礼已经不存在了。如今“释奠之礼”幸而尚存，然而其乐也没有了，而且并不是四时都举行，只是在春秋两季举行而已。《礼记》说：“释奠必有合，有国故则否。”意思是说，凡立国者都要各自祭祀自己国家的“先圣”、“先师”，例如像唐、虞的夔、伯夷，周的周公，鲁国的孔子即是。如果其国之内没有这

样的先圣、先师，则只好与邻国合在一起举行祭祀了。自从孔子死后，后来的学者无不尊崇他，因此普天之下都尊其为“先圣”，这种情况直至后世也没有改变。学校废弛也很久了，学者都不知道将谁作为他们的老师，于是又以孔子的门人中最突出者——颜回作为祭祀孔子这位“先圣”时的配祭，称为“先师”。隋唐时期，天下州县都立学校，设置学官、生员，而那时“释奠”之礼也明确载于法令之上。后来州县学校不办了，然而州县官吏因“释奠”之礼明载于法令，所以不能将其废止。学校没有了，没有祭祀的地方，于是就立庙而举行祭祀。

【原文】

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没，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而后之人不推所谓释奠者，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

祭之礼，以迎尸酌鬯为盛[1]。释奠，荐馔直奠而已[2]，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乐舞授器之礼[3]，今又废，则于其略者又不备焉。然古之所谓吉凶、乡射、宾燕之礼，民得而见焉者，今皆废失。而州县幸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之祭，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器焉。其牲酒器币之数、升降俯仰之节，吏又多不能习。至其临事，举多不中，而色不庄，使民无所瞻仰。见者怠焉，因以为古礼不足复用，可胜叹哉？

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

术，以文太平之功。以谓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圣”之号，以褒崇之。讲正其礼，下于州县，而吏或不能谕上意。凡有司簿书之所不责者，谓之不急。非师古好学者，莫肯尽心焉。谷城令狄君栗，为其邑未逾时，修文宣王庙，易于县之左，大其正位；为学舍于其旁，藏九经书④，率其邑之子弟兴于学。然后考制度，为俎豆笾篚樽爵簠簋凡若干⑤，以与其邑人行事。谷城县政久废，狄君居之，期月称治。又能载国典，修礼兴学，急其有司所不责者，谆谆然惟恐不及，可谓有志之士矣！

【注释】

①尸：古代称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为“尸”。　鬯（chàng 唱）：古代祭祀降神用的酒。

②荐馔直奠：以进献食物当作祭奠。荐，进献之意。

③其事有乐舞授器之礼：是说祭奠先圣先师除“荐馔直奠”之外，还应有乐舞授器之礼。

④九经：唐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为“九经”；宋则以《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九经”。

⑤俎豆：是古代祭祀用的两种器具。　笾（biān 边）：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用以盛果脯的竹器。　篚（fěi 匪）：盛物用的竹器。　樽（zūn 尊）：酒杯。　爵：用来盛酒和温酒的器皿。　簠（fǔ 府）：西周晚期出现一直沿用到战国的青铜器，用以盛黍、稷、稻、粱。　簋（guǐ 鬼）：古代食器。盛行于商周时期。

【译文】

荀卿说：“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而如果他得势，则成了尧、舜了。不幸他生不逢时而死，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学者的缘故，所以才享受弟子们每年春秋为他举行的祭礼。然而后世的人

们不研究所谓“释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看到官府为其立祠堂，而州县无不祭孔，就以为孔夫子之尊崇是由此而盛大起来。甚至还说孔子在世时虽然无官位，但死后享受祭祀，这都是夫子的光荣，是有德者获得的回报，即使是尧舜也比不上。这样的说法是何等荒谬啊！

祭奠之礼，以“迎尸酌鬯”作为其中最盛大的内容。所谓“释奠”，只是以“荐馔”作为祭奠，所以说这是祭礼的简化。按规定，释奠还应有乐舞授器之礼，如今也废止了，因此可以说它是经简化而且又是不完备的。然而古时候所谓“吉凶”、“乡射”、“宾宴”之礼，原本是百姓可以见到的，如今都已经废止了。各州县幸而还有祭社稷的“释奠”，对风雨、雷师的祭祀，百姓从中还可以见到先王留下的礼器。但是所用牲、酒以及器币究竟各是多少，典礼进行中升降、俯仰的节奏，官吏们都没有学习过。以至临到要举行祭祀时，他们的举动大多不合标准，表情也不够庄重，以至百姓瞻仰不到真正的祭礼。他们见到的不过如此，就都懒于再见到了，于是就以为古礼不值得再沿用了。这真是不胜可叹啊？

大宋朝兴起至今已经八十年了，在此期间天下无事，正在恢复礼乐，崇尚儒术，以此来妆点我朝的太平盛世；认为加封王爵不足以尊崇孔夫子，于是又加上“至圣”的称号，以此来对他进行褒崇；讲求要行正宗的礼，下发到州县，然而州县官吏有的并不能理解圣上的本意。凡是政府文件中未提出要求的，就认为都是不急之务。如不是师古好学者，是不肯在这上面尽心竭力的。谷城县令狄栗来到此地为时不久，就修复文宣王庙，将庙的位置改在县衙的左面，端正了其位置。在文宣庙旁又建了学舍，内藏九经。栗君又率领当地的子弟们在这里举行活动。他又考究制度，做了若干个俎豆笾篚樽爵簠簋，以备与当地人举行祭祀活动之用。谷城政废弛已经很久了，狄君来此不过一个月就号称“大治”。不仅如此，他还能按照国典所记载，修礼兴学，对上级并未

要求的事情也加紧办理，谨慎从事，唯恐来不及，真可谓是一位有志之士。

李锡厚　译注

岘山亭记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这篇记写得很巧妙：形胜之地因历史上的名人而建亭，于是其地更加声名大噪，而作者对此却颇不以为然。他应襄阳人要求他写的这篇记，大意的确如此。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作者对举世仰慕的羊祜及杜预所持的否定观点，而建此亭的史君却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一上任还不满一月就建亭并为自己立石，对此，作者无疑是不赞成的。他借批评羊杜二人汲汲于后世之名，婉转地批评了这位新上任的襄阳太守史君。此记刻石并不能传史君之名于久远，而只能让人们从他的所做所为中引以为戒。这才是本文作者的本意。

【原文】

岘山临汉上[1]，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2]，岂非以其人哉？其人为谁？羊祜叔子、

杜预元凯是已[3]。

方晋与吴以兵争[4]，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注释】

①峴（xiàn 现）山：今名峴首山，在湖北襄阳南，东临汉水，为襄阳南面要塞。

②荆州：今湖北江陵。

③羊祜（hù 户）（公元221～278年）：西晋大臣，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在镇十年，开屯田，储军粮，作一举灭吴的准备。但平日则与吴将陆抗互通使节，各保分界。屡请出兵灭吴，未能实现。临终举杜预自代。 杜预（公元222～284年）：西晋将领、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以灭吴功，封当阳县侯。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④晋与吴以兵争：指西晋灭吴的战争。

【译文】

峴山临汉水，望之隐约，不甚清晰。在诸山之中，峴山不过是

一座小山，然而在荆州却非常著名，难道不是因为与它有关系的人之故吗？其人是谁呢？就是羊祜羊叔子和杜预杜元凯。

当西晋与吴以兵相争时，曾经将荆州作为重要的依靠，而上面提到的两个人曾相继在这里，他们因为平定了东吴而成就了晋朝统一大业。真可谓有盖世之功。至于他们二人让人们回味的风流之事，在江汉之间到处都有，至今还让人们不能忘怀。特别是对于羊叔子的思念更深，这是因为杜元凯令人思念的是其功绩，而羊叔子令人思念的却是他的仁。他们二人所做所为各不相同，但都足以永垂不朽。不过我却怀疑他们都是斤斤计较个人后世名声的人，这是为什么呢？传说羊叔子曾经登临过这座峴山，并感慨万分地对跟随他的人说：这座山无疑是常在的，然而前世与它有关的士人却皆已湮没无闻了。他因此而为自己也感到悲伤，并不知道这座山将会因为自己而著名。杜元凯则在两方巨石上刻上铭文，其一放在这座山上，另一块则投入汉水深渊之中。他知道高山、深谷也会有变迁，但不知石刻也有磨灭之时。他们难道不都是过分喜爱自己的名望，而生出无穷无尽的忧虑吗？他们不正是对自己期望过高，而又想得太远了吗？

【原文】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①，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②，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注释】

①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

②轩：有窗的长廊或小屋子。

【译文】

岘山之上本来就有亭，世人传说这是羊叔子来游时休息之处。此亭屡次荒废而又屡次复建，正是由于仰慕羊叔子之名并且怀念其人的人很多的缘故。熙宁元年，我的友人史中辉，以光禄卿的身份来作襄阳太守。第二年就在原来旧亭基础之上，加以扩充而重新修建。周围修建了壮观的围墙，又扩大了后轩，使之与亭相称。史君知名当世，所到之处都有很好的声誉，襄阳人在他的治下都能安居乐业，因此乐于与之交游。于是其后轩就名为“光禄堂”。襄阳人又希望将史君扩建亭轩的事迹记载在石上，从而与羊叔子、杜元凯之名一起传之于久远，对此史君都不能制止，于是就将作记的事交给了我。

【原文】

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①，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求其详者，皆不复道也。

【注释】

①杳（yǎo 咬）：幽暗、深远，见不到踪影。 霭（ǎi 蔼）：云气。

【译文】

我以为，史君知道仰慕羊叔子之风，并承袭其遗迹，因此其为人与其所存之志向就可知了。襄人热爱史君并过着如此安乐的生活。那么史君在襄阳为政如何也就可知了。这都是襄阳人希望我写在这篇记上的内容。至于附近山川形胜、气势，以及草木云烟隐隐约约的变化，人们出没在这空旷的大自然当中，觉得周围有很多东西，又觉得什么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正可以供诗人登高极目远眺，将其所见尽写于诗篇之中，这些就任登此亭观览的人自己获得感受吧。至于这座亭屡废屡兴，或者自有记载，或者根本就不必追究其详细情况，所以我在这篇记中都不再多说了。

李锡厚　译注

丰乐亭记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本文作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正是作者因同情范仲淹等革新派大臣而被贬为滁州知州的第二年。滁州在五代时是南北交战的地区，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当作者出任此地的地方官时，仍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方。但作者愿忘却个人在仕途上的失意，与民共享统一以后的太平。在甘

泉边建亭，其意义在于象征与民同乐。

【原文】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1]，始饮滁水而甘[2]，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3]；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4]。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注释】

①既治滁之明年夏：即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夏。作者于前一年被贬滁州。 滁：滁州，今安徽滁县。

②饮滁水而甘：作者在写给韩琦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山川穷绝，缺乏水泉，后来偶然在州城西南的山谷中得一泉，“水味甘冷”，于是在其侧筑亭。

③窈（yǎo 咬）然：深，幽远。

④滃（wěng 翁）然：水势盛大的样子。

【译文】

我欧阳修到滁州赴任的第二年夏天，才初次饮了滁州最甘美的水。问当地人，知道此水是得自州南仅百步之外的地方。那里的上边是丰山，高高耸立着，其下则是幽深的峡谷，几乎看不见底。其中有清泉，水势盛大，喷涌而出。我向下面左右望去，感到很是高兴，于是就决定疏导泉水，凿开岩石整治出一块地方筑了亭子，供我与滁州人一同在此处游览。

【原文】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1]，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

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②]。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③]。向之凭恃险阻，划削消磨[④]，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注释】

①太祖皇帝：即宋太祖赵匡胤。据《宋史·太祖本纪》载，周世宗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春，赵匡胤从征淮南。南唐节度使皇甫晖、姚凤众号十五万，结果被赵匡胤在清流关击败。清流山在滁州清流县西南二十余里，地势险要，南唐在此置关。

②故老：指经历过当时事件的老人。

③圣人：指宋太祖赵匡胤。　四海一：宋初中国重归统一。

④划（chǎn 产）：铲平，消灭。

【译文】

滁州在五代纷争之际，是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从前太祖皇帝就曾经率北周军队在清流山下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大军，并在滁州东门外将李景部将皇甫晖和姚凤活捉，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欧阳修曾经按照图记考察过这里的山川，站在高处下望清流之关，打算寻找皇甫晖和姚凤就擒的地方，不过当年经历过此事的老者，如今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的统治崩溃之后，海内发生分裂，豪杰之士同时起而争夺，在各个地方建立起相互敌对的国家，多得不可胜数。待到宋朝受天命，出现了圣人宋太祖，于是四海之内重归于一统。从前那些凭借险阻的割据者，早已被铲除消灭，百余年来只见山高水清，要寻问当年混乱纷争之事，那些遗老也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原文】

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①，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②？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③。遂书以名其亭焉。

【注释】

①乐生：指乐于赡养父母。 送死：即为父母送终。

②涵煦：滋润化育。

③刺史：唐代州的主官称刺史，宋代称知州，因二者地位相当，故作者自称“刺史”。

【译文】

如今的滁州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不到这里来。人民在生活中见不到其他事，只知道在农田里耕作，以求衣食温饱，享受生的欢乐并能为死者送终。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有谁会知道正是宋朝皇上的功德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在百年之间享受和平生活呢？我欧阳修来到此地后，为这里偏僻而不受其他事情的干扰而高兴，并且很喜欢当地人民安闲的风俗。既然在山谷之间得到这一清泉，于是就每天与滁州人仰望高山，或是俯下身来听泉水奔流的声音，有时还采摘幽香的花草，或是在大

树之下乘凉。无论是风霜冰雪，还是顷刻即逝的清秀的露珠，都是那样可爱。我更是庆幸这里的人民因年年有丰富收成而快乐，同时也为他们能与我同游而喜欢。于是，我就根据其山川形胜，述说了这里美好的风俗，使人民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安享这样的丰年之乐，是因为有幸生在这样一个太平无事之时。而宣扬上边的恩德，与民同乐，这正是刺史的本分。于是我为此亭命名并写下了这些。

李锡厚　译注

宜黄县学记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本文先据儒家典籍理想化的记载，述说了上古时期教育制度的完备以及因此而养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此说明宜黄县令李详兴学的重要意义。教育可以培养人才，更可以改变社会风气，从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这样的道理，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并不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曾巩在这篇文章中需要追溯“三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说明。宜黄县在今江西。

【原文】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1]；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2]，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3]，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4]。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

【注释】

①学：指学校。据说西周时期，闾里、党遂直至周天子的国都中都有学校。因此，少年未离家时就入闾里之内的学校。离家以后，逐级都有学校。

②弦歌：古代学校中读诗，以琴瑟等乐器配合歌唱。 洗爵：一种礼仪，即洗一洗酒器，然后斟酒献客。古代乡射、乡饮酒礼等礼仪都在学校中举行，在这些仪式进行过程中都有洗爵之礼。

③进材：推荐、引进人才。

④率：遵循，驯服。

【译文】

古代人自少小尚未离家时起，直到成年后到了天子的国都，各个地方都有学校；每个人从幼小时期起直至长大成人，一直不曾脱离学习的环境。学习的内容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

俯仰的表情、上前和退下的礼节，以此学习心理、身体以至耳目手足应当如何活动。此外，学习的内容还有祭祀、乡射、养老等方面的礼，让人们学会对别人尊重和谦让；还学习如何引进人才，如何处理狱讼，以及出兵、授捷的方法，从而让人们了解怎样做事情。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朋友可以为你解答疑难问题，劝戒、惩罚可以勉励人们进步，警戒他们的不守规矩。之所以要想出这么多的办法，主要目的则在于使每个人都学会性格修养，而不仅仅在于要防止他们走上邪路及放任自己。每个人的个性虽然有刚柔缓急之别，但经过学习都可以达到一个适中的标准，既不高于也不低于这个标准。这样就能使其见识高明，内心有涵养，当需要进或是退、是说话还是保持沉默时，无不做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人即使是面临祸福死生的变故时，也不足以动摇其意志。作为胸怀天下的士人，就应当使其自身修养这样完备，同时还得知道天地间各种事物变化以及古往今来一治一乱的道理。此外，什么应当减损、什么应当增加、哪个应当在先、哪个应当在后的要领也都能做到无所不知。

【原文】

其在堂户之上[1]，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2]，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3]，而人不知其从

之，岂用力也哉？

【注释】

①堂户：指家中。古代民居，前为堂，后为室。有门户出入。

②四支：四肢。

③鼓舞：鼓动，号令。

【译文】

人们不出屋门，有关四海九州大业及千秋万代的策略都可以掌握。待到出来为天下做事、使自己列于百官当中时，则随便需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好。为什么能如此呢？这都是平素掌握的学问使其能够如此。凡是有关人们起居饮食动作的小事，直至其准备将来为国家、天下服务因此要修身的重大事体，都要靠学，而且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教。一个人视听及四肢的活动必须与内心活动协调一致；做一件事情，只是开头慎重还不够，还要有始有终。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并且要等待长期积累。啊，这种教育是多么正确！所以，靠这种教育养成习惯，则刑罚就可以措置不用，以之培养人才，则三公百官都可以从读书人中求得。这种教育方法传之久远，即使自己不过是中等人才的统治者也能成为守成之君。使人们受到的教育，其深刻程度足以使得他们经历衰败时期也不发生动乱。教育的作用能达到这种程度，以之来鼓舞天下，人们必然是不自觉地依从，还哪里需要花费什么力气呢？

【原文】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①，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②。“夫疑固然”四字，似当作“固

然无疑。”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注释】

①朴茂：朴实，厚重。

②据《曾巩集》卷十七，无“夫疑”二字。

【译文】

待到“三代”衰落，圣人创制的一切都破坏无遗了，自那时起，千余年来，虽然学还存在，但已不是古法。人们身体、心理活动都可以随心所欲，至于怎样掌握政权、怎样治理人民的办法，平素则并不讲求。读书人虽然有聪明、纯朴而厚重的素质，但缺乏一点一滴的教养，在这种条件下培养不出人才则是自然的。以不学未成之才，作为治理天下的大吏，又是在衰败并经过破坏之后，而且还是让他们统治未受教育的人民，唉呀，仁政无法推行，盗贼、刑罚都越积越多，其原因不正在于此吗！

【原文】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①，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②。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废不复理。皇祐元年③，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

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④，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

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注释】

①庆历三年：疑系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之误，因为这一年三月，宋仁宗诏天下州县立学。

②“其明年”三句：庆历五年，仁宗诏称：各地方官贪图“崇儒”之虚名，在办学过程中扩大规模，使四方游士都争相到那里去就学。他们轻去乡党，成为一种无法阻止的趋势。为此，仁宗诏令各地方的学校皆不得招收外地学生入学听讲。所以许多学子只得散去。

③皇祐元年：即公元1049年。

④翰林子墨：汉代文学家扬雄作《长杨赋》，假借“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对答。后代即以“翰林子墨”指文人。

【译文】

宋朝兴起将近一百年了。庆历三年，仁宗皇帝考虑当务之急应是以兴学为先，于是天下各地才得以设立学校。然而那时抚州宜黄县仍然没有条件设立学校。士人要求学，只得一起住到州城去，在那里聚集在一起听讲和学习。过了一年，天下各处的学校又再度停废，读书人也都纷纷散去。至于春秋释奠之事，因为是明确写在法令上的，所以就常常在庙中祭祀孔子。宜黄县的庙也荒废了，长期未经整修。皇祐元年，正赶上县令李详来到这里，才开始商议立学的事。本县的某一位读书人与他的伙伴们，都觉得从此可以在这个即将设立的学校中，发愤读书，因此无不互相激励而主动去为立学尽力。因此建学校的材料不必向百姓摊派就已经有剩余了，所需工匠不必征发就已经很多了。待其建成后，一栋栋的房屋形成若干个部分，门及塾序相互之间的位置都很适当，讲学的厅堂、生员的宿舍都足够使用。积聚的器具也有一定数量，祭祀、宴饮以及寝食之需都有了。孔子及其以下陪祭诸弟子的像也都准备好了，经、史、百家及文人的文章无需到别处去找。从选址到建造，总共只用了若干时日，是何等周密、迅速啊。当四方废学之初，官府认为办学校必定是人们所不情愿的事情。待到亲见宜黄县学的兴建也是在废学数年之后，然而只要县令一提倡，全县四境之内都纷纷响应而干起来，都唯恐落在人后。说“人之常情本来不乐于办学”，此话真的可信吗？宜黄学者中本来就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如今李君作为县令，能够行使其权威、确立爱民的宗旨，以至使得县境之内讼案都能得到妥善处理，万事修举，这里的政治环境也是这样良好。

一位好县令在任职期间，能够顺应当地人民敬重发愤读书

的风俗，建造宫室作为教学的场所，而且所需的图书及各种用具都无不齐备，从而就能以此来培养优秀的人才。虽然古代距今已经很遥远了，但是圣人的典籍尚在，其言论也还可以考见，其方法同样可以求得，是可以使大家在一起相互学习把它弄明白。有关礼乐的细节详情固然已经无法再现了，但是端正思想、加强自身修养，将这一切作为国家、天下的大事，这就全在于我们努力去做了。只要是一个人的行为有了修养，以此影响一个家庭，那么这全家就也都会变得有修养；如果以之影响乡邻族党，那么一县之内就会养成良好的风俗，就可以培养出人才。教化的实行，道德被认同，与人相距并不遥远，难道可以不为此而努力吗？该县的读书人来对我提出请求说："希望有一篇记。"因此我就将这些情况记载下来了。十二月某日。

李锡厚　译注

筠州学记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筠州（今江西高安）在北宋时期并不是文化发达地区，但当地的地方官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建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州学，作者对此深表赞许。这

篇记强调“闻”与“义”，“知”与“守”的统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者认为汉学虽然不明先王之道，但礼义犹存，这一点则胜过宋学虽有先王之道而守之者不多的情况。一种好的学说，只有起到变革风俗、改造社会的作用时才有价值。作者希望筠州的学校能遵循这样的办学方向。

【原文】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①；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②，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③，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④。其取与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搢绅之徒⑤，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厉者，相望于先后。故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夺。（以上汉之学者）

【注释】

①矜（jin金）：夸耀，自负。

②狃（niǔ 纽）：习以为常，不复措意。

③章句：汉代注家以分章析句来解说古书的一种著作体例。 训诂：也称“训故”、“故训”，即用当代的话来解释古代词语。

④苟简：苟且简略。

⑤搢绅：又作“缙绅”、“荐绅”，本意为高级官吏的装束，用为官宦的代称。

【译文】

周朝衰亡之后，先王的遗迹也随着消失了。直至汉代，六艺才得以在秦朝焚书的浩劫之后重新复出，而这时的读书人却是在有了诸子百家之后的环境下学习的。他们说起道德，往往好高骛远而忘记了经世致用；他们讲起政治，则只是些浅近的道理，并且否定要以古人为师。那些刑名法术以及兵家学说，往往只是限于讲残暴和欺诈。唯有懂得经学的人愿意做好事，然而这些人又竞相致力于章句训诂之学，以自己个人的观点随意穿凿附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明了先王之道究竟是什么，学者们都一齐沉溺于他们各自所学习的那一套。那时，能够懂得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但是，对于扬雄的书，举世之人都并不知道爱好。不过，当时出现的读书人还都有勇气自立，他们没有苟且偷生、简单从事的心理。他们对于什么应当索取或给与，在什么情况之下应当求进或告退，离去或参与，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礼义。待到汉朝的统治已经衰败之时，一些搢绅士大夫，面对强暴表现得非常有志气，以至于即使遭到罢废、禁锢、杀戮，其操守越发坚定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因此，当时虽然有图谋不轨的奸臣，只能暗中活动，终生不敢实现他们的篡夺行径。

【原文】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①，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②。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惇朴之俗微③，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

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以上今之学者）

【注释】

①魏、晋：曹魏和西晋（公元220～316年）。

②传疏：对经典的注释。

③乐易：和乐平易。

【译文】

汉以后自魏晋以来，风俗的衰弊，人才的缺乏已经很久了。到今天，读书人中间却有人能在千载之后突现出来，说明什么是先王之道，并以此感悟晚辈学者。世人虽然并不能都懂得他的本意，但还是往往都乐于向他学。于是学习他的学说的人，就知道了讲求道德的宗旨应当务实，这并不是近视；知道效法古人也并不是迂阔。自己的思想不被百家的学说扰乱，不受各种传疏的蒙蔽，他所能知道的能够这样，这是汉朝的读书人所不能企及的。不过真正能够遵守这些的未必有很多人。因此当今和乐、平易、敦厚、淳朴的风俗衰微了，而诡诈、欺骗、轻薄、恶劣的习气盛行。在如何对待贫富贵贱等问题上，能够保持自己廉洁、远离可耻行为的人少了，而暗中勾结、苟且贪得的行为多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若论风俗、教化之美，现在还不如汉朝的原因。

【原文】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①，故不得不笃于自修，至于渐摩之久②，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焉

者，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以上言汉、宋虽异，贵有化导之方。）

【注释】

①察举：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考核任以官职。始于武帝时期，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及秀才等，是汉代重要的仕途之一。

②渐摩：逐渐思考揣摩。

【译文】

一方面是所知并不很深刻但其道义却很高，另一方面是知道得很多，但能坚持的却不够，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汉朝的读书人是要经过乡间察举，所以他们不得不认真进行自我修养，经这样长期磨练，能够见义勇为者就不是那样勉强了。如今的读书人是否入选，全凭文章，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学习上努力，至于到底能在多么深的程度上遵循所学的道理，即使是内心确有体会的人也未必对自己真正了解。由此看来，所谓“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这话不是很可信吗！假令汉代与当今对百姓的教化、开导同样有方，在各地学校中也有养成人才的办法，那么读书人对于学与行，怎么会有偏重于此或偏重于彼以及在学与行两者之间分别先后的错误呢？《大学》所讲的道理就是让人们知道：要诚心诚意地端正思想、加强自身修养，以便将来成为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其根本则在于首先要求知，而知则是一切善行的开端，是人们所难于达到的境界。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说，与

这个人们所难以到达的境界既然已相去不远了，则上边所要实施的教化，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就看是如何引导了。

【原文】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①，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②，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③，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息之庐，至于庖、湢、库、厩④，各以序为。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⑤。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⑥，以干世取禄而已！（以上筠州立学请记）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注释】

①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

②尚书都官郎中：掌在京百司吏职更替、补换等。

③国子博士：宋初无国子博士，此系沿用前代旧称。北宋置国子监直讲八人，即相当于国子博士，其职责是以经术教授诸生。

④庖：厨房。　湢（bi必）：浴室。　库、厩：仓库和马房。

⑤望：夏历每月十五日称为望日。

⑥空言：见卷十《拟制九篇·孙复可大理评事制》注。

【译文】

筠州地处大江以西，其地理位置偏僻、绝远。庆历初年，仁宗诏令天下立学，筠州还不能响应，州里的读书人以此为遗憾。到了治平三年，亦即又经过了二十三年，读书人才将自己心中的遗憾告诉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仪君。董君于是就与本州的通判国子博士郑蒨君一同考察了州城东南，在那里找到一块地势高而且空气流通的地方，在上面建造了这座学宫。其中有斋祭之室，还有诵读和听讲的课堂以及休息的房间。此外，厨房、洗澡间、仓库、马厩也都井然有序。从春季开始施工，到八月中就落成了。来这里读书的常常有数十以至上百人。这时董郑二君乃寄信到京师来，要我为之写记。我说二君对于为政，可以说真正知道应当做什么。使筠州的士人一同出入于这样一个场所，在其中讲求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并且力求弄明白，使贤者能够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而自立于社会，至于中等的人才也知道自勉，以期待上面的教化。所以说，这座学宫的建造，并不是仅仅使得到这里来的人体会经典中所讲述的大道理，以便好在世上取得俸禄而已。我只是写下自己所闻以作为记，让他们回去刻石。

李锡厚　译注

徐孺子祠堂记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这篇记是曾巩出任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知州以后写的。大约是在王安石协助宋神宗推行新法之后。作者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本文中间对徐孺子消极政治态度的赞赏，既说明了之所以要为徐孺子修复祠堂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新法的态度。其写作手法可以说是“以古喻今”。

【原文】

汉元兴以后①，政出宦者，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起②。其执弥坚而其行弥厉③，志虽不就而忠有余，故及其既没，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④，弃家族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百余年间，擅强大觊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

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以上言党锢诸公之贤）

【注释】

①元兴：东汉和帝年号，一年而尽，公元105年。

②罗织钩党之狱：指东汉的党锢之祸，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桓帝时，世家大族李膺与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反对宦官专权，被诬为“诽讪朝廷”，有二百多“党人”被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得做官；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权，起用党人，谋诛宦官，事泄，李膺等百余人处死，另有六七百人于事后陆续被杀害、流放或囚禁。同时党人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也都免官禁锢。

③弥：更加。

④印绶：印和系印的丝组。用以指官员的印章。

【译文】

东汉元兴年间以后，宦者当政，小人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竞相为恶，一些中材之士只知观望而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汉朝既然已经丧失了统治大权，法纪、朝纲都破坏了，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们大多是一时的豪杰，都是出色的人才，他们相互激励，同心协力，主持道义，发表正确的言论，分别是非黑白，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以至他们不为大权在握者所容，于是罗织罪名、说他们勾结成为朋党，对他们起大狱。然而他们坚持己见更加坚决，所行也更为坚定。他们的志向虽然并未达成，但忠诚有余。所以当他们都谢世时，汉朝也就灭亡了。在那时，天下知道他们风范并且仰慕他们正义的人，全都感慨奋发，激动不已，直至抛开官位、丢弃家族骨肉，相互勉励，万死不辞。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依仗自己强大、心存非分之念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但他们都游移不决，不敢首先发难。汉朝末年能够以亡为存，正是靠这股力量。

【原文】

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1]；举有道[2]，拜太原太守，安车备礼，召皆不至。盖忘己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节于乱世，不以死生动其心，异于怀禄之臣远矣；然而不屑去者，义在于济物故也。（以上言孺子与党锢诸公事异而志同）

【注释】

①豫章：郡名，楚汉之际置，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陈蕃（？～公元168年）：东汉大臣，字仲举。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桓帝时任太尉，与李膺等一同反对宦官专权。灵帝即位后，与外戚窦武谋杀宦官，谋泄被杀。黄琼（公元86～169年），东汉江夏安陆（今属湖北）人，字世英。顺帝时被公卿推荐，后官至太尉、司空。

②举有道：汉代选举科目之一。郭泰曾举有道。

【译文】

徐孺子生在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和太尉黄琼征辟他作官，他都不赴任。后又举他为“有道”，拜他为太原太守，并且备好舒适的车子以礼相请，朝廷这样征召，他都不来。应当说舍己为人者，与那些独善其身隐蔽不出者，行为虽然不同，但志向都是要成为爱人的仁者，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在位的士大夫们，在乱世当中坚守自己的节操而不动摇，即使面临生死的考验也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他们与那些只想到俸禄的朝臣们的确是大不相同。他们之所以不轻易辞去官位，在于有一种奉献自己的正义感。

【原文】

孺子尝谓郭林宗曰[1]：“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

栖栖不皇宁处！”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遗世而不顾者也。孔子称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②”，孟子亦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③”，乃所愿则学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择所宜处，未尝不惟其时则见，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孺子之进退惟其时）

【注释】

①郭林宗（公元128～169年）：名泰，林宗是他的字。东汉太原介休（今属山西）人。是东汉末年太学生的首领。不接受官府征召。后归乡里，党锢之祸起，遂闭门教授，生徒至数千人。

②孔子称只有颜回与他自己能做到这一点。见《论语·述而》。

③“可以进则进”二句：见《孟子·公孙丑上》。原话是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

【译文】

徐孺子曾经对郭林宗说过：“一棵大树要倒下，绝不是一根绳子所能将其维系得住的，何苦要栖栖皇皇地为其奔走而白费力气呢！”他的本意并不表明只是满足老死在乡野，而置世间的一切于不顾。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孟子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说明他的愿望就是要学习孔子这一点。至于《周易》讲到君子与小人之间一消一长、一进一退的问题时，都是主张选择于自己最适宜的位置，从来都认为只有在适当的时机才应当出现，时机不对头则应当停止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徐孺子不能舍弃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出来作官的原因。

【原文】

孺子姓徐，名稚。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图记："章水北迳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嘉禾中①，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永安中②，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茆为堂，图孺子像，祠以中牢③，率州之宾属拜焉。（以上叙修葺祠堂）

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胜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非惑欤？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视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处之意为记焉。

【注释】

①嘉禾：三国时东吴孙权的年号，公元232～238年。

②永安：西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即公元304年。

③中牢：对诸侯和卿大夫所行的祭礼。

【译文】

孺子姓徐，名稚，"孺子"是他的字，是豫章南昌人。按照图记的记载，章水向北流经南昌城再向西经过白社，在白社西边有徐孺子墓。由此再往北即是南塘，在其东面是东湖，湖南面小洲之上则有徐孺子的故宅，称为"孺子台"。东吴嘉禾年间，徐熙曾经在孺子墓道上种松，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又在碑旁建立一座"思贤亭"，而后对此亭又世世代代加以

修治，到拓跋魏时改名为“聘君亭”，至今此亭尚存。然而湖南面的小洲则世人并不知道那里曾经是孺子的故宅，也不知道曾经号称孺子台。我在做豫章太守的次年，才在其原址重新建了堂屋，并绘制了孺子像，以“中牢”祭祀，率领州衙的属员在此参拜。

汉朝至今已经有上千年了，一些曾经大富大贵的人物随着时间 流逝而堙没无闻者，真是数也数不清。孺子从来不曾离开他的家乡外出做官，但唯有他被人们称道和思念至今，对此，世间那些专门要靠自己的智力取胜的人，难道不应对自己有所怀疑吗？孺子墓在何处，已经无处可寻了，只有孺子台的地点尚在，故在此建祠，以表明这个地方人士崇尚贤德。所以采集徐孺子事迹本意与建亭事一并记载下来，作为这样一篇记。

李锡厚　译注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这一篇记，记述的是一个朴实的地方官脚踏实地为民兴利除害的感人事迹。长渠原本是秦将白起用以攻楚所造，然而后来却被当地人民用来灌溉农田。北宋时期孙永出任宜城县令，带领百姓修复这一工程，使两岸人

民大受其益。作者通过记述此事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才能收到成效。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好地方官。对于这样的地方官，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原文】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①。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②。其后曰夷水，《水经》所谓③"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郦道元所谓④"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⑤，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堨⑥，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⑦。宋孝武帝永初元年⑧，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以上长渠之原）

【注释】

①鄢水：汉水支流，在宜城入汉水。

②"楚屈瑕"三句：屈瑕（？～公元前699年），楚人，任莫敖官。 罗：古国名，在今湖北宜 城县山中。 三句大意是说楚国的屈瑕前去讨伐罗国，到达鄢水时，他的军队就毫无次序地过了河。

③《水经》：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大约成书于东汉至三国间。原有郭璞注本，自唐以后已不传，《水经》遂专附郦道元《水经注》流传。今本只存一二三篇。

④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他亲自到各地观察水道等地理现象，撰《水经注》一书。这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学巨著。

⑤秦昭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79年。

⑥堨（è 饿）：也就是堰，以土障水。

⑦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

⑧永初：南朝宋刘裕的年号，公元420～422年。

【译文】

荆山和康狼山，是楚境内西部的两座山。有一条河流在两山之间发源，向东南流去，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鄢水。据左丘明的《左传》一书记载：鲁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说的就是这条鄢水。其后，这条河流又称为夷水。《水经》上面所说“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说的也是这条河。再以后，这条河又称为蛮水，郦道元所说“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说的就是此事。秦昭王二十八年，命白起率军攻打楚国，在距楚国都城鄢郢百里处，用土作堰，阻断了这条河流，使其流向鄢，直灌该城。鄢郢作为楚国的都城，就这样被攻陷了，秦就以其得到的鄢郢作为秦国的一个县。汉惠帝三年，此县又改为宜城县。宋孝武帝永初元年，将宜城大堤筑成城墙，这就是今天的县城，而原来的鄢则被称为故城。鄢既然并入了秦国，而白起壅鄢水而成的那条渠也仍然存在，以之引鄢水灌田，这一地区的农田都成了肥沃的土地，此即如今的长渠。

【原文】

长渠至宋至和二年①，久堕不治②。而田数苦旱，川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③，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堨，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以上孙永治长渠）

【注释】

①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

②堕：《元丰类稿》作“隳”，是。

③孙永（公元1019～1086年）：宋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字曼叔。因庇荫为将作监主簿。庆历中举进士，调任襄城尉、宜城令。

【译文】

这条长渠到宋至和二年时，废坏已经很久了，无人治理，沿渠农田多次为干旱所苦，依靠此渠饮水者也无从取得川中之水。县令孙永（字曼叔）率领有田在渠下的百姓，治理被破坏和淤塞的长渠，在已经淤浅和狭窄处加以清除，修复原来渠堨，使水重新顺着长渠流淌。从二月丙午开工，至三月癸未完工，这一地区受益于长渠之水的农田都重新得到了灌溉之利。曼叔与百姓共同约定，要按时蓄泄渠中之水，从而制止了纷争，百姓都以为很妥当。

【原文】

盖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无用，及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顾赖其利，郦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余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兴于既废，使水之源流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夫水莫大于四渎①，而河盖数徙②，失禹之故道，至于济水③，又（疑作及）王莽时而绝，况于众流之细，其通塞岂得而常？而后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务蹑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

形势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

（以上孙永修复古迹，亦因山川高下之势）

【注释】

①四渎（dú 读）：古人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的总称。这四条河指江（长江）、河（黄河）、淮、济。古代天子祭名山、大川，即指五岳与四渎。

②河数徙：指历史上黄河屡次改道。

③济水：古代的济水包括河北、河南两部分。河北部分源出河南济源西王屋山，东流于济，入河；河南部分是从黄河分出来的一条支流，单独入海。今下游河道已为黄河所夺占。

【译文】

鄢水最初从西山流出，本来是被废弃不用的，待到白起利用它来为祸于楚国，而后世之人却得以获利于此水。郦道元说因此得以“溉田三千顷”。此事至今已经千余年了，孙曼叔 又依靠众人之力而将 其重新恢复，并能使沿渠之民足食且饮甘美之水，同时还有余下的粮食提供给四面八方。从西部山区发源的水，本来是很多的，这些河水之所以都向东南流去，则是因为那里地势低下的缘故。自从有长渠至今，已经有千余年了，山川高下的地理形势并没有改变，所以孙曼叔可以在从前遗迹的基础上，将已经废弃的修复起来。如果水的源流及地理形势两者，其中有一方面与古代时期不同，则孙曼叔即使再努力也无从修复。水的源泉没有大于四渎的了，而黄河却一再改道，大禹时期的故道早已消失了，至于四渎之一的济水，早在王莽时期就不存在了，何况那许多细小的河流，其流通或淤塞哪能一成不变呢？然而后世那些打算疏通河水灌溉农田的人，往往只知追寻古人的遗迹，不亲自考察山川古今形势有哪些不同，因此他们用力虽多而所收功效却很少。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多思索的缘故吧。

【原文】

初，曼叔之复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瑰唐公。公听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则渠之复，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为，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言渠堨者蜂出①，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②。独长渠之利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

【注释】

①渠堨(è 饿)：渠道上较低的挡水并能溢流的建筑物。　蜂出：蜂拥而出。

②诡：诡诈，不可信。

【译文】

最初，当孙曼叔打算修复此渠并将此事向知襄州事张瑰唐公报告之后，张公听了没有发生任何怀疑，那些想阻止这一工程的人，张公一个都不用，所以孙曼叔的事业能以有所成就。因此长渠之得以修复，正是靠了这两个人。此二人能有所作为，是因为他们要守职尽责，并不是要向世人索取什么。在他们之后，大讲渠堨的人，蜂拥而出，然而由于他们内心往往是要向世人有所索取，所以他们的言论多半是诡诈而很少有可信的成分。唯有长渠之利明明白白摆在这里，因此孙张二人的心志也愈加明确无疑。

【原文】

熙宁六年①，余为襄州，过京师。曼叔时为开封，访余于东门，为余道长渠之事，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余至而问焉，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余为之定著令，上司农。八年，曼叔去开封，为汝

阴②，始以书告之。而是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也。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书以告后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以上作记之由）

【注释】

①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

②汝阴：今安徽阜阳。

【译文】

熙宁六年，我出任襄州知州，路经京师时，正值孙曼叔任职开封，他在开封东门拜访了我，并为我讲了长渠的事，还让我替他考察当年他与当地百姓定下的约束，究竟是仍在实行，还是已经废止了。我到任以后，向百姓们问起，百姓们都说，这是一位贤德的大人所订下的约束，大家都互相遵守，数十年都过去了，还和当初一样。我又将这些约束明确定为法令，上报司农。熙宁八年，曼叔离开开封，去汝阴，我才将此事写信告诉他。这一年秋天大旱，只有长渠两岸的农田没有受害。了解山川对于百姓们的利害，这正是作为知州者的责任，所以我不得不将此事作成文章告诉后来人，并且让他们知道是谁开始做成此事的。

李锡厚　译注

齐州二堂记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这是作者为齐州建造的两所客馆落成所写的一篇记。作者为这两所专为接待奉使命而来的贵客所建的馆所分别命名为“历山之堂”和“泺源之堂”。这篇记没有过多涉及建造这二堂的过程及二堂内外的情况，而是用大部分文字考证齐州附近山川变迁的历史，由此证明这一地方悠久的历史文化，从而使这新建的二堂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原文】

齐滨泺水①，而初无使客之馆，使客至，则常发民调材木为舍以寓，去则彻之，既费且陋。乃为徙官之废屋，为二堂于泺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

盖《史记·五帝记》谓舜耕历山，渔雷泽②，陶河滨③，作什器于寿丘④，就时于负夏⑤。郑康成释历山在河东⑥，雷泽在济阴，负夏卫地；皇甫谧释寿丘在鲁东门之北⑦，河滨，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

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独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则陶渔在济阴，作什器在鲁东门，就时在卫，耕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图记》皆谓《禹贡》所称雷首山在河东⑧，妫水出焉⑨。而此山有九号，历山其一号也。予观《虞书》及《五帝记》⑩，盖舜娶尧之二女，乃居妫汭⑪，则耕历山盖不同时，而地亦当异。世之好事者，乃因妫水出于雷首，迁就附益，谓历山为雷首之别号，不考其实矣。由是言之，则《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为信然也。今泺上之北堂，其南则历山也，故名之曰历山之堂。

【注释】

①泺水：古水名，源出今济南市西南，北流至泺口入古济水。南宋初，伪齐刘豫时曾作堰使泺水东流为小清河上源，后人因通称泺水为小清河。自堰以东曾屡次淤塞，屡次疏通。每遇淤塞，泺水即在今济南市东北华不注山东麓北流入大清河（即今黄河）。至清末又予疏通。

②雷泽：古泽名，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唐时尚见于记载，后涸。

③陶：制造瓦器。

④寿丘：在今山东曲阜东北。

⑤负夏：古邑名，又名负瑕，在今山东兖州北。

⑥郑康成（公元127～200年）：即郑玄，康成是他的字。东汉著名学者。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曾入太学学习今文《易》和公羊学，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后又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故里之后，聚徒讲学，弟子多达数百千人。因党锢事被禁，于是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称为“郑学”。在整理古代文献上颇有贡献。

⑦皇甫谧(公元215～282年):魏晋间医学家,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初学儒,中年以后因患风痹疾,始钻研医学。他根据《集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著成《针灸甲乙经》,总结了晋以前针灸学的成就。另外还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及《玄晏春秋》等。

⑧《图记》:古代的地理书。《禹贡》:书名,《尚书》中的一篇,作者及著作年代不详。近代多数学者认为成书约在战国之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学著作。 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

⑨妫水:在山西永济县南六十里,源出历山,西流入河。

⑩《虞书》:《尚书》组成部分之一。相传原为记载唐尧、虞舜、夏禹事迹的书。今本包括《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其中《舜典》系由《尧典》分出,《益稷》由《皋陶谟》分出,而《大禹谟》则是伪古文《尚书》的一篇。《五帝记》:即《史记·五帝本记》。

⑪妫汭(gui rui 归瑞):妫水之曲。见《尚书·尧典》。

【译文】

齐州位于泺水之滨,原来没有馆舍用以接待奉各种使命而来的客人。如有这样的客人来到,通常就征发百姓、调集建材、木料筑一馆舍,客人一走就拆掉。既浪费,又简陋。因此,就以官衙迁走之后废弃的旧屋为基础,在泺水之滨建二堂,用以接待奉使命而至的客人。我则考察附近山川的历史而为其命名。

原来《史记·五帝本纪》就说舜曾在历山耕作,在雷泽捕渔,在河滨烧制陶器,在寿丘制作各种器具,同时在负夏懂得了计时。据郑康成注释,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是卫国的地方。据皇甫谧考释,寿丘是在鲁国都城东门的北面。河滨即济阴定陶西南的陶丘亭。据我的考察,耕稼以及烧制陶器、捕鱼等,都在舜的初年,应当是同时的事情,因此这些地点也不应当相距甚远。据郑康成和皇甫谧二家考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都在鲁、卫之间,是互相可以看得见的几个地方,因此不应当唯独历山在

河东。孟子还说过舜是东夷之人，那么，烧陶、捕鱼在济阴，制作各种器物在鲁东门，懂得计时是在卫，耕历山则是在齐，以上各地都是在东方，与孟子所说就完全符合了。根据《图记》，都认为《禹贡》所说的雷首山是在河东，妫水从那里发源，此山有九个名称，历山是其中一个称号。我看《虞书》及《五帝本纪》所记，舜娶尧的两个女儿，始居住在妫汭，这就是说，耕历山与上述事并不同时，而地点也应该相异。世间好事之人，因为妫水出于雷首，就牵强附会，说历山是雷首的别号，就不考察实际情况了。由此说来，《图记》都说齐之南山是历山，亦即舜耕历山之地，所以其城名历城，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如今泺水之上的北堂，其南即是历山，所以称为“历山之堂”。

【原文】

按图，泰山之北，与齐之东南诸谷之水，西北汇于黑水之湾，又西北汇于柏崖之湾，而至于渴马之崖①。盖水之来也众，其北析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则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历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数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②。齐人皆谓尝有弃糠于黑水之湾者，而见之于此。盖泉自渴马之崖潜流地中，而至此复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经冬常荣，故又谓之温泉。其注而北，则谓之泺水。达于清河③，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济者，皆于是乎出也。齐多甘泉，冠于天下，其显名者以十数，而色味皆同。以予验之，盖皆泺水之旁出者也。泺水，尝见于《春秋》：鲁桓公十有八年④，“公及齐侯会于泺”。杜预释在历城西北入济⑤。济水自王莽时不能被河南，而泺水之所入者清

河也，预盖失之。今泺上之南堂，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泺源之堂。

夫理使客之馆，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为之识，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宁六年二月己丑记[6]。

【注释】

①“西北汇于”三句：三句中的黑水之湾、柏崖之湾、渴马之崖，皆古地名，今地不详。

②趵突之泉：即趵突泉，在山东省济南市内，为泺水源头。泉水喷涌，为著名景观。

③清河：古济水自巨野以下别名清水，宋以后遂通称清河，一名北清河。金元以后此水又称大清河，后因下游河道为黄河所夺，清河之名遂废。

④鲁桓公十有八年：即公元前694年。

⑤杜预：见本卷《岘山亭记》注。

⑥熙宁六年二月己丑：熙宁六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073年3月26日。

【译文】

根据舆图，泰山之北与齐东南诸山谷流出的各条河流之水都西北向汇合于黑水之湾，然后再流向西北而汇合于柏崖之湾，再流到渴马之崖。从泰山及齐之东南发源的河流原本是很多的，这些河流向北流，然后分开向西，水势甚猛。及至于柏崖之下，则静静地停止在那里了。从柏崖向北，直至历城之西，大约有五十里处有泉水涌出，其高度达数尺，附近的人称其为趵突泉。齐人都说曾经有人在黑水之湾向水中丢进糠，而在趵突泉流出处得以见到。这是因为泉水是来自渴马之崖，潜伏在地下，到此又涌出地面。趵突泉之水冬天是温的，泉旁的菜蔬在冬季也生长得欣欣向荣，所以此泉又称为温泉。泉水流向北方则称为泺水，一直流向清河，然后入海。济水上的船都经这条路线驶出。

齐地有很多甘美的泉水，皆系天下之最，其中著名的也以十

数，它们的色味皆相同。据我的考察，这些泉都是泺水从旁流出者。泺水在《春秋》中有记载：鲁桓公十八年，“公及齐会于泺”，杜预解释泺水是在历城西北流入济水。济水自王莽时期起就不能再流过大河之南了，而泺水注入的是清河。杜预大概是弄错了。如今泺水之上的南堂，其西南正是泺水发源地，故名曰泺源之堂。

建造招待客使的馆舍，考辨其近旁的山川，这都是太守的事情。所以我为此记下，为提供这里的人们考证。熙宁六年二月十五日记。

李锡厚　译注

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古时候，城门是一个城市的门面。曾巩赞扬广德军的地方官重修鼓角楼，认为这是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文中以人民为此而自觉贡献及建成以后为他们带来的喜悦来说明这一点。文风朴实无华。

【原文】

熙宁元年冬[1]，广德军作新门鼓角楼成[2]，太守合文武宾属以落之。既而以书走京师，属巩曰："为我记之。"巩辞不能，书反复至五六，辞不获。乃为其文，曰：

盖广德居吴之西疆，故障之墟[3]，境大壤沃，食货富穰[4]，人力有余。而狱讼赴诉，财贡输入，以县附庸，道路回阻，众不便利，历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5]，乃按地图，因县立军，使得奏事专决，体如大邦。自是以来，田里辨争，岁时税调，始不勤远，人用宜之。而门闳隘庳[6]，楼观弗饰，于以纳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览示宾客，弊在简陋，不中度程。

【注释】

①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

②广德军：北宋太平兴国四年以宣州广德县为军，治广德，即今安徽广德县。

③故障：汉县，隋废，其原来辖境在今浙江安吉及安徽广德一带。

④穰（ráng 壤）：丰收，兴旺。

⑤太宗皇帝在位四年：指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

⑥门闳（hóng 宏）：大门，这里是指城门。　隘庳（ài bì 爱卑）：狭小，低矮。

【译文】

熙宁元年冬，广德军建造的新城门鼓角楼完工了，太守大人与文武宾客、僚属都出席了落成典礼。然后又捎信到京师，对我曾巩说："请为我作一篇记。"我无法推辞，书信往返至五六次，实在是推辞不掉，于是就作了这样一篇文章。其文这样写道：

广德位于吴郡的西部，是故障县的旧址，辖境很大而且土地

肥沃，出产丰富，有用之不尽的人力资源。然而此地有诉讼则要奔赴外地，向朝廷贡纳的财物也都要输往该县隶属的州郡所在地，道路回远阻隔。众人为此感到不便，已经有很多世代了。太宗皇帝即位第四年，在这一原本是县城的地方设立“军”，从而使得这一地方有事可以自行决定直接上奏朝廷，就像州郡那样的大地方一样。从那时以来，乡间百姓发生争讼以及每年到时候交税，才都不再需要走远路。百姓们因此而感到相宜，但城门是如此低矮简陋，其上的楼观也不加装饰，经由这里接受天子之命，地方官也经由这里发出让百姓执行的政令，官吏和人民早晚经由这里与四方交通，让宾客们看起来，其缺陷在于太简陋，与作为军所在地的一座城池的地位不相称。

【原文】

治平四年①，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辅守是邦，始因丰年，聚材积土，将改而新之。会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继其任，明年政成，封内无事，乃择能吏，揆时庀徒②，以畚以筑③，以绳以削④，门阿是经⑤，观阙是营⑥，不督不期，役者自劝，自冬十月甲子始事⑦，至十二月甲子卒功⑧。崇墉崛兴⑨，复宇相瞰，壮不及僭，丽不及奢。宪度政理，于是出纳，士吏宾客，于是驰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称。至于伐鼓鸣角，以警昏昕⑩，下漏数刻⑪，以节昼夜，则又新是四器⑫，列而栖之。邦人士女，易其观听，莫不悦喜，推美诵勤。

夫礼有必隆，不得而杀；政有必举，不得而废。二公于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书美实。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于二公之德，尚有考也。气体颇近退之，但少奇崛之

趣。

【注释】

①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

②揆(kuí 葵)时：把握时机。　庀(bǐ 必)徒：准备劳工。

③畚(běn 本)：古代最初是以草绳作成的盛器，称为畚，后编竹以为之，即畚箕。

④以绳以削：绳，是木工所用的墨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工程是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的，不合标准的都要加以纠正。

⑤门阿(è 厄)是经：阿，指屋栋。经，指南北行的道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城门及屋宇整齐，从南北方向看，是一条直线。

⑥观阙：高大的建筑物。

⑦十月甲子：十月十九日，公元1067年11月28日。

⑧十二月甲子：十二月二十日，公元1068年1月27日。

⑨崇墉：高高的城墙。

⑩昕(xīn 新)：拂晓，日将出时。

⑪漏：古代的计时器。将水均匀滴进一个有刻度的容器中，借以计算时间。

⑫四器：指鼓、角和刻漏(刻漏是由两件器物组成的)。

【译文】

治平四年，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钱辅公作了这里的地方官，就借丰收之年的机会，聚集材料，堆起了土，准备将城门改造一新。这时又赶上尚书驾部郎中朱寿昌公来此继任，第二年政事走上轨道，辖境之内太平无事，于是就选择能干的吏人抓住时机，准备劳工，拿起畚箕，开始兴筑，并且严格按标准施工。这样，城门正好在南北通衢大道上建起了，其上的楼宇也一起营建起来。不用督促，不用规定期限，承担劳役者都很自觉，自当年冬天十月十九日开工，到十二日二十日就完工了。高高的城墙就崛起了，一双城楼相对而立，既壮观又不越制，既华丽又不奢侈。法

令、政治都经由这里进出；士人、官吏以及宾客也都经由这里奔向四方。使得这一方土地有了尊严，从而与有“军”号相称。至于每天击鼓吹号角，以此向人们报告黄昏和拂晓的来临；用刻漏来计算昼夜的时间。同时又更新了这四件器具，排列起来放在那里。该邦人士男男女女的观听为之一变，无不为此喜悦，都在一起赞美、颂扬。

礼有必须尊崇的、因而不得降低的规格；政事也有必须实行的，因而不得废止。钱、朱二公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因此应当刻石树碑，著文赞美他们的事迹，使当地人士即使是在百世之后对二公的德政也能有据可考。

李锡厚　译注

慈溪县学记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县学，县级官府主办的学校。慈溪，县名，是鄞县的邻县。本文写于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时作者任鄞县知县。本文主张，国家应通过办学校来培养官吏，学校教育内容 要紧密结合国家政务的需要。进行教育改革，要因势利导，要善于借用现有制度的形式，推行改革的实际内容。这些

看法，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可与作者十年后所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参看。

【原文】

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①，而党庠遂序②，国学之法，立乎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合乐③，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④，至于受成、献馘、讯囚之事⑤，无不出于学⑥。于此养天下智仁圣义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学，无所不养；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洁、而其施设已尝试于位而去者，以为之师。释奠、释菜⑦，以教不忘其学之所自；迁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恶。则士朝夕所见所闻，无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其服习必于仁义，而所学必皆尽其材。一日取以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则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备选者，其施设亦皆素所见闻而已，不待阅习而后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虑而尽，功不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也。（以上古立学之本意）

【注释】

①古者井天下之田：古代曾实行井田制，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井，作动词用，规划。

②党庠遂序：党和遂都是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级别名称。党的学校叫做庠，遂的学校名叫序。

③乡射饮酒：乡射是古代以射选士的制度。射前要行乡饮酒礼。　春秋合乐：卿大夫之子春天入学，秋天考核成绩，都有奏乐礼仪配合。

④养老：对具有某些资格的老年人，按时给以饮食。此当指养老礼。

劳农：孟冬月腊祭后，命令农民饮酒相慰劳。 考艺：贵族子弟在学的，秋天要行射礼，考核其道德技能。

⑤受成：天子将出征，在学校讨论完成作战计划，天子接收批准此已完成的计划，叫受成。 献馘（guó 国）：战争中割取被杀敌人的左耳回来报功，叫献馘。馘，即割取的左耳。

⑥无不出于学：古代政教合一，学在官府，所以井田等国家经济体制，乡射饮酒等等政治社会活动都是学校教学内容。

⑦释奠：春秋两次用酒肉祭奠先师，即前辈道德高尚的人。 释菜：春天入学时用蔬菜祭先师。

【译文】

天下不能一天没有政教，所以天下不能一天没有学校。古代天下实行井田制，而党庠遂序，各级官办学校的制度，也就包括在井田制度之中。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这些政治活动，直到受成、献馘、审讯俘虏这些军事活动，无不在学校进行。在这里培养天下智慧仁爱圣哲守义忠诚平和之士，直到一个方面一项技巧一个局部的学识，无不在这里培养；同时又选取才能品德完美纯洁、并且在职位上取得政绩的退休士大夫做学校教师。举行释奠、释菜典礼，以教育学生不忘记他们所学内容的来源；变换他位置，督促他，以振作其怠惰而去除恶习。于是学生整天的所见所闻，没有不是治理天下国家的大道理。他所反复练习的都是仁义之事，而所学的都和他的素质相适应。一旦选取出来准备任命为公卿大夫各种官员，则他的品行才能都早已修养完成，而对被选取人来说，他所应处理的政务也都是早先已经见过听说过的内容，不用等待从头观察练习而后才能办理。古代的君主，事情不须忧虑就已办好，成绩不用自己去做就已取得，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罢了，这是二帝三王所以在治理天下国家时要建立学校的本意。

【原文】

后世无井田之法，而学亦或存或废。大抵所以治天下国家者，不复皆出于学。而学之士群居族处[1]、为师弟子之位者，讲章句，课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则四方之学者废而为庙，以祀孔子于天下，斫木抟土[2]，如浮屠道士法，为王者象。州县吏春秋率其属释奠于其堂，而学士或不与焉。盖庙之作出于学废，而近世之法然也。（以上学废乃立孔子庙）

【注释】

①族：聚结。

②斫（zhuó 浊）：砍削。　抟（tuán 团）：把东西捏聚成团。

【译文】

后代不实行井田法，而学校也是有时保存，有时被废弃。大抵说来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不再由学校讲授了。而学校里聚合的学生，师生之间的活动内容，只是讲文章的章句段落，讲字的音形义而已。到了这种教育事业衰败时间长了之后，各地的学校就被废弃而改成了庙宇，各地都用来祀奉孔子，砍木抟土，用和尚道士塑造偶像的办法，把孔子塑成君王的形象。州县官春秋两季率领僚属在庙堂上对孔子举行释奠礼，而学生们有时并不被召来参与。一般说来孔子庙的建成就是由于学校制度被废弃，而这则是由近代以来国家制度所造成。

【原文】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颇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当此之时，学稍稍立于天下矣[1]。犹曰州之士满二百人乃得立学，于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学，而为孔子庙如故。庙

又坏不治，令刘君在中言于州②，使民出钱，将修而作之，未及为而去，时庆历某年也。后林君肇至③，则曰："古之所以为学者，吾不得而见，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虽然，吾之人民，于此不可以无教。"即因民钱作孔子庙，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帅县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为之师④，而兴于学。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为，其几于此矣！（以上林肇因庙立学）

【注释】

①学稍稍立于天下矣：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建议兴办学校，于是下诏州县立学校。

②言于州：向州建议。慈溪县属明州。

③肇（zhào 赵）：开始。

④醇（chún 纯）：此为人名。

【译文】

当今天子即位若干年来，修订了很多制度，改革了近世以来不正确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在天下各地渐渐建立了起来。不过仍然规定一州之内学生满二百人的才允许建立学校，因此慈溪的学生还是不能拥有自己的学校，仍然像原来一样只有一座孔子庙。庙又损坏了也不修，县令刘君在中向州报告，准许让县民出钱，把庙修好，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办就离任走了，这是庆历某年的事。后任县令林君一来上任，就说："古人怎样办学校，我没办法见到；而当今的朝廷规定，我不能不遵守。虽然情况如此，但我县的百姓，到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没有教育。"于是利用百姓交纳的钱修建了孔子庙，像现在舆论认可的那样。孔子庙四周建造了房屋，在房屋中设立了学生宿舍和教室。率领县里的年

青人，请出先生杜君醇做学校老师，于是办起了学校。啊，林君大概是精通办事艺术的吧！做为一个官吏不变更当今的朝廷规定，又不失古人办学校的实质内容，这是精通办事艺术的人才能做得到的。林君的行为，大概够得上这个标准了！

【原文】

林君固贤令，而慈溪小邑①，无珍产淫货以来四方游贩之民②，田桑之美有以自足，无水旱之忧也。无游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杂；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见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隐君子③，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夫以小邑得贤令，又得宜为人师者为之师，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④，而进美茂易成之材，虽拘于 法，限于势，不得尽如古之所为，吾固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风俗，虽然，必久而后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势不能以久也。吾虽喜且幸其将行，而又忧夫来者之不吾继也，于是本其意以告来者。（以上众美悉备，求为可继。）

【注释】

①邑（yì 易）：人民聚居的地方，此处指县。

②淫货：指非生活必需品，奢侈货品。

③越：先秦古国名。宋时慈溪县、明州都曾在古越国疆土之内。此处代称慈溪、明州一带地区。　隐君子：高尚而不求人知者。

④修：治理。增进提高。

【译文】

林君当然是贤明县令，而慈溪又是小县，没有珍奇的奢侈品以招引四方游动商贩，丰美的农作物可以保证自给自足，没有水

旱灾害的忧虑。没有游动商贩，这里的风俗纯一而不杂；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人们不轻易犯法而容易治理。并且我看那里的读书人，也大多是美好而容易造就的人才。杜君这个人，是越地的一位隐君子，他的学识品德是适宜于做老师的。以一个小县得到了一位贤明县令，又获得了一位适宜于做老师的人做了老师，来治理、增进纯一而易于治理的风俗，来培育美好易于造就的人才，虽然有现行规定的拘束，有外在形势的限制，不能完全像古人那样办事，但我坚决相信那里的教化必将得到推行，而风俗必将更加完美。教化确是可以美化风俗的，道理虽然是这样，，但必须过一个长久的时间而后才能达到完美境地；而当今的官吏，客观情况决定是不能长久地在一个职位上留任的。我虽然高兴并希望那里的教化能得到推行，但又担心将来的接任者不能继续林君的事业，所以本着这个意思写这篇文章报告未来的接任者。

葛 亮 译注

芝 阁 记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芝阁，贮藏灵芝的柜橱。芝，即灵芝，菌类植物的一种，古人认为是一种象征祥瑞的灵草。本文写于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时作者任舒州通判。文中说帝王一时的好恶，都足以形成、驱动天下的风俗，要是帝王能推行先王之治，不难想象，其影响当更加深远。作者所说的推行先王之治，就是指变法改革。这是作者在呼吁实行变法。末段慨叹士之有道而或贵或贱，要凭机遇，这反映了作者热切盼望能有机会投身变法改革的急迫心情。

【原文】

祥符时①，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②，四方以芝来告者万数③。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之；小吏若民辄锡金帛④。方是时，希世有力之大臣⑤，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狙杙⑥，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

【注释】

①祥符：即大中祥符，宋真宗年号，公元1008～1017年初。

②封泰山：即封禅。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叫封。在泰山下梁父山，或云云山，或亭亭山，或社首山，或会稽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封禅作为国家大典，但并不经常举行。宋真宗为了粉饰太平，想举行封禅典礼。按传说，必须先有天降祥瑞之事而后才能举行封禅。于是在景德七年正月初三，亲向群臣诈称已有天降天书祥符事。于是改元为大中祥符，筹备封禅。当年十月，去封泰山禅社首。　文：文饰。

③“四方”句：宋真宗诈称有天书祥符出现后，各地纷纷报告皆已出现祥瑞之物。大臣王钦若献芝草八千本，赵安仁献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

余本。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多得无法统计。宋真宗十月抵达泰山封禅前夕，王钦若等又献芝草三万八千余本。

④锡：赐给。

⑤希：迎合。

⑥狙（jū 居）：兽名，属猿猴一类。 杙（yì 意）：小木桩。梁朝和尚慧皎《高僧传》三《昙无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立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日方过。"

【译文】

祥符年间，用封泰山的办法粉饰天下太平，四方各地来京报告发现灵芝的人成千上万。其中是大官的，天子就给以书面答复以表示赐予荣誉与嘉奖；是小官吏和一般百姓的，就赐予金银绸缎。在这个时期，惯于迎合讨好的有权势大臣，穷搜远采，山野老农，像猿猴一样攀缘绝壁，上至仰望都看不到的高处，下到溪涧山谷，分开石缝，找遍洞底，人迹不到之处，往往都搜寻不漏，于是九州四海的灵芝，大概几乎全被找出来了。

【原文】

至今上即位①，谦让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于蒿藜榛莽之间②，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

【注释】

①今上：指宋仁宗。

②销：销减。同"消"。 委：丢弃。 翳（yì 意）：遮蔽。 蒿藜榛（hāo lì zhēn 好阴离真）莽：野草杂树。 蒿：一种二年生草本植物。 藜：一种长刺的野生植物。 榛：丛生的荆棘。 莽：草丛。

【译文】

到了当今皇帝即位以后，谦让地说自己道德修养还不够高，从大臣开始谁也不敢再提议去封禅，皇帝命令官员凡是以发现祥瑞之物上报的一律不予接纳。于是神奇的物产，被丢弃遮蔽消失掩藏于杂树野草之中，而山农野老不再知道它是什么祥端之物。由此可知皇帝一时的喜好或厌恶，就能形成天下的一种风俗，更何况要是推行了先王之治呢？

【原文】

太丘陈君①，学文而好奇②，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也③，故阁于其居之东偏④，掇取而藏之⑤。盖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⑥，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此予之所以叹也。

【注释】

①太丘：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永城西北。

②文：文学，文献。

③售：卖出。引申为实现。

④阁：贮物的柜子，此处作动词用，意为建造一个存放东西的柜子。

⑤掇（duō 多）：拾取，摘取。

⑥役：役使。此处为被役使。

【译文】

太丘的陈君，学习文献而又好奇，一株灵芝在他的院子里长出来了，他能认识出那是灵芝。可惜这个可以向上奉献的物品却无处可献了。所以就在往室的东偏建造了一个柜子，把灵芝收拾

贮藏起来。他的好奇就强烈到这种程度。唉，灵芝，这同是一种草，有的就受到天子贵宠，有的就受到读书人的珍视，有的就遭平凡百姓的贱视，这难道不都是由于机遇吗？有学问道德的读书人，并不会为了求贵避贱而役使自己的志向，但最后决定他们贵贱的，和决定灵芝贵贱的因素有什么差异呢？这是我之所以产生慨叹的原因啊。

葛 亮 译注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写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时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当时宋朝最高财政机构为三司，长官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副使、判官；度支副使、判官；户部副使、判官，作为三司属官，分掌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事务。其中度支，掌各种财政开支、漕运、供应全国费用等事。本文表达了王安石财政改革的重要思想。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说："此公抑兼并之意，诗文屡言之。即异日青苗法行，所谓昔日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是也。"

【原文】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1]，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纮已上至查道[2]，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3]；自郭劝已下[4]，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石而镌之东壁[5]。

【注释】

①吕君冲之：吕景初，字冲之，开封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人。以户部员外郎判都水监，改度支副使。

②李纮（hóng 红）：字仲纲，仁宗明道时为度支副使。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人。宋真宗咸平六年以工部员外郎充度支副使。

③杨偕：字次功，坊州中部人。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判吏部流内铨，徙三司度支副使。至宋仁宗景祐三年去职。　得其官：得其寄禄官阶。度支副使是差遣，宋代官员在差遣外，还有标志其政治经济待遇的寄禄官阶。如杨偕，任三司副使时的寄禄官阶是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

④郭劝：字仲褒，郓州须城人。宋仁宋景祐年间自出使西夏还，兼侍御史知杂事，权判流内铨，迁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可能是继杨偕任职。

⑤镌（chán 蝉）：刺，刻。

【译文】

三司副使官署，不记载前任副使名姓。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才开始查考各种史料，从李纮以上直到查道，找到了他们的姓名；从杨偕以上，找到了他们的寄禄官阶；自郭劝以下，又找到了他们任职的时间。于是把它写到石头上镌刻出来嵌在东面墙壁上。

【原文】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间巷之贱人[①]，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②]，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③]，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急务，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注释】

①阡陌间巷：阡陌是田间道路，间巷是百姓住处。此处代指民间。

②桀（jié 杰）：优秀，杰出。

③憔悴：劳苦。

【译文】

聚合天下民众，靠的是钱财；管理天下钱财，靠的是制度；遵守执行国家的制度，靠的是官吏。官吏不好，则有制度也无法遵行，制度不好，则有钱财也无法管理；有钱财而无人管理，则民间的低贱人，都能私自垄断财富的收支权力，独占万物的利益，来和皇帝争高低。平民都能放纵他的无穷欲望，不一定要等到成了贵族豪强以后才能这样，这时天子还算是没有失掉他的百姓，那大概也只是名义上如此而已。天子即使想吃蔬菜穿破衣服，累坏身子，愁坏脑子，以盼望天下的生活供应充足而维护政治的安定，我知道他也是办不到的。由此看来改善我们的制度而选择好官员去执行，以管理天下的钱财，即使是上古的尧舜，也不能不

把这件事作为国家的急务，更何况对于纷纷乱乱的后世来说呢？

【原文】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①，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②，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③，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注释】

①势：权力。

②吝：吝惜。引申为认真，谨慎小心。

③以：与，和。

【译文】

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对它的尊敬恩宠非常周到。一般说来现在财政管理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三司副使都有权向皇帝提出建议加以改善，三司副使不仅仅是应当遵守已有制度，谨慎掌握收入支出，去完成例行公事而已。三司副使的职责既然如此，则任职人的贤还是不贤，对天下的好坏影响，将会怎样呢？看他的为人，和他的任职时间，去探求他当时的举措对今天的影响，而考察他用来辅佐皇帝管理财政的方法，那么他这个人的贤与不贤和当时财政管理得好不好，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一切了。这大概就是吕君在度支副使厅壁上刻石题名的用意吧。

葛　亮　译注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当时作者三十四岁。褒禅山，在今安徽省含山县北十五里。作者意在借游褒禅山事，阐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看法。作者认为，世间美好境界，常在人所罕至的险远之处，只有具备非至不可的坚定意志而不受流俗之见的迷惑阻拦，并有力量，而且还善于借外物之助的人，才能抵达。作者认为，一旦确立了志向，就应竭力向前，成败在所不计。另外，作者又借碑文漫灭讹传说明，读古书也要破流俗讹传，深思而慎取之，才能真有所得。

【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①，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②。今所谓慧空禅院者③，褒之庐冢也④。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在华山之阳名之也⑤。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⑥，其文漫灭⑦，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⑧，盖

音谬也[9]。

【注释】

①浮图：梵语的音译。或译为“佛陀”、“浮屠”、“佛图”。意思可指佛，佛教徒，或佛塔。此处指和尚。　慧褒：唐代的一位名僧。　舍：居住。

②禅：梵语“禅那”的省称。原为静思息虑之意。后来引申泛指有关佛教的事物。

③禅院：佛寺。

④庐：房舍。　冢（zhǒng 肿）：坟墓。

⑤华山之阳：华山的南面。山南为阳，山北为阴。

⑥仆：倒下。

⑦漫灭：模糊得不可辨别。

⑧华实：华，读 huā（花）。花草之花，本来写作“华”，北朝时俗写作花。见段玉裁《说文解字·华》注。

⑨谬：错误。

【译文】

褒禅山，也叫做华山。唐朝和尚慧褒开始在这里造屋居住，最后也葬在这里，因此后来把这山叫做褒禅。现在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的住所和坟墓。在禅院东面五里，被称为华阳洞的，是因为它位于华山之阳而得名。离洞一百多步，有一块碑倒伏在地，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不可分辨，唯独可以识别出来的，是“花山”两个字。现在把华字读成华实的华字，看来是读错了。

【原文】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1]，入之甚寒，问其深，则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2]：“不出，

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③,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④。

【注释】

①窈(yǎo 咬):幽深。

②怠(dài 代):懒惰,此指懒于前进。

③咎:责怪。

④极:尽。

【译文】

华阳洞下平坦平阔,有一孔泉水从洞侧涌出,在洞壁上题字留念的很多,这是所谓的前洞。顺着山路向上走五六里,有一个洞穴很幽深,走进去感到很冷,打听洞的深度,说是就连好游的人也走不到头,这叫做后洞。我和四个人举着火把向里走,走进越深,越难往前走,而所见的景象也越是奇异。有一个懒于再向前走而想退出来的同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快烧完了!”于是大家和他一起退出来。估计我们到达的地方,和好游的人所曾到达之处比还不足十分之一,但看左右洞壁,来到那里并留下记游字样的已经很少了。估计洞的更深处,到达那里的人将更加稀少。在这个时候,论我的体力还足以往深处走,论火把还足可以继续照明。出洞以后,有人就责怪提议要出来的人了,而我也后悔自己跟随人一起退出,而没有能尽游山的快乐。

【原文】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

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1]，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2]，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3]，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4]，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注释】

①夷：平坦。

②瑰（gui 归）：比玉稍差一些的美石。此处引申为珍奇之物。　观：景象。

③罕：少。

④相：辅佐，帮助。

【译文】

于是我有所感触而叹惜：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心得，那是因为他们思考深入而无所不在啊。一般说来平坦而距离近的，游览的人就多；险阻难行又路途远的，到达的人就少。但世间奇伟珍怪不同寻常的景观，却常在于险阻难行路途遥远而人所少到的地方，所以不是有坚定意志的人是不可能到达那里的。有了坚定意志，就不会跟随别人停止前进了；但体力不足，也不能到达那里；有意志有体力，而又不跟随他人产生懒惰情绪，到了幽深黑暗无法辨别环境和方向的所在，而没有所需要的外物的辅助，也不可能到达那里。但体力足可以走到却没有走到，对人来说有权讥笑你，而在自己来说也必将感到懊悔；竭尽体力去实现志愿而没能到达，就可以没有悔恨了，别人又有谁

能讥笑你呢？这就是我此番的心得。

【原文】

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①，何可胜道也哉②？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注释】

①名：称说。此处意为正确说明。

②胜（shēng 升）：尽。

【译文】

我由那块倒下的石碑又产生一份悲哀：古书的失传，使后世错传而没有人能辨别说清的事，怎能数列得尽呢？这正是学者读古书所以不能不深思而谨慎选用的原因啊！

【原文】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予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①。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释】

①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 萧君圭君玉：名君圭，字君玉。事迹不详。 长乐：今福建省长乐县。 王回：字深父。王安石有《祭王回深甫文》和《王深父墓志铭》。见本书卷十六、卷二十一。 安国平父、安上纯父：王安石兄弟七人，王安石排行第三。王安国，字平父，行四，以善于写文章闻名于世。王安上，字纯父，行七。

【译文】

四个人，是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我弟弟安国平父和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安石记。

葛 亮 译注

张益州画像记

苏　洵

【作者】

苏洵，见卷二《易论》。

【题解】

北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蜀中人盛传邕州（今广西南宁）僮族起义领袖侬智高要进攻益州，代理益州知州急忙调兵筑城，百姓慌乱。消息传到京城，京城震动。仁宗派张方平赴蜀处理其事。张方平认为是谣言，到蜀后，命令军队回驻原地，撤去一切军事守备设施。时值元宵节，益州城张灯结彩，三夜不关城门，诱捕了一伙造谣的奸人，处死为首的，其余充军，益州人心安定。百姓感激张方平的功绩，要为他画像，以便永久怀念。此文就是记这一事实的经过。文后有一篇颂诗，内容与记文相同。张方平，字道安，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人，曾任太子太保。因任益州知州，故称张益州。张在益州时，对苏洵父子器重，文中不免有溢美之辞。

【原文】

至和元年秋①，蜀人传言有寇至边②，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③，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④。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

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惟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⑤，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⑥，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⑧，公不能禁。

【注释】

①至和：北宋仁宗使用的年号之一，公元1054～1055年，凡二年。

②蜀：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一带，为古蜀地。 有寇至边：谣传侬智高将进犯蜀。

③朋兴：一齐起来。

④武竞：用武力平定。

⑤公以亲辞：张方平以父母年老推辞。亲，父母。公，指张方平，下同。

⑥归屯军：命令驻守的军队返回原地。

⑦朔旦：初一早上。朔，每月初一日。旦，天亮，早上。

⑧净众寺：寺名，又称万福寺，在成都西北。

【译文】

至和元年的秋天，蜀地人传言有寇盗到边境上来了，守边的军队夜里惊呼，城外没有居住的人了。妖言到处流传，京城也惊恐震动起来。朝廷上正在讨论选择赴蜀的统帅，天子说：“不要酿成祸乱，不要助成变故！虽然各种谣言一齐兴起，我的主意已经拿定！边境地区不发生骚乱，变乱却从内地兴起，这是不能以文字发命令解决得了的，也不是可以用军队讨平得了的。只要我的一两个大臣，谁能够处理这文武之间的事，就任命他前往安抚我的民众。”大家都一同说：“张公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是的。”张公以家中父母年老之故推辞，不准，于是就奉命出行。这年的冬季十一月，到达蜀地。到蜀的当天，就下令屯防的军队返

回原驻地，撤去一切守备，派使者告诉所辖郡县的官长说："寇盗打来有我负责抵御，不必劳苦你们。"第二年正月初一的早晨，蜀地人相互庆贺过新年就像往年一样，终于因此平安无事。又过了一年的正月，蜀人互相商议要留下张公的画像在净众寺里，张公不能禁止。

【原文】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①："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②，如器之敧③，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④，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⑤，而以砧斧令⑥。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⑦，驱之以法⑧，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⑨。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⑩，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

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11]，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注释】

①眉阳：即眉州。苏洵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

②元年：即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

③攲（qī 期）：倾斜，歪。

④繄（yī 衣）：义同“惟”。 以生：依靠他生存。以，依靠。“以”后省去指代张公的“之”字。

⑤重（chóng 虫）足：后脚紧挨着前脚，不敢迈步。形容很恐惧。 屏息：憋住呼吸，不敢出大气。形容惊恐。

⑥砧斧：古时砍头的刑具。砧，又称作“质”，砍头时垫着头的木桩。令：役使。“令”字后省去指代“民”的“之”字。

⑦约：约束。 礼：礼教。

⑧驱：驱使。

⑨齐、鲁：指齐国和鲁国地区的人民。齐、鲁号称“礼义之邦”。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

⑩其民：一本作“齐民。”

⑪诘：询问。

【译文】

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道：“没有乱起来是容易处理的，已经乱起来也是容易处理的。有动乱的苗头，没有形迹，这叫做‘将乱’，‘将乱’是最难以处理的，既不可以有动乱的苗头就紧张，也不可以没有乱起来就松弛！回想那至和元年的秋天，蜀地就像器物已经倾斜，只是还未曾仆倒在地一样。唯有你们的张公，安坐在它的旁边，脸色不变，慢慢起来把它扶正。把它扶正后，自然而

然地退下来，没有骄傲的神色。替天子治理百姓不知疲倦的，只有你们的张公！只是靠了他你们才能活下来，他就是你们的父母！并且张公曾对我说：‘人是没有固定性情的，就看上面的官府怎样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人多变诈，于是就用对待盗贼的办法去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律去惩治他们，那些驻足不前大气不敢出的百姓，却用死刑去加以役使。于是百姓才开始忍心把他们父母妻子所倚赖的身子，丢弃给盗贼的队伍，所以常常发生大乱。如果用礼教来约束他们，用法令来驱使他们，蜀地的人是容易治理的。至于逼得他们没有出路而发生变乱，就是齐、鲁地区的人也会是一样的。我用对待齐、鲁地区百姓的态度来对待蜀地百姓，那蜀地百姓也就会自己以齐、鲁地区人为榜样来对待自身。如果在法律之外任意为所欲为，来威胁蜀地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哎呀！怜爱蜀地百姓这样深情，对待蜀地百姓这样厚道，在张公以前，我还从未见到过！”百姓都再次下拜磕头，说：“是这样！”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留在你们心里，你们死了，留在你们子孙的心里，张公的功绩事业史官记在史书上，不必要用留像作为怀念吧！况且张公的意思是不想让你们这样做，怎么办呢？”百姓都说：“张公自己如何会赞成这件事呢？虽然如此，但这对于我们的心上是放不下它的。现在如果平时生活中听到有一件好事，必定询问这个人的姓名和他家的乡里所在，以至于他长的高矮胖瘦，相貌是美还是丑，更有的人或者询问他平生的嗜好，以此来想象他的为人。而史官也会把他的事写进他的传记里，意思是要让天下的人，在心里想着他，在眼里看着他。眼里看着他，所以他们在心里想念也就牢固。这样看来，留下画像也不是没有益处的。”苏洵没有什么话可回驳的，于是就写了这篇记。

【原文】

公南京人[1]，慷慨有节，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阼[2]，岁在甲午[3]，西人传言[4]，有寇在垣[5]。庭有武臣[6]，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纛舒舒[7]，西人聚观，于巷于途，谓公暨暨[8]，公来于于[9]。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10]。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尔条桑[11]，秋尔涤场[12]。”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13]，草木骈骈[14]；公宴其僚，伐鼓渊渊[15]。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16]，闺闼闲闲[17]；有童哇哇[18]，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弃捐[19]；禾麻芃芃[20]，仓庚崇崇[21]。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22]，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23]，有庑有庭[24]，公像在中，朝服冠缨[25]。西人相告：无敢逸荒[26]。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注释】

①南京：即今河南商丘。因宋太祖赵匡胤曾封在这里发迹，故改建为“南京”。

②阼：皇位。

③岁在甲午：即在甲午岁，亦即甲午年。岁、年都是纪年用语。甲午年，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这年干支是甲午。

④西人：指蜀地人。蜀在宋首都今开封的西边，故称。

⑤垣：边境。

⑥庭：同“廷”，朝廷。

⑦纛（dào到，又读dú毒）：古代军队的大旗。 舒舒：飘扬之状。

⑧暨暨（jì记）：果敢坚决的样子。

⑨于于：行动舒缓安详的样子。

⑩或：即“惑”。惑讹，惑乱人心的谣言。此为动词，意即制造谣言。

⑪条桑：修剪桑树。

⑫涤场：清扫场地。“春尔”两句出自《诗经·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十月涤场”。

⑬囿：苑囿，园林。

⑭骈骈（pián 蹁）：茂盛的样子。

⑮渊渊：象声词，形容击鼓声平和舒缓。

⑯娟娟：美好的样子。

⑰闺闼（tà 踏）：闺房，内室。闼，小门。　闲闲：从容自得的样子。

⑱哇哇：象声词，像幼婴儿啼哭的声音。

⑲期：推测，设想。　弃捐：即捐弃，抛弃，此指丧生。

⑳禾麻：泛指农作物。　芃芃（péng 朋）：形容植物茂盛。

㉑仓庾：仓库。室内曰仓，露天曰庾。

㉒天子股肱（gōng 公）：皇帝的得力大臣。股肱，腿臂，比喻左右辅助得力的人。

㉓严严：庄重严肃的样子。

㉔有庑（wǔ 五）有庭：有廊庑有厅堂。庑，正房（厅）对面和两旁的房子。今称“四合院”。

㉕朝服：古时君臣朝会时穿的礼服。　冠纓：礼帽和帽带。冠，帽；纓，带。

㉖逸荒：安闲荒废事业。

【译文】

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有高尚的节气，以宽宏的度量能包容天下的事物。如果天下有大事，张公是可以托付的。于是在这篇记文写完后再写一首诗附在后面，诗中说：

天子在位，岁在甲午那一年，西边的蜀人传来谣言，有盗贼进犯我边。朝廷上有不少武将，谋臣也多得如云，天子说：“嘻！派我张公前往。”张公来自东方，军旗飘扬，蜀人聚集观看，站满街

巷，道路挤满，称赞张公神态坚决果敢，行动安详舒缓。张公对蜀人说："安心住在你们的家里，不要敢于制造谣言。制造谣言的人没有好结果，去做你们平常应做事：春天修剪你们的桑树，秋天打好你们的谷物。"蜀人磕头说："张公你就是我们的父母兄长！"张公在西边的园林里，园林的草木茂倡。张公宴请他的僚属，敲击着渊渊的鼓声。蜀人都来观看，敬祝张公长寿无疆！美丽的姑娘们，安闲自得地住在她们的闺房；哇哇出世的孩童，也已能把话讲："过去张公还未来时，猜想我们的性命将会难保；如今蜀地庄稼茂盛，仓库里堆得高高的是存粮。多好好啊，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孩子，都为有这样的丰年而喜洋。"张公在朝廷里，是天子的左臂右膀，天子说快回来，张公怎敢不答应？建造了一座庄严的祠庙，有廊屋有厅堂，张公的画像悬挂厅中，身穿上朝的礼服，戴着礼帽系着冠缨。蜀人互相告诫：不敢再逸乐闲逛。张公回到京城，他的像却挂在祠庙中的厅堂上。

杨升南　译注

表忠观碑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表忠观”是北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任杭州军州事赵抃建议，为五代时吴越国王钱氏修建的庙宇。吴越国的开国之君钱镠是唐朝末年镇海军节度使，后据有今浙江及江苏部分地区，公元907年封为吴越王，建都杭州，历五主七十二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镠之孙钱俶上书北宋朝廷归降，使宋不费一兵一卒拥有江浙富裕地区。宋封钱俶为淮南国王，封两子为节度使。但其后钱氏子孙衰微，至宋神宗时钱氏坟墓荒芜，宗庙废毁，时人为之哀伤。赵抃以为这不符朝廷奖劝忠臣，安慰人心的精神，乃上书朝廷修复钱氏坟庙，设专人看守，以表彰钱氏对宋廷的忠诚。宋神宗立即同意，将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更名“表忠观”，作为祭祀钱氏的庙宇。

苏轼在此碑铭中，全录赵抃的上书及宋神宗的批复，并作四字句铭一首，以颂扬钱氏的功业和宋朝表彰钱氏的用心。文章笔力雄劲，叙事简洁，王安石称赞此文可与司马迁的《诸侯王年表》叙事相媲美。

【原文】

熙宁十年十月戊子[1]，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抃言[2]：

“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3]，在钱塘者二十有六[4]，在临安者十有一[5]，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

“谨按：古武肃王镠[6]，始以乡兵破走黄巢[7]，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破刘汉宏[8]，并越州以奉董昌[9]，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则诛昌而并越，尽有浙东西之地。传其子文穆王元瓘[10]，至其孙忠显王仁佐[11]，遂破李景兵[12]，取福州[13]。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14]，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15]。三世四王[16]，与五代相终始[17]。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18]，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19]。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20]，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注释】

①熙宁：北宋神宗所用年号之一，公元1068～1077年，凡十年。 十年：公元1077年。 十月戊子：十月二十一日。

②资政殿大学士：官名。为皇帝出入侍从，备顾问，无具体职掌而资望极高。北宋时常以罢政辅臣充任，以示尊崇。 右谏议大夫：官名。掌规谏讽谕朝政得失及大臣百官失误。有左、右二官，各有所属。左谏议大夫属门下省，右谏议大夫属中书省。 知杭州军州事：官职名。杭州地区州的最高行

政长官，职掌略同于知府。　抃：即赵抃（公元1008～1084年）。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字阅道，号知非子。景祐进士。历任州县官，殿中御史、参知政事，有政绩，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罢知杭州，后致仕，谥清献，著作有《清献集》等。言：上书。

③吴越国：五代时国名，地在今江浙地区，建都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　钱氏：吴越国王的姓。吴越国开国君钱镠（liú流）本唐末镇海军（今浙江省杭州市）节度使，公元907年封为吴越王，建都杭州，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降于宋。传三世五王。

④钱塘：地名。今浙江省钱塘县。

⑤临安：地名。今浙江省杭州市西。

⑥武肃王：钱镠的谥号。

⑦乡兵：地方民兵。其成员选自户籍，不脱离生产，农闲训练时，发给钱粮，以守卫地方。　破走黄巢：唐僖宗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黄巢起义军攻浙东，至临安。钱镠以二十名精兵伏山谷中，射杀正渡险地的黄巢先锋将领，随后攻杀起义军数百人。迫使黄巢军退出浙东地区。

⑧八都兵：杭州附近八个县，每县召募一千人为一都，时人称为“杭州八都”。　刘汉宏（？～公元884年），人名。唐末兖州小吏，唐僖宗在蜀时授以义胜军节度使，后又为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县）观察使。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与杭州刺史董昌有矛盾，被董昌派钱镠率八都兵击败，四年（公元884年）被钱镠斩杀。

⑨董昌（？～公元897年）：人名。唐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人。初自聚武装维护地方秩序，因功升为石鉴镇将。唐僖宗中和年间进升为义胜军（唐方镇名，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节度使。初有治绩，历授以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王。后拥兵自立，国号大越罗平，改元天册，自称圣人。乾符四年（公元897年），被钱镠部将所擒，自投水死。

⑩文穆王：钱镠子元瓘死后的谥号。　元瓘（公元886～941年）：吴越国王。字明宝，在位十年（公元932～941年）。

⑪忠显王：元瓘子仁佐的谥号。显，《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献”。　仁佐（公元928～947年）：仁佐或作弘佐。五代时吴越国王，字祐（《旧五代史》作“玄祐”），元瓘子，在位七年（公元941～947

年)。

⑫李景(公元916～961年):景本作璟,五代南唐中主。本名景通,改名瑶,后名璟,字伯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人。周世宗南征,割江北地奉表称臣,并去帝号。工诗词,后人把他及其子煜(后主)的作品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⑬福州:地名。治所在闽县(今福建福州市)。

⑭忠懿王:五代吴越国王钱俶(chù 触)的谥号。 俶:钱俶(公元929～988年)。五代时吴越国王,在位十一年(公元948～978年)。初名弘俶,字文德。钱镠孙,元瓘子。周世宗征淮南,让他出兵攻常、宣二州以牵制南唐,派兵至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与周军相会,以攻南唐李璟。宋平江南,他亦出兵策应,后入朝仍保持吴越国王地位。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以所据十三州归宋,后累封为王。

⑮觐(jìn 近):诸侯秋朝天子之称。此处意为钱镠朝见宋皇帝称臣。

⑯三世四王:指钱镠、钱镠子元瓘、钱镠孙钱仁佐、钱俶三代四位国王。四王或作五王,仁佐死后由弟钱倧继位,钱倧立不久即被大将胡进思废掉。

⑰与五代相终始:吴越国开国君钱镠在唐末镇压黄巢起义军发迹,至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封为吴越王有国,至孙钱俶归宋,故其国与五代相始终。

⑱盗名字:自称皇帝名号。指各自拥兵割据。

⑲罔:无。 孑(jié 洁)遗:遗留,剩余。

⑳铸山煮海:冶铁煮盐。

【译文】

熙宁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的大臣赵抃上书皇帝说:

“已归附于宋的吴越国王钱氏的坟墓、庙宇,以及他们的祖父、父亲、夫人、子孙的坟墓,在钱塘县的有二十六座,在临安县的有十一座,都已破败没有人管理。当地年长的人经过这里,有的竟哀伤流下眼泪。

“谨按：已故的吴越国王武肃王钱镠，开初是用乡兵打败黄巢军，而闻名于江、淮地区。再以杭州八都的军队打败刘汉宏，占领越州而送给董昌，自己却居住在杭州。至董昌利用越州反叛朝廷自称皇帝时，则出兵诛杀董昌并兼有了越州，全部占有浙东浙西地区。钱镠死后传位于他的儿子文穆王钱元瓘，到钱镠的孙子忠显王钱仁佐时，就打败了南唐李景的军队，夺取了福州。而钱仁佐的弟弟忠懿王钱俶，又大举出兵进攻李景的军队，以迎接周世宗讨伐淮南的军队，这以后，钱俶终于将国家入献来朝见称臣。吴越国历三代经四位国王，同五代的历史相始终。天下大乱，豪杰四起，正是在这个时期，占据几个州的地盘而自称王的，数不胜数。结果，这些人自己的家族遭覆灭，祸患波及到无辜的百姓，终究一个也没有余留下来。而吴、越之地，地方纵横千多里，拥有军队十万人，冶铁煮盐，象牙犀角珠宝玉石这类财富，天下第一。然而吴越国王始终没有失掉作为臣下的礼节，向朝廷贡献的货物相继不断。因此这里的百姓竟至于到老死时还没有见过兵革之患，他们四季嬉戏游乐，唱歌击鼓的声音相互之间都能听得到，到现在这种风气也还存在。钱氏有德义于他的百姓是十分丰厚的！

【原文】

“皇宋受命①，四方僭乱以次削平②。西蜀江南，负其嶮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③。而河东刘氏，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④。独吴、越不待告命⑤，封府库，籍郡县⑥，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⑦，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父祖坟茔，祠以太牢⑧。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

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寺曰妙因院者为观[9]，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之净土寺僧曰道微。岁各度其徒一人[10]，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11]，以时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12]。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13]。”

制曰[14]：“可！”其妙因院改赐名曰表忠观。铭曰[15]：

【注释】

①皇宋：大宋。 受命：接受了上天给予统治天下的命令。

②僭乱：伪称帝号的乱贼。指五代时各地的割据政权。

③“西蜀”五句：指宋平定西蜀、江南割据政权事。 西蜀：指五代时的后蜀政权。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派王全斌等率军伐蜀，次年初宋军抵成都，后蜀国王孟昶请降。平蜀前后历时六十六日。 江南：指平定南唐政权。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十月，命曹彬、潘美等率师伐江南南唐李氏政权。次年十二月宋军攻克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南唐后主李煜被俘，江南平定。

④“河东刘氏”七句：河东刘氏指建都太原的北汉刘氏政权，为刘旻所建，被宋攻伐的是刘旻孙刘继元。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亲率军征讨，并引汾水灌太原城，后因士兵 多病退军。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命潘美率军再征伐北汉，宋太宗亲临前线。在大军压境下，北汉国王刘继元方请降。 酾（shi 尸，又读shāi 筛）：滤。此为流，洒义。

⑤告命：告诉，告知。

⑥籍：登记。

⑦传舍：旅店。

⑧“昔窦融”三句：事见《后汉书·窦融列传》。窦融在西汉末任强弩将军司马，因功封建武男。王莽失败后降更始，被荐为钜鹿太守。窦融不愿东出关，乃求为河西职，被任为张掖属国都尉。窦融联络河西五郡自保，以观

时变。时隗嚣、公孙述割据势力均欲拉拢窦融拥有河西地，窦融不肯，闻刘秀在河北高邑即皇帝位，于是派人与之联络，愿归附。窦融为扶风平陵（今咸阳市西）人，刘秀为笼络窦融，下令右扶风的地方官修理窦融父亲的坟墓，并以太牢祭祀。　河西：汉、唐时指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

⑨龙山：山名。在杭州市，今名玉皇山。　废佛寺：废弃的佛教寺院。观：道家的庙宇。

⑩度：离俗出家当教徒。

⑪籍：登记，统计。

⑫封殖：亦作“封植”，壅土培植。

⑬昧死：犹冒死。是古时臣下向皇帝上书时的常用语。

⑭制：皇帝的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

⑮铭曰：以下是苏轼为此观作的铭文。此铭四字为句，内容为赞颂钱氏功德与宋朝修观的用意，以劝人要尽忠尽孝。

【译文】

“大宋接受了天命，四方伪称天子的势力逐个被削平了。西边蜀地的后蜀，江南的南唐，他们依仗着地势险峻路途遥远不肯降服，待到大军开到都城之下，感到力量微小无路可走，然后才束手就擒。而盘据河东地区的刘氏后汉政权，经过上百次战争却仍然死守不降，以对抗大宋王朝的军队，在同刘氏政权的战争中，死亡士兵的骸骨堆积成城，流的血积为深池，竭尽天下的兵力，方才勉强攻克下来。只有吴越国不等朝廷发出通知，就自己先封存仓库，登记好郡县，请求朝廷派官吏去接收，离开自己的国家就像离开旅馆一样不留恋，他们对朝廷的功劳是很大的！从前窦融把所据的河西地归附于东汉，光武帝下令右扶风的官吏修理窦融父母的坟墓，并用太牢加以祭祀，以奖励窦融的忠心。现在钱氏对宋的功德，恐怕要超过窦融对东汉的功德，然而钱氏归宋还没有满一百年，他们的坟墓庙宇就没有人管理，过路人看

到都为之悲叹伤感，这实在不是朝廷劝奖忠臣、安慰报答百姓心情的本意啊！我希望将龙山南的一座名为妙因院的废旧佛教寺院改建为道教的观，让钱氏已当了道士的后人里，名叫自然的人居于观中。凡是钱氏坟墓在钱塘地区的，交给自然管理；在临安地区的，交给该县净土寺的和尚名叫道微的管理。让他们每年各自招收一名教徒，使其能世代掌管钱氏坟墓。计算坟墓土地上的收入，按时修理钱氏的祠堂庙宇，培植坟庙的草木。若有荒废没有加以管理的，该县的县令、县丞加以考察，管理太差的另换他人。这样可能会永远不会毁坏，以与朝廷对待钱氏的心意相称。臣赵抃冒死将此事上奏。”

神宗皇帝下令说：“可以！”于是将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我为此观写了一首铭文，铭文是：

【原文】

天目之山①，苕水出焉②，龙飞凤舞，萃于临安③。笃生异人④，绝类离群，奋梃大呼⑤，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⑥；强弩射潮，江海为东⑦。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册⑧，虎符龙节⑨。大城其居，包络山川⑩，左江右湖⑪，控引岛蛮⑫。岁时归休⑬，以宴父老，晔如神人⑭，玉带毬马⑮。四十一年⑯，寅畏小心⑰，厥篚相望⑱，大贝南金⑲。五朝昏乱⑳，罔堪托国；三王相承㉑，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㉒，先王之志㉓，我维行之。天胙忠孝㉔，世有爵邑，允文允武㉕，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㉖。龙山之阳㉗，岿焉新宫㉘，匪私于钱，唯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注释】

①天目之山：即天目山。在今浙江省西北部，主峰在临安县境。

②苕水：即苕溪。本指源出今浙江省吉安县的西苕溪。唐以后对源出今临安县西北的东苕溪也称为苕溪。二水至湖州市汇合，流入太湖。东、西二苕溪皆发源于天目山。

③“龙飞凤舞”二句：指天目山脉和苕水的流经地。晋郭璞《杭州歌》中句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萃：会聚。

④笃（dù 睹）：诚笃，忠实。

⑤梃：木棍。

⑥“仰天誓江”二句：天宝二年（公元910年）八月，钱镠发动二十万民工于侯潮门、通江门外筑捍海石塘，由于潮水不停地冲击，工程受阻，钱镠于是向天祈祷说：“愿退一二月怒涛，以建数百年厚业，生民蒙福。”又向胥公（伍子胥）祠祈祷说：“愿息忠愤之气，暂收汹涌之潮”。　晦蒙：暗淡无光。

⑦“强弩射潮”二句：钱镠向神祈祷，潮仍不退，于是“采阴山之竹”，造铁箭三千，于八月十八日，“命强弩五百人以射潮头，人用六支，每潮至射以一支。射及五支，潮乃退，东趋西陵（今萧山县西兴）”。钱镠发动民工用两个月修筑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的堤，全长338593丈。堤分三层：外是十余行木棍，用以杀水势；木棍内是用竹笼装填石头和以泥沙的“泥塘”；泥塘之内，再叠石为堤。此堤筑成后，遏制了江潮 倒灌，不但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还提高了城内的水质，居民逐渐从“盐卤之苦”中解脱出来。

⑧金券：钱镠平定董昌、统一两浙后，唐昭宗于乾宁四年（公元897年）11月，赐给金书铁券。铁券作瓦形，上嵌金字325个，内容是嘉奖钱镠的功绩。　玉册：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钱镠向后唐贡献土特产品，求金印、玉册、赐诏不名，称国王。后唐主李存勖（xù序）皆曲意赞同，次年三物颁赐于吴越，钱镠为三物于衣锦军（今浙江临安县）起三楼收藏。

⑨虎符龙节：符、节皆调军的信物。唐昭宗在钱镠平定董昌乱后，拜为镇海、镇东节军度使，梁太祖朱全忠废唐建国梁（后梁），加钱镠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充淮南四面招讨制置使，皆授以调兵的符节。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钱镠游衣锦军作《还乡歌》云：“三节还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即指此符节。

⑩“大城其居”二句：大城是指扩大旧城。钱镠以战功授任杭州刺史后，对隋代的杭州旧城进行了两次扩建工程：第一次是在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闰九月，据《吴越备史》载，此次“筑新夹城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里，皆穿材架险而版筑。”扩建隋唐旧城的西南部。第二次是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七月，发民工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罗城，自夹江城东亘江干、洎钱塘（西湖）、霍山（在昭庆寺后）、范浦（在艮山门），凡七十里。对隋唐旧城东北部作一大包围。把杭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都包络在城内。

⑪左江：钱塘江，在杭州之东，故称“左”。 右湖：钱塘湖，即西湖，在杭州西，故称“右”。

⑫控引岛蛮：控制联系海岛上的国家。钱镠曾遣使册新罗、渤海国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新五代史·吴越世家》）。

⑬归休：回归衣锦城（今临安）休息。钱镠是临安县大官山（现称功臣山）下石镜乡临水里人，故到衣锦城称“归”。

⑭晔（yè 叶）：光。

⑮玉带毬（qiú 球）马：梁太祖问吴越国献贡的使者钱镠平生所喜好，回答说：“好玉带、名马”。于是以玉带一匣，打毬御马十匹相赐。毬马，打球用的马。

⑯四十一年：钱镠在位年数为四十一年。

⑰寅畏：敬畏。《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孔疏：“寅，敬也。”

⑱篚：筐，进贡土特产所装载的竹筐。

⑲南金：南方的金属，即铜、铁等物。

⑳五朝：指五代时的梁、唐、晋、汉、周相继的五个朝代。

㉑三王：指钱镠之子钱元瓘，孙钱仁佐，钱俶三位国王。

㉒谋：指有异心。 咨：怨恨，悔恨。

㉓先王之志：先王指钱镠。钱镠临终时嘱咐他的继承人元瓘要“善事中国（指北方朝廷），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吴越备史》卷二），钱俶归宋，正是遵循此志。

㉔胙：赐。

㉕允：诚信，确实。

㉖后昆：后代子孙。

㉗龙山之阳：龙山南。表忠观在妙因山，妙因山在龙山之南。

㉘岿焉：高耸的样子。　新宫：指新修建的表忠观。

【译文】

高耸的天目山，苕水由此发源，山脉河流曲折蜿蜒，汇集在临安。临安生出位异人，才智卓越超群，举杖高声一呼，随声应者如云。向天祈祷退江潮，月亮星星为之失明；五百强弩射潮头，江潮退避流向东方。诛杀刘汉宏董昌，全部领有吴越疆；大国赏赐铁券与玉册，再加调兵虎节和龙节。拓展旧城安民居，包容山水增景色，左有大江右有湖，海中岛国尽镇慑。岁时休闲归故里，宴请父老同欢娱，光采奕奕似神仙，玉带毬马任翩跹。四十一年在君位，时时小心加敬畏，进贡大国从不断，山中美金海中贝。五代君主皆昏乱，托附国家实甚难；子孙相传历三王，一心等待有德皇。既已归顺我大宋，无怨无恨心舒畅，此本先王久志向，我仅施行无可奖。天赐钱氏忠且孝，世有爵邑实应当，子孙千千复万万，能文能武众皆强。我皇发话命守臣，重修已毁的庙坟，禁止入内打柴与放牧，以免愧对后来人。高高的龙山之南，岿然新宫耸山前，非只偏私于钱氏，更是用以劝忠臣。没有忠心就没有国君，没有孝道就没有亲恩，百代有君位的人，请读读这篇碑文。

杨升南　译注

超然台记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条件十分艰苦的密州(今山东诸城县)任知州。这篇文章是到密州后的第二年写的。密州与富庶的杭州比，无论自然条件，政治状况，均大不如杭州。苏轼以“游于物之外”的“超然”态度处之，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文章记叙了他在密州的心情、生活状况及政绩，反映了苏轼勤于政事及无往而不乐的自适心情，同时表现出苏轼超脱于物之外的“老庄”思想。

文章短小精炼，走笔如行云流水，结构精巧严密，是一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名篇。

【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①，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②。铺糟啜醨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④？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

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5]？物有以盖之矣[6]。彼游于物之内[7]，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8]，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9]，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10]？是以美恶横生[11]，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注释】

①苟：如果。

②非必：不一定。

③铺（bǔ 哺）糟：吃酒糟。铺，吃。　啜醨（chuò lí 绰利）：喝薄酒。啜，喝，饮。醨，薄酒，淡酒。

④安：何。

⑤岂：哪里是，疑问副词。　情：心情，本意。

⑥盖：掩盖，蒙蔽。

⑦游于物之内：游心于物质利益之中。指只注重物质利益。

⑧内：指物的内部。

⑨眩乱：迷惑，昏乱，看不清。

⑩乌知：哪里知道。

⑪横生：妄生。

【译文】

凡是物体都有可以供人观赏的价值，只要有可以供人观赏的，都有可以使人感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怪异、特别、雄伟及美丽的东西。吃酒糟，喝淡酒，都可以使人醉；吃瓜果蔬菜草根树皮，都可以使人饱。把这个道理推广开去，到什么地方我不会快乐呢？

凡所谓追求幸福、避开灾祸的，是由于幸福可以使人欢乐而灾祸可以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没有个完的，然而物质能够满足我们欲望的却是有限的，于是美好、丑恶的辨别在心中斗争，而舍弃、求取的选择在眼前交替，这样，可以使人快乐的事便常常会很少，可以使人悲伤的事就会常常是很多。这就叫做追求灾祸而推开幸福。求取灾祸而推开幸福，哪是人的本意呢？这是由于被物蒙蔽了他们。他们只活动在物的里面，却不活动在物的外面，物本是没有大小的，如果从物的内部去看它，没有不是又高又大的。仗着它的高大来对付我，我就时常会眼花心乱，是非不清，就像在缝隙中观看争斗，哪能知道胜负在什么地方呢？于是虚妄地生出美好与丑恶的观念，忧愁与快乐的情绪，这不是令人很伤心吗？

【原文】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①，释舟楫之安②，而服车马之劳③，去雕墙之美④，而庇采椽之居⑤，背湖山之观⑥，而行桑麻之野⑦。始至之日，岁比不登⑧，盗贼满野，狱讼充斥⑨，而斋厨索然⑩，日食杞菊⑪，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⑫，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⑬。余既乐其风俗之醇⑭，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⑮。于是治其园圃⑯，洁其庭宇⑰，伐安丘高密之木⑱，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⑲。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⑳，时相与登览㉑，放意肆志焉㉒。南望马耳、常山㉓，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㉔，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㉕；西望穆陵㉖，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㉗；北俯潍水㉘，慨

然太息[29]，思淮阴之功[30]，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31]，风月之夕[32]，余未尝不在[33]，客未尝不从。撷园蔬[34]，取池鱼，酿秫酒[35]，瀹脱粟而食之[36]，曰“乐哉游乎！”

【注释】

①钱塘：这里代指杭州，因治所在钱塘县，故云。　移守：调任，改任。　胶西：这里指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县。今山东胶县、高密一带宋时属密州。

②释：放弃。　舟楫：船。　安：安适。

③服：用，从事于。

④雕墙：墙上有雕刻彩绘的华丽建筑物。

⑤庇：庇护。　采椽（chuán 船）：用自采的木头做的椽子，形容简陋。采，同“採”。

⑥观：景色。

⑦桑麻之野：指密州地区，齐鲁地区古时盛产桑麻。

⑧岁比：年年，连年。　不登：歉收。

⑨狱讼：诉讼案件。　充斥：充满，到处都是。

⑩斋厨：厨房。　索然：空荡荡的样子。

⑪杞菊：一种植物。或说为枸杞子与菊花两种植物。

⑫期年：一整年。

⑬日以：逐渐。

⑭醇：即淳。淳朴敦厚。

⑮拙：笨拙，自谦之词。

⑯园圃：果园菜地。种果称园，种菜称圃。

⑰洁：使之清洁。

⑱安丘：县名，在今山东省潍县南。　高密：县名，在今山东省胶县西。

⑲苟完：草率修缮。

⑳因城：顺城。　葺（qì 契）：修理，修饰。

㉑相与：共同。

㉒放意肆志：即“放肆意志”。

㉓马耳：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市南。 常山：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市南。

㉔卢山：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市东南13公里处，原名故山。

㉕卢敖：人名。战国时燕国人，被秦始皇召为博士，奉秦始皇命入海求仙不死药不得，逃到故山隐居起来，因更名山为卢山。山南有卢敖洞。

㉖穆陵：关名。故址在今山东省临朐县南大岘山上。《左传·宣公四年》管仲讲“南至于穆陵”，即指此。

㉗师尚父：即姜太公吕望，他辅佐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有大功，封于齐，是齐国的开国君。师，是商周时统兵的官的称呼，尚父，是周武王对他的尊称。 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 遗烈：遗留下来的功绩，伟业。

㉘潍水：河名。源出山东省箕屋山，流经潍县、诸城等地，至昌邑县入海。

㉙慨然：感慨的样子。 太息：叹气。

㉚淮阴：韩信，被封为淮阴侯。秦末楚汉相争中，韩信与楚将龙且二十万大军夹潍水而对阵，韩信大败龙且军。韩信得齐地，请封为齐王，后被降封为淮阴侯，吕后时被杀，故言“不终”。

㉛朝：早上。

㉜夕：夜晚。

㉝未尝：不曾，从来没有。

㉞擷（xié 协）：采摘。

㉟秫（shú 熟）：有粘性的高粱。

㊱瀹（yuè 月）：以水煮物。 脱粟：糙米。只脱去谷壳，不加精制的米。

【译文】

我从钱塘改任胶西，放弃了坐船的舒适，却来从事于乘车骑马的劳累；离开了装饰有雕梁画栋的美宅，却来居住在粗陋的房屋里；背离了有湖光山色的美景，却行走在种桑麻的田野中。刚刚到来的时候，这地方接连几年没有收成，，盗贼遍地都有，案件堆积如山，厨房里却是空空如也，每天只能以杞菊充饥，人们当

然会怀疑我不会快乐的。在这里居住了一整年，我的容貌却更加丰满，白发反而逐渐变黑。我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于我的笨拙。于是，就派人整理这里的果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砍来安丘县高密县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地方，只作简单修补好的打算。园子的北面，靠城建筑的那个台子，已经破旧了，稍加修缮使它新一些，时时与客人一起登台观览，以放纵自己的意志，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向南边眺望马耳山、常山，它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时近时远，可能那里有隐居的高人吧？那马耳山、常山的东边就是卢山，秦时人卢敖所逃亡避世的地方。向西望是穆陵关，隐隐约约好像是一座城，姜太公、齐桓公的遗迹还有存在的；向北俯瞰潍水，不禁感慨叹息，想着那淮阴侯的功劳，悼念他没有好的结果。这座台子高而且坚固，宽敞而明亮，夏天凉爽、冬天却暖和。每逢下雨降雪的早晨，清风明月的夜晚，我从来没有不在台子上的，客人也从来没有不跟随着我去的。时常采摘园中的蔬菜，捉池中的鱼，酿粘高粱酒，煮糙米饭来吃，自我赞叹："游览得多么快乐呀！"

【原文】

方是时①，予弟子由适在济南②，闻而赋之③，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④，盖游于物之外也⑤。

【注释】

①方：当，正当。

②子由：苏辙的字。　适：正好，恰逢。　济南：府名，治所在历城县（今山东济南市），时苏辙在济州守李师中府内作书记官。

③赋之：为此台作赋。苏辙有《超然台赋》一首，《序》中说："《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

④见:同“现”,显示。

⑤盖:大概。

【译文】

恰在此时,我的弟弟子由正好在济南,听到这件事,就做了一篇赋来赞美它,并给这个台子取名为“超然”,用以显示我到任何地方都能快乐,这大概是我不把“物”放在心上的缘故吧!

杨升南　译注

石钟山记

自咸丰四年十二月,楚军水师在湖口为贼所败,自是战争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彭侍郎玉麟于钟山之顶建立昭忠祠,乃知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由齐安(今湖北省黄冈县)调任临汝(今河南临汝县),他的长子苏迈也要到饶州德兴(今江西省德兴县)赴任,于是就顺道送他到湖口(今江西省湖口县)。湖口是鄱阳湖入长江的水口,湖的东南岸有山名石钟山。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前人说法不一,苏轼于是作实地考察,与苏迈夜乘小舟游于石钟山下,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并因

此认识到“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作法是要不得的，反映了作者求实的精神。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丝丝入扣。议论和记叙相结合，是一篇优秀的游记体散文。

【原文】

《水经》云①：“彭蠡之口②，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③，微风鼓浪，水石相搏④，声如洪钟⑤。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⑥，始访其遗踪⑦，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⑧，南声函胡⑨，北音清越⑩，枹止响腾⑪，余韵徐歇⑫，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⑬，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注释】

①《水经》：书名，我国第一部记叙河流水系的专著。相传为汉人桑钦所作，或说为晋人郭璞著，清人考证，大约是三国时人所作。本书系统地以水道为纲，记述其源流和流经地方，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据记载全书所记水道“百三十七”条，今只存一百二十三。苏轼文中所引的这句话，为今本《水经》所无。

②彭蠡(lǐ 里)：湖名。在今江西省，今名鄱阳湖。

③郦元：即郦道元(约公元467～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官至御史中丞。他曾游历全国各地，为《水经》作注，即现在的《水经注》，此书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价值。苏轼所引这段文字，今本《水经注》所无。

④搏：击，斗。

⑤洪钟：大钟。

⑥李渤：字浚(jùn 俊)之，唐朝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曾隐居嵩山，

后出仕，先后任著作郎、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太子宾客等职。他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任江州刺史时，曾考察过石钟山，并写有一篇《辨石钟山记》，肯定山因石发出钟声而得名。

⑦遗踪：遗迹，旧址。

⑧聆：听。

⑨南声：南边石头发出的声音。下“北声”同。 函胡：一种洪响的声音，古以为宫声。或说为模糊不清。

⑩清越：清脆响亮，古以为角声。

⑪枹（fú 桴）止响腾：鼓槌停止敲击，而声音还在向远处传播。枹，鼓槌。腾，传扬。

⑫余韵徐歇：余音慢慢地停了下来。韵，声韵。徐，慢。歇，停。

⑬铿（kēng 坑）然：敲击金属或石头发出的声音。铿，象声词，清脆响亮。

【译文】

《水经》书中说：“彭蠡湖的口上，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面对的深潭，轻风吹起的波浪，使湖水和石头相互碰击，发出像大钟一样的声音，所以称此山为石钟山。对于这个说法，人们时常怀疑它。今天如果把钟或磬放在水中，虽然是有大风浪袭来也不能发出声响啊，更何况是石头呢？到唐朝李渤，才开始去寻访石钟山的旧址，在水潭的边上找到两块石头，敲打石头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南边一块石头发出的声音洪响，北边一块石头发出的声音清脆，敲打的槌子停止后响声还向外传播，余音慢慢地停止下来，他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原因。然则对这个说法，我尤其怀疑它：石头能发出清脆响亮声音的，到处都有，在这里却独独用钟来命名，是什么道理呢？

【原文】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①，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②，而长

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③，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然④，余固笑而不信也。

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⑤，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⑥。而山上栖鹘⑦，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⑧。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⑨。"余方心动欲还⑩，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⑪。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⑫，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⑬，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⑭，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⑮，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⑯；窾坎镗鞳者，魏献子之歌钟也⑰。古之人不余欺也⑱！"

【注释】

①元丰：北宋神宗的年号。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　六月丁丑：六月初九日。

②齐安：即当时的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　适：往，到。　临汝：宋时的汝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州市。

③迈：苏迈。苏轼的长子。　赴：上任。　饶：州名，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　德兴：县名。治所在今江西德兴县。　尉：官名，职掌县的军事。

④硿硿（kōng 空）然：硿硿地响声。硿硿，象声词。

⑤千尺：形容其高，非实指有千尺高。

⑥森然：阴森可怖的样子。

⑦栖：止宿。　鹘（gǔ 骨）：鸟名。即鹘鸠，似山鹊而小，短尾，青黑色，喜鸣叫。

⑧磔磔(zhé 折):象声词,鸟叫声。

⑨鹳(guàn 观)鹤:水鸟名,形似鹤而顶不红。

⑩方:刚好。

⑪噌吰(chēng hóng 曾洪):象声词,形容钟声洪大。

⑫涵澹:水波激荡。 澎湃:水波相击荡的声音。

⑬中流:水流的中央。

⑭窍:孔,洞。

⑮窾(kuǎn 款)坎:象声词,击物的声音。 镗鞳(táng tà 堂踏):钟鼓的响声。

⑯周景王:东周时期的周王,姓姬,名贵,公元前544～前520年在位。 无射(yì 意):钟名。《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天王(周景王)将铸无射。"杜预注:"无射,钟名,律中无射。"

⑰魏献子:"献子"应作"庄子"。人名,即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死后谥"庄子"。 歌钟:即编钟。魏绛因有功,晋悼公在十二年(公元前561年),把郑国人送给晋国二肆(两列,一列十六只)歌钟,分一半给魏绛。

⑱不余欺:即"不欺余"。

【译文】

元丰七年六月初九日,我从齐安乘船到临汝去,长子苏迈将要到饶州的德兴县去任县尉,于是就送他到湖口,因而能够考察所说的石钟山。寺庙里的和尚叫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间,选择一两块加以敲打,那声音硿硿地响,我当然觉得好笑,不相信石头能发出钟的响声。

到了那天的夜里,月光明亮,特地同儿子苏迈坐着一只小船,到了那陡峭的绝壁下。大的岩石耸立在壁旁,高达千尺,像凶猛的野兽、奇怪的鬼魅,阴森森的像要向人扑击来一样。山上鸟窝中的鹘鸠鸟,听到人的声音也惊醒高飞,磔磔地在云端里乱叫。又有像老人边咳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就是鹳鹤。"我便心里想着要回去,忽然从水上发出很大的声音,噌吰的响声像撞击

钟鼓一样不断。驾船的人十分害怕。我慢慢地察看，原来山下都是石头缝隙，不知道它们的深浅，微小的波浪冲进缝隙中，撞击出大的声响，就成了这种像钟的声音。船回到两座山的中间，快要进入港口，有一块大的石头挡在水的中间，石头上可以坐上百个人。石头的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小洞，同风浪相吞吐，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跟刚才噌吰的声音彼此应和，就像演奏乐曲一样。我就笑着对苏迈说："你懂得这乐声吗？那噌吰的声音，是周景王的无射钟；那窾坎镗鞳的声音，是魏庄子的歌钟。古代的人没有欺骗我们呀！"

【原文】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②，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③，故莫能知④；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⑤，自以为得其实⑥！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释】

①臆断：凭主观想法来下判断。臆，胸，指凭胸中想象。

②殆：大概，差不多。

③士大夫：指作官的人，也包括读书人。　终：总。　泊：停靠。

④莫：没有人。

⑤陋者：浅薄粗疏的人，此指李渤。　考击：敲打，敲击。

⑥实：事实的真相。

【译文】

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就凭主观想象来断定有

或没有，可以吗？郦道元他看到听到的，或许与我相同，但是说得不详细；那些士大夫先生总是不肯把小船在夜里停靠在绝壁下，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相；那些打鱼的驾船的人，虽然知道却讲不清楚。这就是世世代代以钟名山的原因不能传下来的道理。那些浅陋的人却用斧头去敲打石块来寻找它，还自以为得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真实缘由！我所以记下这件事来，是因为叹息郦道元的简略，而可笑李渤的浅陋呀。

杨升南　译注

武昌九曲亭记

苏　辙

【作者】

苏辙，见卷十五《上枢密韩太尉书》。

【题解】

此文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当时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拥护新法的人所排挤，贬谪至筠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高安县）监管盐酒税。其兄苏轼则比他早三年贬至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辙谪迁途中路过黄州，与兄相会，两人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篇中记述了九曲亭周围的风景以及苏轼重建九曲亭的经过，借苏轼的行为抒发其不以得失为怀的思想感情。九曲亭：《清一统志》曰："湖北武昌府：九曲亭在武昌县（武昌今改鄂城县）西九曲岭，为孙吴遗迹，宋苏轼重建，苏辙有记。"

【原文】

子瞻迁于齐安[1]，庐于江上[2]。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陁蔓延[3]，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4]，西曰西山，东曰寒谿[5]。依山临壑，隐蔽松栁[6]，萧然绝俗[7]，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8]，乘渔舟乱流而南[9]。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10]，相携徜徉而上[11]。穷山之深[12]，力极而息，扫叶席草[13]，酌酒相劳[14]，意适忘反[15]，往往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注释】

①子瞻：苏轼，字子瞻，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辙之兄。古人称呼他人的字号，表示尊敬的意思。　迁：贬官。　齐安：古代郡名，即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

②庐：居住。　江上：江边。

③陂陁（pō tuó 坡驮）：也作“陂陀”，不平坦。

④浮图：塔。　精舍：修行的佛教徒居住之处。这里均借指寺庙。

⑤“西曰”二句：西山、寒谿，两处寺院名，在武昌县樊山之上。

⑥栁：柞树。隐蔽松栁，隐藏在松树柞树之中。

⑦萧然：冷落的样子。

⑧策：竹制的马鞭子。　仗策：拄着竹鞭。

⑨乱流：顺流随意漂荡。

⑩幅巾：宋时的一种装束，不戴帽子时使用的头巾。

⑪徜徉：安闲自在地步行。

⑫穷：穷尽。

⑬席草：将草地当做席子坐于其上。

⑭酌酒相劳：斟酒相互劝饮。

⑮反：通“返”，返回。

【译文】

子瞻被贬到黄州，住在江边。黄州没有名山，但长江以南武昌县境内的群山倒是山势连绵起伏，山涧幽深隐密。山中建有寺院，西边的名为西山寺，东边的名为寒溪寺。两寺背山面水，隐藏在松树柞树之中，冷冷清清，远离凡俗，没有车马来过的痕迹。每当风停了，太阳初升的时候，江水平静无波，子瞻便会拄了竹制的马鞭子，载着酒，乘渔船顺流而南。山中有几位友人，好客并且喜欢游玩。听说子瞻来了，戴着头巾笑着出迎，拉着手慢慢地爬山。爬到山的最深处，实在没有力气了就停下休息，扫去树叶，坐在草地上，斟酒相互劝饮，心里十分舒畅，甚至忘记了返回的时间，往往住在山中。像这样在黄州住了三年，不知道日子竟然过了这么久。

【原文】

然将适西山①，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②，而获少平③。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④，仰瞻陵阜⑤，旁瞩谿谷⑥，风云变化，林麓向背⑦，皆效于左右⑧。有废亭焉⑨，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⑩，不可加以斤斧⑪。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⑫。一旦大风雷雨⑬，拔出其一，斥其所据⑭，亭得以广⑮。子瞻与客人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邪⑯！"遂相与营之⑰，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⑱，子瞻于是最乐。

【注释】

①适：往。 西山：又名樊山，在武昌（今鄂城）城西，上有九曲岭。

②羊肠九曲：山路像羊肠那样曲曲折折。

③少平：少与“小”字通，即小块平地。

④大江：指长江。

⑤仰瞻：向上看。　陵：大土山。　阜：土山。

⑥瞩：注视。　谿：即“溪”。

⑦向：阳面。　背：阴面。

⑧效：呈现。

⑨废：荒废。　焉：于此，在这里。

⑩围：两臂合抱的长度。百围千尺言其树干之粗。

⑪斤斧：斧头之类。

⑫辄：就。　睥睨（bì nì 闭逆）：斜着眼看，形容高傲的样子。

⑬一旦：某一天。

⑭斥其所据：清除原来树木占据的地方。斥，使离去，驱逐。

⑮广：扩大。

⑯兹：这。　邪：句末助词，表疑问或惊喜。

⑰相与：相互。　营：营造。

⑱胜：风景优美。　具：具备。

【译文】

快到西山的地方，走在松柏之间，羊肠小道尽头是一小块平地。游人到此必定稍事休息，靠着怪石，站在浓荫之中，俯视长江，仰看山岭，旁观溪谷，风云不断变化，山坡阴阳面密布的树林都呈现在四周。这里有一座荒废的亭子，残墟占地非常狭小，连让众位游客坐下的地方也不够。亭子的旁边有几十棵古树，树干都粗大无比，用斧头无法砍倒。子瞻每次来到树下，总会斜着眼看半天。一天，下起暴风雨，雷电击倒了一棵古树，清除古树占据的地方，亭子得以扩大。子瞻和客人们爬山看见了。笑着说：“这是想助我们建成一个新亭啊！”于是相互谋划营造新亭，亭子建成，西山才开始具备名山的雏形，子瞻于是特别高兴。

【原文】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1]，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2]。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3]。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4]，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5]，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6]。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7]。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8]，而同委于臭腐[9]。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10]。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注释】

①浮：游泳。

②褰：掀起，撩起。

③移日：日影移动，指时间很长。

④涧实：山涧里的果实。

⑤盖：用于句首，表示概括等意思。

⑥易：交换。

⑦洒然：惊悟的样子。

⑧要：求。

⑨同委于臭腐：谓食物不吃将会腐烂，吃了的食物人死了也会随人一起腐烂。表达了不要太在乎得失的意思。委，舍弃。

⑩姑：姑且。 寓：寄托。

【译文】

从前，我年纪很轻，跟着子瞻出外旅游，凡是可以攀登的山脉，可以游泳的水面，子瞻没有不撩起衣服抢先前去的。有的地方无法到达，为这他往往会懊恼很长时间。当他潇洒地独自前去，逍遥在泉石之间，采着林中的花朵，拾拣山涧里的果实，掬起

山泉痛饮的时候，看见的人都以为他是神仙下凡。天底下快乐的事无穷尽，只能以使自己适意就是高兴的。当他感到适意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换得了；而当他厌烦时，往往会醒悟而自笑起来。比如饮食，随便地放在面前，只要吃饱即可，因为食品终归会腐烂。谁知道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只要自己内心不觉愧疚，他人对己没有责备，就姑且这样寄托着吧。这就是子瞻之所以有快乐在其中的原因呀。

张　林　译注

项脊轩记

归有光

【作者】

归有光，见卷二十一《归府君墓志铭》。

【题解】

这是归有光写的一篇著名散文。它通过状物以叙事和抒情。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并一再被教育部门以佳作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全文虽然分两次写成，前后相隔多年，以最后一段“余既为此志”为界，此前是他娶妻以前写的，此后是他妻死以后补记的。但自始至终以悲喜交感的复杂心态为基调，以项脊轩的百年变迁为主线，一步一步地写出作者对屋在人亡的无限感慨。具体可以分为六个自然段。主要描绘项脊轩这间百年老屋随着时移境迁的历史变化以及作者长期居住于此的悲喜交集心

情。展示了作者与其母亲、祖母三代人在这间小屋生活时的音容笑貌、举止神态，心理活动，写了作者与妻子相处时的欢乐和爱妻丧亡以后的凄恻及其对亡妻的悼念、哀思。

融物、事、人三者于一体，人物个性鲜明，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跳动激烈，思绪低沉凄然；抒发委婉动人，语言精炼优美，是构成这篇散文的主要艺术特色。通过项脊轩的兴衰，反映出书斋主人的感情涨落，层层展开，引人入胜，百读不厌，并且在阅读以后能够引起思绪万千。这就是一篇优秀作品所产生的艺术魅力。

【原文】

项脊轩①，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②，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③，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注释】

①项脊轩：项脊，地名，在苏州昆山。归有光的先祖、南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湖州判官、常熟虞山归氏一世祖归罕仁曾在此居住，时称项脊泾。 轩：小室，小屋。这里“项脊轩”是归有光的书斋名。

②籁（lài 赖）：从孔穴里发出的声音。 万籁：各种各样的声音。

③三五 阴历每月十五日。

【译文】

项脊轩，就是原先的南阁子。室内面积仅有一丈见方，可以

容纳一个人居住。这间百年的老房子，由于年久失修灰尘与泥土经常从屋顶抖落下来，每逢下雨时雨水总往下漏。每次移动桌子，环顾四周总是没有一处可以放置。又加上房门向北，不能照到阳光，太阳一过中午屋里就已经昏暗下来。于是我稍微加以修理，使屋顶不再漏水；在前墙新开了四扇窗子，庭院四周筑起围墙，以挡住从南面透射进来的阳光，日光反照过来，室内才开始明亮起来。又在庭院里种植兰、桂以及竹木之类，旧时的栏杆也因此增添了光彩。我凭借满架的书籍，仰面躺下长啸吟唱，幽冥独坐，自然界万物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庭院台阶前面却显得异常清静，小鸟时常来此啄食，人走到跟前也不飞去。阴历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高照墙头，桂花的影子大小疏密不一，风过影动，多姿多采美丽可爱。

【原文】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众父异爨①，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②，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

【注释】

①异爨（cuàn 窜）：另起炉灶，分家过日子。爨，烧火煮饭。

②庖（páo 刨）：厨房。

【译文】

然而我居住在这间小屋里，既享受到许多的喜悦，也感觉到很多的可悲。先前，庭院中间是南北相通为一体，等到众位伯叔父分家另立炉灶的时候，屋内屋外许多地方都砌起隔墙，处处如此。东家的狗对着西家吠，来客时必须越过厨房去宴饮，鸡群在

厅堂内栖息。庭院中间起初是筑篱笆隔开，后来改为垒墙，一再发生变化。

【原文】

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1]，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予曰："某所，而母立于兹[2]。"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3]，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扉，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4]。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注释】

①乳：动词，喂养的意思。

②而：尔，你。

③束发：成童。具体年龄有八岁以上、十五岁、十五岁以上三种说法。

④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公元1426～1435年）。

【译文】

家里有一位老妇人，曾经居住于此。这位老妇人，是我死去的祖母的女仆人，她喂养过我家两代人，我死去的母亲在世时待她很好。这间小屋的西边和内室相连，母亲曾经到过这地方。老妇人经常对我说："这地方，你母亲曾经站在这里。"老妇人又说："每当你姐姐在我的怀里呱呱哭叫的时候，你娘就用手指敲敲门扇，说：'儿是感到寒冷？还是想吃东西？'我在门板外面一一做

了回答。”老妇人的话尚未说完，我就不禁流泪哭泣，老妇人也跟着哭泣起来。我自从成童以后，就在轩中读书。有一天，祖母过来看我说：“我的孙儿，许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为何终日默默在此，真像个女孩了。”等到离去时，祖母又用手关上门扇，自言自语地说：“我家读书很久以来都不见有成就，这孙儿功成名就，当指日可待了。”过了一会，祖母拿来一个象笏到这里，说：“此物是我的先祖太常公在宣德年间拿着去朝见皇上的。他日，你必当会用着它。”我瞻前顾后看看这些遗迹，就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令人长叹哀号而不能自禁！

【原文】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①，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注释】

①扃牖（jiōng yǒu 坰友）：关上门窗。扃，闩门。牖，窗户。

【译文】

项脊轩的东边，过去曾经作为厨房，人到厨房去，需要从轩前经过。我关门闭户而居住在里面，日子一久，能够用脚步声去辨别是什么人。项脊轩共有四次遭受火灾，而得以不被焚毁，大概是有神明保护它吧。

【原文】

项脊生曰①：蜀清守丹穴②，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③。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④，诸葛孔明起陇中⑤。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陷井之蛙

何异！

【注释】

①项脊生：归有光的别号。

②蜀：四川省的简称。 清：秦代四川的一位寡妇名。 守：守持，守住。 丹：朱砂。 穴：矿井。

③秦皇帝：即秦始皇。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州，""能守其业，用财自己，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④刘玄德：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公元161～223年）的字。公元221～223年在位。

⑤陇中：即隆中（今湖北襄阳西）。

【译文】

项脊生说：四川清寡妇守着朱砂矿，获利为天下第一，其后秦始皇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女怀清台。刘玄德和曹操互相争夺天下之时，诸葛孔明起于隆中。当清寡妇与诸葛亮二人居于一地尚未公开崭露头角的时候，世上何人完全知道他们？我这个小小的人物居住在这间破旧的房屋里，正当感到扬眉动目心情舒畅的时候，自以为此有奇观胜景。人们知道了，一定会说我与陷入井里的青蛙有何差异！

【原文】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余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①，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②。

【注释】

①归宁：亦称归省。旧时已出嫁的女子回娘家探望父母。

②盖：车盖。

【译文】

我既已为项脊轩写了这篇志，五年以后，我的妻子嫁来我家。妻子时常到轩中来，向我问起古时候的事情，有时靠着桌子学习写字。我妻子回娘家看望父母回来以后，向我转述了她众位小妹妹的话说："听说姐姐家有阁子，哪什么叫做阁子？"在此之后六年，我妻子死了，房屋也坏了没有修理。再过二年，我长期卧病，倍感无聊，才叫人再次整修南阁子，其规制式样同以前稍微有些差异。然而自此之后我多数时间在外，不常回南阁子居住，庭院里有枇杷树，是我的妻子在逝世那年所亲自种植的，今已长得如同车盖那样高大了。

林金树　译注

仪郑堂记

姚　鼐

【作者】

姚鼐（公元1732～1815年），字姬传，又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县人。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乾隆二十八 年（公元17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

士。历任兵、礼二部主事，山东、湖南二省乡试副考官，礼部会试同考官，晋刑部郎中。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四库全书》开馆编修，被荐为纂修官。尔后绝意仕进，返回江南，先后主讲南京、扬州等地书院四十余年。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加四品衔。清代桐城派的创始人为桐城人、礼部侍郎方苞(公元1668～1749年)，继起者为同县刘大櫆(公元1698年～1779年)。姚鼐自幼好学，曾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其治学以经为主，经学造诣颇深，并以此名世。同时兼攻子、史、诗、文。他博采汉儒之长，而折衷于宋。对程、朱及其学说备加推崇，说“程、朱出，多得古人精深之旨”，而其修己立德尤为后世所向慕。是时“乾嘉学派”训诂考据之风风行学界。姚鼐亦大力提倡重义理，重考证，并进一步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对当世影响颇大。其作品多为书序、碑传之类。著作有《惜抱轩全集》。另选辑有《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等。

【题解】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末年，郑玄融合今文、古文，时称“郑学”。清代乾嘉学派继承古文学家的训诂方法，重视考据。这篇《仪郑堂记》，名为堂记，实则“仪郑”。通过赞扬汉代经学家郑玄和清代经学家孔广森的学术成就，批评三国魏经学家王肃的观点，说明了我国经学的演变过程。从周代六艺的产生讲到春秋战国孔子、左丘明等人的著书立说；从秦始皇焚书讲到汉代学者遍注群经，分门立户，各为一家。认为郑玄是总集其成，融贯各家。并综述了郑玄的成就和优良学风。

这篇堂记，态度鲜明，力戒片面，如对孔子弟子及郑玄学说的评价。同时，写法独特，不同于一般的堂记，对作堂的经过、规制等无一字涉及。读者看到的是一篇简单明了的经学发展史。

【原文】

六艺自周时儒者有说[1]。孔子作《易传》，左丘明传《春秋》，子夏传《礼·丧服》。《礼》后有《记》，儒者颇裒取其文[2]。其后《礼》或亡而《记》存，又杂以诸子所著书，是为《礼记》。《诗》、《书》皆口说，然《尔雅》亦其传之流也。当孔子时，弟子善言德行者固无几，而明于文章制度者，其徒犹多。及遭秦焚书[3]，汉始收辑，文章制度，举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说之，不可以已也[4]。汉儒家别派分，各为专门。及其末造[5]，郑君康成总集其全[6]，综贯绳合，负闳洽之才[7]，通群经之滞义；虽时有拘牵附会，然大体精密，出汉经师之上；又多存旧说，不掩前长，不覆己短。观郑君之辞，以推其志，岂非君子之徒笃于慕圣，有孔氏之遗风者与？

【注释】

①六艺：有两解。一指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二指我国古代学校的教学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文指前一种。

②裒（póu 抔）：聚，取出。

③秦焚书：即秦始皇焚书。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针对有人反对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按照古制分封子弟，采纳丞相李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意见，下令焚烧除《秦记》等书以外的书籍。并于次年在咸阳坑害儒生与方士四百六十多人。史称“焚书坑儒”。

④以、已二字，古时通用。已已，停止，休止。

⑤末造：即末世。造，这里为时代的意思。

⑥君：是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人，东汉著名经学家。他曾先后从师学习今文《易》、《古文尚

书》、《周礼》、《左传》及古文经等，并在里中集众讲学，生徒数百千人。其治学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而且自成体系，世称郑学。

⑦闳洽之才：广博精深的才能。

【译文】

六艺自周代时儒士即有这个说法。孔子作《易传》，左丘明传《春秋》、子夏传《礼·丧服》。在《礼》以后又有《记》，儒士多汇取其文。其后《礼》或者亡佚了而《记》仍然存在，又参杂入诸子所著述的书籍，是为《礼记》。《诗》、《书》都是口述的，而《尔雅》这部书也是他们解释词义的一个分支。当孔子在世之时，他的弟子善于言谈又有德行的固然没有几个，而精通礼乐法制的，他的徒弟却不少。及遭到秦始皇焚书以后，汉代才开始收集编辑诸书旧文，但对于礼乐法制，举疑不能明。然而儒士不加深究照搬其说的，不可胜数。汉代儒家分门别派，各为一家。到了汉代末年，郑康成总集其全，综贯百家，素负宏大广博之才，疏通群经疑难之义，虽然时常有拘泥于字义而出现牵强附会的现象，但大体说来还是颇为精确严密的，其水平高于汉代其他的经师；而且多保存旧说，不埋没前人的长处，不掩盖自己的短处。看到郑康成的言词，即可推测其志向，难道这不是君子之徒笃信于仰慕圣人，且有孔子的遗风吗？

【原文】

郑君起青州，弟子传其学，既大著。迄魏，王肃驳难郑义①，欲争其名，伪作古书，曲传私说，学者由是习为轻薄。流至南北朝，世乱而学益坏。自郑、王异术，而风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说经者，不蕲明圣学②、诏天下，而顾欲为己名，其必王肃之徒者与！曲阜孔君抈

约[3]，博学，工为词章，天下方诵以为善。扐约顾不自足，作堂于其居，名之曰仪郑，自庶几于康成，遗书告余为之记。扐约之志，可谓善矣！

【注释】

①王肃（公元195～256年）：字子雍，东海（今山东）人，三国魏经学家。曾经遍注群经，对各家经义加以综合。唯独不喜欢郑学，与郑玄学派互相对立，史称“王学”。他曾伪造《孔子家语》等书。

②蕲（qí其）：求。

③孔扐（huì挥）约：即孔广森（公元1752～1786年），字众仲，又字扐约，号巽（xùn迅）轩，山东曲阜人。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数学家。曾任翰林院检讨。其治学不专主今文经学，而是博采汉、晋以来注释的《春秋》等书，著有《春秋公羊通义》、《仪郑堂骈俪文》等。

【译文】

郑康成崛起于青州，他的弟子传播其学说，已经声名大著。至三国魏，王肃对郑学的义理加以反驳发难，欲争其名，伪造古书，曲解经传，贩卖私说，学经之人由此相习，学风渐为浮薄。流传至南北朝，世道混乱而学风更坏。自从郑康成、王肃分道异术，风俗人心的厚薄也以此为标准而区分。哎呀！世上解说经学的人，不求明了圣学，告语天下，却反而想为自己谋求名利，这类人必是王肃之流者！曲阜孔扐约君，学问渊博，精通诗文，正当天下竞相传诵认为他尽善尽美的时候，孔扐约反而感到自己还有不足之处，在他居住的地方造了一座庙堂，起名为“仪郑”。以为只这样才能表达他对郑康成的向往，他写下遗书告诉我为仪郑堂写一篇记。孔扐约的志向，可以说是很美好的。

【原文】

昔者圣门颜闵无书[1]，有书传者或无名，盖古学者为

己而已。以拗约之才，志学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将去其华而取其实，扩其道而涵其艺，究其业而遗其名，岂特词章无足矜哉！虽说经精善，犹末也。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世之望于拗约者益远矣！虽古有贤如康成者，吾谓其犹未足以限吾拗约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②，桐城姚鼐记。

【注释】

①颜闵：颜渊、闵损，皆为孔子弟子。两人俱贫而不仕，在孔子弟子中素以德行著称。

②乾隆：清高宗弘历年号，公元1736～1795年，凡六十年。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

【译文】

过去圣门颜渊和闵损两人没有著作流传下来，有著作流传下来的或者没有署上他们自己的名字，大概古代的学者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修造而已。以孔拗约的才华，立志勤学从不懒惰，而又自己能够知足，且了解古人的长处，不只是顺势去其词藻华丽而取其精神实质，扩大其原理而涵养其技艺，究其业而遗其名，难道仅是诗词文章不足自以为贤能！虽然解说经学的精善，犹有不足之处。然以孔子的后代，传授孔子的学说，今世与孔拗约相望的人差得更远了！虽然古代有贤才如郑康成那样的人，我以为他犹不足以限制孔拗约的影响。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谨记。

林金树　译注

附：

篇目索引

周易

乾文言（卷八　第四册）
坤文言（卷八　第四册）
上系七爻（卷八　第四册）
下系十一爻（卷八　第四册）

尚书

洪范（卷一　第一册）
甘誓（卷十　第四册）
汤誓（卷十　第四册）
牧誓（卷十　第四册）
吕刑（卷十　第四册）
文侯之命（卷十　第四册）
费誓（卷十　第四册）
秦誓（卷十　第四册）
无逸（卷十一　第五册）
金縢册祝之辞（卷十六　第六册）

金縢（卷二十二　第九册）
顾命（卷二十二　第九册）
禹贡（卷二十四　第九册）

诗　经

七月（卷三　第一册）
东山（卷三　第一册）
六月（卷三　第一册）
采芑（卷三　第一册）
车攻（卷三　第一册）
吉日（卷三　第一册）
节南山（卷三　第一册）
正月（卷三　第一册）
绵（卷三　第一册）
皇矣（卷三　第一册）
崧高（卷三　第一册）
烝民（卷三　第一册）
闷宫（卷六　第三册）
长发（卷六　第三册）
抑（卷六　第三册）
宾之初筵（卷六　第三册）
敬之（卷六　第三册）
小毖（卷六　第三册）
黄鸟（卷十六　第六册）

周　礼

大司乐（卷二十四　第九册）
大司马（卷二十四　第九册）

职方氏（卷二十四　第九册）
大司寇（卷二十四　第九册）
梓人（卷二十六　第十册）
匠人（卷二十六　第十册）
轮人（卷二十六　第十册）
舆人（卷二十六　第十册）
辀人（卷二十六　第十册）
弓人（卷二十六　第十册）
矢人（卷二十六　第十册）

仪　礼

士冠礼（卷二十四　第九册）
士相见礼（卷二十四　第九册）
觐礼（卷二十四　第九册）

礼　记

冠义（卷八　第四册）
祭法（卷二十四　第九册）
投壶（卷二十四　第九册）
深衣（卷二十六　第十册）

春　秋

卫太子蒯聩祷神之辞（卷十六　第六册）

左　传

虞箴（卷六　第三册）
王子朝告诸侯之辞（卷十　第四册）
季文子谏纳莒仆之辞（卷十一　第五册）

魏绛谏伐戎之辞（卷十一　第五册）
逃启疆谏耻晋之辞（卷十一　第五册）
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卷十四　第六册）
吕相绝秦之辞（卷十四　第六册）
叔向诒子产书（卷十四　第六册）
齐鲁长勺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秦晋韩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晋公子重耳之亡（卷二十二　第九册）
晋楚城濮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秦晋崤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晋楚邲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齐晋鞌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晋楚鄢陵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晋入齐平阴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宋之盟（卷二十二　第九册）
晋魏舒败无终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叔孙穆子之难（卷二十二　第九册）
楚灵王乾谿之难（卷二十二　第九册）
吴楚鸡父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鲁昭公乾侯之难（卷二十二　第九册）
吴楚柏举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晋郑铁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齐鲁清之战（卷二十二　第九册）
白公之难（卷二十二　第九册）

鲁仲连

遗燕将书（卷十四　第六册）

乐　毅

报燕惠王书（卷十四　第六册）

孟　子

齐桓晋文之事章（卷一　第一册）
养气章（卷一　第一册）
神农之言章（卷一　第一册）
好辩章（卷一　第一册）
离娄之明章（卷一　第一册）
鱼我所欲章（卷一　第一册）
舜发于畎亩章（卷一　第一册）
孔子在陈章（卷一　第一册）

屈　原

离骚（卷三　第二册）
九歌（卷三　第二册）
九章（卷三　第二册）
卜居（卷三　第二册）
远游（卷三　第二册）

宋　玉

九辩（卷三　第二册）
招魂（卷十六　第六册）

景　差

大招（卷十六　第六册）

庄　子

逍遥游篇（卷一　第一册）
养生主篇（卷一　第一册）
骈拇篇（卷一　第一册）
马蹄篇（卷一　第一册）
胠箧篇（卷一　第一册）
达生篇（卷一　第一册）
山水篇（卷一　第一册）
外物篇（卷一　第一册）
秋水篇（卷一　第一册）

荀　子

荣辱篇（卷一　第一册）
议兵篇（卷一　第一册）
赋篇（卷三　第一册）

韩非子

说难篇（卷一　第一册）

秦始皇

初并天下议帝号令（卷十　第四册）

李　斯

峄山刻石（卷六　第三册）
泰山刻石（卷六　第三册）
琅邪台刻石（卷六　第三册）
之罘刻石（卷六　第三册）
碣石刻石（卷六　第三册）

会稽刻石（卷六　第三册）
谏逐客书（卷十一　第五册）

汉高帝

求贤诏（卷十　第四册）

贾　山

至言（卷十一　第五册）

汉文帝

赐越南王赵佗书（卷十　第四册）
除诽谤法诏（卷十　第四册）
除肉刑诏（卷十　第四册）
增祀无祈诏（卷十　第四册）
民食不足求言诏（卷十　第四册）
遗匈奴书（卷十　第四册）
策问贤良文学（卷十　第四册）

晁错

言兵事书（卷十一　第五册）
论贵粟疏（卷十一　第五册）
论守边备塞书（卷十一　第五册）
论募民徙塞下书（卷十一　第五册）

汉景帝

令二千石修职诏（卷十　第四册）
议不举孝廉者罪诏（卷十　第四册）

邹　阳

谏吴王书（卷十一　第五册）

狱中上梁王书（卷十一　第五册）

贾　谊

过秦论上（卷一　第一册）

过秦论中（卷一　第一册）

过秦论下（卷一　第一册）

鹏鸟赋（卷三　第二册）

惜誓（卷三　第二册）

陈政事疏（卷十一　第五册）

论积贮疏（卷十一　第五册）

请封建子弟疏（卷十一　第五册）

谏封淮南四子疏（卷十一　第五册）

谏放民私铸疏（卷十一　第五册）

吊屈原赋（卷十六　第六册）

贾捐之

罢珠厓对（卷十二　第五册）

枚　乘

七发（卷三　第二册）

主父偃

论伐匈奴书（卷十一　第五册）

董仲舒

对贤良策一（卷十一　第五册）

对贤良策二（卷十一　第五册）
对贤良策三（卷十一　第五册）

司马相如

子虚赋（卷三　第二册）
上林赋（卷三　第二册）
大人赋（卷三　第二册）
长门赋（卷三　第二册）
封禅文（卷三　第二册）
谕巴蜀檄（卷十　第五册）
难蜀父老（卷十　第五册）
谏猎书（卷十一　第五册）
哀二世赋（卷十六　第六册）

淮南王安

谏伐闽越书（卷十一　第五册）

东方朔

答客难（卷三　第二册）

严　安

言世务书（卷十一　第五册）

汉武帝

报李广诏（卷十　第五册）
封齐王策（卷十　第五册）
封燕王策（卷十　第五册）
封广陵王策（卷十　第五册）

策问贤良文学（卷十　第五册）
悼李夫人赋（卷十六　第六册）

司马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卷八　第四册）
史记·六国年表序（卷八　第四册）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卷八　第四册）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卷八　第四册）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卷八　第四册）
太史公自序（卷八　第四册）
报任安书（卷十四　第六册）
史记·项羽本纪（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萧相国世家（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曹相国世家（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五宗世家（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伯夷列传（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田单列传（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魏公子列传（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卷十七　第七册）
史记·刺客列传（卷十八　第七册）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卷十八　第七册）
史记·游侠列传（卷十八　第七册）
史记·天官书（卷二十四　第九册）
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四　第十册）
史记·平准书（卷二十四　第十册）

赵充国

陈兵利害书（卷十二　第五册）

屯田奏三首（卷十二　第五册）

汉昭帝

赐燕刺王旦玺书（卷十　第五册）

杨　恽

报孙会宗书（卷十四　第六册）

汉宣帝

令二千石察官属诏（卷十　第五册）

汉元帝

议封甘延寿等诏（卷十　第五册）

路温舒

尚德缓刑书（卷十二　第五册）

王　生

遗盖宽饶书（卷十四　第六册）

匡　衡

上政治得失疏（卷十二　第五册）

论治性正家疏（卷十二　第五册）

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卷十二　第五册）

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文（卷十六　第六册）

告谢毁庙文（卷十六　第六册）

刘　向

战国策序（卷九　第四册）
条灾异封事（卷十二　第五册）
论甘延寿等疏（卷十二　第五册）
论起昌陵疏（卷十二　第五册）
谏外家封事（卷十二　第五册）

扬　雄

羽猎赋（卷四　第二册）
长杨赋（卷四　第二册）
甘泉赋（卷四　第二册）
河东赋（卷四　第二册）
反离骚（卷四　第二册）
解嘲（卷四　第二册）
解难（卷四　第二册）
十二州箴（卷六　第三册）
赵充国颂（卷六　第三册）
酒箴（卷六　第三册）
谏不许单于朝书（卷十二　第五册）

贾　让

治河议（卷十二　第五册）

王　尊

敕椽功曹教（卷十　第五册）

刘　歆

毁庙议（卷十二　第五册）

移让太常博士书（卷十四　第六册）

汉光武帝

赐窦融玺书（卷十　第五册）
报臧官马武诏（卷十　第五册）

马　援

诫兄子书（卷十　第五册）
与杨广书（卷十四　第六册）

朱　浮

与彭宠书（卷十四　第六册）

冯　衍

奏记邓禹（卷十四　第六册）

班　彪

王命论（卷二　第一册）
拟答北匈奴诏（卷十　第五册）

汉明帝

即位诏（卷十　第五册）
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诏（卷十　第五册）
辟雍行养老礼诏（卷十　第五册）
申明科禁诏（卷十　第五册）
塞汴渠诏（卷十　第五册）

汉章帝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诏（卷十　第五册）

禘祭诏（卷十　第五册）

诏三公（卷十　第五册）

班　固

两都赋（卷四　第二册）

幽通赋（卷四　第二册）

答宾戏（卷四　第二册）

汉书·安世房中歌（卷六　第三册）

汉书·郊祀歌（卷六　第三册）

汉书·叙传（卷六　第三册）

封燕然山铭（卷六　第三册）

高祖泗水亭碑铭（卷六　第三册）

十八侯铭（卷六　第三册）

汉书·艺文志（卷八　第四册）

汉书·诸侯王表序（卷八　第四册）

汉书·货殖传序（卷八　第四册）

汉书·西域传赞（卷八　第四册）

汉书·叙传（卷八　第四册）

汉书·霍光传（卷十八　第七册）

汉书·李广苏建传（卷十八　第七册）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卷十八　第八册）

汉书·杨胡朱梅云传（卷十九　第八册）

汉书·萧望之传（卷十九　第八册）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五　第十册）

樊　准

兴修儒学疏（卷十二　第五册）

汉和帝

恤民诏（卷十　第五册）

张　衡

两京赋（卷四　第二册）

思玄赋（卷四　第二册）

绶笥铭（卷六　第三册）

大司农鲍德诔（卷十六　第六册）

崔　骃

官箴三首（卷六　第三册）

崔　瑗

座右铭（卷六　第三册）

许　慎

说文·序（卷九　第四册）

五百四十部目录后序（卷九　第四册）

巩　玮

光武济阳宫碑（卷六　第三册）

李　固

与黄琼书（卷十四　第六册）

王　升

石门颂（卷六　第三册）

蔡　邕

祖德颂（卷六　第三册）

京兆樊惠渠颂（卷六　第三册）

拟迁都告庙文（卷十六　第六册）

郭有道碑（卷二十　第八册）

陈太丘碑（卷二十　第八册）

胡公碑铭（卷二十　第八册）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卷二十　第八册）

杨公碑（卷二十　第八册）

汉太尉杨公碑（卷二十　第八册）

朱公叔坟前石碑（卷二十　第八册）

贞节先生范史云碑（卷二十　第八册）

袁满来墓碑（卷二十　第八册）

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史　岑

出师颂（卷六　第三册）

王延寿

桐柏庙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高　彪

送第五永为督军御史箴（卷六　第三册）

崔　琦

外戚箴（卷六　第三册）

刘　陶

上桓帝书（卷十二　第五册）

改铸大钱议（卷十二　第五册）

郑　玄

戒子书（卷十　第五册）

阙　名

汉修西岳庙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孙士瑞

剑铭（卷六　第三册）

汉镜铭（卷六　第三册）

孔　融

论盛孝章书（卷十四　第六册）

阮　瑀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卷十四　第六册）

王　粲

登楼赋（卷四　第二册）

为刘荆州与袁谭书（卷十四　第六册）

荆州文学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汉昭烈帝

成都即位告天文（卷十六　第六册）

陈　琳

为袁绍檄豫州（卷十　第五册）

檄吴将校部曲文（卷十　第五册）

魏文帝

与朝歌令吴质书（卷十四　第六册）

与吴质书（卷十四　第六册）

曹　植

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卷七　第三册）

下国中令（卷十　第五册）

与吴季重书（卷十四　第六册）

与杨德祖书（卷十四　第六册）

王仲宣诔（卷十六　第六册）

吴　质

答魏太子笺（卷十四　第六册）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卷十四　第六册）

答东阿王书（卷十四　第六册）

杨　修

答临淄侯笺（卷十四　第六册）

诸葛亮

与群下教（卷十　第五册）

出师表（卷十二　第五册）

高堂隆

谏明帝疏（卷十二　第五册）

卞　兰

座右铭（卷七　第四册）

魏明帝

赐彭城王据玺书（卷十　第五册）

王　褒

皇太子箴（卷七　第四册）

李　康

运命论（卷二　第一册）

薛　综

与诸葛恪书（卷十四　第六册）

江　式

文学源流表（卷十二　第五册）

蜀汉后主

策丞相诸葛亮诏（卷十　第五册）

傅　玄

拟金人铭作口铭（卷七　第三册）

刘　伶

酒德颂（卷四　第二册）

陆　机

辩亡论上（卷二　第一册）

辩亡论下（卷二　第一册）

汉高祖功臣颂（卷七　第三册）

吊魏武帝文（卷十六　第七册）

陆　云

荣启期赞（卷七　第三册）

张　华

女史箴（卷七　第三册）

张　载

剑阁铭（卷七　第三册）

嵇　康

太师箴（卷七　第三册）

钟　会

檄蜀文（卷十　第五册）

孙　楚

为石苞与孙皓书（卷十　第五册）

左　思

三都赋（卷五　第三册）

潘　岳

西征赋（卷五　第三册）
秋兴赋（卷五　第三册）
笙赋（卷五　第三册）
世祖武皇帝诔（卷十六　第六册）
杨荆州诔（卷十六　第六册）
杨仲武诔（卷十六　第七册）
夏侯常侍诔（卷十六　第七册）
马汧督诔（卷十六　第七册）
哀永逝文（卷十六　第七册）
金鹿哀辞（卷十六　第七册）

潘　尼

乘舆箴（卷七　第三册）
释奠颂（卷七　第三册）

挚　虞

太康颂（卷七　第三册）
尚书令箴（卷七　第三册）

郭　璞

山海经图赞（卷七　第三册）

夏侯湛

东方朔画赞（卷七　第三册）

陈　寿

三国志·王粲传（卷十九　第八册）

三国志·诸葛亮传（卷十九　第八册）

江　统

徙戎论（卷二　第一册）

卢　谌

赠刘琨书（卷十四　第六册）

刘　琨

劝进表（卷十二　第五册）

答卢谌书（卷十四　第六册）

袁　宏

三国名臣序赞（卷七　第三册）

孙　绰

聘士徐君墓颂（卷七　第三册）

高　崧

为会稽王昱与桓温书（卷十四　第六册）

王羲之

与会稽王笺（卷十四　第六册）

遗殷浩书（卷十四　第六册）

报殷浩书（卷十四　第六册）

与尚书仆射谢安书（卷十四　第六册）

诫谢万书（卷十四　第六册）
与吏部郎谢万书（卷十四　第六册）

阙　名
晋造戾陵遏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陶　潜
归去来辞（卷五　第三册）
读史述（卷七　第三册）
自祭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从弟敬远文（卷十六　第七册）

傅　亮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卷十　第五册）

颜延之
陶征士诔（卷十六　第七册）
阳给事诔（卷十六　第七册）
祭屈原文（卷十六　第七册）

谢惠连
祭古冢文（卷十六　第七册）

范　晔
后汉书·宦者传序（卷九　第四册）
后汉书·班超传（卷十九　第八册）
后汉书·臧洪传（卷十九　第八册）

宋文帝

诫江夏王荆州刺史义恭书（卷十　第五册）

鲍　照

芜城赋（卷五　第三册）

王僧达

祭颜光禄文（卷十六　第七册）

齐高祖

即位告天文（卷十六　第七册）

丘　迟

与陈伯之书（卷十四　第六册）

裴子野

女史箴（卷七　第四册）

高　允

征士颂（卷七　第四册）

庾　信

哀江南赋（卷五　第三册）

陆　贽

拟奉天改元大赦制（卷十　第五册）

拟议减盐价诏（卷十　第五册）

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卷十二　第五册）

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卷十二　第五册）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卷十三　第六册）
拟告谢昊天上帝册文（卷十六　第七册）
拟告谢代宗庙文（卷十六　第七册）

元　结

中兴颂（卷七　第四册）

李　翱

答独孤舍人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王载言书（卷十五　第六册）
祭韩侍郎文（卷十六　第七册）

韩　愈

原道（卷二　第一册）
原性（卷二　第一册）
原毁（卷二　第一册）
伯夷颂（卷二　第一册）
获麟解（卷二　第一册）
杂说四首（卷二　第一册）
改葬服议（卷二　第一册）
争臣论（卷二　第一册）
师说（卷二　第一册）
送穷文（卷五　第三册）
进学解（卷五　第三册）
五箴（卷七　第四册）
后汉三贤赞（卷七　第四册）
张中丞传后序（卷九　第四册）

读仪礼（卷九　第四册）
读荀子（卷九　第四册）
赠郑尚书序（卷九　第四册）
送李愿归盘谷序（卷九　第四册）
送王秀才埙序（卷九　第四册）
进士策问十三首（卷十　第五册）
祭鳄鱼文（卷十　第五册）
禘祫议（卷十三　第六册）
论佛骨表（卷十三　第六册）
与孟尚书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与鄂州柳中丞书（卷十五　第六册）
再与鄂州柳中丞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与崔群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崔立之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吕毅山人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李翊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刘正夫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尉迟生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与冯宿论文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窦秀才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与卫中行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与孟东野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刘秀才论史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上兵部李侍郎书（卷十五　第六册）
祭田横墓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张员外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柳子厚文（卷十六　第七册）
独孤申叔哀辞（卷十六　第七册）

欧阳生哀辞（卷十六　第七册）
祭十二郎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郑夫人文（卷十六　第七册）
吊武侍御所画佛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穆员外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彬州李使君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马仆射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张给事文（卷十六　第七册）
贞曜先生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祭女挈女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薛助教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虞部张员外文（卷十六　第七册）
曹成王碑（卷二十　第八册）
贞曜先生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卷二十　第八册）
河南令张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柳子厚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清边郡王杨燕奇碑（卷二十　第八册）
唐故相权公墓碑（卷二十　第八册）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卷二十　第八册）
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

册）
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李元宾墓铭（卷二十　第八册）
施先生墓铭（卷二十　第八册）
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卷二十　第八册）
扶风郡夫人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君夫人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女挈圹铭（卷二十　第八册）
赠太傅董公行状（卷二十　第八册）
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毛颖传（卷二十　第八册）
平淮西碑（卷二十三　第九册）
蓝田县丞厅壁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郓州溪堂诗并序（卷二十六　第十册）
画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南海神庙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汴州东西水门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处州孔子庙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衢州徐偃王庙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柳州罗池庙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袁氏先庙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乌氏庙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新修滕王阁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科斗书后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柳宗元

封建论（卷二　第一册）
桐叶封弟辨（卷二　第一册）
伊尹五就桀赞（卷七　第四册）
平淮夷雅（卷七　第四册）
论语辨二首（卷九　第四册）
辨列子（卷九　第四册）
辨文子（卷九　第四册）
辨鬼谷子（卷九　第四册）
辨晏子春秋（卷九　第四册）
辨鹖冠子（卷九　第四册）
寄京兆许孟容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与萧翰林俯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与李翰林建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卷十五　第六册）
襄阳丞赵君墓志铭（卷二十　第八册）
始得西山宴游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钴鉧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钴鉧潭西小丘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游黄溪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永州万石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袁家渴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石渠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石涧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小石城山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柳州东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零陵三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序饮（卷二十六　第十册）
序棋（卷二十六　第十册）

范仲淹

岳阳楼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欧阳修

本论（卷二　第一册）
朋党论（卷二　第一册）
秋声赋（卷五　第三册）
唐书·艺文志·序（卷九　第四册）
五代史·伶官传·序（卷九　第四册）
五代史·一行传·序（卷九　第四册）
五代史·宦者传·序（卷九　第四册）
苏氏文集·序（卷九　第四册）
释惟俨文集·序（卷九　第四册）
释秘演诗集·序（卷九　第四册）
集古录跋尾十首（卷九　第四册）
集古录目序（卷九　第四册）
送徐无党南归序（卷九　第四册）
拟制九篇（卷十　第五册）
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卷十三　第六册）
与尹师鲁书（卷十五　第六册）
祭资政范公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尹师鲁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石曼卿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苏子美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梅圣俞文（卷十六　第七册）
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胡先生墓表（卷二十一　第八册）
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卷二十一　第八册）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尹师鲁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梅圣俞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石曼卿墓表（卷二十一　第八册）
泷冈阡表（卷二十一　第八册）
唐书·兵志（卷二十五　第十册）
五代史·职方考（卷二十五　第十册）
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岘山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丰乐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张　载

西铭（卷二　第一册）
东铭（卷二　第一册）

苏　洵

易论（卷二　第一册）
书论（卷二　第一册）
诗论（卷二　第一册）
乐论（卷二　第一册）

谏论二首（卷二　第一册）
辨奸论（卷二　第一册）
上韩枢密书（卷十五　第六册）
上欧阳内翰书（卷十五　第六册）
张益州画像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曾　巩

先大夫集·后序（卷九　第四册）
徐干中论目录序（卷九　第四册）
战国策目录序（卷九　第四册）
新序目录序（卷九　第四册）
列女传目录序（卷九　第四册）
拟制四篇（卷十　第五册）
谢杜相公书（卷十五　第六册）
越州赵公救灾记（卷二十五　第十册）
序越州鉴湖图（卷二十五　第十册）
宜黄县学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筠州学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徐孺子祠堂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齐州二堂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司马光

汉中王即皇帝位论（卷二　第一册）
通鉴·赤壁之战（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曹爽之难（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诸葛恪之难（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谢玄肥水破秦之战（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刘裕伐南燕之役（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韦睿救钟离之役（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高欢沙苑之战（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宇文泰北邙之战（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韦孝宽之守玉壁（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卷二十三　第九册）
通鉴·裴度李愬平蔡之役（卷二十三　第九册）

王安石

周礼义序（卷九　第四册）
诗义序（卷九　第四册）
书义序（卷九　第四册）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卷十三　第六册）
答韶州张殿丞书（卷十五　第六册）
答司马谏议书（卷十五　第六册）
祭范颖州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欧阳文忠公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丁元珍学士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王回深甫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高师雄主簿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曾博士易占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李省副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周几道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束向原道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张安国检正文（卷十六　第七册）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王深父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建安章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临川王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金溪吴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慈溪县学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芝阁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游褒禅山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苏　轼

鲁隐公论（卷二　第一册）
战国任侠论（卷二　第一册）
韩非论（卷二　第一册）
前后赤壁赋（卷五　第三册）
上皇帝书（卷十三　第六册）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卷十三　第六册）
徐州上皇帝书（卷十三　第六册）
答李廌书（卷十五　第六册）
祭欧阳文忠公文（卷十六　第七册）
祭柳子玉文（卷十六　第七册）
表忠观碑（卷二十六　第十册）
超然台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石钟山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卷十五　第六册）
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卷十六　第七册）
武昌九曲亭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程　子

四箴（卷七　第四册）

范　浚

心箴（卷七　第四册）

周惇颐

通书（卷二　第一册）

朱　熹

六先生画像赞（卷七　第四册）

马端临

文献通考·序（卷九　第四册）

归有光

归府君墓志铭（卷二十一　第八册）
寒花葬志（卷二十一　第八册）
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卷二十一　第九册）
朱妣事略（卷二十一　第九册）
归氏二孝子传（卷二十一　第九册）
陶节妇传（卷二十一　第九册）
项脊轩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

姚 鼐

仪郑堂记（卷二十六 第十册）